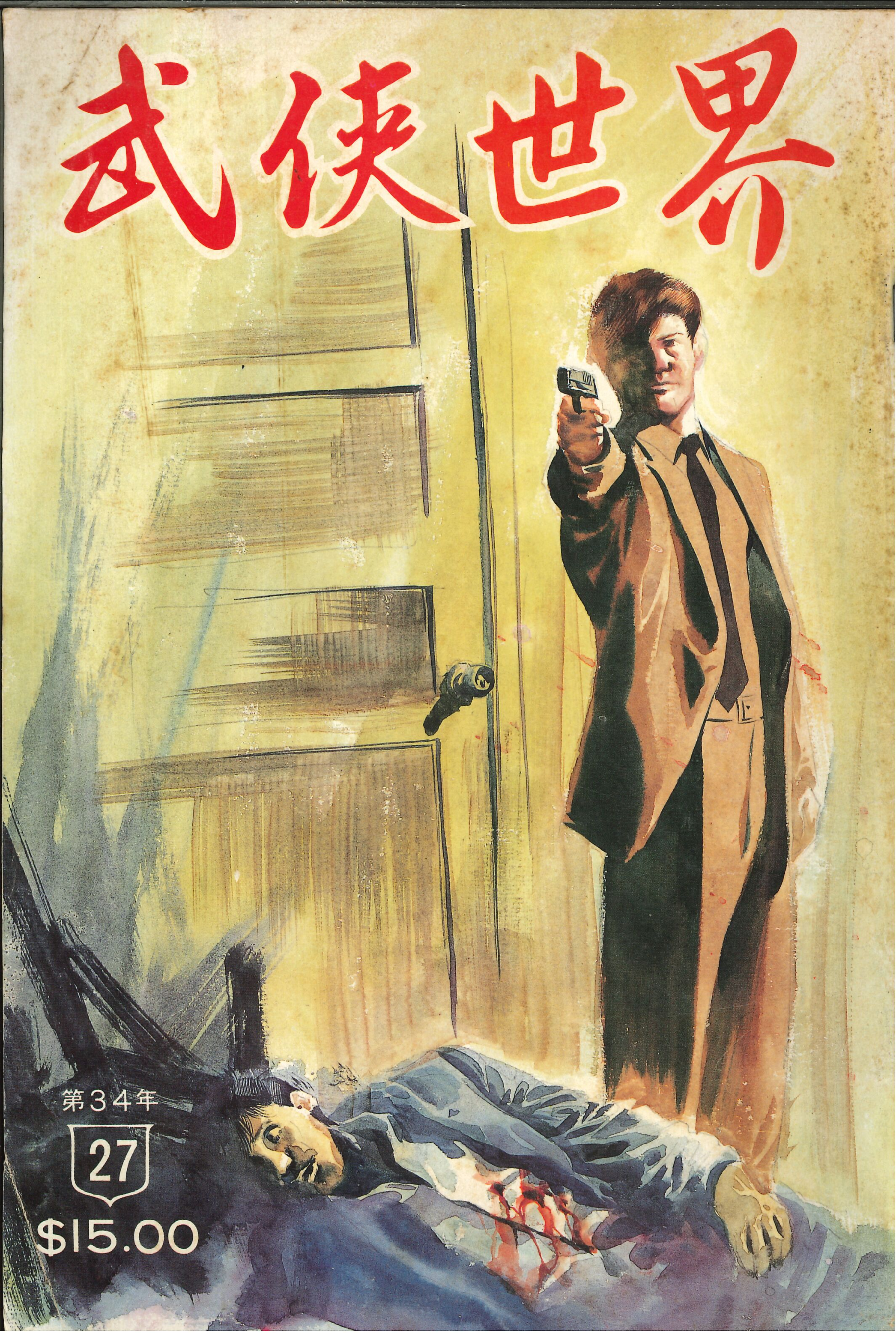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27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的「鐵堡恩仇記」。飛鳳宮宮主凌雲鳳因千年參王失落，查知該物落在鐵堡老夫人手中，剛好鐵堡三位少堡主被「金刀會」擄去，金刀會還派人索仇，宮主便派大總管華天虎和宮女小麻雀前往相機行事。小麻雀機智，華天虎武功高強，加上刁婆婆葉小倩母女暗助，救了三位少堡主，解了鐵堡之危……鐵老夫人感恩，贈予華天虎師母千年參王，却被內總管麥飛燕搶奪，原來……故事詼諧風趣，尤其是華天虎的憨直頗令人喜愛，值得茶餘飯後欣賞一番。

*　　*　　*

本期刊登的殺手傳奇故事「殺手・魔鬼・如來佛」，是西門丁先生的又一新作品，將陸續刊登。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中磊先生撰著的「毒龍憨俠」，屆時請留意。

續「頭痛人物」長篇連載完，下期又將有司空羽先生的另一新作「武林滑頭」，司空羽先生作品向以引人入勝稱著，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81.12.03

第34年
第27期
(總號17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堡恩仇記

湖海恩仇錄／揚子江・文
可　飛・圖

偽裝夫婦　馳援鐵堡

繁星滿天，夜空深處，燦燦星光，映得大地景物依稀可見。

三更天，涼意濃，夜露透衣生寒！

夜雖靜，人却未安，通往白兔湖的官道上，正有兩道人影，加快了步子向前急趕。

一個是年輕的小伙子，看來十八九歲，穿着一身破舊衣，濃眉、大眼、挺鼻、朱唇，想是不喜歡常常洗臉，臉頰上已積了一層污垢！

俏麗的姑娘也有十六七，一身花布舊衣，洗滌乾淨齊整，頭上梳了兩根小辮子，鵝蛋臉的小臉蛋，水汪汪的一對大眼睛，配了兩道柳葉眉，倒是一位標準的小家碧玉。

小伙子身體結實，步履快捷，小姑娘胴體健美，步法輕盈，一看都是在武功上有根基的人。

隨着距離的接近，才發現小伙子相貌敦厚，給人家第一個感覺是頭腦單純，可能少幾個心眼兒。

小姑娘恰恰相反，她令人第一眼就看出來，她不但精明能幹，而且機伶刁蠻。

果然小伙子愁眉苦臉，顯然受了不少氣，小姑娘嘟着小嘴，似乎也有八成是吃了虧。

這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正是奉了宮主凌雲鳳之命，離開了「飛鳳宮」前去暗中拯救「鐵堡」，去對付「金刀會」的華天虎和宮女「小痲雀」。

「小痲雀」似乎滿肚子的不高興，因而一肚子氣也都發洩在華天虎身上。

華天虎自認是大男人，男人要有男人的氣度，當然不能和女人一般見識。

只見「小痲雀」抬頭看了一眼夜空，忿忿的「哼」了一聲道：「別人正在暖被窩裡睡大覺，我們却冒着淒風寒露拚命的跑。」

華天虎愁眉苦臉的道：「這是宮主的命令，那個敢不聽從？」

「小痲雀」立即埋怨道：「宮主對你那麼好，你爲什麼不要求遲一天到？」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那怎麼可以？『金刀會』已經到了湖濱鎮，聽說明天上午就要下手，萬一『鐵堡』出了事，那還得了？」

「小痲雀」一聽，更加生氣的說。「鐵堡，鐵堡，他們出了事與咱們有什麼相干？」

華天虎聽得一楞，說道：「嗨！鐵堡是武林世家，名聲很好，而且是天下第一刀……」

話未說完，「小蔴雀」已哼聲道：「天下第一刀？要不是他們老堡主鐵鎮山和『金刀會』的大龍頭爭這個名號，老命也不會丟了，如今連三個兒子也先後失踪了。」

華天虎不由憤然道：「金刀會也太過份了，『鐵堡』就剩下一個哭瞎了眼的老太太和小姐鐵麗花，他們還不放過。」

話未說完，「小痲雀」突然正色警告道：「咱們先把話說在前頭，萬一咱們僥倖混進了『鐵堡』，你可不能見了鐵麗花小姐就忘記了咱們的宮主。」

華天虎一聽，非常生氣，不由沉聲地說道：「妳胡說些什麼？我只要我師姐，天下的女人再美再好我也不要，宮主我也不要！」

「小痲雀」冷笑一聲，笑道：「華天虎，你也不要嘴硬，見了鐵麗花，只怕你連魂兒都丟了，告訴你，鐵麗花美得簡直像朵鮮花兒一樣，絕不輸我們宮主。」

華天虎立即無所謂的說：「管她像花像鳥？她就是像天仙，我也不稀罕了！」

說至此一頓，正色的說道：「你和『小桂花』、『小喇叭』她們不是偷偷說我楞頭呆腦的，送給妳們也不要的嗎？」

「小痲雀」一聽，不由立即「噗嗤」一聲的笑了，道：「可是，我們宮主却拿你當成了寶貝一樣。」

華天虎也有些不高興的說道：「是寶不是寶我自己心裡知道，我也不管妳們對我好不好，反正我也不娶妳們做老婆。」

「老婆」兩字方出口，「小痲雀」突的刹住了身形，瞪着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怒聲道：「你說什麼？你已經娶了我做老婆了，你還想要娶『小桂花』和『小喇叭』？你到底想要多少個？」

華天虎也瞪大了眼睛，緊張的生氣道：「妳不要胡說好不好？妳喬裝作我老婆，等鐵堡的事辦妥了，我們之間就沒事了！」

「小痲雀」更加生氣的道：「你才胡說八道呢？你我是宮主當衆賜婚的，全宮僕婦侍女，男女護衛都知道這件事，你想要賴悔婚？」

華天虎祇氣得渾身戰抖，臉刹白，不由的大聲怒吼道：「妳再胡說八道我要回去報告宮主了。」

「小痲雀」聽得渾身一震，但是她却嘴硬道：「你去呀？我才不怕呢？反正明天上午『金刀會』就要向『鐵堡』下手了！」

華天虎一聽，頓時楞住了！

想一想，自己的責任重大，臨行時宮主一再交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爲她是成立「飛鳳宮」以來的第一次救援行動。

宮主也曾警告他，「小痲雀」刁鑽機伶，千萬不要中了她的圈套，如果她要破壞這次計劃，就先廢了她的武功。

刁婆婆和葉小倩也奉命暗中保護他們兩人，有困難可向她們母女

請求幫助。

尤其葉小倩，更是千叮囑萬吩咐，到了夜晚，絕對不可和「小痲雀」同床睡，更不可碰她的身體。

「小痲雀」見華天虎望着她發呆，斷定他絕不會回宮報告，是以，故意冷冷一笑道：「你不是要回去報告宮主的麼？你快去呀！」

華天虎正想到刁婆婆和葉小倩，立即沉聲道：「現在回去沒有時間了，我等刁婆婆來了告訴她老人家！」

「小痲雀」聽了非但不害怕，反而醋勁大發，怒聲道：「你最好別拿那老虔婆來嚇我，告訴你，宮主早已叫我暗中監視她們母女了！」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那是為何？」

「小痲雀」輕蔑的冷哼一聲道：「為什麼？她女兒葉小倩，一連三天在樓上教你『追風刀』法，宮主不放心，特地要我監視她。」

華天虎皺眉道：「可是，『追風刀』法，妳也學啦。」

「小痲雀」哼聲道：「她教我只是一點兒皮毛，教你可就大不相同了。」

華天虎楞楞的問道：「教我有何不同呢？」

「小痲雀」更加不高興的道：「一會兒抬抬你的臂，一會兒摸摸你的手，故意挨挨蹭蹭，看了叫人噁心。」

華天虎想了一想，「小痲雀」說的也不錯，葉小倩教他刀法時，的確曾經糾正他。

其實，他是「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從小就學得「閃電快劍」，為了前去救援「鐵堡」才臨時練刀，當然練不好。

正待說什麼，前面官道上突然响起一聲驚恐的嗥叫。

華天虎和「小痲雀」神色一驚，循聲去看，只見四個身穿淡黃色勁衣的提刀大漢，正合力追殺一個衣著華麗的青年。

華衣青年手中提劍，生得劍眉朗目，挺鼻朱唇，這時他神情惶駭，額角滲汗，一張臉已嚇得有如白紙。

只見他不時倉皇回擊了兩劍，隨打隨向這面逃來。

華天虎凝目細看，發現華衣青年頭髮蓬散，髮髻已被斬斷，連他那襲華麗的錦緞長衫上，也是刀口連綻，後衫下襬也已不見了。

但是，四個提刀漢子依然咬牙切齒，揮刀猛砍，決心要將這個華衣青年置諸死地才會罷手。

華天虎一見，頓時大怒，脫口大喝道：「住手。」

大喝聲中，飛身向前撲了上去。

「小痲雀」大吃一驚，立即起步緊追，同時低聲道：「大總管，他們是『金刀會』的人啦！」

華天虎雖然是聽到了，但身形並未停止，他覺得救人要緊，依然向前撲上去。

隨着距離的拉近，已看清了四個提刀的大漢，同時也發現，他們的刀背上，分別嵌有長短不一的純金飾條。

四個「金刀會」的大漢，同樣的沒有住手，繼續的向着華衣青年猛剁亂砍。

持劍華衣青年見有人前來援救，精神一振，又回身奮力迎接了兩劍。

華天虎一到了近前，立即向就近兩個大漢撲去。

兩大漢一見，同時大喝道：「你小子是想找死不成？」

大喝聲中，踅身迎來，舉刀就砍！

華天虎身形一旋，「金剛掌」疾揮，「霹靂腿」飛起。

只聽得「蓬叭」兩响，同時悶哼兩聲，兩個大漢的鋼刀還沒砍下，一個被掌砍中了肩頭，一個被踢中了小腹。

兩人身形搖搖晃晃，齜牙咧嘴，同時向身後退去。

一個人「噹」的一聲丟掉了刀，一個人「咚」的一聲坐在了地上。

另外兩個趕追華衣青年的大漢聞聲回頭一看，捨了華衣青年趕快回來支援。

急急追上來的「小痲雀」急忙埋怨道：「小虎哥，他們四個是英雄，那個青年油頭粉面，一定不是好人。」

兩個回來支援的大漢，見華天虎徒手未撤兵刃，却能在一個照面之下打垮了兩個同伴，顯然是個武功不俗的小伙子。

他們都江湖老油條，知道就是兩人聯手再上，同樣的佔不到便宜，立即見風轉舵，同時道：「就是呀！這位小哥也太義氣了，打了好人，放走了歹徒。」

華天虎一聽見「小痲雀」喊他「小虎哥」，立時警覺這是宮主的命令，要他在必要時候裝傻小子。

這時見兩個大漢和「小痲雀」一樣的說法，只得愁眉苦臉，歉聲道：「對不起啦四位老哥，因為我師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又說上天有好之德，我看見四位老哥要殺他，所以我喊住手啦！」

他原本相貌憨實，這時再故意裝幾分痴，當眞成了不折不扣的憨實傻小子了。

被踢倒在地上的大漢，知道華天虎點子硬，但仍忍不住的呵斥道：「你這小子混頭嘛，也不睜開眼睛看看，大爺們可是好惹的。」

話未說完，回來支援的兩人已

同時喝阻道：「馮五，你也不用埋怨了，這位小哥也不知道那小子是個採花賊！」

華天虎聽得心頭一震，不禁暗暗後悔，不該救了這採花賊！

遊目察看，那裡還有持劍華衣青年的影子呢？

一個刀背上飾有黃金較長的大漢，譏聲道：「你們好心救了他，他連個謝字也不說就跑了。」

「小痲雀」則憤聲問道：「請問四位大俠，那個採花賊叫什麼名字，下次我們碰到了他，一定要取了他的性命。」

依然是那金條刀飾較長的大漢道：「哦！他就是『楓林山莊』的莊主秦雨虹嘛！」

華天虎聽得雙眉一皺，覺得有些不解，據師父和師母說：「楓林山莊」也是武林世家，聲譽並不比「鐵堡」差。

但是身邊的「小痲雀」却哼聲道：「四位說得不錯，秦雨虹風流成性，是個出色的花花公子。」

另一個大漢立即愉快的說道：「小妹妹，妳眞聰明，今夜我們也算有緣，雖然發生了點小誤會，所幸不太嚴重，再會，再會！」

說罷，抱拳又向華天虎拱了拱手，向着先前挨打的兩人一甩頭，喝了聲「走！」於是四個立即越野馳去。

「小痲雀」見華天虎沒有意思抱拳，只得拱手說了兩聲再見！

華天虎一俟四個大漢走遠，不由迷惑的低聲問：「『小痲雀』，妳怎的叫他們四個人大俠？」

話剛開口，「小痲雀」已沉聲道：「他們四個人我們兩個人，萬一那兩個奔向了我，我身上連個鐵釘也沒有，我拿什麼去應付？」

華天虎想起她叫他裝扮傻小子的那聲「小虎哥」！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正想說什麼，「小痲雀」已經繼續正色道：「離開『飛鳳宮』時，宮主一再交代，碰見了『金刀會』的人要藏拙裝呆，你可好，明明告訴了你他們是『金刀會』的人，你照樣上邊一拳，下面一腿的。」

鬧了半天，還是他華天虎的錯。

但他仍正色分辯道：「可是，救人要緊哪。」

「小痲雀」立即問：「哦，你救的人呢？」

如此一問，華天虎楞了，只得道：「跑啦！」

「小痲雀」二句話沒說完，哼了一聲，大步向前走去。

華天虎雙頰一熱，這眞是大姑娘生孩子，吃力不討好，只得默默的跟在她後面。

* * *

東方泛白，金鷄齊唱了！

天剛拂曉，華天虎和「小痲雀」終於趕到了湖濱鎮了。

湖濱鎮約八九百戶人家，房屋一致面向白兔湖，其中廣宅大院固然不少，而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武林著名的「鐵堡」。

「鐵堡」建於湖濱鎮的正中央，佔地極廣，堡墻，碉樓，堡的房舍樓閣，全部用鐵石和鐵砂砌成，工程浩大，氣勢宏偉，加上他們本就姓鐵，因而成了名副其實的「鐵堡」。

華天虎看看曉色朦朧中的「鐵堡」，宛如昏暗中的怪獸，裡面十分寂靜，但高大的堡墻上似乎有人走動。

堡門樓上和四角，都有一根懸掛燈的高桿，但却沒有燈，顯得有些落寞、頹廢。

看了這情形，不由低聲道：「『小痲雀』，妳看『鐵堡』裡面，死氣沉沉，沒有一點兒生氣……」

話未說完，「小痲雀」已哼聲道：「倒楣嘛！」

華天虎正色地說道：「可是，裡面有人呀？」

「小痲雀」譏聲道：「人當然有，一窩老少寡婦！」

華天虎聽得神情一呆，不由的道：「妳怎麼知道？」

「小痲雀」一抿嘴道：「說你腦筋不管用，你還老大的不服氣，鐵老堡主已死，三個少堡主也都失了踪，老夫人已七十出頭，大少奶也三十好幾，二少奶二十來歲，三少奶也不過十八九歲，這不是一窩子老少寡婦是什麼？」

華天虎一聽，不由同情的道：「她們好可憐。」

話剛開口，「小痲雀」突然止步沉聲問：「嗨！她們可憐關你什麼事？」

華天虎急忙道：「我……我也不過是說說罷了。」

話聲甫落，廣場盡頭的高大堡墻上，突然有人大聲喝問：「什麼人在那邊說話？」

華天虎和「小痲雀」神色一驚，趕緊向廣場左邊的民房前走去。

所幸廣場寬大，天色朦朧，堡墻上的人看不十分清楚，否則，必然誤了這次前來的公事了。

華天虎和「小痲雀」不敢在「鐵堡」附近的客棧落脚，直到鎮後街的一家小店門前，才向打掃的店夥說明了錯過了宿頭，要在店裡住一天半天。

好在小店客人少，兩人選了一間一明一暗兩間上房，吃了些東西，立即分頭大睡起來。

* * *

「噹噹噹噹……」

一陣緊急的鑼聲，立時把華天虎驚醒了！

華天虎睜眼一看，天空已經大亮，根據窗上的陽光，怕不已經晌午了。

他急忙的跳下床來，掀帘而起奔向了「小麻雀」的室門前。

站在門前一聽，帘裡面沒有一絲動靜！

由於鑼聲響得厲害，同時還有人吆喝，不由望着門帘，輕聲呼道：「小麻雀！小麻雀！」

豈知裡面一點兒動靜都沒有。

他凝神聽了一聽，裡面顯然有人，「小麻雀」仍在裡面。

於是，他又叫了兩聲，室內依然沒有反應。

他伸手掀動門帘，正待掀開，心中一驚，又急忙將手縮了回來。

因爲，他想到了師父的告誡——非禮勿視。萬一「小麻雀」睡覺沒有穿衣服，那還得了嗎？

繼而一想，她昨天跑了一夜，她的確累了，就讓她多睡一會兒吧，自己先到外面去看看，回來再把情形告訴她也是一樣的。

心念一定，轉身走到房門時，伸手把門閂拉開了。

他就在拉門閂的同時，裡面竟傳出「小麻雀」的慵懶聲音道：「小虎哥……」

華天虎聽得霍然一驚，頓時想起了宮主凌雲鳳的一再交代——一切事情一定要和「小麻雀」商議後再採取行動，絕不可獨斷獨行。

這時見問，只得「噢」了一聲道：「外面一個勁兒的敲鑼，我想去看看。」

「小麻雀」立即不高興的道：「敲鑼有什麼好看的？不是跑江湖賣藝的，就是耍猴戲的，你還是滿腦子的孩子氣！」

華天虎當然不承認自己是孩子氣的，他立即想到宮中得到的消息，因而道：「宮主不是說『金刀會』今天上午就可能動手嗎？」

話未說完，裡面的「小麻雀」已脫口惶聲道：「我的媽呀，這麼大的事怎的忘了？」

說話之間，門帘飛揚，神情慌張的「小麻雀」已由室內飛奔出來。

看華天虎神色鎭定，沒事兒的站在那兒，不由關切的急聲問道：「現在是什麼時辰？」

華天虎順手開了一道門縫一看，道：「已經是晌午了。」

「小麻雀」聽得混身一顫，面色大變，脫口惶聲道：「我的天！你爲什麼不早些叫我？」

說話之間，急步向前，伸手把門拉開了。

華天虎看了「小麻雀」的緊張相，只得道：「我叫了妳啦，叫不醒妳！」

「小麻雀」那裡還有心聽，早已奔出了上房外。

華天虎急步跟進，同時提醒她道：「『小麻雀』，妳不先梳洗一下頭？」

「小麻雀」立即沒好氣的道：「躭誤了事情命都沒有了，還梳什麼頭？」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立時警覺到事情的嚴重，萬一「金刀會」已經下了手，而鐵夫人和鐵麗花受到了傷害，莫說「小麻雀」回去要受罰，就是自己也無法向宮主交代。

兩人來到了店門口，店伴趕緊由帳房內走了出來，含笑道：「兩位要走……」

話剛開口，「小麻雀」早已在腰間掏出了一塊碎銀，順手擲給店伙道：「房子留着，我們吃了午飯就回來。」

說話之間，業已走出了店門之外。

華天虎一聽那陣鑼聲，正是由「鐵堡」前的廣場方向傳來的。

於是，兩人跟着聞聲前去看熱鬧的人，逕向「鐵堡」廣場走去。

「小麻雀」斷定華天虎的肚子一定餓了，進飯館一定沒時間，就在路邊買了幾個燒餅，夾了一些牛肉。

兩人一面吃一面走，也用不着擔心有人笑他們，因爲他們的衣著形貌比乞丐好不了多少。

尚未到達廣場前，即見場中央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

只聽那「嘩啦嘩啦」的鐵鍊聲和鑼聲中，有人吆喝道：「諸位父老鄉親，請往後退一退！」

只見圍立着的人羣，又向後退了一圈，但後面的人却趁機往裡面擠。

華天虎和「小麻雀」那有心管那些，先向廣場盡頭的「鐵堡」望去。

只見「鐵堡」堡門大開，門下四個身穿鐵灰色勁衣的背刀大漢，靜靜的站在兩邊，而高大的堡牆上，也有不少人趴在磚墻上向場子中看。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和「小麻雀」自然放心了不少。

由於「鐵堡」並沒有發生了變故，而且兩人也到了廣場，索性就擠進場子人羣中，看看裡面是幹什麼的。

華天虎在前擠，「小麻雀」在後跟。

一陣人羣後退，華天虎立施千斤墜不動，等人停止，他和「小麻雀」反而站在前面。

華天虎一看，場中放了不少刀叉槍棍，和繩索長杆流星錘，還有一些方桌圓櫈酒罎子。

果然是走江湖賣藝耍把式的。

敲鑼的是個粗壯年輕人，濃眉大眼，面孔微黑，穿着坎肩露着臂，渾身的虬筋栗肉。

另一個同一服飾的年輕人，手中掄着一條數十斤重的鐵索鍊，「嘩啦嘩啦」的開場子，嚇得圍觀的人急忙後退。

一個乾瘦老人，鬚髮皆白，半敞着前胸捋着袖，炯炯的目光不時瞟一眼「鐵堡」的大門口。

一個老婆婆，帶着兩個妙齡的少女，正在場中拉繩豎杆繫碼頭。

老婆婆藍衫藍褲，兩個妙齡少女一式黑布勁衣，一個十八九，一個二十出頭，兩人一般健美身材，一樣的狐媚俏麗。

乾瘦老人不時看一眼「鐵堡」，老婆婆則特別注意四週趕來看熱鬧的人羣。

她當然看到了嘴裡仍然在啃燒餅的華天虎和「小麻雀」兩人，不過她並沒有放在心上，大不了是個湖邊打漁人家的兒女。

突見乾瘦老人揮手道：「二柱子，夠大了，當心碰到鄉親的腳。」

那個掄着鐵鍊開場子的健壯年輕人一聽，含笑應了一聲，提着鐵鍊走回場中。

乾瘦老人再度一舉手，敲鑼的年輕人也停止了。

白胖的老婆婆和兩個妙齡少女也佈置好了場內的設施，同時走了過來站在老人的身後。

這時乾瘦老人才抱拳一個羅圈揖，提高嗓門朗聲道：「諸位鄉親父老，姊妹們，小老兒率領老伴小兒和兩個醜丫頭路經貴地……」

四週圍觀的羣衆一聽「醜丫頭」，不少人失聲笑了，有的人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議，指着那兩個狐媚少女評頭品足起來。

兩個頗有幾分姿色的狐媚少女，聽到乾瘦老人說到了她們，她即向着失笑的觀衆們頷首綻唇的微微一笑。

兩人本來是姿色俏麗，這一綻唇微笑，露出一排碎玉般的貝齒，更加迷人不少了。

一些輕佻的子弟看得心花怒放，立時輕聲喝叫了起來。

乾瘦老頭子視如未見，佯作不聞，繼續朗聲道：「由於家無恒產，又無富貴親家，每天祇靠表演幾招莊稼把式，賴鄉親們的施捨糊口度日，耍得好……」

老婆婆和四個年輕男女，同時抱拳朗聲道：「請各位鄉親多多捧場。」

乾瘦老人繼續道：「耍得不好……」

老婆婆和四個年輕男女也繼續朗聲：「也請各位鄉親多多包涵。」

乾瘦老人繼續道：「現在廢話少說，耍起來！」

老婆婆和四個年輕男女也朗聲道：「耍起來！」

來字出口，四個年輕男女立即騰身飛起，懸空觔斗，接着又旋身拍腿，弄得「劈劈叭叭」的好不熱鬧。

所謂「會家子看門道，莊稼漢看熱鬧。」這一陣，「劈劈叭叭」踢打，立時引起不少人拍掌叫好。

一陣踢打完畢，接着是兩個年輕人耍叉舞刀。

兩個年輕人一耍完，跟着兩個狐媚倩麗少女上場。

兩個狐媚少女才緊緊袖口繫緊腰帶，四週的圍觀人衆已不停的怪聲喝好。

高高趴在堡墻堞垜看熱鬧的堡丁們，當然也不例外，也跟着高聲叫好起來，根本沒想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兩個狐媚少女，從兵刃架中各自拿了兩把單刀。

雙刀對打，當然精彩，但是，不少人都爲這兩個俏麗少女擔心起來。

因爲她們拿的刀子不是木頭的，而是眞眞實實，耀眼生輝的雪亮亮的鋼刀。

尤其是在正午當頭太陽映照之下，刀芒閃射，令人看了心顫膽驚，那些憐香惜玉的人，更替那美人兒捏了一把冷汗。

豈知兩個狐媚少女，神色自若，面含嬌笑，分別控刀兩邊一站，一時嬌叱，飛身前撲，閃閃寒光，叮叮噹噹，立時捨死忘生的拚殺了起來。

四週圍觀的人衆都看傻了，莫說高聲喝彩，連個大氣也不敢喘，張着嘴巴瞪着眼睛，目不轉睛的隨着兩團刀光轉，不少人掌心裡滲出了冷汗！

一聲嬌喝，寒光忽斂，兩個狐媚少女突然的分開了，兩人俏生生的退回原地，臉不紅，氣不喘。

「轟！」的一聲烈聲暴响起來，掌聲如雷，久久不歇。

兩個俏麗少女一看，喜笑顏開，連連垂刀抱拳，鮮紅的小嘴不斷的開闔，想必是在那裡道謝。

人人瘋狂的在鼓掌喝彩，唯獨華天虎一個人楞楞的望着那兩個狐媚俏麗的少女發呆！

「小麻雀」看了又妬又氣，順手在華天虎的大腿上擰了一下。

華天虎痛得一齜牙，望着「小麻雀」脫口道：「她們兩人的刀法中，有很多是『金刀會』的刀法招式！」

原本小臉繃得緊緊的「小麻雀」一聽，大吃一驚，也不由失聲驚叫道：「是眞的？」

所幸的四週的觀衆彩聲如雷，他們兩人的震驚和談話，並未引起老人和老婆婆等人的注意。

「小麻雀」反應機敏，立時驚覺

兩人的危險處境，急忙道：「鼓掌叫好！」

華天虎早已經過宮主的叮嚀，除了搏鬥應敵，一切都得聽「小痲雀」的。

這時他一聽叫他鼓掌叫好，立即拍着兩隻手叫好起來。

老人見喝彩聲不停，只得氣納丹田，運功朗聲說道：「謝謝，謝謝各位鄉親父老的鼓掌彩聲，請各位不用急，好玩的還在後頭。」

白胖老婆婆見鼓掌彩聲都歇停了，接着也朗聲道：「不錯，好玩的還多着啦，練功夫博鄉親父老們哈哈一笑可以，但孩子們的肚子還沒塡東西……」

觀衆們一聽，知道要討錢了，立即「叮叮噹噹」的向場子擲了起來。

地上的錢擲了不少，可都是些小孔銅板。

那些看了狐媚少女人流口水的人，雖然看了喜歡，一旦要由口袋裡掏錢出來時，依然感到心痛捨不得。

好在乾瘦老人意不在此，雖然沒多少，也照樣的抱拳多謝。

侯兩個健壯年輕人和兩個俏麗少女撿起了制錢時，他立即抱拳繼續說道：「各位鄉親父老的錢實在不少，但是，要維持一家六口住店吃飯的錢，仍是相差甚遠，現在只有讓小兒與各位鄉親比比挨拳頭換些銀子。」

話未說完，方才掄着數十斤鐵索鍊開場子的青年已一個箭步縱到了場子來，立即向四週拱了個羅圈揖。

四週觀衆見他腰大膊粗，再想到他剛才掄舞鐵索鍊的情形，每一個人在心裡都會說，比挨拳頭他準會贏的。

只聽乾瘦老人繼續朗聲道：「能挨小兒一拳的，賞銀五十兩，能挨小兒二拳的賞銀一百五拾兩。」

四週觀衆一聽，立時响起一片驚啊！

乾瘦老人又瞄了堡墻上的那些看熱鬧的堡丁一眼，又繼續朗聲道：「能打退小兒一步者，賞銀一百兩，能打退小兒二步者，賞銀三百兩。」

四周觀衆一聽，頓時大嘩，立時紛紛議論了起來。

當然「鐵堡」堡墻上的堡丁們，自然也個個動容，紛紛討論，要不要下去試試？

乾瘦老人把話說完，立即向四週含笑詢問似的。

四週雖然喧嘩沸騰，却沒有一個人敢出來下場子。

「小痲雀」却低聲道：「小虎哥，你去和他比下。」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我？」

「小痲雀」正色的道：「是呀！咱們正缺銀子花，你如果能揍他一拳，我們半年的生活費就不用發愁了。」

說罷立即又悄聲道：「如果他們是『金刀會』的人，正好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說不定他們會知難而退，我們也省了不少力氣。」

華天虎深覺有理，不由用拳擊了一下掌心，同時歡聲道：「好，我去！」

說罷，大步向場中走去。

四週觀衆一看，見是一個破衣窮小子，先是一呆，接着又議論了起來。

乾瘦老人和老婆婆正不知如何收場，突然，聽到華天虎說的那一聲：「好，我去。」

兩人循聲一看，竟然是個滿臉汚泥，又楞又傻的窮小子。

兩個年輕人和兩個狐媚俏麗的少女也楞了起來。

站在場中的年輕人首先沉聲道：「喂！你小子要幹什麼？」

華天虎嘿嘿一笑，憨聲道：「我想挨你大哥一拳頭，弄五十兩銀子花花。」

四週觀衆本來就是來看熱鬧的，這時見有人出場，那管別人死活，立即轟雷般的叫好起來。

乾瘦老人本準備把華天虎趕出場去。這時見觀衆反應如此熱鬧，先看了老婆婆一眼，當即望着場中青年，道：「二柱子，陪他玩一玩，先逗鄉親們笑一笑！」

被稱爲二柱子的青年一聽，只得不客氣的說：「這五十兩銀子可不是好拿的，要禁受得起我一拳頭才行喲？」

華天虎嘿嘿的傻笑，道：「沒關係，我在家裡給人家放牛，經常給牛牴！」

話一出口，立時引起得全場一陣哈哈哄笑起來。

被稱爲二柱子的青年有被羞辱的感覺，大喝一聲：「小心了！」一個蹲馬向前，呼的一聲就是一拳！拳出如風，十分强勁，不少人發出啊聲！

只聽「蓬」的一聲，這一拳着實搗在華天虎的胸口上。

豈知，華天虎齜了齜牙，咧了咧嘴，吭也沒吭，動也沒動。

四週觀衆如雷叫好，賣藝的兩老四小都全傻了。

華天虎一笑道：「我已向你這位大哥說過，牛也牴不動我……」

我字才出口，二柱子瘋狂的大喝一聲，雙拳齊出，就像擂鼓般打在華天虎的胸口上。

圍觀的觀衆一看，頓時大嘩，不少人吆喝斥罵了起來。

但是，他們看到華天虎寸步不退，紋風未動時，才驚異的漸漸靜了下來。

楞在當場的乾瘦老人，深怕引起衆怒，壞了大事，而且也看出華天虎可能是個深藏不露的少年高手。

是以，忙定心神，振聲怒喝道：「二柱子，你瘋了麼？」

被稱爲二柱子的青年聞聲住手，但他放下的雙臂再也抬不起來了，同時蹲下身去。

兩個狐媚俏麗的少女，趕忙過去攙扶。

敲鑼的青年雖然滿面怒容，却不敢亂動。

乾瘦老人含笑向前走幾步，向着華天虎抱拳道歉道：「敢問小兄弟，家住何處？令師是那一位？」

華天虎皺眉憨聲道：「我是個孤兒，不知道我父是誰，母是誰？」

由於乾瘦老人方才看到他和「小痲雀」講話，因而又問道：「那位小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說着，舉手指了一指「小痲雀」。

華天虎回頭望了一望「小痲雀」，嘿嘿一笑道：「她是我的老婆。」

話一出口，全場立時發出一片哄笑和驚啊之聲。

老婆婆突然問：「小兄弟，你的武功是跟誰學的？」

華天虎佯裝一楞，問道：「武功？什麼武功？」

兩個狐媚少女幾乎同時怒聲道：「裝什麼糊塗，你不會武功，爲什麼打你不動？」

華天虎一聽，恍然含笑道：「我從小就喜歡和牛角力，後來牛也牴我不動。」

兩個狐媚少女正待繼續說些什麼，突然人羣後有些人大聲催促道：「快給銀子吧！」

乾瘦老人急忙循聲望去，只見那面的觀衆，一致回頭向身後看去，根本不知道這發話的是誰？

收回目光，只得望着華天虎，謙聲問：「小兄弟，你準備要多少銀子？」

華天虎憨聲道：「我不要多，多了我也拿不了，你老先生給我五十兩好了。」

乾瘦老人一聽，立即由懷中拿了兩張銀票，抽出一張交給了華天虎。

華天虎故意一楞道：「老先生，你給我這個幹什麼？我要的是銀子。」

話未說完，就近一個觀衆探頭一看道：「傻小子，這就是銀子，紋銀七十兩呀！」

華天虎神色驚喜，脫口歡聲道：「眞的？那眞是太多謝了。」

兩個狐媚少女見乾瘦老人多給了二十兩，不由同時不高興的說：「爹！」

話剛開口，乾瘦老人已低喝道：「收拾場子去。」

於是，老少六口，立時默默的收拾傢伙，扛的扛，携的携，檢一處人少的地方，走出廣場去。

華天虎見「小痲雀」微紅着粉面，含着羞笑，神情有些得意的站在他身邊，立即興奮的說：「老婆，給妳！」

說着，便將手中的銀票交給了「小痲雀」。

圍攏過來的觀衆們，又是一陣哄笑。

「小痲雀」將銀票向腰間一塞，帶着幾分嗲聲含笑道：「今天晚上准你喝幾杯黃湯。」

華天虎不知「黃湯」就是酒，頓時楞住了。

但是，神情興奮的「小痲雀」却拉起他的手就向外走。

華天虎見「小痲雀」居然敢拉他的手，立時想起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

正待將手掙出，突然想起他們是夫妻，只得勉强耐着性子跟她走。

他雖然滿面的不高興，但是湧過來的人羣觀衆有不少人都以羨慕的眼光注視着他們。

剛剛走到廣場邊緣，突見前面民房的房簷下站着「武林六奇」之一的刁婆婆，和他女兒葉小倩。

華天虎知道，她們是奉宮主凌雲鳳的拜託，特地前來暗中保護他們兩人的。

刁婆婆依然是一身銀灰衣褲，手持鐵鳩拐杖，拐杖頭上那顆寶珠，雖然在大白天，依然隱隱泛着毫光。

葉小倩也沒換裝，仍穿紅緞勁衣，背携單刀，斜佩鏢囊。

刁婆婆神色鎭定，目光故意望着廣場上散去的人羣。

但是，葉小倩却不同了，她不但小臉煞白，櫻口緊閉，一雙杏子眼也恨恨的盯着他們兩人。

「小痲雀」一看到刁婆婆和葉小倩，神色一驚，急忙自動將手鬆開了。

因爲她知道，葉小倩一直在向華天虎糾纏，她老娘刁婆婆，還特地把她們祖傳的武林至寶「天孫甲」，借給華天虎穿了來以增安全。

否則，方才那個二柱子的賣藝青年一連打了他幾十下，他那能那麼穩如泰山？

「小痲雀」雖然鬆開了華天虎的手，並不是內心眞正的懼怕刁婆婆和葉小倩，而是怕她們母女將看到的情形，偷偷的報告給宮主凌雲鳳知道。

因爲她早已看出來，宮主對華天虎特別優待特別好，還特地任命他擔任宮裡的大總管。

俗語說：「不怕官，就怕管。」得罪了刁婆婆母女，大不了呵斥她幾句白她兩眼，如果惹惱了宮主，馬上小命就玩完了。

兩人走回小客棧，並沒有大吃大喝，因爲銀票是池洲城金山銀莊的票子，還不能馬上拿了錢，爲了應變，宮主只准他們携帶極少數的散碎銀子。

由於在街上看到了刁婆婆和葉小倩，兩人就待在房裡等她們母女前來。

他們那裡知道，刁婆婆和葉小倩，這時剛剛潛進前街的一家車馬大客棧。

母女兩人先溜進一座燈光明亮的獨院的對面上房內，這間上房空着沒住客人。

對面燈光明亮的獨院內，四廂一廳，院中堆着許多兵器繩索和木箱子，廳上坐立了至少二十八九人，晌午在「鐵堡」廣場賣藝的兩老四少，赫然也在廳上。

他們雖然也在廳上，但只有乾瘦老人和老婆婆坐在一側的椅上。

那兩個身體健壯的青年和兩個狐媚俏麗的少女，則恭謹地站在兩邊年齡不一的男女之內。

獨自坐在上首大椅上的是個臉帶刀疤，少了一臂，左腿裝了一截鐵杆的老人。

刀疤老人面色鐵青，蒼髮銀鬚，暴睜着兩眼，滿臉的戾氣，顯然心中極端不如意。

賣藝的老人和老婆婆，神情懊喪，坐在那裡默然不語。

在他們兩人的對面兩張側椅上，坐着的是頭髮灰白，身體極爲健壯的老者和一個獨眼黑面、一臉橫肉的中年人。

這情形刁婆婆和葉小倩都看到了，但聽不到他們說話的聲音。

刁婆婆礙於「六奇」身份，不便過去偷聽，立即向着葉小倩輕聲叮嚀道：「妳去時千萬要小心，絕對不能夠讓他們發覺，在座的五個人，都是『金刀會』的頭頭。」

話未說完，葉小倩已關切的問：「娘！那個上首椅上的老人，就是當年被鐵老堡主在臉上劃了一刀，又斬斷一臂一腿的趙江源？」

刁婆婆立即頷首道：「就是他，他本是用刀的高手，現在沒了臂，又斷了腿，已成了個廢人，但他仍是『金刀會』的龍頭老大，其他四個才是厲害人物，所以妳要特別小心。」

葉小倩不由憂慮的問：「萬一被他們發現了呢？」

刁婆婆胸有成竹的道：「那妳就說出來找我，我再及時出現，他們一定會相信，因爲我們和『鐵堡』沒有任何淵源關係。」

葉小倩安心的點了點頭，閃身走了出去。

她按照剛剛在遠處看過的路線，先繞至院牆外，一長身形，伸手扳住了牆頭。

探首向內一看，發現了廳門口分別站着兩個布衣年輕人，他們都沒帶兵刃，由於他們側身向內，顯然在聽裡面的討論。

葉小倩不敢登上正廳的房面，萬一不慎發出任何聲音，馬上就有麻煩了。

她先縱進內院，接着屏息升上東廂房面，匍匐至房背脊後向廳內一看，正巧看到了趙江源用拳頭搥了一下桌面，嘆了口氣道：「你們兩人都是幾十歲人啦，居然栽在一個呆頭呆腦的傻小子手裡，這要是讓人知道了，往後咱們『金刀會』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頭髮灰花的健壯老人立即道：「大哥，你也不要再埋怨二哥和四妹了，在那種情形之下，只有給那小子幾十兩銀子的銀票，再沒有別的辦法。」

獨眼黑面，一臉橫肉的中年人，哼聲道：「要是俺老五在場，過去就給他一刀，看他小子到底會不會武功。」

話未說完，灰髮健壯老人已沉聲道：「你一刀殺了他那還得了？四周圍觀的人那還不鬧翻了天，說不定『鐵堡』墻上的人也下來了。」

獨眼黑面中年人立即憤聲道：「鐵堡的人下來豈不是更好，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話未說完，老婆婆已糾正道：「五弟，你這樣說就是亂來了，大哥的命令，是要我們引出鐵麗花那個丫頭來，然後由二哥和我把她殺了。」

趙江源猛的一揮手，呵斥道：「好了！好了！都不要再說了，倒是那小子如何處置他？」

在廣場打鑼的少年立即道：「回稟大師伯，那小子和他的老婆就住在後街的小店裡，弟子請命這就去收拾他。」

話未說完，灰髮健壯老人已斥聲問道：「你自已覺得比丁豹的本事强？」

話中說的「丁豹」，顯然指的是打華天虎的二柱子。

二柱子丁豹正要說什麼，趙江源已神情凝重的揮了一個「稍待」的手勢，接着看了一眼四個師弟妹，道：「如果照老二和四妹的說法，那小子的確呆頭呆腦，絕不是扮痴裝傻，而又斷定他不是『鐵堡』的人，丁豹打他幾十拳，他居然動也不動，如果說他不會武功，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灰髮健壯老人有些遲疑的說道：「小弟一直弄不懂，他既不是『鐵堡』的人，又和我們沒有樑子……」

獨眼黑面中年人立即沉聲說道：「三哥怎知道他和咱們『金刀會』沒有樑子？說不定……他師門的什麼人就與咱們有仇有恨。」

如此一說，站在兩邊的二十幾個人立即左右對看，暗暗點頭，顯然都認爲有此可能。

但老於世故的趙江源則搖頭道：「不可能，如果他是爲尋仇而來，他應該下場要求再打丁豹幾拳，依我的看法，他出手一拳很可能將丁豹打死。」

如此一說，站在兩邊的徒衆，不少人神色一變。

老婆婆突然道：「大哥，小妹建議你，不妨派兩名弟子前去掂掂那小子的份量。」

趙江源立即皺眉道：「派誰前去呢？鬧不好把命也丟了。」

話未說完，在廣場佯裝賣藝的兩個狐媚俏麗少女同時走出來，面向趙江源，抱拳恭聲道：「弟子兩人願合力收拾那小子。」

趙江源看了兩個狐媚少女，神色不禁有些遲疑。

突見一個身穿淡黃色勁衣，年約二十六七歲的標緻女子，出來向趙江源抱拳躬身道：「大師伯，弟子認爲杜師妹和李師妹，機警多智，武功不俗，即使動起手來不是對手，也可以智取，我們的目的就是證實一下他到底是會不會武功。」

語聲甫落，老婆婆已附和着發聲道：「翠瑩說得不錯，小妹贊成金葉、玉珠兩個丫頭前去。」

一直懊喪的乾瘦老人這時候才提醒道：「別忘了，杜丫頭和李丫頭那小子都見過了。」

老婆婆立即正色道：「咱們每個人都做了一套蒙面黑衣是幹什麼用的？」

乾瘦老人正色道：「既然穿蒙頭衣，倒不如派丁豹和魏佳去。」

話未說完，被稱爲翠瑩的標緻女子已插口接道：「二師伯派丁師兄和魏師兄去當然較有把握，萬一那小子武功不俗，他發現杜師妹和李師妹是女子，也許不會下毒手。」

賣藝的兩個青年聽了立即不高興的說道：「徐師妹，妳也太小看我們兩個了，我們兩個既去了，就沒有準備讓那小子活。」

徐翠瑩立即反問道：「萬一那小子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呢？」

丁豹、魏佳二人聽得一瞪眼，尚未開口，趙江源已沉聲道：「好了！不要爭了，稍時，就叫金葉、玉珠到小店裡去看看，能下手就下手，不能則見機行事，多加小心！」

那兩個狐媚俏麗少女立即躬身應了一聲是。

葉小倩一看覺得該走了，她要儘快將這消息告訴華天虎，要他先有個準備。

於是，屏息退下房間，極輕巧的翻過了墻頭，輕飄飄的縱落到院墻外。

抬頭一看，老娘就站在不遠處的花樹下，悄聲說了一聲：「走！」，逕向店外快步走去。

刁婆婆快步跟上，也悄聲問：「情形怎麼樣？」

葉小倩立即說道：「我們在路上再說吧！」

百密一疏　計劃變更

刁婆婆和葉小倩一到達後街小店，立即飛身越墻。

兩人早已知道了華天虎和「小麻雀」住的上房。

進入店中一看，發現其他三間上房都漆黑無燈，唯獨華天虎的上房間不但亮着燈，還大開着門。

刁婆婆不由皺眉自語道：「這小子還沒睡，搞什麼鬼？」

說話之間，已看到了房內的華天虎和「小麻雀」，分別坐在上下首木椅上，正在那裡吃着糖果喝着茶。

刁婆婆哼了一聲，沒說什麼，葉小倩看了却放心不少。

因爲她一直擔心華天虎和「小麻雀」已經入睡，而且睡在……一張床上。

兩人走至上房暗陰下，先回頭看了一眼身後和四周房面，身形一閃進入了房內，順手將房門閂上。

華天虎和「小麻雀」看得神色一驚，霍地站起，同時低聲呼道：「老前輩……」

刁婆婆却望着桌上的糖果茶碗怒聲道：「我老婆子爲你們探路子，聽消息，你們兩個却在這兒又是菜又是酒。」

華天虎急道：「老前輩，妳看錯了，這是茶，這是糖果。」

刁婆婆哼聲問道：「爲什麼還不睡，白天弄了幾十兩銀子，興奮得睡不着了，是不是？」

華天虎忙道：「我在街上看到妳老人家和葉姑娘，知道妳們會來，特地敞開門等妳們兩位……」

早已離開下首木椅的「小麻雀」，急忙肅手道：「老前輩和葉姑娘請上坐。」

華天虎也閃開上首木椅，肅手說道：「對對對，老前輩請上坐，還有葉姑娘。」

說着，又肅手指了指葉小倩。

葉小倩見華天虎仍然一口一個葉姑娘，早已把小臉沉了下來，感到又妒又氣，又傷心的。

妒的是「小麻雀」只是一個護衛丫頭，却能和華天虎一天到晚待在一起，同進同出。

氣的是，離開飛鳳宮時，老娘曾當面要求宮主凌雲鳳讓她陪着華天虎前來，但凌雲鳳只爲她母女解開穴道，准許她們前來暗中保護。

傷心的是，聽到了不利華天虎的機密大事，興冲冲的前來告訴他，他却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直到現在還不叫她一聲倩妹妹。

這時候，見華天虎肅手指着下首木椅要她坐下，故意哼了一聲，抬起臉來看看房頂。

刁婆婆擔心愛女使性子誤了大事，立即吩咐道：「到裡面去看看，她們來了講一聲。」

葉小倩雖然滿心的不願意，但也知道事態嚴重，但仍哼了一聲，心不甘情不願的掀起帘子走進了內室去。

兩個內室都沒有點燈，即使「金刀會」的杜金葉和李玉珠來了，也看不到葉小倩站在窗後監視。

華天虎對葉小倩嬌嗔早已習慣了，但心中總是還是有些不安。

「小麻雀」心知有異，立即關切的低聲問：「老前輩，有什麼事啊？」

刁婆婆瞪着「小麻雀」，哼聲道：「還不是你們兩個在晌午闖的禍。」

華天虎和「小麻雀」同時一驚問：「老前輩指的是在廣場上賣藝的那夥人？」

刁婆婆立即沒好氣的說：「不是她們還有誰？你們以爲人家是好欺侮的，告訴你們，他們就是『金刀會』的。」

「小麻雀」一聽，立即望着華天虎，興奮的說道：「大總管，眞的被你看出來了。」

刁婆婆聽得一楞問：「你小子怎看出他們的底細？」

華天虎立即不好意思的說：「因她們那兩位姑娘表演雙刀對打，裡面有很多是『金刀會』的刀法刀招……」

刁婆婆有些得意的忍笑哼聲道：「要不是我要你倩妹妹辛苦了幾天，把『鐵堡』和『金刀會』兩家的刀法教你演練，你那能看得出來？」

華天虎一聽，立即感謝道：「謝謝老前輩，謝謝葉姑娘。」

刁婆婆見華天虎一直對愛女不能改口，故意老臉一沉，以威嚴的目光瞪着華天虎，同時「嗯」了一聲。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趕緊改口道：「謝謝老前輩，謝謝倩妹妹。」

刁婆婆一聽，立時笑了，同時讚聲道：「這樣才對！」

「小麻雀」冷眼旁觀，當然明白刁婆婆的意思，但她關心她們母女聽到的消息，趁機關切的問：「請問老前輩，他們可是要派人來找我們？」

刁婆婆見問，立即把葉小倩在前街客棧聽到看到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正色道：「你們知道吧！那個白胖老婆婆，就是當年追求鐵老堡主最熱烈的『金刀羅刹』王玉英，後來鐵老堡主和鐵老夫人結了婚，她簡直恨得想發瘋，因而也天天慫恿着趙江源約鐵鎭山比武，以致鬧得雙方勢成水火。」

話說到此一頓，又望着華天虎，解釋道：「還有，當年你師父魏獅虎，也是鐵老夫人痴戀苦追的人，後來鐵老夫人自動退讓，你師母郁天香才得以和你師父結婚。所以說，這次你幫『鐵堡』的忙，就是代你師母報答當年欠的那份恩情。」

華天虎却是爲難的說道：「可是，宮主要我到時候也穿着蒙頭黑衣混在『金刀會』裡，趁機給『金刀會』的人打擊。但辦完了事，鐵老夫人怎知我是我師父的徒弟呢？」

刁婆婆立即說道：「辦完了事，你就可以現身說明了底細呀！」

話未說完，內室門帘一啓，神情機警的葉小倩已探出頭來，同時將食指豎在唇上「噓」了一聲。

刁婆婆神色一驚，不由輕聲問：「她們來了？」

葉小倩搖搖頭悄聲道：「只來了一個，好是那個叫徐翠瑩的女子。」

刁婆婆驚異的「噢。」了一聲，悄聲道：「讓我去看看。」

說罷，又望着華天虎和「小麻雀」叮囑道：「要好好應付，她們如果想要你們的命，用不着客氣，你們也可以下手殺了她們。」

把話說完，不等華天虎兩人說什麼，掀帘走進了內室。

葉小倩領着刁婆婆走到了窗前，指一指窗紙上的小孔，示意刁婆婆向外望看。

刁婆婆湊近紙孔向外一看，只見店門墻角暗陰下，果然站着一個頭罩黑布，身穿黑衣的人，根據體型和她的經驗，的確是個女人。

由於她沒有見過在小廳上發言的徐翠瑩，當然不知道是或不是，但她敢肯定，絕對不是杜金葉或李玉珠兩人中的一人。

因爲，這個女子身材健美，較爲豐滿，目光烱烱有神，顯然是武功不俗的婦道人家。

只見這頭罩黑頭套，身穿黑衣的女子，目光不停的在四間上房門上移動，顯然不知道華天虎和「小麻雀」住的是那一間上房？

一看這情形，刁婆婆馬上回頭，悄聲道：「小倩，叫他們倆故意講幾句話。」

葉小倩一聽，立即走到門帘處，掀帘一看，發現華天虎和「小麻雀」仍站在那裡發呆，不由沒好氣的說：「死人，不會故意說幾句話麼？」

華天虎一看，面現難色，似乎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小麻雀」急忙催促道：「小虎哥，我們睡吧！你不累，我可累了！」

華天虎祇得憨聲道：「妳累妳去睡吧！我實在睡不着。」

「小麻雀」故意生氣的道：「你實在是窮命，看着那麼幾十兩銀子就高興得睡不着了，告訴你，說不定那張銀票是假的呢？」

這一招果然有效，只見墻角下的幪頭女子目光一亮，逕向房門前輕快的走了來。

刁婆婆一看，急忙將葉小倩拉回來，兩人屏息站在室門的兩旁。

也就在她們母女隱藏在室門的兩邊的同時，外間房門上已响起了以指扣門聲。

「小麻雀」故意不高興的說：「哼！叫你睡你不睡，人家掌櫃的來催你熄燈了吧！」

話聲甫落，房外竟响起那女人的悄聲道：「少俠，少俠，請開門！」

「小麻雀」故意迷惑的說：「少俠，什麼少俠，好像是個女人呢？」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管他是男人女人，八成找錯了人。」

外面的女子立即輕聲道：「我正是找你們的，請快開門。」

「小麻雀」知道拖久了反而容易壞事，立即向華天虎使了個開門眼神。

華天虎急忙走到門前，伸手拉門，呀的一聲門開了。

也就在開門的同時，黑衣幪頭女子竟身形輕靈的一閃，由門縫間溜進了門來。

華天虎故意「啊？」了一聲，退後了兩步。

那「小麻雀」也張口瞪眼的驚叫了一聲！

黑衣幪頭女子却望着華天虎，低聲催促道：「快將門關上！」

華天虎那裡肯？故意緊張的問：「妳……妳爲什麼要這樣……」

黑衣幪頭女子只得放緩了聲音，催促道：「你先把門關上，我只告訴你一件事，馬上就走。」

華天虎驚慌的「啊！」了一聲，順手將門關上。

他是眞的驚異，用不着故意裝。

因爲刁婆婆母女說的要來是兩個，結果却是一人，原本說是姓杜的和姓李，如今却都不是，而且，並沒有一見面就出手試探他的武功，或者將他置死。

黑衣幪頭女子還沒等華天虎將門關好，已有些急不及待的望着「小麻雀」，關切的問：「你們明天要到那裡？」

「小麻雀」沒想到對方問這樣的問題，想到華天虎還要留在此地暗中保護「鐵堡」，只得說：「明天還不一定走。」

黑衣幪頭女子立即問：「爲什麼？」

「小麻雀」只得按事先編排好的話說道：「因爲我們去九華山尋親不着，回到老家也沒有親人依靠，希望沿途能找個長工做做。」

黑衣幪頭女子目光一亮問道：「你們想找什麼樣的工作？」

華天虎已能搭上腔，立即憨聲道：「我有的是氣力，放牛、扛米、打漁、種地，都可以，我老婆可以劈柴、煮飯、抱孩子洗衣服……」

話未說完，黑衣幪頭女子已愉快的說道：「好吧，現在我給你們介紹一份差事。」

華天虎和「小麻雀」立即興奮得歡聲道：「眞的？那眞要好好謝謝你！」

黑衣幪頭女子愉快的說：「現在不用謝，等到了『鐵堡』好好的表現……」

華天虎和「小麻雀」大感意外了，不自覺的失聲道：「什麼？『鐵堡』？」

黑衣幪頭女子不由迷惑的問：「你兩人怎麼回事？」

華天虎和「小麻雀」話一出口就知道不妙了。

但是「小麻雀」機警，立即震驚的說：「妳說就是有城墻的那一家財主？」

黑衣幪頭女子微一點首，道：「是呀！你們願不願意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忙不迭的連聲道：「願意！願意去！謝謝妳！」

黑衣幪頭女子似乎心急的離去，立即道：「好，明天早上你們就去堡門口去揭一張紅紙啓事，千萬要早去，免得被別人揭了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口中趕緊應了兩聲是。

黑衣幪頭女子再度對他倆道：「那我走了！」

說話間，走至門前拉開了門，回頭叮囑道：「你們不要出去了，別忘了，明天一早！」

早字出口，便閃身而出，順手帶上了門。

也就在這時，室門內的刁婆婆和葉小倩，已同時神情驚異的跑了出來。

華天虎和「小麻雀」急忙輕呼道：「老前輩……」

話剛開口，刁婆婆已阻止道：「不要說話，讓我看看！」

說話之間，已輕輕的將門拉開了一道縫。

向外一看，只見那女子正由進來的地方飛身縱上牆頭，身形一閃，頓時不見。

刁婆婆立即回頭道：「小倩，快，不要讓她跑掉了！」

了字出口，早已縱身出門外，一個起落，已到了店牆下。

緊接着，伸手扳住牆頭，悄悄探首一看，頓時楞了。

只見急急離去的黑衣幪頭女子，正在通向前街的民房間遇見了另兩個黑衣幪頭女子。

刁婆婆一看見那兩個黑衣幪頭女子的身型，立即認出來人就是賣藝的兩個狐媚少女，李玉珠及杜金葉。

一看情形，刁婆婆急忙回頭，正待吩咐小倩，突見華天虎也正扳着牆頭向外看。立即催促道：「快穿上你的幪頭黑衣去制止他們發生衝突，如果她們三人是一夥的，就狠狠的教訓她們一頓。」

華天虎會意的應了一聲，轉身奔向了自己的上房。

刁婆婆和葉小倩探首再看，立時發現她們不是一夥的，因爲發現三人都是目光炯炯，蓄勢準備抗敵，而且距離三丈處已刹住了身勢。

只見李玉珠與杜金葉首先壓低了聲音問：「妳是幹什麼的？」

黑衣幪頭女子似乎也不敢大聲，冷哼道：「我正要這樣問妳們。」

李、杜二女其中一女問道：「妳爲什麼穿黑衣用黑布套頭？」

黑衣幪頭女子立即道：「怎麼？不可以嗎？」

杜、李二女同時沉聲道：「我們認爲妳居心叵測，別有目的。」

黑衣幪頭女子冷冷一笑道：「有又怎樣？」

杜、李二女目光中冷芒閃射，同時恨聲道：「有，就殺了妳！」

妳字出口，寒光一閃，兩人分別在腰間拔出一柄鋒利的匕首來！

黑衣幪頭女子顯然是個極富打鬥經驗的人，一看李、杜二女的手去拔匕首，立即飛身向前，雙掌翻飛，直拍兩女的秀肩。

李玉珠和杜金葉正值滿肚子不愉快，所以一遇見黑衣幪頭女子就動了肝火。

這時見黑衣幪頭女子揮掌拍來，一聲嬌叱，匕首直切她的手腕。

豈知，黑衣幪頭女子雙腕一翻，猛的一招「左右逢源」，雙掌一分，「卜卜」兩聲，同時削在李、杜二女的手腕上。

李玉珠與杜金葉一聲驚呼，手中匕首「噹」的一聲被擊落地下。

也就在她們的匕首墜地的同時，黑衣幪頭女子已戟指點中了一人，嚶嚀一聲栽倒地上。

另一個人不知是李玉珠還是杜金葉，她已斜飛縱出一丈，但看到同伴已被點倒，只得返身撲回，企圖救援。

黑衣幪頭女子却一個旋身飛起一脚，足尖正巧踢在對方的「酥麻穴」上。

回撲的一個嬌哼一聲，也跟着一頭栽倒地上了。

刁婆婆和葉小倩沒想到雙方交手結束得這麼快，而華天虎還不知是否穿好了黑衣，戴好了頭套沒有？

但是，黑衣幪頭女子却俯身伸手，將李玉珠與杜金葉的頭罩給扯下來。

刁婆婆雖然看到兩個狐媚少女的眞實面目，依然不知那一個是杜金葉，那一個是李玉珠呢。

葉小倩雖曾趴在房頂面上看到她們向趙江源請命，要求前來收拾華天虎，聽到稱呼她們的名字，稱呼她們師妹，同樣也是分不清她們誰是誰？

但是，她們母女倆却都看到了兩個狐媚少女，咬牙切齒，目光怨毒的瞪着黑衣幪頭女子身上射去。

黑衣幪頭女子一看，立即哂笑譏聲道：「就這麼一點點兒本事，就敢跑江湖賣藝，妳們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最先被點倒的少女恨聲道：「廢話少說，快把姑奶奶殺了吧！」

黑衣幪頭女子冷冷一笑，說道：「那有這麼便宜的？至少應該先在妳們兩人的小臉上劃上兩刀，然後再割下妳們一隻耳朵。」

兩個狐媚少女聽得面色大變，神情更顯得淒厲。

正待厲聲說什麼，黑衣幪頭女子已在地上撿起了一柄雪亮匕首來。

兩個狐媚少女寧願叫黑衣幪頭女子殺了，也不願意讓她在臉上劃上兩刀，再割掉一隻耳朵，是以，厲聲叫道：「妳把姑奶奶們殺了吧！」

黑衣幪頭女子拿着匕首並沒有眞的在她們小臉蛋上劃上兩刀，做勢晃動了一下匕首，問：「說不說？妳們兩人到底想來幹什麼？」

兩個狐媚少女幾乎同時厲聲道：「不說！妳殺了姑奶奶吧！」

黑衣幪頭女子突然怒聲道：「妳道我不敢麼？」

麼字一出口，突然俯身，手中匕首猛向就近一個狐媚少女的臉上刺去。

也就在這時，一點黑影，勢挾勁嘯，閃電射至，直奔黑衣幪頭女子的尖刀。

黑衣幪頭女子聞風知警，甩臂

用力一撥，同時飛身疾退。

但是，噹的一聲，泥土飛濺中，匕首應聲落在地上。

黑衣幪頭女子大吃一驚，抬頭一看，又是一個身穿黑衣、戴着頭套的人已向她撲來。

她心中再度一驚，知道來人比她功力深高，同時根據他的黑衣黑頭罩來判斷，來人亦是兩個狐媚女人的同路人，但絕不是晌午在廣場上賣藝的乾瘦老頭子。

她久經戰陣，知道如何對付武功比她強的人，一聲嬌喝，搶先迎了上去。

一到近前，雙掌翻飛，旋身飛踢，不但要搶到先機，也根本不給對方有出手的機會。

她那裡知道來人就是已經學會了「金剛掌」、「羅漢拳」以及「霹靂快腿」的華天虎。

華天虎不敢哼聲，掌拳齊施，快腿疾踢，一陣「蓬叭」聲響，不但將黑衣幪頭女子的掌腿逼回，同時攻得她連連嬌喘後退。

黑衣幪頭女子自知功力與對方相差甚遠，不敢久戰，就趁勢退至一座民房附近之際，一個蹬足後縱，飛身翻上了房面，繼而一閃，頓時不見了。

華天虎當然不會去追，急步奔向了兩個狐媚少女身前。

兩個狐媚少女神情震驚的望着華天虎，目光一直打量華天虎的身材，直到華天虎去撿她們的黑頭套，才急聲問：「您？你是三師伯？」

華天虎不敢出聲，僅點了點頭，撐開頭套就往她們兩人的頭上套。

也就在他套頭罩的同時，兩個狐媚少女突然發現了華天虎脚上那雙破鞋，花容大變，脫口輕聲啊了一下，驚得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了！

刁婆婆久歷江湖，經驗豐富，一看兩個狐媚少女的震驚神色和驚啊，心知要糟，不由望着葉小倩，懊惱的說：「糟糕，混小子的破鞋被她們看出來了！」

葉小倩心中一驚，不由焦急的輕聲問：「那該怎麼辦？娘！」

說話間，華天虎已俯身拍開了兩個狐媚少女的穴道，飛身縱上了民房，一溜烟的走了。

兩個狐媚少女由於過度震驚，瞪大了眼睛望着如飛馳去的華天虎，連個場面話都忘了說兩句。

既然知道了救她們的人就是華天虎，兩人那裡還敢到小客棧去，雙雙爬起來，逕向來時的前街，倉皇馳去。

刁婆婆一看，立即望着葉小倩，淡然道：「到房裡去等混小子回來吧！」

說罷，母女兩人直向上房門前走去。

剛到房門口，「小麻雀」已把房門拉開了。

刁婆婆一看「小麻雀」，不由的搖頭嘆息了一口氣。

「小麻雀」正待問什麼，突見房角後人影一閃，已脫掉了黑衣頭罩的華天虎，正神情得意的奔了回來。

華天虎緊跟在刁婆婆母女身後走進門內，「小麻雀」將門關上了。

「小麻雀」心知有異，急忙望着刁婆婆恭聲問道：「老前輩，怎樣？」

刁婆婆祇得凝重的說：「這兒妳兩人不能待了，要馬上搬到我的客棧裡去！」

「小麻雀」啊了一聲，華天虎則不服氣的說：「幹什麼？俺大氣也沒敢吭。」

話未說完，葉小倩已沒好氣的說道：「就壞在你脚上的那雙臭鞋子上。」

華天虎楞楞的望着自己脚上的破鞋，乍然間還沒弄懂毛病出在什麼地方。

刁婆婆却凝重的說：「這也不能怪妳虎哥哥，只是那兩個丫頭太精靈了。」

「小麻雀」也有些懊惱的問：「老前輩，一定要搬到妳的客棧裡去嗎？」

刁婆婆毫不遲疑的說道：「一定要去，不出片刻，趙江源必然會親自找上門來。」

「小麻雀」却憂慮的說：「可是，明天……」

刁婆婆立即道：「明天你們已進入『鐵堡』了，即使趙江源他們知道了，敵友難分，他也不敢拉攏你們，或者向你們下手。」

刁婆婆果然料事如神，兩個狐媚少女身形不停，直奔前街大客棧。

廳上燈火明亮，趙江源和他師弟師妹仍在座談論事情，那些弟子們已有一部份離去。那位明媚標緻的徐翠瑩，仍站在原來的地方。

丁豹、魏佳神情有些焦慮，不時看一眼廳外夜空，其餘人等，則靜靜的聽趙江源五人分析事情。

徐翠瑩早已發現了丁豹和魏佳的焦慮神情。這時見師伯師叔們沒有要講話的意思，立即含笑寬慰道：「丁師哥，魏師哥，你們用不着爲李師妹她們擔心。」

話未說完，「金刀羅刹」王玉英悚然一驚道：「咦？這兩個丫頭去了有一陣子了……」

魏佳憂急的說：「我眞擔心兩位師妹出了事啦！」

乾瘦老人懊惱的說：「我跟她們前去就好了。」

徐翠瑩立即道：「弟子認爲不

好，對付那麼一個呆頭呆腦的傻小子，要二師叔親自出馬，就算勝了也不光彩。」

趙江源立即讚許的說：「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不准你們再派人去，萬一去了也對付不了那小子，那咱們『金刀會』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話聲甫落，站在廳門口左邊的一個年輕人，目光一亮，突然向內恭聲道：「啓稟大師伯，兩位師妹回來了。」

全廳一靜，紛紛舉目向廳外望去。

只見廳側纖影一閃，已經摘下頭套的李玉珠和杜金葉，急步奔進了廳內。

趙江源等人都是老江湖，一看，李、杜二人頭髮有些蓬散，臉色黯淡，嶄新的黑衣上沾滿了塵土，就知道那個傻小子果然不簡單。

李玉珠和杜金葉一進入廳門，「噗」的一聲雙雙跪在地上，目中含淚，同時哭聲道：「弟子無能，請大師伯治罪。」

趙江源尚未開口，「金刀羅剎」已怒聲道：「我早就看出來，那小子是衝着我們『金刀會』來的。」

話聲甫落，李、杜二女已搖頭說道：「不，回稟師父，方才就是他救了弟子兩人的。」

如此一說，不但趙江源五人聽得一呆，就是站在兩旁的弟子們也不相信會有這種事了。

「金刀羅剎」王玉英不由怒聲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快說！」

李、杜二女只得把方才的經過，由頭到尾的說了一遍。

「金刀羅剎」仍有些不信的問道：「妳們兩個認定是他？」

李、杜二女毫不遲疑的正色道：「沒有錯，弟子有絕對的把握，尤其是他那雙破鞋。」

一直默然不語的趙江源，突然站起身來沉聲道：「咱們走。」

灰髮壯健老人等四人聞聲一驚，同時站起問：「大哥要去那裡？」

趙江源沉重的說：「既然他不是敵人，我們就要爭取他。」

獨眼黑面中年人沉聲道：「可是他也穿黑衣戴頭套的呀！」

趙江源解釋道：「這也是我要追問他爲什麼的原因。」

獨眼黑面中年人依然反對道：「萬一他和那個黑衣幪頭女子是一夥的呢？」

灰髮健壯老人立即呵斥道：「老五聽話總是不太用心，珠兒兩人不是說，那女子的黑衣顏色較淺，衣料較好的嘛！」

黑面中年人獨目一瞪，道：「那也不一定說他們不是一夥的，說不定是個早已設計好的圈套。」

趙江源不由怒聲道：「你們不要吵了，那小子是不是有陰謀，設圈套，我到那兒一盤問就知道了。」

說罷，怒氣沖沖的走出小廳外。

「金刀羅剎」王玉英和乾瘦老人四人也覺得有盤問華天虎底細的必要，立即跟在趙江源的身後。

但是，趙江源又停步回頭吩咐道：「除了玉珠兩人和翠瑩外，其餘的人都留在這裡，任何人不許亂跑。」

那些二代弟子等人一聽，同時恭聲應了。

趙江源等人匆匆趕至小店，當然撲了個空。

找來店伙一問，店伙才知道客人已經不在房內。

＊　＊　＊

東邊剛剛露出朝霞，華天虎與「小麻雀」便悄悄溜出了刁婆婆住宿的客棧。

由於湖面上的大霧仍未消散，「鐵堡」廣場上也依然霧氣瀰漫。

雖然有霧，華天虎和「小麻雀」仍不敢大意，深怕「金刀會」的人暗中看見。

華天虎繞至對正「鐵堡」大門的廣場邊緣，凝目一看，堡門下和堡牆上，根本沒有貼什麼紅紙啓事。

一看沒有貼出啓事，不由望着「小麻雀」，焦急的說道：「怎麼辦？爲什麼沒有紅紙的啓事？」

「小麻雀」祇得寬慰的道：「先別急，再等一會兒看。」

華天虎立即道：「不能再等啦，再等太陽已經出來了啦。」

「小麻雀」也當然擔心太陽升起，霧氣消散，因而道：「只怕她昨天晚上也看破了穿黑衣戴頭套的是你。」

華天虎不由懊惱的說：「我眞沒想到，妳們女人竟是這麼聰明。」

在往日，「小麻雀」一定會趁機調侃幾句，這時她却沒有這份心情了，只得道：「等太陽出來，他們還不貼出啓事我們就回去，等到晚上就按宮主的指示潛進『鐵堡』，伺機幫助他們。」

說到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宮主給你的那張『鐵堡』內部房舍分佈圖，你帶在身上沒有？」

華天虎立即一指塞在後腰帶上的小包袱中，道：「早放在小包袱中了。」

「小麻雀」正色提醒道：「這等重要的東西，你要貼身藏好，絕對不能丟了。」

華天虎正待說：「絕對丟不了！」突然目光一亮，脫口低呼道：「快看，紅紙啓事貼出來了。」

「小麻雀」向堡門前一看，果然見到一個穿長衫的中年人，率領兩

個背刀堡丁，正將一張大紅紙，貼在堡門左側堡牆上。

華天虎見紅紙上寫了不少字，雖然看不清楚，但斷定是說明徵男僕女傭的事。

是以，急忙望向「小麻雀」，興奮的說道：「我們去吧！」

「小麻雀」立即點頭應了聲好。

於是，兩人先機警的察看了一眼四週，進入廣場，加速了步子向堡門前走去！

距離堡內尚有四五丈處，門下的四個背刀堡丁中的一人已沉喝道：「你們兩人是幹什麼來的？」

華天虎不敢停止，一面前進，一面一指着紅紙啓事道：「我是來揭啓事的。」

那個身穿長衫的中年人正準備走進堡內。聞聲回頭，並以威稜的目光向華天虎和「小麻雀」二人望了過來。

向華天虎問話的那個堡丁立即向着長衫中年人，恭聲道：「啓稟總管，這兩人是來應徵的。」

被稱爲總管的中年人，迷惑的「噢？」了一聲道：「啓事剛貼上你們就來了，你們怎的知道……」

話未說完，華天虎兩人已到了他面前，「小麻雀」怕華天虎話不妥切，急忙搶先道：「昨天傍晚老大娘在街上對別人小聲道：堡裡明天徵個小廝和丫頭，要那人越早越好……」

身穿長衫的中年人總管立即道：「所以你們就搶先趕來了？」

「小麻雀」急忙恭聲道：「是的，總管爺！」

那中年總管立即道：「我姓苗，叫我苗總管好了。」

華天虎跟着「小麻雀」再度應了聲是。

身穿長衫的苗總管，解釋道：「幹小廝、丫頭非常辛苦，你們能吃苦嗎？」

華天虎搶先說道：「我就是吃苦長大的。」

苗總管點頭讚許道：「嗯！」了一聲，說道：「你們昨晚看到的那位老大娘，可能是由內宅派出去辦事的僕婦或奶娘，不過，既然你們先來了，你們就先去碰碰運氣吧！」

「小麻雀」一聽苗總管的口氣還不敢肯定，急忙道：「總管爺，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人……」

話剛開口，苗總管已解釋，道：「人是內宅要的，我做不了主，不過，你們很合啓事的條件，大概是沒有問題。」

華天虎和「小麻雀」擔心被「金刀會」的人發現，剛才一見苗總管看他們，就趕緊走了過來，外面堡牆上的啓事，根本沒有看上面寫些什麼。

這時見苗總管說大概沒問題，立即高興的說道：「謝謝總管爺，以後還請您多管教，多栽培。」

苗總管沒有說什麼，轉身道：「你倆跟我來吧！」

說話間，舉步向堡內走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恭聲應是，立即跟在身後。

進入門樓一看，這才發現門洞至少三丈以上，左右各有一間門房，裡面牆上掛着十多柄單刀，尚有幾個堡丁正由窗口向外看。

突見其中一人的目光一亮，一面盯着華天虎一面輕聲道：「喂！你們看，這小子怎的來了？」

華天虎和「小麻雀」都聽到了，但佯裝未曾聽見，兩人都知道，那個說話的堡丁，昨天一定在堡牆上看見過華天虎挨拳贏銀子的一幕情景。

堡門裡面是一道高大迎壁，牆壁中央建有一座三尺見方的神龕，裡面供奉的是關聖帝君，一邊是周倉，一邊是關平。一大早香爐內便有人燒了三炷香。

尚未走入門洞，已聽到迎壁後的遠處傳來拳腳破風聲，以及不少人的沉喝聲，顯然有不少人正在練武功。

繞過迎壁一看，華天虎和「小麻雀」的目光同時一亮。

好大一片練武場子，正中大廳高階上，傲然站着三個身穿鐵灰勁衣的中年人，俱都注視着場中練拳的數十個大漢。

練武場兩邊的堡牆下，分別建有兩排平頂磚房，設有沙包、弓靶兵器架等物，那些磚房，顯然是供堡裡的護堡堡丁們居住的。

苗總管什麼也沒講，領着華天虎和「小麻雀」直向大廳右側的角門走去。

突見廳階上的左右兩人，看到華天虎時神情一呆，立即向中間挺着個大肚子的那人，驚異的低聲說了兩句話。

只見中間那人神色一驚，「噢？」了一聲，先向華天虎打量了幾眼，立即向着苗總管，遠遠抱拳說道：「苗總管，他們……」

話剛開口，大廳角門處響起了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道：「苗總管，把他們兩個交給我吧。」

華天虎和「小麻雀」聽得心中一驚，覺得那女子的聲音有些耳熟。

兩人循聲一望，只見一個身穿淡黃錦綉衣裙的美麗女子，正向着這面含笑望着她的身後尚站着一個綠衣丫頭。

黃衣女子看來年約二十六七歲，生得柳葉眉，杏子眼，白白的皮膚，雖然已是婦人，依然有不少的神韻。

「小麻雀」一看見那女子的眼睛

和身材，立即悄聲說道：「她就是昨天晚上那個了。」

華天虎恍然明白，原來就是她，難怪她早在這兒等着。

打量間，苗總管僅向着那邊廳階上的三人揮了個手，並沒有走過去，繼續走向黃衣女子身前。

黃衣女子含着愉快的微笑，目光也一直盯着華天虎的眼睛，那個綠衣丫頭，更是對華天虎和「小麻雀」打量個不停。

一到近前，苗總管立即望着華天虎和「小麻雀」介紹道：「這位是內宅總管麥姑娘！」

華天虎立即躬身憨聲道：「麥姑娘妳好！」

「小麻雀」也萬福恭聲道：「參見麥總管！」

華天虎接着一指「小麻雀」，介紹道：「她是我的老婆。」

苗總管看得雙眉一皺，不由去看黃衣女子麥總管。

麥總管則含笑親切的問：「你們兩個叫什麼？」

華天虎搶先憨聲道：「我叫小虎，她叫小麻雀！」

麥總管一笑，加强語氣問：「我問你們姓什麼？」

華天虎回答道：「我是孤兒，她也是孤兒，我不知道爹娘是誰，她也不知道爹娘是誰。」

話未說完，那位一直皺着眉頭的苗總管，已關心的問：「飛燕，妳看他們兩人可以嗎？」

內宅總管麥飛燕微笑點首道：「還不錯，憨憨實實的，小丫頭看來也蠻靈巧。」

苗總管繼續道：「聽說昨天晚上，內宅有位奶娘在街上傳話。」

麥飛燕一聽「昨天晚上」神色微微一變，繼而聽到「一位奶娘在街上」，才含笑解釋道：「老夫人不喜熟人介紹，管教起來不方便。」

苗總管一聽「老夫人」，趕忙連聲應了兩個是，道：「那我去叫人把啓事撕掉了。」

麥飛燕立即說道：「好，謝謝你，晋安！」

苗晋安道了聲：「不用客氣！」逕自離去了。

「小麻雀」精靈，早已看出苗總管對華天虎楞頭楞腦的不大滿意。

麥飛燕却望着兩人，謙和的說道：「你們兩人跟我來。」

說罷，當先走進了角門內。

華天虎立即就要舉步。

「小麻雀」一看，急忙將他拉住，接着面向綠衣丫頭，微微一福道：「姐姐先請。」

綠衣丫頭覺得華天虎非常好玩，不由失聲一笑，道：「你們新來是客，你們先請！」

「小麻雀」不便再推辭，應了聲是，即和華天虎走進角門內。

繞過大廳，是座廳後花園，有假山，有荷池，還有龍頭噴泉。

華天虎看得目光一亮，他記得宮主凌雲鳳告訴他，一座花園的假山下有地道，不知道進口是不是這座假山？

不過，「鐵堡」中央共有四座花園，三座假山，他眞想在小包袱內拿出地圖來核對一下。

他當然不敢，他只是腦筋動得比別人慢，並不是十足的白痴憨傻。

花園的盡頭即是內宅門樓，兩個背刀少女分別站在兩邊。

麥飛燕一到近前，兩個背刀少女立即躬身行禮。

華天虎和「小麻雀」跟着麥飛燕前進，因而沒有受到盤問阻攔。

但是，華天虎却向着兩個背刀少女，一指「小麻雀」，憨聲說道：「她是我的老婆。」

兩個背刀少女一聽，不由「噗嗤」笑了起來。

但是，前面已走到院中的麥飛燕，却回頭望着綠衣丫頭，吩咐道：「春兒，領他們到廂房裡吃早飯，我去報告小姐和老夫人。」

被稱爲「春兒」的綠衣丫頭恭聲應是，麥飛燕已快步走進了大廳內，直向內宅走去。

華天虎見西廂門窗漆得發亮，窗紙雪白，却仍比不上「飛鳳宮」畫棟雕樑，綠瓦紅墻。

打量間，「春兒」已肅手一指東廂房，謙聲道：「兩位請！」

華天虎邁步就走，而「小麻雀」却向「春兒」道：「謝謝春兒姐姐！」

「春兒」聽了非常高興，並親切的說道：「今後大家都是好姐妹了，千萬不要客氣。」

轉入東廂，漆得光可照人的方桌上，早已擺好了細粥小菜和饅頭。

「春兒」未等華天虎兩人入座，已謙聲道：「兩位請快用吧，老夫人隨時會傳話下來，我去辦點兒事，很快就回來！」

「小麻雀」巴不得她早點離開，立即謙聲道：「姐姐請便了。」

「春兒」謙和的笑了一笑，逕自走了出去。

華天虎一俟「春兒」走出房外，立即要向「小麻雀」說什麼。

但是，「小麻雀」却急忙將食指豎在小嘴上，並機靈的看了一眼左右，以示隔墻有耳。

華天虎也以機警的神情，壓低聲音道：「宮主說，他們『鐵堡』的客廳和客室裡都有監視竊聽的小孔。」

「小麻雀」正色低聲道：「總是小心一些的好！」說着，指了指漆椅，繼續道：「快些坐下來吃吧！待會兒見了鐵老夫人，一切要小心



鐵老夫人伸手摸摸華天虎後腦有否反骨……

，一切要和宮主交代的一樣。」

華天虎一面落座一面應着，拿起碗筷來就吃。

這時候「小麻雀」根據事先早已擺好的早餐來判斷，業已確定那位內宅總管麥飛燕，就是昨夜前去客棧的黑衣幪頭女子。

但是，她弄不懂，對方爲什麼有這項安排，把她和華天虎設法弄進堡來。

首先，宮主凌雲鳳並沒有交代「鐵堡」裡有人卧底，如果堡裡早已有人，又何必每晚要華天虎潛進堡中，以防萬一？

其次，如果麥飛燕是前任宮主埋在「鐵堡」的一個棋子，新宮主凌雲鳳或許不知道，麥飛燕應該認得她「小麻雀」呀？

可是，麥飛燕昨晚並沒有說出以前的聯絡訊號，而且連個眼神都沒有，這問題就不單純了。

「小麻雀」看得出來，華天虎並不十分呆笨，只是有時反應比較遲鈍些，如果及時提醒，他還是做得很不錯的。

尤其是令她感到驕傲的是，那麼多女護衛，宮主偏偏要她「小麻雀」前來，而且又以華天虎的妻子身份在一起，隨時向他提醒注意。

這幾天相處下來，她發覺華天虎除了眼神上看來有些痴呆，不論武功、身材，以及他的面貌輪廓，都稱得上中等以上的人材。

想一想，以宮主凌雲鳳那等高超武功而又美艷的人都對他那麼的好，而刁婆婆的女兒葉小倩，更是對他情有獨鍾，而她「小麻雀」爲什麼那麼傻，放在嘴邊的肉都不會咬一口？

但是，當她想到違背宮主的命令所遭受的苦刑時，渾身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由於她心內的過份震驚，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顫抖，因而使得桌子也猛的動了一下。

剛剛放好了飯碗的華天虎，立時驚覺，不由迷惑的問道：「怎麼回事？」

「小麻雀」急忙定心神，道：「噢！我是說，如果那位麥總管不提昨天晚上的事，我們永遠不要說破。」

華天虎却繼續迷惑的說：「我剛才看妳好像嚇了一跳？」

「小麻雀」正色低聲道：「那是我想到了這件事的後果可怕。」

華天虎立即問：「有什麼可怕？是她叫我們來的。」

「小麻雀」無可奈何的搖了搖頭，正待說什麼，突見那個綠衣丫頭「春兒」已含笑走了進門來，於是起身道：「小妹兩人也剛吃飽了啦。」

「春兒」含笑說道：「那正好，老夫人已經到了閣廳，叫我馬上來

帶你們去見她。」

華天虎見朝陽剛剛射到西房脊上，不由憨聲道：「老夫人起得這麼早？」

「春兒」立即道：「老夫人是練武的人，習慣了早起，因而天一亮，全堡的人就起來了，我們當下人的，當然是起得更早了。」

華天虎一揮手道：「沒關係，我一向起早的，睡得也早。」

「春兒」立即警告道：「早起可以，絕對不能早睡。」

華天虎依然道：「那也沒關係，我會向麥總管要求。」

一提到麥飛燕，「春兒」恍然道：「噢！小妹告訴你們，你們知道就好了。」

說到此頓了一頓，又特別的壓低一些聲音，繼續道：「麥總管的眞正職位是內宅管家，只是苗總管一直這樣的稱呼她，大家也就跟着他這樣的稱呼她了，不過，麥總管倒是喜歡叫她燕姐姐。」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憨聲道：「那多親熱，我就不喜歡見了這個叫姐姐，見了那個稱妹妹的！」

「春兒」噗嗤一笑道：「她已經二十好幾歲了，你才十七八歲，叫她一聲燕姐姐你也吃不了虧。」

「小麻雀」知道華天虎滿腦子裡只有一個師姐，怕他再和「春兒」爭辯，只得婉轉的說：「大夥兒怎麼叫，我們就怎麼叫。」

「春兒」一笑，催促道：「那我們走吧！」

於是，二人出了東廂房，直向大廳走去。

大廳是接見遠親及較有地位的人的地方，陳設自然高貴而典雅，一座漢玉錦屏，隔開了通往後宅的後廳門。

繞過錦屏，即是一道高出地面的甬道，直達後宅門樓前。左右兩邊遠處，各有一座四扇屏門，不知通往何處。

後宅門樓下，同樣的站了兩名背刀少女！

華天虎和「小麻雀」跟着「春兒」前進，兩人自然不會受到阻攔，兩個背刀少女也沒有理睬他們。

門樓內是座天庭，好大的一片石磚大院子都在天庭的掩蓋下，左右樓廊和正閣上仍懸着明亮的紗燈。

正中閣廳階高五級，華天虎只看到一盞一盞的明亮宮燈，以及肅立閣階上的兩名僕婦和四個侍女，看不見閣內的陳設和坐了些什麼人物。

突見階上左邊的中年僕婦，一見華天虎和「小麻雀」，急忙面向閣內一福，恭聲道：「啓稟老夫人，『春兒』將他們帶到了。」

接着由閣廳內傳出一個老婦人的慈祥聲音道：「叫他們進來。」

中年僕婦恭聲應了聲是，立即回身向着「春兒」道：「叫他們進去，老夫人有話問他們。」

說話間已到了階下，「春兒」竟肅手向上一指道：「你們進去吧！」

華天虎點點頭，大步向階上走去。

「小麻雀」因爲是做華天虎的妻子，照規矩應該跟在華天虎身後。

華天虎隨着登階，逐漸看清了燈火如畫的閣內情形，除了正中貼金大椅上坐着一個頭髮灰花的錦衣老婆婆之外，其餘的人全部都站着。

不用說，那位錦袍綾裙，面目白晰，眼角上僅有少許魚紋的老婆婆，當然是鐵老夫人。

鐵老夫人神情和藹，展着祥笑，一雙鳳目，雖然向前直視，却有些偏高，右耳也有些前迎，顯然在注意聽。

華天虎一看見這情形，立時想起了三個少堡主先後失踪的事，可憐這麼一位慈祥的老人家，竟哭瞎了眼睛。

立在鐵老夫人旁邊的是位華麗少婦，年紀約二十八九歲，面目姣好，只是有幾分憔悴。

向前一點的左右兩邊，同樣的站着兩個美麗的少婦，一個十八九，一個二十歲，神情黯然，柳眉微皺，顯然都有沉重的心事。

華天虎知道這三個少婦，就是最近半年才失去丈夫的三位少奶奶，只是分不清楚她們誰是誰。

引他們進來的女管家麥飛燕，發現華天虎瞪着兩眼直往裡面望，不由焦急的連連向他揮手，示意他低下頭。

立在鐵老夫人身後的以及三位少奶奶身後兩邊的僕婦侍女們，也都覺得華天虎太不懂禮教，尤其是三位少奶奶，現在幾乎都已是寡婦的。

華天虎剛走上廳階，還沒看清裡面的豪華設置，站在廳階上的兩個中年僕婦已輕聲道：「麥姑娘要你們低下頭來。」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憨聲道：「我又沒罪，我爲什麼要低頭？」

所有的僕婦侍女們聽得大吃一驚，三位少奶奶的嬌臉也同時一變。

鐵老夫人却慈祥的一笑道：「妳們不要喝嚇他，他的話沒錯。」

華天虎嘴裡說着話，脚步却未有停，直入閣廳。

閣廳上鋪滿厚厚的紅毡，走在上面軟軟的，很舒服。

麥飛燕看出來，華天虎人不但呆傻，還有一股牛脾氣，只得肅手一指鐵老夫人，含有暗示的眼神，低聲道：「上面坐的是老夫人，快上前跪上叩頭。」

豈知，華天虎竟止步沉聲道：「我和『小麻雀』拜天地的時候，他們說，男人膝下有黃金，不可隨便跪女人。」

如此一說，全閣廳的人都驚得面色大變，不少人險些叫出聲來。

三個少奶奶雖然被氣得嬌軀有些顫抖，但當着婆婆面前，沒有那一個敢開口，只有以埋怨的目光去望着麥飛燕。

麥飛燕早已急得沉聲道：「老夫人是德高慈祥的老人家，年輕的男人都應該下跪。」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會意的「噢！」了一聲，立即雙膝跪在紅毡上，直着上身憨聲道：「老夫人，我給妳叩頭！」

說罷叩頭，直起身來望着老人家，並沒有站起來。

鐵老夫人慈祥的呵呵一笑問：「你叫什麼名字？」

話未問完，華天虎已搶先道：「我叫小虎，她叫『小麻雀』，她是我的老婆！」

說着，側身指了指跪在後面的「小麻雀」。

如此一來，那些僕婦侍女們又都掩着嘴兒偷偷笑了。

三位美麗的少奶奶，當然又無可奈何的去看看麥飛燕。

麥飛燕却一直望着鐵老夫人，佯裝不見。

鐵老夫人繼續含笑問道：「小虎，你們都姓甚麼？」

華天虎再度搶先答道：「我是孤兒，她也是孤兒，我不知道爹娘是誰，她也是不知道爹娘是誰。」

鐵老夫人雖然是目光直視，並沒有望着跪在地上的「小麻雀」和華天虎，但她却是十分注意聽的。

這時，見華天虎兩人都是孤兒，不由同情的黯然道：「可憐，從小就沒有爹娘。」

華天虎立即道：「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姓甚麼，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姓甚麼。」

鐵老夫人含笑問道：「你跟着我們姓鐵好不好？今後就叫你做『鐵小虎』。」

麥飛燕深怕華天虎倔强不答應，正待提醒他，華天虎竟忙不迭的歡聲道：「鐵小虎，太好了，那她叫做『鐵小麻雀』了。」

鐵老夫人含笑道：「她不用姓『鐵』，她就叫『小麻雀』好了。」

華天虎立即道：「對對，麻雀是鐵的就飛不動了。」

如此一說，不少侍女又偷偷的笑了。

鐵老夫人鄭重問：「這麼說，你願意留在『鐵堡』當傭人？」

華天虎忙不迭的點頭道：「願意了，我當然願意。」

鐵老夫人突然由椅上站了起來，有些冷意的道：「好，讓老身摸摸你的頭後可有反骨！」

說話間，一個侍女早已快步過來將她扶向華天虎身前。

麥飛燕看得花容大變。

三位少奶奶也震驚迷惑的望着鐵老夫人！

因爲，在武林人物中，除非是自己的恩師，絕不容許任何人摸他的頭。

這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如果對方將掌放在頭上，暗勁一吐，立即頭蓋骨碎裂，當場氣絕身亡。

豈知，華天虎一聽鐵老夫人要摸他的頭，非但沒有起身閃躲，反而愉快的「噢！」了一聲，向前跪行三步！

鐵老夫人極爲動容，嘴角上再度有了慈祥笑容，伸出的手先摸了一下華天虎的後腦，接着又摸華天虎的耳朵！

當她摸到華天虎的耳垂時，立即笑道：「這孩子的耳垂肥厚，必有大福。」

華天虎一聽，立即愉快的憨聲說道：「老夫人，你算得眞準，他們都說我有福氣，我和『小麻雀』拜天地時，他們也誇我一朵鮮花，插在她那一堆牛糞上！」

說着，尚回頭指了指仍跪在原地的「小麻雀」。

所有的人一聽，俱都哈哈笑了，但仍沒有人點破。

鐵老夫人也失聲笑着說：「這孩子太可愛，就留他在內宅吧！」

說罷，舉手一指閣上，侍女立時扶她走向梯口。

向着鐵老夫人躬身應是的麥飛燕，這才和聲道：「你們兩個可以起來啦！」

華天虎應了聲是，即和「小麻雀」站起身來了。

麥飛燕直等到老夫人走上閣樓，她才讓華天虎和「小麻雀」見過三位少奶奶。

華天虎見三位少奶奶神情落寞，因而僅恭謹的拱拱手，並沒有說甚麼。

不過，他看得出來，一身寶藍錦綉羅衫的大少奶較老誠莊重，一身翠綠的二少奶，有幾分英氣，一身水紅的三少奶應是三人中最精明最伶俐的一人。

但是，三位少奶奶的美麗要與「飛鳳宮」的女宮主凌雲鳳相比，仍差了一大段距離。

突見大少奶向閣外一指，說道：「她們都來了，讓他們大家認識認識，然後分配他們夫婦兩人的工作，講述一下堡裡的規矩，再讓張嫂發給他們每人兩套新衣。」

把話說完，就在麥飛燕應聲中，三人分別走向了閣廳兩側的角門。

飛燕臥底　管家爲奴

華天虎剛才就已聽到閣外天庭中有不少女子交談聲音，這時向外一望，發現階下天庭中竟站立着三十多個僕婦侍女和身着勁衣的女警衞們。

只見那些人紛紛圍着「春兒」詢問事情，並不時抬頭看一眼內閣廳內。

正在察看，麥飛燕已向着他和「小痲雀」輕聲道：「你們兩個來一下。」

說罷，當先向門外走去。

華天虎和「小痲雀」應是聲中，舉步跟在麥飛燕身後。

麥飛燕一到階前，立即命令道：「大家靜一靜，讓我來介紹一下新來的一位小兄弟和小妹妹。」

說着，側身肅手，一指已經站好的華天虎，介紹這位小兄弟叫「小虎」，這位小妹妹叫「小痲雀」。

華天虎一看介紹「小痲雀」，也急忙一指道：「她是我老婆。」

三十幾名僕婦侍女們聽得先是一怔，接着發出一陣輕笑。

麥飛燕無奈，只得放緩聲道：「小虎，『小痲雀』是你的老婆，我待會兒自會向她們介紹。」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正色道：「你一定要介紹呀！不然，別的男人會把她拐跑了！」

階下的僕婦侍女一聽，再度發出一陣哈哈的哄笑！

麥飛燕雙目一瞪，脫口怒道：「不准笑，再笑的人先打四十鞭子，然後再關十天地牢，給你們點苦頭吃。」

這聲斥喝果然見效，那些僕婦侍女們不但立即停止哄笑，而且個個肅立站好！

華天虎也聽宮主凌雲鳳說過，一個武林世家，人口數百，難免良莠不齊，爲了唬嚇那些頑劣下人，即使不用，也要設有拘禁室或地牢之類地方，以收阻嚇作用。

麥飛燕見大家都已靜下來，才繼續沉聲道：「小虎爲人憨實，體健力强，老夫人有鑑於內宅重活不少，特別把小虎留在內宅工作。」

僕婦侍女們一聽，彼此都贊服的對個眼神，目光隱隱含有對老夫人的感激和尊敬。

麥飛燕繼續沉聲道：「今後各樓搬移傢具，或登高掛懸東西，以及到大伙房擔飯提菜，全由小虎去做。」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憨聲道：「沒關係，我的力氣大，擔飯提菜我最願意，我也最喜歡到厨房去。」

麥飛燕的粉面煞白，緊咬櫻唇，索性停口不說了。

「小痲雀」一看，趕緊偷偷扯了一下華天虎的衣服。

麥飛燕這才望着華天虎，沉聲道：「你如果再講話，先把你關進地牢裡。」

華天虎立即憨聲問：「那？那吃飯的時候，誰擔飯給她們吃？」

麥飛燕氣得一雙玉掌緊握成拳頭，牙咬得緊緊的，只得望着「小痲雀」，沉聲道：「你能不能管管他。」

話未說完，「小痲雀」已委屈得搖搖頭道：「他的力氣大，也不怕打……」

麥飛燕一聽，立即向着階下，沉聲道：「好！你們都認識他們兩人了，你們都走吧！」

僕婦侍女以及女警衞們，同是輕聲應是，轉身走向院外或進入左右廂樓內。

麥飛燕突然望着一個皮膚較黑的中年婦人，吩咐道：「張嫂，方才大少奶交代，他們兩人每人發兩套新衣，顏色方面由他們自己喜歡的選擇。」

把話說完，又望着「春兒」吩咐道：「帶他們兩人到東堡南跨院，順便講一下堡裡的規矩和那些地方不可以去的。」

「春兒」恭聲應是，道：「他們兩人不交給總管向全堡教習武師和堡丁們介紹了？」

麥飛燕立即道：「等小姐回來，由小姐親自向外堡的人介紹。」

說罷，轉身走進閣廳內。

華天虎和「小痲雀」對了個眼神，似乎在說：「原來鐵麗花不在堡內。」

心念間，階下的「春兒」已招手道：「我們走吧！」

華天虎和「小痲雀」應了一聲，跟着「春兒」走進院來。

一出院門，「春兒」轉身向左，前面正是華天虎來時看到的四扇屏門，顯然，出了東屏門是東堡，身後西屏門，大概就是西堡了。

一出了東屏門，華天虎的目光倏地一亮！

好大的一片花園，往前直達那座氣勢磅礴的大廳一側，向後則繞回了後宅高樓之後，這使得內宅和後宅，完全獨立在堡中央。

花園的對面，間隔着一排共有三座獨院，再隔一段空地，那是高大的堡牆了。

前面的「春兒」舉手一指與大廳平衡的獨院道：「那就是你們夫婦住的南跨院了！」

華天虎和「小痲雀」一看，三階的小門樓，粉牆綠瓦，品字形三間房屋，院外植有花木，稱得上清幽雅靜。

「小痲雀」覺得這與他們身份地位不相配，因而問：「春兒姐姐，

爲甚麼要我們住這麼好的地方？」

「春兒」也有些迷惑的說道：「這是麥總管分配的，也許……因爲你倆是夫婦吧！」

華天虎關切的問道：「你們不是睡在那些院子裡嗎？」

說着，舉手指了指連續向北的兩座獨院。

「春兒」立即正色道：「我們那有那麼好？我們都睡在少奶奶的樓下。」

「小痲雀」想到她還沒有事作，因而關切的問：「春兒姐姐，今天麥總管爲甚麼沒有分配給我工作？」

「春兒」遲疑了一下，才道：「也許要把你分到小姐樓上工作吧！」

「小痲雀」不由道：「小姐直到現在，還沒有丫頭？」

「春兒」再遲疑一下，才道：「丫頭是有一個，前幾天因爲私自動小姐的東西，已被關起來了！」

把話說完，已到了南跨院門前。

「春兒」登階推門，當先走了進去。

華天虎和「小痲雀」進門一看，三間瓦房，均有走廊，房門全部上了鎖，三房階下尚擺了兩排盛開的盆花。

「春兒」在腰間取下三把鎖匙，舉手把上房的門打開了。

華天虎和「小痲雀」一看，一明兩暗，漆椅几桌，牆上懸掛着中堂字畫，左右臥室懸掛着藍色門帘。

「春兒」順手將三把鎖匙交給「小痲雀」道：「這是三間房門的鎖匙，洗澡盆在左廂房裡！」

話聲甫落，「小痲雀」接過鎖匙尚未應是，院門口已响起了一個少女愉快的聲音，說道：「小虎、小痲雀，你們的新衣服！」

華天虎和「小痲雀」聞聲一看，只見一個綠衣少女，持着一大叠衣衫鞋襪走進門來。

「春兒」立即招呼道：「香蘭姐，辛苦你了，我正準備幫他們去拿。」

被稱爲「香蘭」的綠衣少女立即道：「燕姐姐交代下來，要他們趕快洗澡換衣服，小姐回來了，隨時可能召見他們。」

「春兒」急忙的興奮道：「小姐回來啦！」

豈知，「香蘭」竟凝重的說：「小姐的神色不怎麼好，一回來就到老夫人的房裡去了，接着又把三位少奶奶和燕姐姐叫了去。」

「小痲雀」一聽，不由憂慮地看了一眼華天虎，似乎在說：「會不會是爲了我們？」

心中忖念間，「春兒」已有些緊張的說道：「好，你們先去洗澡更衣吧！我也要回去了。」

說着，即和「香蘭」走了出去。

華天虎和「小痲雀」送走了「春兒」、「香蘭」，立即關上了院門。

緊接着，機警的「小痲雀」只打開了西廂的房門鎖，又到上房的兩間臥室內看了一下，還好兩間的內室都有床。

這時，「小痲雀」才拍着心口，舒口氣道：「剛才老夫人要摸你的腦袋，可把我嚇壞了！」

華天虎立即道：「我就不怕，我知道她不會下毒手！」

「小痲雀」神色一驚道：「你怎麼知道她不會？有這麼把握？」

華天虎正色憨聲道：「她捨得把我師傅讓給我師母，我就知道她的心一定不會狠毒。」

「小痲雀」聽得一楞，不由大感意外的說：「你不傻嘛！」

華天虎一瞪眼，沉聲道：「哦？你說甚麼？說甚麼？」

「小痲雀」只得急忙愉快的說：「我說你聰明，我的好老公……」

華天虎正色糾正道：「也不能叫我老公，要叫我大總管。」

「小痲雀」立即倔强的說：「那不行，進了『鐵堡』就要叫老公，萬一不小心給他們聽到了，馬上壞了大事啦！」

華天虎一想也對，只得催促道：「快去準備澡水，我要洗澡了！」

「小痲雀」應了聲是，抱起桌上那堆新衣鞋襪，直向左廂房走去。

華天虎洗過了澡，換上了黑緞鑲邊寶藍及膝的大褂和黑褲，又恢復了濃眉大眼，白淨皮膚，身體顯得格外結實，唯一的缺點，眼神仍有些呆滯。

當他擔着內宅僕婦侍女們的飯菜走進後宅天庭時，那些等在那裡取飯菜的侍女們，人人發出意外的驚呼。

有的人上前去讚美幾句，有的人則摸摸他的新衣服，看在那幫忙拿東西的「小痲雀」眼裡，心裡非常不是滋味。

「小痲雀」是鮮紅上衣，二紅綢褲，頭上仍梳了兩個如意髻，桃形臉，柳葉眉，水汪汪的眼睛和鮮紅的小嘴，更顯得她是個極富機智而伶俐的少女。

等到他將飯菜送回大伙房後，沒甚麼事他就回他的南跨院了。

「小痲雀」自聽「春兒」說她可能派到小姐樓上工作，便一直希望看到這位藝艷雙絕的「鐵堡」主事人——大小姐鐵麗花。

但是，她失望了，雖然在天庭中站的那麼久，依然沒有看到鐵麗花由樓上下來，也沒有傳話召見她和華天虎。

兩人剛剛走到院門前，「小痲雀」神色突然一變道：「小心，有人

來過！」

華天虎雖然佩服「小痲雀」的機智，但仍忍不住問：「你怎麼知道？」

「小痲雀」立即道：「我走時故意將兩扇門錯開一些，如今全關上了。」

華天虎沉吟道：「一定有人前來偷偷檢查過，我們進去看看。」

說罷，大步向前。

「小痲雀」一見，伸手將他拉住，同時低聲道：「說不定還在裡面沒有走。」

華天虎神色一驚，定了定心神，才登階推開了院門。

院門一開，他和「小痲雀」也同時一呆！

只見內宅女管家麥飛燕，神情凝重，已坐在上房大椅上。

華天虎定神笑了一笑，「小痲雀」則歡聲急叫道：「是燕姐姐？」

說話間，兩人急步向上房門前走去。

麥飛燕則强自一笑道：「我在這兒等你們一會兒了，進來坐。」

說罷，肅手指了指設在左右室內邊的側椅。

華天虎和「小痲雀」應了一聲，分別落坐下來。

麥飛燕神情愉快的分別打量了兩人一眼，含笑問道：「你們的新衣服都還可以吧！」

華天虎嘿嘿一笑道：「太好了，我長這麼大還沒有穿過這麼漂亮的衣服，眞是太謝謝你了。」

「小痲雀」別具用心的插言道：「那位『香蘭』姐姐說，小姐回來了，可能隨時會召見我們……」

話未說完，麥飛燕臉上的愉快神色再度消失了道：「她今天可能沒有心情召見你們了。」

「小痲雀」聽得一楞，問：「爲了甚麼？燕姐姐。」

麥飛燕凝重的說：「聽說『金刀會』的人，大概潛伏到咱們鎭上來了！」

華天虎想也沒想，脫口哼聲道：「那一定是歹人壞蛋。」

麥飛燕很注意華天虎說這句話，不由皺眉鄭重的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壞蛋？」

華天虎下意識中有些想表示自己不是「金刀會」的人，所以才脫口說出。

這時，見麥飛燕十分認眞的問，只得憨聲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嘛。」

麥飛燕一聽，也忍不住啞然大笑了，同時笑聲道：「他們的『金刀會』不是你說的那一種會，不過，你這麼一說，我也就放心了。」

「小痲雀」佯裝一驚道：「燕姐姐，有甚麼不對嗎？」

麥飛燕略爲遲疑，才一笑說道：「也沒甚麼了，小姐回來了，心情就沉重，聽說我將你們徵進堡來，埋怨我徵得不是時候……」

說話間，發現「小痲雀」臉上有憂色，立即又寬慰道：「你們不必擔心了，現在已沒事了，她已經召集了苗總管和趙教習他們商議應付防範的對策了。」

華天虎見「小痲雀」不開口，自己也不敢答腔，因爲他方才差一點兒說錯了話。

麥飛燕則注視了「小痲雀」，鄭重的道：「你知道我爲甚麼把你們兩人徵進堡裡來嗎？」

「小痲雀」急忙道：「還不是看到我們兩人無家可歸，流浪可憐……」

麥飛燕一笑，說道：「這也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求你們兩位代我辦一件事情……」

華天虎沒聽麥飛燕說完，立即一拍胸口道：「沒問題，你是我們的大恩人，辦件事情那還有甚麼問題。」

麥飛燕欣慰的一笑道：「也沒有甚麼大問題，只是請你們兩位隨時留意就行了。」

華天虎更加豪放的說：「那更沒有甚麼問題了，又不是偷東西殺人。」

麥飛燕聽得神色微顯不安，却仍含笑道：「那有那麼嚴重。」

「小痲雀」早已斷定麥飛燕找他們兩人必有目的，看情形，似乎已相當急迫，因而道：「燕姐姐，有事你儘管吩咐好了，只要是你交辦的事情，我和小虎一定盡力去辦。」

麥飛燕略爲遲疑，才說道：「其實也沒甚麼啦，說來話長……」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那你就長話短說好了。」

麥飛燕一笑道：「還是『小虎』爽快，我就是喜歡他這種性子。」

說罷，收斂了笑容，凝重的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十多年前，我家的一件傳家之寶遺失了，據說，輾轉落到了鐵老夫人手中……」

「小痲雀」不由關切的問道：「是件甚麼樣的寶物？」

麥飛燕凝重的說：「這件寶物是裝在一個鮮紅織金錦緞的小盒子裡，寬約三寸，長約一尺，這件東西究竟在小姐的房裡，還是在老夫人的房裡……」

華天虎立即憨聲道：「這與我沒關係，我是個大男人，又不能到小姐和老夫人的樓上去……」

話未說完，麥飛燕正色道：「當然有關係，而且關係大得很。」

華天虎驚異的「噢」了一聲，和「小痲雀」兩人格外注意聽。

麥飛燕壓低聲音正色道：「最近內宅各樓要做一次大清掃，箱櫃

傢具都要移開，重東西一定會叫你去幫忙……」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吃驚的道：「你是要我去偷東西呀？」

麥飛燕雙頰一紅，立即沉聲道：「燕姐姐怎麼會讓你去做這種事情，我只是要你們注意一下，有沒有這樣的東西，放在甚麼地方。」

華天虎不由皺眉的道：「可是，我只管搬東西，我又不能翻箱倒櫃……」

麥飛燕正色低聲道：「所以到時候還要請『小痲雀』去幫忙呀！」

「小痲雀」早就料到麥飛燕一定另有目的，如今狐狸尾巴現了出來，因而心裡也早已有個應付的方法。

這時，見麥飛燕要她去幫忙，立即愉快的低聲道：「燕姐姐你放心，小妹一定會藉機找一下。」

麥飛燕一聽，立即興奮的讚道：「好！我第一眼看見你，就知道你是一個機伶多智而又伶俐的女孩子！」說罷起身，繼續道：「需要你的時候，我再派人來通知你，沒事不要到後宅去，免得小姐看見你起疑。」

「小痲雀」心中一動道：「燕姐姐，最好能把我派到小姐的房中去。」

話未說完，麥飛燕已懊惱的說道：「我原本就有這個意思，現在被『金刀會』的人鬧了一鬧，我也不敢再提你了。」

說罷，又叮嚀了幾句應該「謹愼小心」的話，才走出院去。

華天虎和「小痲雀」送走了麥飛燕，順手掩上房門，兩人又機警的看了一眼左右廂房，才放心的走回上房。

因爲「小痲雀」雖然把門鎖打開了，但仍把鎖掛在門鼻中，一旦有人進去，勢必要把門鎖拿下來，如果門鎖有了異樣，立即便可以知道裡面有人進去了。

有關這一點，華天虎打從心眼兒表示佩服，自己又覺得學聽明了些。

進入了上房，「小痲雀」立即壓低了聲音道：「由於鐵麗花帶回來了『金刀會』大批來到鎭上的消息，全堡上下一定都很緊張，你傍晚送飯菜去時，要放機警些，絕對不要引起她們的懷疑。」

華天虎知道「小痲雀」比他聰明，立即點了點頭。

「小痲雀」繼續說道：「現在麥管家要的東西，可能已很逼切，所以今天我們剛到，她就前來告訴她要我們代找的東西了。」

華天虎楞楞地說：「她說那是她家的傳家之寶？」

「小痲雀」却嘆聲道：「說不定是人家『鐵堡』的寶物或秘笈了！」

華天虎不由焦急地說：「那你答應替她找？」

「小痲雀」竟然冷冷一笑道：「那也不過說說而已，在我們辦完事之前，我根本不可能被派去鐵麗花的樓上去……」

華天虎揣測道：「萬一鐵麗花說可以呢？」

「小痲雀」再度哼道：「那我也不會那麼傻了，去爲她偷東西，你沒聽那個叫『春兒』的丫頭說，鐵麗花的丫頭因爲私翻小姐的東西已被關起來了，我敢斷言，一定是麥飛燕叫她去作的。」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萬一那個丫頭說出來呢？」

「小痲雀」立即道：「她敢不說，不然早沒了命！」

華天虎有些不信的說：「那鐵麗花爲甚麼還不把麥管家抓起來？」

「小痲雀」正色道：「現在大敵當前，不可操之過急，也許鐵麗花在和那個苗總管等人秘密商議……」

華天虎却不以爲然的哼聲道：「你說的這麼有把握，好像你甚麼都知道。」

「小痲雀」立即正色道：「我問你，『金刀會』大批高手壓境，很明顯的是前來報仇，像這等重要大事，鐵麗花爲甚麼不要麥飛燕前去一塊兒商議。」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恍然讚聲道：「對呀！你眞聰明，我又學會了一招。」

「小痲雀」故意有些得意的說：「不聰明，宮主會派我來嗎？再說，能做你華天虎總管老婆的人，沒有點頭腦行嗎？」

一提到「老婆」，華天虎立即又愁眉苦臉說道：「那只是宮主要我們假裝的，其實，還不是你睡你的西屋，我睡我的東房。」

話未說完，「小痲雀」已正色道：「以前可以，現在可不成了！」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現在爲甚麼不成了？」

「小痲雀」正色道：「現在鐵麗花已不再信任麥飛燕，當然也對我們起了懷疑呀！」

華天虎一聽，不由焦急的問：「你是說，鐵麗花會偷偷來看我們有沒有睡在一起了麼？」

「小痲雀」神色欣喜，心中怦怦，香腮立時緋紅，急忙正色地道：「是呀！她當然會來證實一下，我們是否眞是一對夫妻。」

華天虎既焦急又懊惱的說：「睡在一張床上那倒沒有關係啦，反正我也不會碰你，可是，宮主已有了交代，絕不可以和你睡在一起。」

「小痲雀」聽到了「宮主」，不但

面色大變，渾身也打了個冷戰。

她知道，這件事如果讓宮主知道了，她的小命馬上玩完了，要想華天虎心照不宣，那更比登天還難，只得正色道：「你完全弄錯了我的意思了，我是說我們倆雖然在一間房裡，但一個睡床上，一個睡床下，萬一鐵麗花來偷看，我們只要說兩句話，她就不會懷疑了。」

華天虎依然愁眉不展的問：「可是，誰睡床上，誰睡床下呢？」

「小痲雀」正色道：「你是大總管，又是老公，當然你睡在床上呀！」

說到此頓了一頓，突然又鄭重的道：「不過，我有個小小的條件呀！」

華天虎一楞問道：「你有甚麼條件？」

「小痲雀」有些得意的要求道：「每天晚上教我一兩招拳脚。」

華天虎想也沒有想，脫口愉快的說：「那還有甚麼問題？三招也沒有關係！」

＊　＊　＊

「梆梆梆，噹噹噹！」已經三更了。

「鐵堡」今夜的氣氛果然不同，不但院中多派了巡邏，堡牆上也多加了崗哨。

尤其，堡門樓上和牆的四角燈桿上，今夜也都懸掛上了一串斗大明亮紅燈，明明的警告對方，堡中已經有了萬全的準備，你們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對這一切的情形，華天虎和「小痲雀」當然看得清楚。

華天虎教了「小痲雀」幾招快腿脚法就睡了。

「小痲雀」心情興奮，那裡睡得着，關起門來在外間不停的練習着。

她實在太高興了，華天虎是武林著名「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拳掌脚劍，都是以快稱霸武林，她能跟他在一起辦事，實在太幸運了。

她當然也知道，華天虎憨厚，還不知道師門絕技不可隨便傳人，除非師父已死，或者得到師父的允許才可以招收徒弟，否則，是要受到嚴厲的處分的。

她當然不會隨便施展華天虎教給她的拳招劍式，但她要在保命的時候才施展出來。

這時，雖然聽到堡內打更的堡丁已敲了三梆三鑼，她依然沒有一絲睡意。

突然一聲吆喝，逕由東堡牆上傳來。

「小痲雀」心中一驚，立即收勢凝神靜靜細聽。

接着是數聲驚急大喝道：「甚麼人？站着不要跑！」

「在那邊，好像是兩個！」

「喂！在東堡花園裡，往南跨院方向跑了！」

吆喝聲中，所有的打更堡丁紛紛將鑼緊急的敲打起來。

鑼聲、梆聲、堡牆上的吆喝聲，以及內宅聞警侍女們的尖叫聲，頓時亂成了一片。

華天虎挺身躍下床來，馬上就穿上新衣新褲，但室內無燈，偏偏拿着上衣當下裳。

飛奔進來的「小痲雀」却恰恰相反，忙不迭的解開了衣扣，同時望着華天虎，悄聲道：「喂！你要幹甚麼？」

仍穿着一身舊衣物的華天虎，只得道：「可能是『金刀會』的人來犯堡了。」

「小痲雀」立即道：「你沒聽到，只來了兩個，他們『鐵堡』那麼多人，連兩個人都應付不了？」

話聲甫落，房後「沙沙」兩聲，顯然有人翻進了後院中。

「小痲雀」神色一驚，立即將食指豎在小嘴上。

華天虎凝神一聽，丟掉手上的新衣褲子，急步奔向了後窗前。

緊接着，輕輕拉開窗門，猛的將窗門拉開，身形也跟着飛了出去。

撲出窗外，身形尚未落地，兩道寒光，挾着刀風已向他劈來。

華天虎早已準備，身形一個旋飛，右手一繞已握住一個黑衣蒙頭人的刀背，飛起的左脚尖也正踢中了另一個黑衣蒙頭人的酥痲穴上。

也就在踢中另一個人的同時，右手一帶那人的刀背，左手也戟指點了這一人的酥痲穴。

這動作也不過刹那間的事，一個栽在地上，一個已被華天虎順勢挾右脅下。

黑衣蒙頭人一入華天虎脅下，他立時警覺到是個女子。

但他無暇多想，望着探頭觀看的「小痲雀」，悄聲道：「快把地上的刀撿進來。」

「小痲雀」那敢怠慢，點足躍了出去。

華天虎順手挾起了另一個黑衣蒙頭人，飛身躍進了屋內。

由於院外遠近喝聲都向這面奔來，華天虎一掀起床單，立即將兩名黑衣蒙頭女子塞進了床下。

「小痲雀」業已明白了華天虎的意思，先門上了窗門，才將單刀放進了床下。

這時吆喝之聲已到了院外，而且，仍有吆喝奔步聲向着這面跑來。

只見一個漢子驚急的恭聲道：「啟稟總管，兩個黑衣人逃向這邊來了，可是，到了附近就不見了。」

接着那位苗總管由遠而近的聲

音道：「不要慌，那邊沒有看到，一定就在附近。」

說到此一頓，突然又「噢！」了一聲問：「總教習，你那邊可有甚麼發現？」

只聽得一個較爲粗大的男子聲音，急聲道：「西堡那邊還好，沒有動靜！」

「小痲雀」一聽那人的嗓音，便知道是今天早晨站在大廳台階上看着堡丁們練武的那個神態傲慢的中年人。

根據苗總管的稱呼，才知道他是「總教習」，「鐵堡」中的重要人物。

這時，前後紙窗都有了燈兒，顯然追來的人，已有不少人拿了燈籠。

恰在這時，突聞幾個男子齊聲道：「小姐來了，小姐來了！」

華天虎和「小痲雀」一聽，知道鐵麗花也趕到了！

最令華天虎着急的是，這些人就集結在他的外院不走了。

「小痲雀」根據常理判斷，知道痲煩已不可避免，立即和華天虎悄聲商討幾個對策。

由於紙窗上的燈光更加明亮，斷定鐵麗花率領着大批女警衛也趕來了。

只聽得那位苗總管和總教習同時謙恭的呼了聲小姐。

接着是個清脆少女的威稜的聲音問：「怎麼回事？可是有人探堡？」

苗總管和總教習恭聲稱是，而另一個人則報告道：「啟稟小姐，是兩個黑衣人，每人手裡都有刀。」

話未說完，鐵麗花沉聲問：「可是往這附近跑來了？」

如此一問，立有三四個人搶着回答道：「是的，是沿着花園往這裡逃……」

「兩個人身材都不很高，身法輕巧，手裡提着單刀。」

全場一靜，鐵麗花這才問：「這座院子裡可曾搜過？」

先到達的幾個人同時道：「回稟小姐，還沒有搜過。」

只聽得鐵麗花沉聲道：「搜！」

「搜」字方出口，立時响起了一片恭聲應是。

但是那位總教習此時却急忙道：「小姐……」

鐵麗花沉聲問道：「怎麼回事？」

問話完了，却聽那位總教習竟壓低聲音說了幾句話。

華天虎和「小痲雀」正不知那總教習說了些甚麼，忽然聽到女管家麥飛燕，怒聲喝道：「單總教習，我已經聽說你對我徵來的小虎兩人起了懷疑，你有這份警惕我不怪你，但你也應該用點頭腦，方才江武師怎麼說的？」

那位單總教習似乎也不甘示弱，立即沉聲道：「怎麼說？兩個黑衣人，手裡拿着……」

說到「刀」字時，突然住口不說了，想必想到早晨見到華天虎和「小痲雀」進來時，身上並沒有帶刀。

麥飛燕得理不饒人，立即問：「怎麼不說了？」

單總教習似乎是有些惱羞成怒了，突然怒吼道：「不管怎麼說，在這個節骨眼上，將他們徵進堡來總是不大好。」

麥飛燕冷冷一笑，道：「這不是我麥飛燕的意思，再說我也沒有這麼大的膽子，是老夫人和大少奶奶，鑑於內室重活不少，經常叫堡丁到內宅去也不大方便，特別叮囑我注意一下，看看有沒有忠厚憨直的小廝找一個來，所以我才找了個既憨實又有老婆的小虎來。」

話未說完，突聞鐵麗花沉聲道：「好了，單總教習也沒說甚麼，你又何必這麼計較？」

麥飛燕略微放緩一些聲音道：「小姐，不是我計較，我總覺得這麼被人猜忌不太好，再說，小虎和『小痲雀』來時，老夫人已捏摸過小虎的後腦才滿意的點頭，命令我將他們小倆口留下來。」

話未說完，苗總管已打圓場道：「飛燕，小姐不叫你說就別說了，進到院中一看便知道了，說不定兩個歹徒仍躲在院裡。」

話聲甫落，那位單總教習已經沉聲喝道：「守着牆頭，包住外圍。」

一片暴喝之聲，窗紙上頓時大亮。

華天虎和「小痲雀」知道提燈的堡丁們已縱上了牆頭，就在這時，院門口已响起了麥飛燕的聲音，招呼道：「小虎、小痲雀，快來開門！」

「小痲雀」一聽，立即向華天虎揮了一個「小心」的手勢，接着以緊張的聲音高聲道：「好！來了！」

「了」字出口，奔出外間，立即將房門拉了開來。

也就在這時，原本虛掩的院門也正被推開，一片漆有「鐵堡」紅字的雪亮燈籠，簇擁着一羣人奔進院來。

華天虎穿上了新衣，但仍敞着懷，聞聲也慌慌張張的走了出來。

只見當前一個身穿鐵灰絨勁裝的美麗少女，看來十八九歲，柳眉、杏眼、雪白的皮膚，冰冷冷的嬌臉上，眞能刮下兩片冰來。

其餘的人則是苗總管和早晨看到的單總教習等人。

麥飛燕走在一羣背刀護衛的身

前，神色暗透焦急。

華天虎雖然不十分聰明，但也知道走在最前面的美麗少女，就是「鐵堡」的主事人鐵麗花。

他見「小痲雀」已走到院中，也急忙走往階下。

鐵麗花進得院中來，先機警的看了左右廂房一眼，立即命令道：「快進去搜一下！」

數聲暴應的幾名武師及堡丁，立即走向左右廂房。

華天虎一看，不由憨笑聲道：「你們要幹甚麼？那裡頭沒有人。」

話未說完，麥飛燕已焦急的說：「小虎，這位是小姐，快來見過。」

說話間，並肅手指指威稜站在當前的鐵堡主事人鐵麗花。

「小痲雀」因爲在「飛鳳宮」也是個僅比侍女高一級的女護衛，立即向鐵麗花福了一福，恭聲道：「『小痲雀』叩見小姐！」

說着，雙膝跪了下去。

華天虎急忙抱拳躬身道：「小虎給小姐行禮。」

單總教習見小虎拱拱手算了，立即怒聲喝道：「大膽，見了小姐膽敢不下跪！」

華天虎胸脯一挺，憨聲說道：「我只跪老夫人，她是老人家，其餘的我都不跪，再說，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隨便跪女人。」

另一個想是武師或教習，立即怒罵道：「好個混賬的小子！」

說話之間，舉步就要向前！

鐵麗花似乎覺得已經給老娘磕頭了，也用不着斤斤計較，因而伸手一攔，道：「退下去，不用你們多事。」

恰恰這時，搜索兩廂的堡丁和女護衛們已走了出來，同時抱拳躬身，朗聲道：「回稟小姐，已經搜過，沒有人。」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沉聲說道：「你們笨嘛，明明門上有鎖，你們還要進去找人。」

方才怒罵華天虎「混賬小子」的武師，猛的提起了拳頭，倏的向前一步，顯然要搗華天虎一拳。

華天虎一見，急忙退後一步，正色道：「你要想打我，沒關係，等我先運好了氣。」

說罷，當眞吸了一口大氣。

這時，鐵麗花已伸手將那個武師攔住，同時右手併攏中食兩指，一雙杏目，直盯着華天虎。

麥飛燕一看，神色立變，知道鐵麗花要點華天虎的穴道。

豈知，華天虎竟望着鐵麗花的玉手，笑着道：「小姐，你打我可以，千萬不要搔我的癢癢……」

「癢」字才出口，已經氣飽了單總教習，突然一聲大喝，飛身而起，雙腿一踢，右脚猛向華天虎的前胸踢去。

麥飛燕和「小痲雀」一見，不由驚得同時發出一聲尖叫，只是「小痲雀」的尖叫是假的。

鐵麗花知道這一脚下去，華天虎即使不死也要嘔血。

但是，她想阻止業已來不及。

只聽「蓬」的一响，同時「卡叭」一聲，華天虎站在原地動也沒動。

一聲慘嘷，「咚」的一聲，飛身踢脚的單總教習，着實的跌在地面上，雙手立時抱住了右膝，只痛得齜牙咧嘴，汗如雨下。

鐵麗花等人一看，俱都楞了。

方才準備狠狠打華天虎一拳的武師，當然也傻了眼。

華天虎却嘿嘿一笑道：「連老牛牴我都不倒，我還怕你那隻臭脚。」

說話間，幾個檢查單總教習傷勢的武師已恭聲道：「啟稟小姐，單總教習的右膝已經斷了！」

話一出口，院中立時响起了一片驚訝！

鐵麗花大吃一驚，花容失色，因爲單總教習的武功是堡中僅次於苗總管的一人，當此大敵當前，正是需要人的時候，突然損傷了這麼一位高手，「鐵堡」的處境更難了。

是以，急定心神，猛的抬頭瞪着華天虎，怒聲問道：「方才你在房內到底做甚麼？」

華天虎皺眉抓耳朵道：「方才……方才我正摟着老婆睡覺。」

鐵麗花一聽，嬌臉通紅，直透耳根，似乎有些無地自容，她做夢也沒想到華天虎會說出這種話來。

苗總管急忙走前兩步，低聲道：「小姐，我問過江武師他們了，兩個闖堡的黑衣人，身材較他矮小。」

鐵麗花一聽，只得趁機怒聲道：「走！明天拉他到教場狠狠打頓棍子！」

說罷，憤憤的大步走出院子。

其餘人等，抬着總教習，緊緊跟在身後，剎那間走得一個不剩！

「小痲雀」機警的關上院門，又親自至左右廂房內察看了一遍，確定裡面沒有人後，才又重新把鎖掛在門鼻上。

華天虎早已走進了上房寢室內，立即在床下把兩個黑衣蒙頭人抱了出來，順手將她們的頭套扯下，一頭秀髮，立時蓬散開來。

關上房門走進來的「小痲雀」低頭一看，正是廣場上賣藝的兩個狐媚少女。

華天虎見是昨夜被麥飛燕制服的李玉珠及杜金葉，不由哼聲道：「又是你們兩個！」

李玉珠和杜金葉知道華天虎又救了她們兩人一次，立即壓低了聲音，感激的說道：「謝謝你，虎少

俠，你又救了我們兩人！」

「小痲雀」則沉聲問道：「你們那一位是李姑娘，那一位是杜姑娘？」

李玉珠和杜金葉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意外的問：「你……虎夫人認識我們？」

「小痲雀」淡然一笑：「你們是『金刀會』的二代精英，那個不知道有兩個輕功超羣的李玉珠和杜金葉姑娘？」

眉心有粒珠砂痣的狐媚少女，嬌臉一紅道：「虎夫人決不要這麼說，那裡說得上輕功超羣！」

「小痲雀」立即道：「沒有超羣的輕功，敢來夜探處處嚴密的『鐵堡』嗎？這話誰會相信？」

另一個狐媚少女羞慚的道：「不瞞你虎夫人說，我們昨夜失手，多蒙虎少俠救了我們兩人，爲了在師兄妹面前爭回一口氣及一些顏面，只好硬着要求前來暗探一下虛實。」

華天虎沉聲道：「他們防範得這麼嚴密，你們居然仍敢前來，膽子也太大了一些。」

李玉珠和杜金葉同時哀求道：「我們已經知道錯了，請虎少俠趕快放我們回去！」

「小痲雀」正色警告道：「你們還想走，你們出得去嗎？」

李玉珠和杜金葉更加焦急的說道：「虎夫人，你一定要放我們回去，否則，我們兩人永遠在『金刀會』裡抬不起頭來。」

華天虎只得解釋道：「不是我不放你們走，實在是你們絕對不可能溜得出堡的，顏面固然要緊，性命更加重要。」

眉心有粒珠砂痣的狐媚少女焦急道：「大師伯他們明晚一定還會派人前來。」

「小痲雀」一聽，這才知道說話的是李玉珠，另一個眉心沒有痣的是杜金葉，於是安慰道：「你們放心，明天晚上再想辦法送你們出去，今夜你們是插翅也飛不出『鐵堡』的了。」

杜金葉却哀求道：「能不能請虎少爺解開我們的穴道？」

華天虎不知道該如何作才好，只得去看「小痲雀」。

「小痲雀」立即點首道：「當然可以，不過，我們得把你們兩人鎖在東廂房裡，如果你們堅持要衝出去而被他們殺了，可別怨我們沒有事先提醒你們。」

李玉珠面有難色道：「虎夫人，我們不回去我師父師伯他們一定不放心。」

豈知，「小痲雀」竟毫不遲疑的說：「沒關係，我可以給你們大師伯送個信去，說你們在這裡很好，明天晚上一定回去。」

李玉珠和杜金葉同時興奮的說：「那眞是太好了，謝謝你虎夫人。」

「小痲雀」立即說道：「你們也用不着謝，我們本來就要向你們大師伯要人的。」

李玉珠和杜金葉神色一驚，不由急聲道：「虎夫人是要甚麼人？」

「小痲雀」哂然一笑，道：「當然是『鐵堡』的三位少堡主。」

杜金葉神色一變，有些驚疑的問：「虎夫人潛進『鐵堡』也是爲了……」

「小痲雀」故意神情怨毒的說：「你們要殺的是鐵麗花，我們要殺的是他們全家。」

李玉珠輕啊了一聲，問：「那你們爲甚麼還不下手？」

「小痲雀」冷哼道：「我們原本要用他們三個少堡主活祭的，來到此地才知道他們已被你們『金刀會』擄去了。」

李玉珠急忙道：「虎夫人可擄住鐵麗花和她母親去交換，大師伯至少可以換給你們兩個……」

「小痲雀」這時才得意的一笑，道：「用你們兩人去交換，不是同樣可以換回兩個？」

李玉珠和杜金葉大吃一驚，脫口驚啊，震驚的望着「小痲雀」和華天虎，戰聲問：「你們……」

「小痲雀」立即道：「不要緊張，我們不會殺你們，鐵麗花才會要你們的命，最好乖乖的待在東廂房裡，別打任何歪意！」

說罷，轉首望着華天虎，漫聲道：「大總管，再痲煩你一下，把她們挾過來吧！我去開門。」

話未說完，杜金葉再度震驚的說道：「你們不是夫妻？」

「小痲雀」一面向前走一面淡然道：「你們看看我配得上他嗎？人家大總管才是鮮花，我是牛屎。」

她由於內心的妬氣，不但把「糞」字改成「屎」，還將那「屎」字加重了語氣。

華天虎一直在旁靜靜的聽，聽到最後，心裡對「小痲雀」更是佩服。

想想「小痲雀」說的話，顯然不是一句笑話，只是，他已有了師姐，否則，眞想娶她做老婆！

他俯身挾起二女，直向房門外走去。

到達外間，發現「小痲雀」仍站在門縫後向外凝聽，直到肯定附近房面上無人，才一拉房門，飛身縱了出去。

華天虎不敢怠慢，挾着李、杜二女向東廂房疾馳而去。

到達房前，「小痲雀」也正好將門打開。

進入房內，直走向北間，順手將杜、李二女放在床上。

李、杜二女一看，不由焦急的問：「虎……虎……」

顯然，此時已不能再叫虎夫人了。

「小麻雀」一笑道：「我的名字是不大高雅，委屈你們一下，暫時尊稱我一聲女俠吧！」

李玉珠問道：「請問女俠，甚麼時候爲我們解穴道？」

「小麻雀」道：「你們放心，我自然會按時讓你們活動一下筋骨，絕不會害你們成爲殘廢，不過，時間不會太久，等我捉到了『金刀羅刹』……」

李、杜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大聲道：「你還是要去捉我們師父？」

「小麻雀」一笑道：「你們兩人還不夠份量，只有捉住『金刀羅刹』和『獨眼豹』，才能換回三個少堡主來！」

救少堡主　取回參王

杜金葉知道解穴無望，逃走更不可能，不由冷哼道：「我五師叔刀法如神，掌可碎碑……」

話剛出口，「小麻雀」已揮手道：「好了，說大話辦不了正經事，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這時也救不了你們。」

說話之間，已和華天虎走出了外間。

一陣「叮叮噹噹」的雲牌聲響，華天虎急忙奔回大伙房。

「鐵堡」人口衆多，一切均以敲打雲牌爲作息準則。

想是昨夜鐵麗花帶着總管堡丁搜索了南跨院，而單總教習踢了華天虎一脚竟然把自己的腿踢斷了，是以，大伙房的所有人對他的態度馬上變了樣兒。

有的人謙謙的笑了一笑，有的則敬鬼神而遠之，昨天傲氣凌人，喝喝呼呼，過來過去的人，今天也默不哼聲了。

華天虎依然故我，分好了飯菜，擔起來就走。

穿過東堡花園，繞過假山，進入東屛門，再走進後室門樓，就是天庭了。

不用說，一些等在那兒拿飯菜的僕婦侍女和女警衞們，也個個以異樣的目光望着他。

華天虎故意憤憤的將飯菜向地上一放，沉聲道：「看甚麼？我又沒有多個鼻子多隻眼睛？」

如此一說，不少僕婦侍女們都失笑了。

這一笑，氣氛可顯得緩和些。

恰在這時，正閣廳內走出一人，正是「小麻雀」。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因爲「小麻雀」的神情十分凝重，八成出了事情！

一望「小麻雀」下了台階，立即憨聲：「小麻雀，怎的你也來了？」

這一問，所有前來拿飯的僕婦侍女們，紛紛向「小麻雀」望來。

「小麻雀」爲了要華天虎明瞭事情眞相，立即道：「老夫人很喜歡我，準備把我留在她老人家的身邊，伺候她老人家。」

華天虎立即愉快道：「那敢情好事，老人家火氣小，好伺候，你要是分派給小姐，準倒楣了無疑。」

「疑」字才出口，院門樓下突然響起鐵麗花的威稜聲音問：「小虎，你說我甚麼？」

華天虎和「小麻雀」抬頭一看，腦際「轟轟」的一聲，兩人險些發出驚叫聲。

因爲，跟在鐵麗花身邊的，尚有一位身穿華麗長衫，腰懸寶劍，生得劍眉朗目的俊美青年！

這位身佩寶劍的華衣俊朗青年不是別人，正是前天晚上被「金刀會」的四個大漢追殺的「楓林山莊」的少莊主秦雨虹。

當時秦雨虹被追殺得狼狽不堪，頭髮蓬散，要不是華天虎及時相救準死無疑。

可是，這位少莊主雖然被華天虎救了性命，但却連謝聲都沒有，就不見了人影。

華天虎在這兒碰見了他，馬上就要揭穿他的西洋鏡。

不過，站在他身邊的「小麻雀」，雖然也大吃一驚，但她馬上趨於鎮定。

鐵麗花是何等樣的人物，一看華天虎和「小麻雀」的震驚目光不是望着她，立即轉首看了秦雨虹。

只見秦雨虹神情尷尬，滿面通紅，目光也直楞楞的盯着華天虎和「小麻雀」。

一看這情形，鐵麗花斷定他們彼此認識，因而問：「表哥，你認得他們？」

秦雨虹急忙一定心神，恍然「噢！」了一聲，搖頭道：「不認識！不認識！」

鐵麗花見他不說實話，嬌臉一沉，哼聲道：「不認得他們你爲甚麼發呆？」

秦雨虹佯裝一笑道：「噢，我是說，你怎的突然派個武師來擔飯菜？」

鐵麗花一聽「武師」，心裡立時有了數，急忙一笑道：「表哥，你怎的第一眼就看出來他是個武師？」

秦雨虹也是個反應極靈敏的人，一聽鐵麗花的語氣，立即「噢」了一聲，強笑道：「我那裡知道他是甚麼人，我只是順口猜說罷了！」

說話間已到了天庭中央，也距離華天虎和「小麻雀」身前不遠。

鐵麗花又含笑介紹道：「表哥，他叫小虎，她叫『小麻雀』。」

話未說完，內心惶虛的秦雨虹急忙拱手謙聲道：「兩位辛苦了！」

鐵麗花看得一楞，心裡更明白了。

因爲，他這位表哥，一向目空一切，對一般下人，「嗯」一聲點點頭就很客氣了，而這時竟向新徵來的小厮丫頭先行禮，當眞是不可思議。

心裡雖然這麼想，口中却命令道：「小虎、小麻雀，快來見我表哥！」

華天虎急忙拱手躬身道：「見過表哥！」

話一出口，鐵麗花再也忍不住「格格」的笑了起來。

當然，其他在拿飯的僕婦侍女也笑了。

秦雨虹雖然內心對華天虎有顧忌，斷定他和「小麻雀」必是前來「鐵堡」臥底，但礙於那段不光彩的紀錄，寧願殺頭也不能說出這個傻小子的武功不俗。

這時華天虎憨聲叫他表哥，當眞失聲也笑了，但仍急忙拱手笑着說：「不敢當！不敢當！」

「小麻雀」甚麼話也沒說，僅萬福行了一福。

就在這時，台階上突然響起了鐵老夫人慈祥的聲音問：「甚麼事你們大家笑得這麼開心？」

大家聞聲抬頭，這才發現手持虬籐拐杖的鐵老夫人，在兩個丫頭的攙扶下，目光望着天庭，右耳前迎，不知何時來到了台階前。

「楓林山莊」的秦雨虹少莊主立即走前兩步，拱手揖拜恭聲道：「虹兒叩見姑母！」

說罷，屈膝跪了下去。

華天虎一見，也急忙跪下道：「小虎叩見老夫人！」

說着，也屈膝跪了下去。

如此一來，大家再度楞了。

心中已另有看法的鐵麗花，立即沉聲問：「小虎，我表哥看見我娘叩頭，你幹麼也跪下？」

華天虎只得道：「我見表哥叩頭，所以我也跪下叩頭！」

僕婦侍女一聽，又失聲大笑了起來。

鐵麗花一見華天虎和秦雨虹站起來，立即笑着說：「娘，我介紹表哥給小虎認識，我叫表哥，他也叫表哥。」

話未說完，鐵老夫人已慈祥的笑着說：「一定是你這孩子沒有介紹得體，所以才害得小虎不知所云。」

說罷，這才朝着秦雨虹繼續問道：「虹兒，你不是說昨天到的嗎？怎的今天……」

秦雨虹雙頰一紅，急忙道：「中途遇到了多年不見的『公明島』小島主，因而多躭誤半天……」

鐵老夫人會意的點點首「哦！」了一聲，道：「到閣上來說吧！」

說罷，轉身舉步走進了閣廳內。

秦雨虹恭聲應是，立即望向鐵麗花，似乎在等她一同登階前進。

但是，鐵麗花却望着華天虎，吩咐道：「小虎，回頭到我樓上來一次！」

華天虎立即問道：「你找我幹甚麼？」

鐵麗花被問得一楞，雙頰也有些微紅，不由生氣的道：「我有事情問你。」

華天虎急忙搖頭道：「問事情我不上去，搬傢具我才上去！」

鐵麗花當眞的楞了，不由怒聲問：「爲甚麼？」

華天虎正色道：「問事情你現在就可以呀，爲甚麼一定到你樓上去問？」

一羣拿飯菜的僕婦侍女們，聽華天虎這麼說，個個神色震驚，俱都暗中替華天虎捏了一把冷汗！

因爲，小姐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命令，莫說他和小姐頂撞，即使不馬上恭聲應是，都要受到處分。

豈知，氣得嬌面通紅的鐵麗花竟然放緩了聲音道：「好吧！待會兒到我樓上來搬傢俱吧！」

說罷，即和秦雨虹登階走進了閣樓之內。

華天虎應了聲是，擔起剩了少許飯菜的大飯籃，直和「小麻雀」走了出去。

兩人走回了南跨院，故意不將房門關上。

「小麻雀」先拿了些飯菜給鎖在東廂房中的杜金葉和李玉珠，然後兩人才上房外間桌上坐下來吃。

華天虎首先懊惱的說：「眞倒楣，偏偏那小子是鐵麗花的表哥！」

「小麻雀」立即道：「反正鐵老夫人和鐵麗花都對我們兩人起了疑心，姓秦的來不來也無所謂。」

華天虎關心的問：「小麻雀，你看秦少莊主會不會說出前天晚上的事？」

「小麻雀」立即輕蔑的說道：「他又不是白痴，這種丟人現眼的事他也會說出來，不過，他可能會用別的方法向鐵麗花暗示。」

華天虎不由焦急的說：「那還不是一樣？他一定會說我們會武功。」

「小麻雀」有些憂慮的說道：「那是一定的，他來了只是爲我們多加一些壓力，倒是待會兒你見了鐵麗花如何應付？的確令我着急。」

華天虎正色道：「那有甚麼着

急?反正搬東西我就搬，問事情我就不理。」

「小麻雀」哼聲道：「你說得簡單，我問你，你一去她就戟指點你的死穴，那你怎麼樣?」

華天虎更加理直氣壯的說道：「那更簡單，我就讓她點，正反我的衣內穿着『天孫甲』。」

「小麻雀」繼續問：「若是秦雨虹在暗中突然給你一劍呢?」

華天虎一楞道：「我又跟他沒冤沒仇，他爲甚麼殺我?」

「小麻雀」哼聲冷笑道：「他表面上是試探你的武功，實際上是殺你滅口。」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他小子這麼狠毒?」

「小麻雀」只得放緩聲音解釋道：「這只是一種猜測，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現在就發怒罵他狠毒，就是你的不對，如今經我提醒你，你已經有了防範，稍時，再到鐵麗花的樓上，你就不會吃虧了!」

「了」字出口，堡門大廳方向突然傳來數聲吆喝!

「小麻雀」神色一變，立即刹住了話頭。

華天虎也急忙凝神傾聽。

又是數聲暴喝聲傳來，比方才似乎又近了些。

「小麻雀」不由驚疑的道：「怎麼回事?好像出事了。」

華天虎放下碗筷起身道：「走!我們去看看!」

就在兩人走出上房門的同時，東廂房已傳出了李玉珠和杜金葉焦急的低聲道：「虎少俠，我大師伯和我師父他們來了，請你放開我們。」

「小麻雀」一聽是「金刀會」的趙江源等人，定是前來「鐵堡」要人，是以急步走至窗下，低聲警告道：「你們最好安靜的在這裡等着，我一定把你們親自交給你們的『金刀會』，如果你們若被『鐵堡』的人發現了，準死無疑，沒有人能夠救得了你們。」

說罷，向華天虎一揮，急步走出了院門。

這時，大廳方向更吵得雜了，顯然有不少人在爭論。

到了這段時間，華天虎業已不太顧忌，雖然看到堡牆上站了不少堡丁，他和「小麻雀」依然快步走向了大廳角門。

前進中已能聽出苗總管和其他人憤怒對話的聲音。

到達角門下一看，練武場中已集滿了六七十人。

被苗總管和幾個武師，以及三十多名堡丁們圍在場中的二十幾人，正是缺腿、斷臂的趙江源，率領着「金刀羅刹」、「獨眼豹」，以及在廣場賣武的乾瘦老頭和灰髮健壯的老者等人。

當然，在廣場賣武的兩個健壯青年魏佳、丁豹以及葉小倩述說的標緻的少女徐翠瑩，也在「金刀會」的人羣中。

只見趙江源怒目瞪着苗總管，怒聲道：「咱們用不着拐彎抹角，索性把話挑明了說，我們來向你要人的。」

苗總管聽得一楞問：「你們『金刀會』和我們『鐵堡』素無來往!」

「金刀羅刹」立即切齒道：「雖無往還，却有仇恨!」

苗總管哂然一笑，道：「那是我們老堡主健在的事，現在我們老堡主已經仙逝，貴會的大龍頭却仍生活得好好的。」

「獨眼豹」突然獨目一瞪，怒罵道：「放屁，你膽敢咒俺大哥早死?」

苗總管淡然一笑，道：「五當家的這樣說就不對了。」

「獨眼豹」突然上前一步，一揮拳頭，怒喝道：「你是甚麼東西敢罵老子不對?你出來，老子今天要教訓你!」

苗總管神色自若，依然淡淡地含笑道：「如果五位當眞的不知我是誰，沒關係，我再報一次姓名職稱給五位當家聽聽。」

話未說完，「金刀羅刹」已怒聲斥道：「不必了!我們是來要人的，不是來聽你賣字號的。」

苗總管淡然點頭道：「好!那你們說吧!你們要甚麼人?」

「獨眼豹」一瞪獨目，正待說甚麼，廳階上一名堡丁已同時朗聲道：「小姐到!」

苗總管等人一聽，立即回身向左右退開。

趙江源等人俱都怒目向廳上望去。

華天虎和「小麻雀」轉眼一看，只見嬌面含霜的鐵麗花，率領着身佩寶劍的秦雨虹，以及女管家麥飛燕和二十幾名警衛，直由大廳內走向階下的練武場。

「小麻雀」聽說三位少奶奶之中，以二少奶的武功最高，現在可能仍留在內宅保護着瞎了的老夫人。

只見那位秦少莊主剛剛一下大廳台階，「金刀會」的二十幾名二代弟子中，立即有兩人大聲道：「原來這小子是『鐵堡』助拳的，早知這樣，前天晚上一刀送他見閻王。」

走在鐵麗花身側的秦雨虹一聽，頓時氣得面孔鐵青，瞪大了眼睛去找「金刀會」中發話的人。

只見灰髮健壯老人，回頭沉聲道：「你們兩人說的是怎麼回事?」

大聲發話的兩個大漢，立即恭聲道：「回稟師父，前天晚上弟子四人趕來湖濱鎮，正好在前站小村

上碰見了秦雨虹，雙方一言不合動了手，秦雨虹不敵逃走，多虧一個身穿破衣的傻小子救了他。」

話未說完，已經到了場中的秦雨虹已經怒聲斥道：「你們師兄弟四個人暗算少爺我一個，居然還敢厚顏報告你們師門。」

答話的大漢立即怒罵道：「放屁!是我們老三一個人。」

秦雨虹再也無法忍耐，憤然向前兩步，厲聲說道：「既然你們不敢承認以多爲勝，那你們就派出一人來與本少爺較量。」

鐵麗花一見，伸手作了個攔阻的手勢，同時威稜的望着趙江源和「金刀羅刹」五人，沉聲問道：「你們闖進本堡來要人，可就是要的秦少莊主?」

「金刀羅刹」立即怒罵道：「他是甚麼東西?也值得我老人家來要他?」

鐵麗花淡然道：「那你們來要甚麼人?」

「獨眼豹」怒喝道：「少跟老子們打馬虎眼，今天不交出本會兩名女弟子來，非把你們『鐵堡』翻了個底不可!」

鐵麗花淡然「噢」了一聲，道：「昨夜闖進本堡的兩個黑衣蒙頭女子，原來是貴會的人?」

「獨眼豹」傲然沉聲道：「不錯，趕快把她們交出來。」

鐵麗花柳眉微剔，冷冷一笑問：「憑甚麼?」

「獨眼豹」一聽，頓時大怒，點足縱了出去，同時雙掌一揮，嗔目怒喝道：「就憑五爺這雙鐵掌!」

鐵麗花冷哼一聲，正待說甚麼，高大堡門門下突然又傳來數聲怒叱暴喝!

場中數十人，聞聲紛紛回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穿銀灰衣，手拿鐵拐杖的老婆婆和一個背插單刀的紅衣少女，正不顧堡丁們的阻攔，直向場中走來。

華天虎一看，不由迷惑的說：「哎，她們兩人幹甚麼也來湊熱鬧。」

「小麻雀」哼聲道：「我倒覺得她們來得正是時候。」

只見鐵麗花目光一亮，急忙命令道：「快請刁老前輩進來!」

門下的堡丁們一聽，恭聲應是，再沒有人敢攔阻。

趙江源和「金刀羅刹」等人，當然也認得六奇之一的刁婆婆，但並沒將刁婆婆放在心上。

因爲，所謂武林六奇，並不是每個人的武功都超絕，藝業都驚人，而是有的人身懷一兩種世間奇珍異寶而被列名。

像刁婆婆就是擁有「天孫甲」和「夜明珠」，而被列爲六奇之一。

當然，她的武功也稱得上是一流高手，但仍夠不上頂尖人物，所以趙江源五人對她前來並不重視。

「獨眼豹」是出了名的火爆性子，回身前迎數步，舉手一指刁婆婆，怒聲問：「老虔婆，你可是前來助拳的!」

葉小倩立時大怒，不由也一指「獨眼豹」，怒斥道：「你是甚麼人，竟敢對我娘這等不禮貌?」

「獨眼豹」竟哼聲道：「要想人家對你娘尊重，就不該來淌這趟混水。」

刁婆婆毫不生氣，反而含笑道：「五當家的誤會了，我老婆子只是路過這裡，看到外面廣場上聚了那麼多人。」

鐵麗花等人和「金刀會」的人向堡門外一看，果然有二三百人聚集廣場中央，俱都目不轉睛的望着這裡。

刁婆婆則繼續道：「所以我就走進來看看，如果我是前來助拳的，他們『鐵堡』的警衛不會阻擋我進來嗎?」

瘦乾老人和灰髮健壯老者同時說道：「婆婆，你貿然進來，可是有意作一個調人?」

刁婆婆立即呵呵一笑道：「還是二當家的和三當家的通曉事理，不愧被人稱爲『病徐良』和『魔刀』。」

說話之間，已到了近前，又向鐵麗花含笑道：「鐵姑娘，非常抱歉，沒有先通報一聲，我老婆子就闖了進來。」

鐵麗花趕緊抱拳恭聲道：「前輩光臨，晚輩理應出堡恭迎。」

話未說完，刁婆婆笑呵呵的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說罷又向着趙江源，含笑道：「趙大俠，多年不見了，一向可好?」

趙江源雖然不喜歡刁婆婆這時出現，但他身爲一會龍頭，總要得保持一些地位和風度，只得謙聲道：「苟延活命而已，談不上好!」

話聲甫落，「獨眼豹」已怒聲道：「大哥，少理這個老虔婆，我總覺她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着好心眼兒』。」

葉小倩那裡還能忍耐，嬌叱一聲縱了出來，同時怒叱道：「姑娘我今天一定要教訓教訓你。」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沉聲喝道：「倩兒，回來!」

葉小倩仍憤然指着「獨眼豹」怒聲道：「這個人太不知好歹了。」

「獨眼豹」依然怒哼道：「是好是歹，咱們彼此心裡都明白。」

刁婆婆却仍望着葉小倩，和聲地道：「你如果眞的和五當家動上了手，咱們前來助拳的罪名就跳進黃河裡也洗不清了。」

葉小倩早和老媽商量好了才來

的，爲了不破壞原先計劃，只得瞪着「獨眼豹」哼了一聲，憤憤的走了回去。

刁婆婆則望着鐵麗花，含笑謙聲問：「鐵姑娘，你們兩家已多年相安無事了，爲甚麼又發生了衝突？」

鐵麗花看出刁婆婆母女有意援手，只得恭聲道：「他們『金刀會』的衝進堡來就要人。」

刁婆婆道：「要甚麼人？」

鐵麗花有些委屈的說：「據他們說是兩個女弟子。」

刁婆婆說道：「這兩個女弟子不在你手中了？」

鐵麗花正色道：「不瞞老前輩說，昨天晚上確有兩個黑衣蒙頭人潛入堡內，但經堡牆上的堡丁們一吆喝就跑了！」

「金刀羅刹」一聽鐵麗花的口氣，不由怒喝道：「你胡說，方才你還承認我的珠兒金兒在你這裡。」

鐵麗花也在剔眉怒聲道：「我何曾說過在這裡？如果你們不是說女弟子，我們還不知道昨晚前來的兩人是個女的。」

刁婆婆也未待鐵麗花說完，已將手舉起來道：「好好好，我老婆子明白了，一個說來了，一個說沒看到這兩個女娃娃到底去了那裡呢？」

說罷，轉身立即望着趙江源，低聲問道：「趙大俠，你確定你的兩個女弟子前來了『鐵堡』麼？」

趙江源點頭道：「不錯，的確來了！」

刁婆婆立即問道：「她們前來做甚麼？」

「獨眼豹」則怒聲叱道：「這是我們『金刀會』的事，要你老虔婆來過問麼？」

刁婆婆這時老臉一沉道：「『獨眼豹』，你最好少毛躁，我看你印堂發暗，今天很可能老命會玩完了。」

「獨眼豹」一聽，更加怒不可遏，縱躍出去，雙掌一揮，怒吼道：「不怕死的請出來，今天倒要看看是誰先玩完？」

一聲嬌叱，麥飛燕縱身而出，同時怒叱道：「姑娘我來會你！」

也就在她縱落場中的同時，一直怨氣難伸的丁豹已出來道：「五師叔，殺雞焉用牛刀，讓侄兒來會會她吧！」

「獨眼豹」知道麥飛燕是「鐵堡」內宅裡的女管家，丁豹絕不是她的對手，故意沉聲喝道：「滾回去！今天五師叔要獨力挑了『鐵堡』。」

麥飛燕怒聲叱道：「那你今天死定了！」

「了」字出口，飛身撲前，雙掌一揮，直向「獨眼豹」的肩胸拍去。

「獨眼豹」存心要立下馬威，怒哼一聲，不閃不避，雙掌猛的斜揮迎了上去。

麥飛燕見「獨眼豹」不閃不避，分明沒將她放在眼內，心中一氣，雙掌運足十成功力，呼的一聲拍了下去。

苗總管一直暗戀麥飛燕，一看麥飛燕掌招用實，不由大驚失色道：「小心！」

驚喝聲中，飛身前撲，雙掌直向「獨眼豹」抓去。

但是，已經遲了。

只聽得「蓬」的一响，同時一聲嬌呼，麥飛燕的嬌軀騰升，翻翻滾滾直向數丈以外飛去。

「獨眼豹」一見苗晋安偸襲救人，急挫雙掌，閃電推出，直按苗晋安的前胸。

又是「蓬」的一响，同時悶哼一聲，苗晋安竟身形疾退，面孔通紅，蹬蹬退步中，「哇」的噴出一口鮮血。

這只不過是眨眼間工夫，「鐵堡」的兩員都受了重傷，不但四周圍站立的堡丁都傻了，就是鐵麗花和秦雨虹，以及副總教習和武師們也都楞了。

驚人的事情發生了，紅影閃處，翻滾橫飛的麥飛燕，竟被新徽來的丫頭「小麻雀」飛身接住。

一片驚啊和騷動，站在這一面的堡丁們紛紛閃開了。

鐵麗花雖然知道華天虎和「小麻雀」都有些來路，却也沒想到「小麻雀」能將麥飛燕女管家接住。

「金刀會」的人一看是「小麻雀」，當然也意外的楞住了。

突見葉小倩舉手一指，呼叫道：「小虎，你還楞在那裡幹甚麼？」

大家循她指的方向一看，才發現華天虎楞楞站在角門後，咧着嘴兒在那裡發笑。

鐵麗花只得招呼道：「小虎！你快過來！」

華天虎嘿嘿一笑，十分不好意思的走了出來。

恰在此時，倒在「小麻雀」懷中臂彎的麥飛燕，自覺內腑沒有受傷，一聲嬌叱躍下地來。

這時，她看到了華天虎咧嘴傻笑的走了過來，臉上毫無一絲畏懼之色，不管他的武功如何，僅這份定力即非常人可比，想想自己還想利用他傻，替她辦事情，眞是愚蠢至極。

就在華天虎走下台階的同時，「金刀會」的二代弟子中，突然有一驚人呼道：「師父，五師叔，前天夜裡救了秦雨虹的就是他。」

如此一吆喝，不少人發出驚啊！

鐵麗花這時才明白，秦雨虹在後宅介紹他與小虎認識時，何以面孔通紅。

華天虎走到近前，向着鐵麗花一抱拳憨聲說道：「小虎參見小姐，小姐的表哥，刁老前輩，葉姑娘，還有各位武師、教習。」

話未說完，鐵麗花已忍笑道：「好了，不要多講了，我問你，昨天晚上堡丁們說，有兩個黑衣人跑到你住的地方就不見了，可是給你捉住了？」

華天虎立即道：「不是我捉住的，是她們自己躲在我的床下的。」

「金刀會」的人一聽，個個動容，顯然也寬心不少。

「獨眼豹」却怒喝道：「放狗屁，她們好端端的幹甚麼跑到你們的床底下去。」

華天虎正色道：「爲了逃命嘛！別說床底下，茅房還不是也要跳下去。」

如此一說，不少堡丁失笑了起來。

「金刀羅刹」見兩個愛徒有了下落，不由放緩了一些聲音問：「她們兩個人現在甚麼地方？」

華天虎憨聲道：「她們原本放在床下，我現在把她放在床上。」

「金刀羅刹」不知就裡，不由忿怒道：「甚麼？你把她們兩人跟你們一起睡了？」

華天虎正色道：「這有甚麼關係？不睡在一起她們會受涼生病。」

話未說完，「金刀羅刹」已怒目瞪着鐵麗花，厲聲道：「鐵麗花，他一個人姦污了我兩個女徒弟。」

華天虎立即分辯道：「你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她們不但不怨我，還不停的多謝我。」

「獨眼豹」那裡還能忍耐，大吼一聲撲向華天虎。

飛撲聲中，同時切齒恨聲道：「老子今天不扭下你的腦袋，誓不爲人！」

「人」字出口，已經到了近前，伸出彎曲如鈎的十指，狠狠的抓向華天虎的腦袋。

鐵麗花等人驚得紛紛吆喝，附近的堡丁們也嚇得急忙後退。

華天虎不慌不忙，雙掌閃電一繞，下邊的腿一勾一挑，抓住「獨眼豹」的雙腕向下一摔，「咚」的一聲把「獨眼豹」摔在地上了。

「獨眼豹」哼也沒哼，叫也沒叫，但也沒有再動一動了。

鐵麗花等人楞了，「金刀會」的人當然也是楞住了。

華天虎這時才搓搓雙手笑道：「我正想捉個有份量的，嘿嘿，他就送上門來了！」

「金刀羅刹」神色淒厲的臉上佈滿了殺機，刷的撤出了金背刀，怨毒的瞪着華天虎，緩步走了出來。

鐵麗花有意鬥一鬥「金刀羅刹」，這時一見對方出場，立即伸手恨聲道：「拿我的單刀來！」

後面的二十幾名女警衛中，立即有人應了一聲。

華天虎却上前一步，憨聲說道：「小姐，你是老夫人的心肝寶貝，又是一堡之主，方才不是還有人說，殺雞焉用牛刀嗎？」

話未說完，已走至場中央，「金刀羅刹」王玉英厲聲喝道：「混賬小子，快拿你的兵器來！」

華天虎立即道：「對付你這等大人物，我當然要用兵器，如果我徒手勝了你，你以後還能在江湖上混下去嗎？」

早已氣得混身戰抖的「金刀羅刹」，立即嘶聲道：「就算你小子用兵器勝了我，從今以後，江湖上也再沒有我『羅刹』王玉英這號人物了！」

華天虎楞楞的點頭道：「好！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說罷，向秦雨虹一點頭，憨聲說道：「小姐的表哥，把你的劍借給我一用可以嗎？」

秦雨虹那敢怠慢，忙不迭的連聲應是。

但是，他的手尚未握住劍柄，華天虎已「嗆」的一聲將劍撤了出來。

頓時，寒光如電，劍芒盈尺，在當頭日光的映照之下，耀眼生輝，無人敢正眼正視。

「病徐良」趙江源，以及「魔刀」三人一看，不由脫口驚啊！

「金刀羅刹」面色大變，脫口厲聲道：「你小子想仗神兵寶刃取勝。」

華天虎立即愁眉苦臉道：「我只會用劍，全場也就這麼一把。」

早已驚呆的秦雨虹急定心神，不自覺的說：「我的劍原是一柄普通的劍呀！」

華天虎功力一洩，劍芒立逝，拿在他手上的劍，立時恢復了普通的鋼劍眞面目。

一向心狠手辣的「金刀羅刹」，雖然已斷定華天虎功力深厚，必懷驚人的絕學，但她却不願錯過華天虎洩掉功力的大好機會。

是以，一聲不吭，飛身前撲，手中刀一式「力劈華山」，照準華天虎的當頭狠命劈下。

她是「金刀會」的五龍頭之一，年已五十有餘，一生闖蕩江湖，不但敗過無數高手，也殺過不少人，而且下手狠辣，絕少留情，所以才得了個「金刀羅刹」的綽號，她這一刀之威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全場一片驚呼尖叫，不少堡丁女警衛們都給嚇楞了。

唯獨久經戰陣的趙江源，脫口呼了聲：「四妹小心！」

果然，就在全場一片吆喝之聲

的同時，華天虎身形閃電斜倒，同時飛起了一脚！

「蓬」的一聲輕响，尖聲驚叫，一道寒光直射半天，「金刀羅刹」手中的金刀已被踢飛了。

緊接着，劍光如電的一閃，華天虎的劍尖已頂住了「金刀羅刹」的下顎上。

「病徐良」和「魔刀」聽了趙江源的那聲：「四妹小心」的警告，本已飛身撲救，但仍慢了一步，一看劍尖已抵在「金刀羅刹」的下顎上，那裡還敢移動。

但是，他們都清楚的發現「金刀羅刹」的前胸，至少已被劃了六道的劍口，而且是僅僅破了外衣，這份手勁和功力，除非是當年的「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誰能辨得到？

至於「金刀羅刹」的右手紅腫如球，被踢得已滲出了血水，那已是微不足道的事了。

「金刀羅刹」急定心神，瞋目厲聲道：「給我個痛快，殺了我吧！」

華天虎搖搖頭道：「我不能殺你，因爲我師母說，天下最美好最善良的人就是女人！」

自知大勢已去的「病徐良」和「魔刀」同時抱拳道：「敢問少俠尊師的夫人是那一位呢？」

華天虎道：「我師母芳名叫郁天香，也有她老人家不太喜歡的金萬兒『玉女煞星』就是了。」

話未說完，不少人發出驚啊，當然也知道了華天虎的師父是甚麼人了。

趙江源也只得走前兩步，謙恭的問道：「可否請少俠把老朽的四師妹釋放回？」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道：「當然可以，反正可以一個抵一個的換回來！」

說話之間，退步撤劍，離開了「金刀羅刹」。

「金刀羅刹」爲了爭回一些顏面，竟哼聲諷刺道：「小小年紀不知上進，專門裝痴扮傻騙人！」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橫劍怒聲道：「誰說我傻，我就殺了誰。」

「金刀羅刹」嚇得渾身戰抖，一個箭步縱了回去。

華天虎仍憤憤的繼續道：「我只是少了幾個心眼兒而已，我傻還能行俠仗義嗎？我師母還會誇讚我傻人有傻福氣嗎？」

話一出口，全場的人幾乎都笑出聲來，但是，看了華天虎生氣認眞的樣子，只得咬牙忍住了。

趙江源老奸巨猾，一看「金刀羅刹」安全回來，再度謙聲道：「請問少俠，老朽的五師弟……」

華天虎見問，恍然「噢」了一聲道：「我用『龍拐腿』踢中了他的『啞麻穴』，我只要再踢他一脚就好了。」

趙江源急忙道：「那就煩請少俠再踢他一脚吧！」

華天虎一瞪眼，沉聲道：「忙甚麼？你們還沒放回『鐵堡』的三個少堡主呀！」

鐵麗花等人一聽，又是一片驚訝，紛紛憤怒的吆喝怒駡起來了。

刁婆婆這時才大聲道：「大家靜一靜，不要吵！」

一輪吆喝叫駡聲靜了下來，刁婆婆立即望着趙江源，問道：「趙大俠，現在你怎麼樣？」

鐵麗花未待趙江源開口，已憤聲倔强的說：「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完了，我們要求小虎哥一定要向他們『金刀會』討回一點公道。」

華天虎見「鐵堡」的這位如花似玉的大小姐當衆叫他「小虎哥」，頓時楞了。

正待說甚麼，刁婆婆已婉轉的寬慰道：「鐵姑娘，俗語說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只要趙大俠將你三位哥哥送回來，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話未說完，趙江源已忙不迭的搶先道：「好，就依刁婆婆所說，明晨日初，本人親自護送三位少堡主回堡！」

刁婆婆也趁機正色道：「好，咱們一言爲定，明天早晨我老婆子親自作証監交就是！」

話聲甫落，立時响起一片如雷歡呼，連圍在堡牆上的人也傳來一片歡笑。

趙江源一揮獨臂，沉聲喝了聲「咱們走！」率領着「金刀羅刹」、「病徐良」、「魔刀」等人，直向堡門外走去。

鐵麗花太興奮了，她原以爲三位哥哥已死，沒想到仍活着，她立即望着華天虎興奮的說：「小虎哥！走！我們快到大廳上坐坐，小妹要好好謝謝你和刁老前輩！」

說話之間，急步向前，幾乎忍不住去拉華天虎的手。

已經將劍交還給秦雨虹的華天虎，驚得急忙退步，道：「鐵姑娘，謝謝你，我已經沒事了，我現在就要走了！」

鐵麗花嬌面一變，急聲道：「那怎麼可以？至少也該讓小妹聊表一點心意呀！」

刁婆婆已看出苗頭不對了，所幸葉小倩不知去了那裡，否則，一定會和鐵麗花爭起風來了。

這時候，她見華天虎要走了，正中下懷，急忙含笑道：「鐵姑娘，這小子的事情已經辦完了，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辦。」

鐵麗花聽得一楞，鬧不清刁婆婆爲甚麼幫着華天虎說話？正待說甚麼了，突聞廳階上有人朗聲道：

「老夫人到！」

大家回身一看，只見葉小倩和三位少奶奶，以及僕婦侍女們，正簇擁着滿面興奮慈笑的鐵老夫人走出廳來。

鐵麗花一見老夫人，立即激動的呼了一聲：「娘！」飛身迎了上去，同時歡聲道：「娘，三位哥哥明天早晨就可以安全回來了！」

鐵老夫人連忙點頭笑道：「娘知道了！」

三位少奶奶個個目含淚光，俱都以感激的目光望着階下的華天虎。

鐵麗花却激動得繼續凄然道：「娘！小虎哥他却馬上要走了！」

豈知，站在台階上的鐵老夫人，依然含笑點頭道：「娘知道！娘知道！」

刁婆婆一聽，知道精靈多智的寶貝女兒去問候鐵老夫人故意洩了底，免得鐵麗花糾纏了華天虎。

但是鐵麗花依然倔强的要求道：「娘！你一定要把小虎哥留下來，半天也可以！」

鐵老夫人却正色凝重的說道：「你小虎哥必須馬上離去，幾百口子的人等着他去拯救。」

如此一說，不少人驚呆了，鐵麗花自是不便再說甚麼。

鐵老夫人兩眼望着半天，繼續含笑道：「小虎，老身不敢言謝，這兒有一樣東西，請你回去轉給你師母，並代我問候她安好！」

說罷，側身伸手，命令道：「拿來！」

只見一個侍女雙手持着一個鋪滿紅絨的漆盤，上面端端正正放着一個長約一尺、寬約三寸的方形錦綉小匣。

「小麻雀」看得目光一亮，立時想起了這個錦綉小匣，正是女管家麥飛燕急着要拿的東西。

覷目一看麥飛燕，果見她神色變幻，目光閃爍，一直貪婪的盯着漆盤上的小錦匣！

打量間，老夫人已將錦盒接過，並向階下慈祥的說道：「小虎，把它拿去！」

話甫落，華天虎正待詢問小錦匣裡的東西是甚麼的時候，突然，人影一閃，疾撲老夫人的身前，接着騰空縱下廳階。

事出突然，大爲意外，不少人驚得尖聲發呆，誰也沒想到女管家麥飛燕會出手搶奪老夫人手中的小錦匣。

由於太過意外，個個望着飛身衝向階前的麥飛燕發呆。

華天虎雖然看到了，但却不願出手攔截！

「小麻雀」覺得東西雖說是麥飛燕的，但仍想弄清楚明白，是以，嬌叱一聲，騰身而起，越過數十堡丁頭上，直竄撲麥飛燕。

看看到達近前，雙腿一擧，合脚閃電蹬出，「蓬」的一聲踹在麥飛燕的「麻穴」上。

這一招正是華天虎傳給她的「天馬騰空」，雖然只學了一天，但她仍苦練了不止兩百遍了，即使刁婆婆、葉小倩也弄不清「小麻雀」究竟有多大能耐。

麥飛燕嬌哼一聲，「咚」的一聲墜在地上了。

除了鐵麗花和華天虎外，所有在場的人，無不驚異的望着「小麻雀」。

鐵麗花先謝過「小麻雀」，接着命令道：「快把這個內賊叛徒拖過來！」

四五個背刀女警衛，同時應喏了一聲，飛步走下廳階，立即將麥飛燕抬了過來，放在階前地上。

華天虎突然望着「小麻雀」命令道：「把她的穴道解開！」

「小麻雀」恭聲應是，急步走過去，舒掌拍開了麥飛燕的穴道。

麥飛燕挺身站起，依然緊緊的抱着那個小錦匣。

鐵麗花本待大罵麥飛燕一頓，由於華天虎主動命令「小麻雀」爲她解開穴道，氣焰自然收斂了不少，但仍然沉聲道：「麥飛燕，你在我家這麼多年，我娘和我待你都不薄，你居然敢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來！」

麥飛燕立即道：「我在你家這麼多年，爲的就是找尋我家的傳家之寶，今日你們要把它再送別人，我當然要奪回來！」

華天虎突然望着懊惱不語的鐵老夫人，問：「老夫人，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鐵老夫人强自謙聲道：「請講！」

華天虎鄭重的問：「請問老夫人，這個小匣子可是『鐵堡』的祖傳之寶？」

鐵老夫人搖頭道：「不是，是老身昔年行走江湖輾轉得到的！」

華天虎繼續問道：「再問老夫人，這個小錦匣裡的東西，麥管家可曾見過？」

鐵老夫人毫不遲疑的搖頭道：「應該沒有，這小匣子一直放在我的衣櫃裡。」

華天虎應了一聲「好！」又望着麥飛燕，問：「麥管家，你可知道小匣子裡的是甚麼東西？」

麥飛燕毫不遲疑的道：「當然知道，是一隻千年參王，重約九兩，色呈米黃，左臂六指，右腿雙足，中腰直徑一寸六厘。」

話未說完，鐵老夫人已戰聲道：「她說的比我看到的還詳細。」

華天虎立即道：「既然她說得詳細，那就是她家的，應該還給

她！」

葉小倩和「小痲雀」幾乎是同時焦急的說：「你非常需要那東西！」

華天虎立即道：「我知道，我師母說，只要再找那一支『千年參王』，我馬上就可以恢復智力，不過，我覺得智慧也要靠學習，我這次前來『鐵堡』，就跟『小痲雀』學了不少。」

「小痲雀」一聽，不由又得意又不好意思的低頭笑了笑。

鐵麗花突然沉聲道：「千年參王雖然還給了她，但她也必須離開『鐵堡』。」

麥飛燕一聽，急忙跪在地上，向着老夫人叩頭恭聲道：「多謝老夫人成全，今後如有機會，麥飛燕定來報答老夫人的大恩大德。」

鐵老夫人立即道：「東西我已贈給小虎了，要謝你應該謝他了。」

麥飛燕叩頭起身，又向華天虎拱手道：「小虎，謝謝你助我找回傳家之寶，但願我們仍有緣再見！」

華天虎不便說甚麼，僅抱拳還一禮。

麥飛燕再不遲疑，拿着小錦匣直奔出堡去，疾馳而飛。

華天虎和「小痲雀」領着鐵麗花等人，先將李玉珠和杜金葉交給他們，然後脫下「鐵堡」的衣服，才雙雙告辭而去，趕回「飛鳳宮」覆命。

刁婆婆與葉小倩，自然要等到明天換回了三位少堡主之後，才能離去。

* * *

一連三天，早行夜宿，華天虎似乎有些歸心似箭！

紅日尚未落山，他和「小痲雀」已馳進了那片丘陵樹林，並看到了「飛鳳宮」的崇樓高閣和巍峨大殿。

華天虎看到了「飛鳳宮」的樓閣殿宇，心中不但有些激動，也有些得意。

想到稍時見到了艷光四射，高貴美麗的宮主時，對這項任務完全成功，一定會得到宮主她的誇獎與讚美了。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支「千年參王」未能帶回來交給她，據她說，她如果找到了幾種絕世珍貴藥品，她也能治好他的頭腦遲鈍。

「小痲雀」的心情恰恰相反，她只要一踏進「飛鳳宮」的大門，便再也沒有這麼自由自在了。

她不但要規規矩矩地和其他女警衛們工作，擔任勤務，而且要伺候公主，最大的痛苦，還是再不能和華天虎在一起了。

兩人的身法越走越快，終於走上了直通宮門廣場的筆直寬大的山道上。

兩人舉目一看，目光同時一亮，只見三孔大宮門台階下，早已站好了數十人。

當前站立的是醫術通神的金姥姥，其他是「烏梅」、「小翠」、「小喇叭」和「小莉」以及宮裡數十位男女警衛等人。

由於沒有看到美艷如仙的宮主凌雲鳳，心裡多少有些不舒服，當然，一宮之主，自然不會輕易親迎這位大總管。

想想，片刻之後會見到她了，也就不太介意了。

一到近前，金姥姥和「烏梅」等人，紛紛行禮歡聲道：「歡迎大總管達成任務，凱旋歸來！」

華天虎急忙含笑抱拳，愉快的說：「謝謝大家歡迎我，功勞我只一半，一切都是『小痲雀』在暗中指點的！」

如此一說，「烏梅」、「小翠」等人，同時又歡聲道：「『小痲雀』你升職了！」

「小痲雀」正自得意，這時一聽，不由關切的問道：「你們快說，我升了甚麼級？」

「烏梅」等人同時大聲道：「你升了大總管的狗頭軍師！」

話聲甫落，兀自一陣哄然大笑。

「小痲雀」却又得意又臉紅的低罵道：「討厭！」

金姥姥急忙笑向華天虎，催促道：「大總管，快走吧！宮主早已預備好了慶功宴，正在中宮大廳上等候你。」

華天虎聽得一楞問：「她知道我今天這個時候回來？」

金姥姥佯作正色道：「你忘了咱們宮主能掐能算，預卜先知的嗎？」

華天虎一聽，恍然而悟，「噢」了一聲，大踏步向宮門中走去。

穿過巍峨大殿，進入中宮宮門，舉目一看，目光突的一亮。

只見一身彩衣霓裳，美艷絕倫的宮主凌雲鳳，率領着「小鵲」、「小螢」等人，正由燈光明亮的中宮大殿內，含着愉快的微笑，輕盈翩

翩的迎出殿來。

華天虎急上數步，抱拳躬身朗聲道：「華天虎參見宮主！」

「小痲雀」早已跪在地上請安！

凌雲鳳含笑肅手，謙聲道：「兩位辛苦了，快請殿中入席。」

華天虎恭聲應是，進入殿門一看，神情不由一呆！

只見燈光明亮的大殿內，竟擺滿了酒席，想必身後跟來的男女警衛都要一同共飲！

凌雲鳳一人在前，直到最後中央一桌前，才指着自己身邊的兩張大椅，含笑道：「小虎，你和『小痲雀』坐在這兩張大椅子上，我的另一邊有金姥姥和另一位客人。」

華天虎一面落座，一面向已經坐好的凌雲鳳報告道：「我這一次前去『鐵堡』……」

話剛開口，凌雲鳳已含笑點首道：「全盤經過，我已經都知道了。」

華天虎一聽，立即恍然道：「噢，我又忘了宮主你會預卜先知。」

就在她說話間，身邊又出現了一位面貌姣好的佳人！

凌雲鳳含笑肅手，向他身後一指道：「天虎，你看誰來了！」

華天虎一看，「啊」的一聲跳了起來。

「小痲雀」當然也看呆了。

因為站在身後的，正是雙手持着小錦匣的「鐵堡」女管家麥飛燕。

華天虎急定心神，舉手一指麥飛燕脫口問：「你……」

凌雲鳳急忙含笑解釋道：「飛燕是前任宮主放進『鐵堡』臥底之人，不知道她還聽不聽宮裡的指揮，我特的讓金姥姥通知了她，沒想到她依然是盡忠職守，聽從命令。」

把話說完，發現所有的人都已入了席，舉起酒杯朗聲道：「大家舉起杯來，讓我敬大總管、麥飛燕，以及『小痲雀』三位功成歸來！」

一聲歡呼，同聲喝乾！

華天虎在舉杯之前，先忙不迭服了一粒「大酒缸」送給他的「解酒丸」。

他那裡知道，他服了一粒「解酒丸」，就增長一成功力，酒喝多了，照樣的爛醉如泥了！

（完）

湖海爭雄錄／麥銳・文　可飛・圖

三劍下遼東

紅粉遭劫擄　劍客下遼東

這是寒風撲面的深夜，兩個穿黑色夜行衣幪面大漢，腰間清一色佩着彎形的月兒刀，向長白山下那爿莊院奔去。

那時月已沉西，大地一片昏暗，可是他二人却如駕輕就熟似的飛身躍上莊院的圍牆，身輕如燕。

就在此時，一條大黃狗已發覺了，仰起頭來，但是，牠正張口欲吠的當兒，呼的一聲，給一支袖箭射中咽喉，登時倒斃在地上。

牆頭上的年輕小伙子便對老的說：「白冬寒老爺，你這一手袖箭委實妙絕武林了。」

那老的一擺手，頷下長鬚一動，口中已吐出低沉的聲音道：「阮二雄，此時不是聊天的時候，當心給莊中人發覺才好。」

阮二雄應聲說道：「是。」

這個白冬寒老爺便吩咐他說道：「二雄，你得小心放輕脚步，隨我進去。」

阮二雄不敢不從，但顯然有點心怯，因爲這爿莊院是長白派掌門人蘇靜的居所。

長白派和武當、青城，鼎足而三，是當代武林中以劍術馳譽天下的名門大派，不用說，長白派掌門人蘇靜的莊院，自然有不少劍客了。阮二雄奉命隨白冬寒前來蘇家莊，劫取蘇靜的女兒蘇雲，這委實是危險的任務，但白冬寒却快如飛鳥似的，身形三起三伏，便已到達莊門的石台階上。

此時，雖然月已西沉，大地黑沉如幕，從大門內透出來的光亮，顯然莊中人並未睡覺，白冬寒在遼東海盜中，雖有射殞星的綽號，打得一手快速的袖箭，但到了蘇家莊來，也兀自提心吊膽，恐怕驚動了莊內之長白派劍客，當下身子一伏，貼地伏在地下，側耳傾聽門內之人聲。

阮二雄見他老人家也這般謹愼，自然也不敢魯莽，躡足而來，低聲問道：「白老爺，裡面怎麼樣？」

說至此，他本能地走上去兩步，就在門縫中窺看，啊！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祇見門內兩邊敞廳，劍影如林，少說也有二十多個仗劍而立的劍客，埋伏兩旁，而隔着院子之後，大廳上四個氣死風燈，高掛簷上，四支粗如手臂般大小的紅燭高燒，燭影搖紅，坐着一個長鬚如銀的老人。

他雖然面有病容，却佩劍而坐，兩旁侍立四個中年劍客，都已亮劍出鞘，作戰鬥的準備。這個長鬚老者不是別人，正是長白派掌門人蘇靜是也。

阮二雄看見長白派掌門人如此戒備森嚴，便低聲對白冬寒道：「老爺，今晚是咱們白走一遭了，可不是，長白派之人守衛得如此週密啦。」

話剛說完，白冬寒冷笑一聲道：「這是意料中之事，要奪掌門人的女兒可不容易，雖然如此，若不把長白山美人蘇雲劫走，跟小主人成親，你我也不能回遼東去覆命。」

這是眞的，遼東海盜幫主鬧海虬龍姚嗚岳不是好交代的，他的「三催令」下，任何人都不能躭擱一刻繳令，何況他兒子小龍王姚猛已痴心成疾，瘦骨支離，非劫得蘇雲回來給他成親，不能醫治他之單思重病。

因此，阮二雄便道：「白老爺，你瞧怎麼樣能夠將蘇雲奪走？」

白冬寒沒有回答，祇顧傾耳細聽，一會後，他忽地悠然道：「這雌兒出來了，總算有點眉目。」

阮二雄聽聞此說，本能地又向門縫窺看，不由他不佩服白冬寒的「天耳功」果然能夠以耳代目，不用看，也能聽得蘇雲的舉動。

此時蘇雲正從複壁中走出來，燈光之下，玉映珠輝，她委實像一朵初放的鮮花，又嬌又俏，不愧有長白山美人之稱。

好大膽的射殞星白冬寒，他才聽出蘇雲從複壁中走出廳來，便一躍而起，由地上竄到瓦面上，用手向台階外的大樹一指。

阮二雄會意，立刻爬上大樹去。就在此時，白冬寒已快如飛鳥一般，飄身躍進廳中來，他一下子就截住複壁的洞口，堵住蘇雲，獰笑道：「蘇姑娘，我家少幫主很想念妳啦，老幫主特地派我來，迎接妳到遼東去。」

話剛說完，長白派掌門人蘇靜已厲聲斥喝道：「胡說，我已回絕了鬧海虬龍，決不許他娶我的女兒爲兒媳，白冬寒，識趣些快滾回去，如若不然，哼！取你狗命！」

白冬寒旁若無人地說：「蘇掌門，休說你已有病在身，即使沒病，也不能阻止我白某人，要知你們長白派今非昔比，在武林中聲譽低落，再不能與武當、青城齊名。」

話說至此，刷一聲從腰間拔出月兒刀，便向蘇雲走了過去，蘇雲不懂武功，給他一把抓住。

此時，不但蘇雲尖聲呼叫，站在廳中守衛的長白派劍客也吃了一驚，想不到白冬寒身手如此敏捷。

蘇靜更不用說，大叫道：「反了！反了！你們給我將這斯拿下。」

站在廳中守衛的四個中年劍客答應一聲，飛奔上前，四口長劍便交織如雁翅般將白冬寒攔住，吼叫如雷的說道：「賊子，快將姑娘放下！」

好大膽的白冬寒，他哈哈大笑道：「我有膽到這裡來，也不會懼怕你們長白派了，亮招吧，不要說廢話啦。」

說着，一刀砍出，便將一個中年劍客殺死，接着便向院子衝出去。

被攔腰抱住的蘇雲嚇得尖聲大叫道：「爹爹救我！」

蘇靜本來抱病在身，不能戰鬥的，但女兒這般淒厲的呼救，不由他不拚老命，大吼一聲，仗劍直趕到院子來。

廳中三個中年劍客，看見抱病在身的掌門人也動手了，他們也就如飛似的撲奔上前助陣，口中說道：「你老人家病了，不要動手，讓我們跟他拚。」

三口劍便如電光閃閃的向白冬寒刺到，白冬寒月兒刀一揮，鏗鏘連聲，盪開了三口長劍桀桀笑道：「我白冬寒到這裡來，已置生死於度外，你們追逼得太近，刀劍無情，傷了我的性命不要緊，要緊的是傷了蘇姑娘，那時你們悔之晚矣，聽我說，讓我安全走出去。」

他這一頓話，說得衆人一怔，但其中一個中年劍客史春華却揮臂大叫道：「不要聽他的鬼話，咱們把他拿下再說。」

於是仗劍直刺，另兩個中年劍客薛文濤、上官清也揮劍夾擊，立時展開激戰。

白冬寒果然武功高强，他左手挾住蘇雲，右手掄刀，上下翻飛，密如串炮，抵敵住史春華等人三口寶劍，且戰且向大門走去。

他明知前面兩邊偏廳埋伏了十多個年青劍客的，這全是長白派後起之秀，但他却悍然不顧，昂然直闖過去。

這麼一來，史春華便高聲大叫道：「各位師弟，不要放走這老賊！」

十多個年輕劍客，早就仗劍準備了，縱然史春華不招呼，他們奉命把守，也得斷殺，何況史春華這般吩咐，更如一窩蜂似的擁上去，一下子就將白冬寒困在核心，劍光霍霍，儼如銀蛇亂竄，交織成劍網，白冬寒縱有本領，此刻實在難以殺出重圍了。

他一口月兒刀遮前擋後，被困在核心，要知道這一羣劍客，是長白派之精英，千選百，百選十的劍士。

蘇靜站在台階上，眼見白冬寒刀法散亂，已有擋不住之勢，心中大喜，捋鬚長嘯，大踏步上前來說道：「姓白的，你已被圍在此，性命難保，若肯將我女兒放下，讓你逃走，如若不然，老夫便要手刃你這老傢伙了。」

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此一刹那間發生了，白冬寒忽地用刀尖扎在蘇雲的腿上，使她痛極慘嚎，鮮血直

冒。

史春華等人看見師妹被刺，又驚又憤，大罵白冬寒欺負不懂武功的女流。

白冬寒哈哈大笑道：「這不是我願意如此，是你們的掌敎迫我如此作的，可不是，他要我放下他女兒，讓我逃走，但是我奉了老幫主之命而來迎接蘇姑娘的，怎能空手而回，除非我丟了性命，否則蘇姑娘必須由我帶回去，我已經說過了，你們迫得緊我只好與蘇姑娘同歸於盡，刺她一下，這是小懲，我死之前一定要結果她的。」

白冬寒以蘇雲生死爲威脅，而且用刀刃刺了她一下，使她血染衣裙，蘇靜父女情切，生怕女兒死在白冬寒刀下，便喝止門下弟子，恨聲連連的問道：「姓白的，我年逾六十，膝下僅此一女，她死了，我不但把你剁爲肉泥，更糾合武林道上朋友，誅滅你這一羣遼東海盜。」

白冬寒笑答道：「我的生死已置於度外，那還管你糾合武林英雄，除非你答應一個條件，你女兒才能安全不死。」

蘇靜忙問道：「什麼條件？」

白冬寒緩緩的說道：「你想女兒安全無恙，唯一辦法，你下令將大門打開，讓我將她送出門外……」

話未說完，史春華已冷笑一聲道：「你這詭計是想我們打開大門，給你有一條逃走之路罷了，可是我們不是三歲小孩子，不會受你所愚的。」

白冬寒也縱聲大笑道：「史春華，你不要以爲我鬥不過你們，也不要以爲你不開門，我就逃不出去，老實說，現在我在你們下風的原因，是祇能用一條臂膀厮殺，如果我將蘇姑娘送出門外，多了一隻手，你們這一班膿包，都不是我的對手，擊退你們之後，然後出門外帶她逃走，回去遼東也不忙。」

他這般說，年輕一代的劍客更加憤怒，大叫：「讓他試試看。」

薛文濤、上官清也認爲白冬寒欺人太甚，簡直不把長白派放在眼內，所以也高叫道：「讓他試試吧！」

但史春華認爲試不得，並警告衆人道：「現在姓白的被我們困在大廳中，前面大門緊閉，沒處可逃，後面有掌敎師尊押住陣脚，他是逃不掉的，若然將大門打開，他衝了出去，那時四面空曠，他處處可逃，再不能像現在這樣把他困在核心了。」

史春華說得一點不錯，但蘇靜爲了女兒之性命安全，明知白冬寒必然有詭計，但仍然答應他之條件，立即吩咐史春華道：「你和薛文濤、上官清二人先把守在門檻內，然後將大門打開些，這樣他不容易衝得出去。」

史春華道：「師傅，你別聽他的鬼話，他這個要求，一定有詭計的，說不定外面還有人接應。」

好狡獪的白冬寒，他哈哈一笑道：「我白某人在江湖上行走，獨來獨往慣了，對付你們長白派，更不必要人助拳，如果你這般多疑硬幹下去就算，反正我縱然死在這裡，也有一個漂亮的姑娘陪伴。」

說罷又一刀刺向蘇雲的手臂上，不用說，她痛得嘩嘩大叫。

父母愛子女之心至切，蘇靜眼見女兒在活受罪，鮮血滲滲，痛心得很，毅然的斥喝道：「史春華，你就依我主意行事吧，不要管他詭計什麼好了。」

史春華沒可奈何，祇好和薛文濤道：「薛師弟，你和上官清守住兩邊大門，我把大門打開時，你二人立即搶先奔了出去，無論如何也要將師妹奪回。」

二人唯唯應諾。

不但史春華作了部署，這一邊的蘇靜，他也暗暗運氣行功，手中扣住三枚神丸，準備在白冬寒將蘇雲釋放之時，立刻把他射殺。

以蘇靜之功力而論，他雖然生了病，但仍然有把握射死白冬寒的，遲遲不發的原因，爲了女兒被擒，投鼠忌器罷了。

儘管史春華、蘇靜都部署了嚴密的設施，但白冬寒詭計仍然得逞。

就在史春華將大門打開之時，他已使勁的把蘇靜往外一拋。薛文濤、上官清雖然同時竄出。但說時遲，那時快，埋伏在樹上的阮二雄飛身躍下，一把將蘇靜接住，撒腿便跑，事出突然，薛文濤、上官清二人都來不及趕上，而扣住彈丸的蘇靜，本來準備用彈丸擊射白冬寒的，此刻不能不改變主意，一抖手，便向阮二雄射去，要將阮二雄射倒，却不料狡獪白冬寒，當眞已把生死置諸度外，就在彈丸射出的剎那間，他騰身一躍，以自己的身體擋住這三枚彈丸，不用說，他立時中丸斃命。可是阮二雄却手急眼快，已抱住蘇靜竄出圍墻之外。

上官清、薛文濤追出去時，他已跳上馬背上，豁喇喇的策馬飛馳，上官清憑兩條毛腿，自然趕不上這匹駿馬的脚程。

蘇靜目睹女兒被劫去，恨得咬牙切齒，指住白冬寒的屍體罵道：「賊子，你賠了一條命搶走我的女兒，到頭來你有什麼好處。」

史春華接口道：「師傅，從這一點看，我們不能小覷鬧海虬龍了，以白冬寒在江湖上之萬兒噹噹响，尚且要以自己之性命服從他的命

令，其威行令肅如此，遼東四大盜，怎能不受他指揮呢？」

史春華這一頓話，說得蘇靜連連點頭，接着太息一聲道：「春華，看來這件事非請武當、青城兩派援手不可，我老了，你們又藝業未精，怎能拯救得我女兒回來。」

蘇靜說到此，連連嘆息，老淚交流，史春華、薛文濤、上官清等，半晌說不出話來。事實上，長白派在江湖上聲譽低落，蘇靜太老了，弟子們闖不出威名，所以鬧海虬龍姚鳴岳敢悍然不忌，强奪蘇雲爲兒媳。

長白派雖是武林大宗派，代有能人，如今，掌門的女兒被人擄掠而去，整派之人黯然無語，倒是蘇靜想出主意來，鄭重的說道：「我老了，這幾年來，常常生病，自古道：『英雄難與病爭强』，憑我之力，不能從遼東海盜賊巢中救出女兒回來，但是武林之中不乏武功高强的能人，現在我有一個主意，那就是邀請武當、青城兩派的劍客援助，我知道這兩派有傑出的人物，如武當祝長風、青城李家駿，全是武林後起之秀，而武當、青城和我們長白派，鼎足而立，俱以劍術馳譽武林的，所以我打算在這三派之中，每派挑選一人，前往遼東拯救我女兒，誰救得我女兒回來，誰就是我的女婿。」

從他的語氣中，衆人都知道他在武當、青城兩派中，選祝長風、李家駿了，但本派挑選誰呢？要知道蘇雲是長白派中有名的美人，史春華、上官清等都願爲其師妹冒險，當下衆口一詞問道：「師傅，你老人家挑選誰人代表本派？」

蘇靜毫不猶疑道：「史春華。」

史春華聽聞此說，悠然大喜，因爲此行如果救得師妹回來，不但娶得了嬌妻，而且繼任掌門人也有希望，這是名利雙收的優差，所以史春華歡喜得手舞足蹈了。

消息傳到武當、青城二派，祝長風、李家駿二人也樂得負責這個差事，而兩派的掌敎宗師也各自勉勵徒弟，武當派掌敎凌霄道長，更將武當鎮山寶劍青鋒劍授給祝長風，吩咐他說：「這口青鋒劍鋒利絕倫，功能斷金切玉，現在把它交付給你，希望必勝，好使我們武當劍術揚名天下。」

祝長風接受了這把青鋒劍，威風凜凜的到長白山來。

李家駿也得青城派宗師許上人的鼓勵，賜一匣七絕弩箭。

二人同一天到達長白山下，一個腰間佩着青鋒劍，威風凜凜，一個肋下帶着七絕匣弩，也傲視同儕。

相形之下，史春華什麼特殊的武器也沒有，自然比不上這兩位年輕劍客。

正在愁眉不展之際，上官清低聲的說道：「史師兄，你用不着愁，我有一計，可助你成功，你隨我來好了。」

史春華自然跟他走，到了寢室之內，上官清閉上了房門，低聲說道：「史師兄，我知道小龍王姚猛好色，蘇雲師妹性子剛烈，雖然給賊人擄去，她一定不肯跟姚猛成親的。」

史春華點點頭道：「我也是這般想，極可能師妹會拒絕他之婚事而自盡，但你之妙計怎麼樣？」

上官清羞怯怯的欲言又止，半晌說不出話來。

史春華催促說道：「師弟，你怎麼啦？爲什麼老是吞吞吐吐？」

上官清在催促之下，終於將計劃說出。

史春華不聽猶可，一聽之下，雙眼直視，把上官清看得面紅耳熱，但是他一伸手，一指上官清道：「師弟，你這一條委實妙計，趕快找薛師弟進行好了。」

於是二人聯袂到後廂去找薛文濤，史春華將上官清的計劃告訴他，並說：「薛師弟，你火速和上官師弟進行吧，我在路上會阻延祝長風等行程一天，讓你們有充份之時間。」

原來上官清這一條變相的美人計，而他本人却是一個貌如處女的美男子，打扮起來，易弁而釵，端的使人撲朔迷離，雌雄莫辨，因爲他的身材和嗓子，也有幾分像女子般嬌婉溫柔。

所以薛文濤也認爲此計可行。

他們三師兄弟，爲了拯救師妹蘇雲，爲了殲滅遼東海盜，重振長白派之聲威，都不惜冒生命危險，何況有武當、青城兩派之高手劍客相助，薛文濤便和上官清立刻收拾行裝，上官清更拏了蘇雲幾套衣服應用。

史春華因爲要讓兩個師弟先到遼東，進行變相的美人計，途中，便常常藉故和祝長風、李家駿二人躭誤在酒館中喝酒。

由於長白山到遼東這一段路，少說也有數百里之遙，所以他們到達遼東蒲英島時，已是臘月中旬。

史春華暗自計算薛文濤、上官清二人兼程而行，至少比自己先到了三日，所以投店之後，他便對祝長風、李家駿說：「兩位師兄，咱們今晚三更時候，到潛龍山莊去打聽我蘇雲師妹好麼？老實說，我躭心她會在我們到此之前，香消玉殞啦。」

李家駿、祝長風此次應長白派之邀，拔劍相助，固然是爲了武林俠義，骨子裡，他們都渴欲獲得蘇雲爲妻子，所以不惜跋涉，甘冒生

命之險而來遼東，所以史春華這一說，他二人連忙問道：「史師兄，此話怎講？」

史春華解釋道：「小龍王姚猛，早在今年暮春三月，來長白山採購土木和人參時，便看中了我師妹，藉拜訪我們長白派爲名，使白冬寒爲媒向我師父求婚，我師傅一口拒絕他。但他仍不死心，又藉口傾慕長白派劍術，由他老子鬧海虬龍姚鳴岳親自前來，求我師傅親自傳授他劍術，我師父以年老多病婉辭，雖然如此，他父子二人仍歪纏了半個多月，這才離去，在這一段時間，不但姚猛和我師妹見過多次，他老子也認爲我師妹是個大美人，理想的兒媳婦。

「從此以後，不但姚猛要娶我師妹，他老子也三番四次的遣人前來，謙詞厚禮，軟求不得，便硬語稜稜，出言威脅。

「我師妹本來已討厭姚猛相貌兇惡醜陋，更憎惡他父子恃勢凌人，越發不肯嫁他。試想：我師妹既然如此憎惡他，那肯順從呢？豈不是凶多吉少？」

祝長風、李家駿二人也認識蘇雲的，聽聞此語，俱認爲急不容緩。

是晚，二人便換上夜行衣服，與史春華逕往潛龍山莊而來，可是，才到伏牛崗便給把守路口的嘍囉發覺，厲聲斥問道：「找誰？」

祝長風仗着武當山鎭山之寶青鋒劍，也不答話，便一劍一個，將嘍囉殺死，昂然闊步的向前走。

史春華看在眼裡，着實佩服他之劍術奇妙絕倫，不愧是當世威名劍客。

過了伏牛崗之後，月光下，遠處巨厦屹立，背山臨海，燈火輝煌，那是遼東海盜的賊巢——潛龍山莊，依祝長風主意，就這樣的闖進去，但史春華因爲想知道薛文濤、上官清二人之情形，然後動手，便對祝長風道：「祝師兄，我以爲不擬魯莽，我師妹被擄捉了一個多月，生死如何尚未曉得，還是潛進去先探出她的下落，然後跟遼東海盜算賬不遲。」

李家駿又說道：「史師兄說得對，我們三派劍客，既然聯袂到此，若果不能救出蘇姑娘，雖殲滅遼東海盜，亦爲江湖恥笑，何況蘇掌門已許下諾言，將她許配給救她脫險之人爲妻啦，我認爲首先要探出她之下落，如果情況許可，更要將她救了出來，置她安全之所，這才好好和遼東海盜大動干戈。」

其實，祝長風何嘗不想拯救蘇雲呢？他也想獲得她爲妻，所以並不反對。

一行三衆，再走了一程，但是，這一程雖然不過五里之遠，但眼前一切俱已劇變，變得最顯著的，却是這片龐大的潛龍山莊，本來燈火輝煌的，現在變成一片漆黑。而原先泊在海濱的十多艘賊船，號燈閃爍而已，小船却燈明火亮，把海水也要照耀得發亮，史春華看見這樣情形，叫聲不好，「咱們的行藏，定然給賊人發現了，否則不會在片刻之間突然戒備森嚴。」

祝長風仗着有一口削鐵如泥的青鋒劍，泰然的說道：「管他娘，咱們既然到這裡來，好歹也得殺他個人翻馬仰，船沉覆舟，史師兄，你和李師兄攻他水上的賊船，我獨個兒闖進潛龍山莊去，一齊發動，使賊人水陸兩路不能兼顧。」

祝長風這些話是仗着自己劍術高强，有削鐵如泥青鋒寶劍，但史春華却急於知道薛文濤、上官清二人之情況，連忙阻止道：「祝師兄，這是海盜的巢穴，人多勢大，我們祇得三個人，聯手合擊，已恐不敷應付，焉可分兵兩路。」

李家駿也說自己水性功夫平凡，不能到賊船去跟賊人斷殺，還是撲攻潛龍山莊內，因爲脚踏實地戰鬥，比在水上賊船中斷殺好得多。

李家駿說到此，偶然翹首仰望，這才發現伏牛崗上有七星號燈挑出，不禁楞楞的道：「啊，原來賊人在這裡設有瞭望台，怪不得莊中人知道我們的行踪。」

史春華聽聞此說，本能地抬頭一望，果見七星號燈高懸，分成七種顏色，儼如七顆大星似的，休說數里之內，即使是十里之外亦能看得到，於是拔劍說道：「李師兄說得對，趁賊人還未掩擊到來之前，我們搶先一步，消滅了他的瞭望台，省得行動俱爲賊人知道。」

三個劍客均是武林三大派的精英，光是輕功本領，便已不凡，特別是祝長風，仗劍搶在前頭，不消一刻，便已奔上崗上。

到了這裡，出乎意料之外，原來瞭望台上，祇有四個嘍囉，一個頭目罷了。

祝長風施出武當劍法，祇一刹那間，便斬翻了三個，依他主意，還想將其餘兩個也殺光，但史春華立刻止住道：「不要再殺了，這兩個傢伙可派上用場啦。」

祝長風問他有什麼利用價值，史春華不答，便對那年輕的小嘍囉說道：「你要死要活？」

這一嘍囉戰戰兢兢的道：「小人自然想活，可不知道好漢可肯饒命？」

史春華冷哼一聲道：「祇要你肯對我實說，我一定放你一條生路。潛龍山莊裡，有那些人物？快說！」

小嘍囉怔怔的望着那個年長一些的嘍囉，不敢吐實，祝長風看見

他這般情形，靑鋒寶劍已啪一聲按在那年長的嘍囉肩膊上，厲聲喝道：「快說。」

此時此際，兩個嘍囉都不敢隱瞞，說出莊中除了幫主鬧海虬龍姚鳴岳父子之外，還有阮二雄，此外三幫主杜義，四幫主應天雄都在大船上，掌管賊船。

史春華自從發覺崗位上有人在瞭望台之內時，便已心生一計，當下便道：「現在我命令你二人，立即打號燈求援，表示有人襲擊瞭望台。」

這兩個嘍囉當然不願意，但在三口長劍威脅之下，不敢不從，祇好將七星燈號亮出求援的訊號。

瞭望台也者，是一所茅房子罷了，地方不大，史春華在嘍囉亮出了求援訊號之後，便叫祝長風、李家駿二人到外面樹林埋伏，以防來援之賊人走脫。

頓飯之久，果然有十多人走上山崗來，爲首的一老一少，史春華便向一個嘍囉詢問。知道這老的是四幫主應天雄，年輕的却是阮二雄，立即通知李家駿，請他悄悄用七絕匣弩，結果了應天雄，好讓祝長風殺阮二雄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這一批賊人，二人領命，各自準備了一切。

李家駿的七絕匣弩是淬毒的暗器，弩箭雖小，長僅五寸，却是見血封喉的毒箭，所以應天雄還未進瞭望台，已給李家駿一弩射倒，猝然仆地，阮二雄祇道他脚底下絆着樹根，正欲詢問，祝長風已一個箭步撲到，大喝一聲：「鼠輩，教你知道武當劍客祝長風的厲害。」

一劍砸出，將他斬爲兩段。嘍囉們大吃一驚，返身就走，可是李家駿已雙手扣住七絕匣弩，呼呼聲響，一下子射死了三個，高聲呼喝：「站住，不許跑。」

「七絕匣弩」是武林中巧妙的暗器，江湖上豪傑，許多不曾見過，這些嘍囉更不用說早已給它嚇得呆了。

史春華將他們驅入瞭望台的茅房內，細綁了之後，便勒令看守瞭望台之嘍囉，再亮號燈，亮出已將敵人撲滅之訊號。

不一會，潛龍山莊已恢復了原先的燈火輝煌，賊船也有了明亮的燈光，一切如常了。

史春華這才將他們殺掉了，對祝長風、李家駿說：「現在莊中賊人，都以爲平安無事，我們正好乘他不戒備之際闖進去，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祝長風連稱妙計。

這一回，由於莊中人以爲來犯之敵人已經被應天雄、阮二雄等消滅，且在深夜，已近四更，疏於防範，而祝長風又性情悍於好殺，所到之處，將嘍囉殺個清光，再加上李家駿的七絕匣弩，無聲無息地使人中弩倒地，連哎呀一聲也叫不出來。

因此，史春華在他二人掩護之下，首先進入莊中，從瓦面上走，直到後廂的內宅，他意料上官清的美人計，以小龍王姚猛之好色，必然將他收藏在內宅裡。

果然不出所料，當他躍下西廂跨院時，便聽上房傳出聲音說：「上官師兄，幸虧小龍王給我氣得箭創復發，不能不躺在床上養傷，如若不然，他這個猴急傢伙，與你成親，那時候你就圖窮匕現了，喬裝女子也不能了。」

史春華認得這是師妹蘇雲的聲音，欣然大喜，因爲從這一頓話，證明上官清之變相美人計得逞，騙過了小龍王那個色魔。

誰知就在這時，又聽聞上官清哈哈一笑道：「師妹，這叫做天賜良緣，如果小龍王姚猛不是箭創復發，我固然圖窮匕現，狼狽不堪，若果他不把我送到妳房中來給妳作件，我二人也沒此機會成爲夫婦。告訴妳吧，師傅派史師兄前來和武當劍客祝長風、青城劍客李家駿等來救你，已許下諾言，把妳許配給救妳脫險之人啦，如今，我捷足先登，與妳成爲夫婦，豈不是天賜良緣。」

史春華聽到至此，暗叫：「不好！」後悔不該讓上官清行使這條變相的美人計，但是，當他想到重振長白派之聲威時，他覺得上官清娶得蘇雲爲妻，也算是肥水不流別人田，於是欣然大喜，一個箭步縱往窗口竄進去。

這麼一來，蘇雲、上官清都嚇了一跳，上官清本能地拔出短劍，準備斷殺，史春華低聲說道：「師弟，是我。」

上官清這一喜，喜得手舞足蹈，蘇雲却羞得耳根也紅了。因爲她意想到剛才說的話，必然給史春華聽到了。

史春華立刻對上官清道：「師弟，我和祝、李兩位劍客都進來了，你不必忙着更衣，趕快乘機去刺殺小龍王姚猛。」

上官清聽聞祝長風、李家駿也到了，正好裏應外合，快如飄風般走了出去，但是，當他走到房門時，猛然想起一件事來，回頭對史春華道：「師兄千萬不要走開，給我好好的保護師妹，因爲她已經是我的妻子啦。」

史春華一擺手說：「我知道了，快去結果小龍王吧！我們還要殺出去接應祝長風及李家駿二人呀！」

不一刻，上官清與薛文濤一道回來，可是上官清已穿了男子衣裝

，手持長劍，威風凜凜，前後判若兩人，祇是面頰上還殘存脂粉，史春華看得嘻一聲笑了出來，道：「師弟，你這個樣貌，待會不引人發笑才怪啦。」

薛文濤道：「這個顧不得了，小龍王姚猛雖然死了，鬧海虬龍姚鳴岳厲害得很，而且海上還有賊船，咱們非趕快殺出去不可。」

一言提醒，史春華想起蘇雲不懂武藝，在混戰中難以保護她，便對薛文濤道：「你去找幾匹馬，協同上官清師弟，先一步送師妹離開潛龍山莊要緊。」

此時，爲了保護蘇雲的安全，上官清、薛文濤二人那敢怠慢，立刻縱到馬厩中取了三匹馬，史春華便仗劍保護蘇雲，打從後門離去。

之後，他才殺出去接應祝長風、李家駿，才到甬道上，便看見祝長風與鬧海虬龍姚鳴岳厮殺得難分難解，李家駿空有七絕匣弩劇毒暗器，却被遼東海盜三幫主杜義纏着，不能施放。

大廳中少說也有百多個嘍囉，擠得水洩不通，將祝、李二人團團圍住。

史春華看到此，這才知道莊中人都齊聚大廳中，所以後廂沒有人。

祝長風雖有一口青鋒寶劍，但鬧海虬龍姚鳴岳不弱，李家駿對杜義，也不能取勝，史春華施展「雲裡縱」絕妙輕身功夫本領，一躍竄到，出其不意的將杜義扎了一劍，登時將他刺倒在地上。

這麼一來，形勢改觀了，李家駿有機會施放他的七絕匣弩了。

這是武林絕妙的暗器，連珠射出，密如驟雨，當者披靡，休說嘍囉們，就是鬧海虬龍姚鳴岳看見這劇毒暗器，也不敢戀戰，翻身便走，可是祝長風、李家駿，都不肯饒他，隨後隨趕，就在石台階上，一弩將他射倒，結果他的性命。

這一場大戰，盡將遼東海盜頭子殺掉，嘍囉們紛紛棄械投降，李家駿便急急往內廂走，史春華問他往那裡？他答道：「那還用問，救你師妹呀！」

史春華笑道：「她已給我兩個師弟護送出潛龍山莊了。」

李家駿楞了一楞，連忙問道：「他們怎樣拯救她呢？」

史春華便將經過細說一番，李家駿頓足道：「原來你們師兄弟都是鬼頭鬼腦，詭計多端，把我們騙到這裡來冒險賣命。」

史春華未答，祝長風道：「這個也難怪他們的，反正上官清也是冒險而來，而且是他拯救蘇雲在先，他獲得她爲妻，也是天意如此，我們俠義英雄，路見不平，尚且拔刀相助，何況長白派和我們武當、青城，鼎足而三，淵源甚深，即使蘇姑娘不嫁我們，我們也該爲長白派助拳。」

他這一頓話，說得光明磊落，李家駿爲之感動，於是拱手對史春華道：「剛才我言語中冒犯，請多原諒。」

史春華也拱手回禮道：「多蒙兩位拔刀相助，本派感激不盡。」

由於破滅遼東海盜，史春華、祝長風、李家駿厥功最偉，所以江湖上稱這彪炳戰績「三劍下遼東」……

這個故事就此告一段落了。（完）

武林掌篇

聽蟬客

橫財不富　命中窮人

臥龍生・文

聽蟬客，一掛牌相師藝名也，懸招於鄭州國民市場，爲人指點迷津。

民國二十年代中，鄭州國民市場爲一遊樂集中區域，形同北京的天橋。雜耍、小吃、賣藥的、唱曲的雲集於斯，房舍相連，均爲簡陋的建築，但遊人衆多，百業雜陳，市肆繁榮，爲江湖術士爭相設攤之處。

聽蟬客爲較具名氣之相師，有瓦舍兩間，處鬧市之中，合公私爲一室。

一日晨，市肆未開，聽蟬客爲叩門聲驚醒好夢，啓門迎視，一身着上校軍服者，雙手各執一大皮箱昂然而入。曰：「先生能送我離開鄭州，分一箱作爲酬金。」

聽蟬客掩上房門，啓一箱視之，滿箱鈔票也，數量巨大，傾一生看相所得亦難望項背，怦然心動矣！曰：「君印堂發暗，恐難生離此地。」

上校大爲窘急，曰：「先生有以救我否？」

聽蟬客稍作沉思，曰：「先以遁術，遁君於斯，俟君氣色轉好，才能平安離此。」

上校允之。

聽蟬客行法畫符，以火焚之，溶於半杯開水之中，讓上校服下，匿內室木榻之上。

概斗室兩間，除木榻可卧之外，亦無藏身之處也。

上校頗具警覺之心，以索繩繫雙箱於身，取身藏手槍置於枕下，隱隱有示威意也。

聽蟬客早已在杯中暗置迷藥，上校登榻而卧，瞬即沉沉入睡，聽蟬客以棉被覆蓋其身，悄然離室，並於大門加鎖，以示暫停營業。

鄭州爲隴海、平漢兩大鐵路之交滙點，車站一向人潮擁擠，嘈雜煩囂，唯今日秩序井然，概車站上已滿佈持槍軍警，戒備森嚴，登車者需受嚴格之檢查。

皇皇佈告，張貼於車站之上，近視之，乃捉拿某軍竊取公款潛逃之軍需主任。

聽蟬客瞭然內情，隨作準備，購長衫、禮帽、巨型帆布袋兩隻。

俟入夜，軍警撤走，入車站購車票兩張，一乘平漢鐵路至漢口市，一乘隴海鐵路至長安，兩車時差約兩小時。

返回居所，已近晚上八時。

上校已醒多時，腹中飢腸轆轆，食肆近在咫尺，却不敢擅出進食。

聽蟬客返，携有食物，容上校飽餐之後，始曰：「符咒神效，君印堂復明矣！可乘夜車南下，卜居漢口市，其危解矣！當平安渡過此生。」

上校心中忐忑，不敢行，聽蟬客拍胸擔保，並願送上校登車，上校始允。

聽蟬客爲上校易容改裝，去軍服，着長衫、禮帽，並於上唇加髭鬚，容貌大變矣！

置一皮箱於帆布袋中，由上校携行，一箱留置相室。

聽蟬客送上校登車，竟暢行無阻，急返相室，置另一皮箱於帆布袋中，乘隴海鐵路火車，西下長安。

軍警大搜鄭州，概上校携走之公款，爲全軍一個月薪餉及兩個月主副食費，款額龐大，非軍長能爲承擔。

原於上校喜賭，輸掉大筆公款，一不作、二不休，携款潛逃，一走了之。

時，軍中制度混亂，軍需人員多爲主官親信，便於渾水摸魚也。

上校和軍長，本爲表親，唯虧空太大，致全軍數萬人入斷炊之境，軍長亦不得不破除情面，嚴令緝拿，循線追至聽蟬客處，已人去樓空矣！但軍服、手槍，仍留置於相室中。

軍長被免除職務，傾家以償公款。

三個月後，上校在漢口市被捕，罪証確鑿，槍決正法。

而聽蟬客，又在長安掛出相天下士的招牌，易名爲杏山閑人。

概其一箱巨額公款，亦爲人强行侵吞，事緣殺頭重罪，聽蟬客不敢報案，只好忍氣吞聲，重操舊業，爲謀生也。

侵吞其款者，爲追踪而至之傾家償債免職軍長也。

緣起於上校正法之前，詳述經過之情於家人，故某軍長得以循線追查至長安，以强力取回巨款。

橫財不富命窮人，信其然否？（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戈・文
可飛・圖

龍鳳英豪

殺人嫁禍　孝女鳴冤

急驟的馬蹄聲，震破了漆黑原野的寂靜。

根據馬蹄聲的快速，可知那是一匹千里的快馬。

能駕馭這麼快速馬匹的人，當然也是一位馬術精湛的好手。

由於月黑風高，看不見馬踪也瞧不見馬上的人影。

也許是老翁，也許是老婆婆，或是個英挺的少年，亦可能是一個美麗的少女。

快馬如飛前進的方向，顯然是奔向數里外的小鎮。

小鎮僅有數十戶人家，死寂、昏沉，沒有人聲，也沒有犬吠，僅有一點微弱的燈光，顯示小鎮尚有一絲生機。

那點燈光，正是發自小鎮街口唯一的一家小酒鋪內。

小酒鋪內僅有七張桌子，但六張桌子却坐着有人。

一燈如豆的櫃台後，坐着混身顫抖抖的老掌櫃，目光惶急不安的望着滿座酒客。

酒客八九人，個個濃眉環眼，大都裸胸挽臂，每個人的屁股下都坐着兵刃。

坐在黑暗角落的一人，頭戴瓜皮帽，身穿錦綉袍，生得獐頭鼠目，唇上蓄着小鬍子，看來四十餘歲，他正閃爍着目光，側耳凝聽，當然也是傾聽這位即將飛馬馳至的客人是否有了動靜。

小酒鋪的氣氛十分低沉，每個兇煞酒客的臉上都暗透着緊張，有的人的額角上，已因焦急不安的等待而滲出了汗水，那個身穿錦綉袍的中年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在這時，突然傳來一聲隱約可聞的烈馬長嘶。

這聲馬嘶，對小酒鋪內的每個人來說，不啻平空打了一個霹靂。

小酒鋪內立時掀起了一陣騷動，每一個兇煞酒客，都立即不安的摸了摸屁股底下的兵刃。

氣氛突然的緊張，情形如臨大敵，這也可顯示出來人必是一位極厲害的大人物。

身穿錦綉袍的中年人，更是緊張的急忙由座位上站了起來，一面擧袖抹汗，一面急聲吩咐，道：「大家開始喝酒，大家開始喝酒……」

話尚未完，八九個壯漢早已拿起桌上的酒壺「咕嚕咕嚕」的喝起來。

錦綉袍中年人一看不由無可奈何的說：「唉！看你們竟嚇成了這副模樣子，又不是眞的要你們和他拚，到時候只不過拿起傢伙作個樣子罷了。」

話未說完，其中一個彪形大漢，突然將酒壺重重的向桌面上一放，憤聲道：「杜師爺，你說得好聽

，只是作個樣子吧了？那個不知道『天星堡』的少堡主馬少龍是當今武林後起的新秀？動起手來勇猛如虎，拿出眞本領來和他拚都難保性命，還能虛應架勢作個樣子？」

另一個虬髯壯漢也憤憤的接着說：「可不是，一個不小心，肩上碗大個疤，腦袋搬了家，這是鬧着玩兒的嗎？」

身穿錦綉袍的杜師爺立即好言寬慰道：「就是嘛，所以老莊主才請你們九位在這兒頂着，再說，萬一罩不住，埋伏在街上的張武師他們也會馬上衝了過來。」

一個紅臉膛的壯漢哼了一聲，譏聲的道：「等到他們衝過來，這兒的九個人恐怕已倒下了八個。」

杜師爺一聽不由生氣的道：「那會那麼糟？眞的到了那樣田地，鳳姑娘和秦少島主也會索性將馬少龍那小子給幹了，你們不相信自己的本事，難道也不相信鳳姑娘和秦少島主？」

紅臉膛的漢子繼續洩氣的說：「等到鳳姑娘看出情勢不妙來，咱們哥兒九個已經魂遊地府了。」

杜師爺聽得一瞪眼，正待說什麼，其餘幾個壯漢已既緊張又焦急的怒聲道：「別囉嗦了，人已經到了。」

杜師爺神色一驚，急定心神，這才發現急如驟雨的「嗒嗒」蹄聲已經不遠了，是以脫口呼了聲「好快」，轉身就向一個深垂布帘的室門前走去。

幾個壯漢一見，不由同時怒喝阻止道：「杜師爺……」

已經走進帘內的杜師爺聞聲又掀帘探出頭來，急聲道：「我不能和他照面，我不能和他照面，抱歉！抱歉！」

把話說完，急忙將門帘放下了。

就在杜師爺將門帘放下的同時，一聲怒馬急嘶，挾着震耳蹄聲，一匹高大神威紅鬃馬，已飛馳而來到了門外的微弱燈光下。

馬上是個身穿絳紅長衫的英俊少年，腰掛寶劍，只見他勒韁收馬，就趁紅馬那聲怒嘶人立的那一刹那，右手一按鞍頭，飛身縱下馬來，站在地上。

小酒鋪的老掌櫃，最愛看這位少堡主的飛身下馬的姿勢，可惜，他這時瑟縮在櫃枱後，正在那裡打哆嗦。

九個壯漢雖在那裡飲酒壯膽，但也忍不住覷目偷看這位劍眉朗目，英俊儒雅的美少年。

這位身穿絳紅長衫的美少年，正是方才談到的「天星堡」少堡主，武林後起之秀的馬少龍。

馬少龍飛躍下馬來，順手將絲韁向鞍頭上一丟，立即愉快的說道：「李掌櫃，快叫三禿兒出來溜馬。」

說話之間，一縱已到了門口，急步走進了小酒鋪內。

進了小酒鋪一楞，這才發現老掌櫃的神情有異，六張桌子上正坐着有人飲酒。

老掌櫃的早已站起身來，強顏歡笑道：「少堡主，三禿子出去了。」

馬少龍見九個壯漢的身子下都坐着兵刃，立時提高了警惕，同時一笑道：「那我在這兒等他一會兒。」

說罷轉首，發現鋪內正空着一張桌子，立即走過去坐下來。

老掌櫃見進來的是經常路過的馬少堡主，明知情形不妙，但仍關切的問：「少堡主，要不要來一壺？」

馬少龍立即含笑揮手道：「不用了，今天是魏王莊的段老莊主生日，我在那兒喝得夠多了。」

老掌櫃立即殷勤的說：「那我去給你倒碗茶來。」

馬少龍急忙道：「不必，不必，別客氣了。」

但是，熱心的老掌櫃却趁機遞了個緊張的眼神，轉身走進了賬房內。

馬少龍一看老掌櫃的眼神，知道暗示他小心，不由遊目察看小酒鋪內的九個大漢。

九個大漢個個身材魁梧，兵器有刀有棍，看他們袒胸挽臂的衣着，很像正想到處打家劫舍的流寇。

但是，對方九個人個個默默飲酒，並無任何粗野擧動，他當然不便遽下斷語。

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輕微的「嗦嗦」衣响。

馬少龍心中一驚，急忙回頭，只見一個黃緞勁衣青年和一個紫衣少婦，從外走了進來。

黃緞勁衣青年，濃眉大眼，腰佩寶劍，看來二十五六歲，緊閉着兩片嘴唇，目光烱烱，神色有些憂慮，但也透着幾分傲氣。

紫衣少婦身着羅衫，百褶長裙，年紀最多是十八九歲，儀態閒靜秀麗，嬌臉白晰中透着象牙色，看來有些瘦弱，是一個黛玉型的嬌小病態少婦人。

由於紫衣少婦靜靜的跟在黃緞勁衣青年人的身後，微垂粉臉，目光低視，益顯得她柔弱多姿。

馬少龍因爲有女客，不便打量，立即回過頭來。

只見黃緞勁衣青年走去櫃枱前，用手一拍枱面，沉喝道：「掌櫃的……」

馬少龍看得劍眉一皺，正待說什麼，那個虬髯大漢也轉首沉聲問：「你叫掌櫃的有什麼事？」

黃緞勁衣青年立即望着虬髯大漢，傲然沉聲說道：「沒有什麼事，叫他來騰出一張桌子。」

說罷，立即舉手一指九個大漢，命令似的問：「你們九個可是一夥的？」

那個彪形大漢一直都以不屑的目光斜看着那黃衣青年，這時一聽，立即冷冷的問：「是一夥的又怎麼樣？」

黃緞勁衣青年立即一拍櫃枱，瞋目怒喝道：「那就趕緊給大爺我讓出一張桌子來。」

馬少龍見對方是來飲酒吃飯的，自己祇是坐一坐，趕緊含笑站起來。

也就在他起身的同時，虬髯大漢已用拳一擂桌面，怒斥道：「你是什麼東西，要大爺讓張桌子給你？」

黃緞勁衣青年傲然的怒聲道：「大爺是秦皇島少島主秦必宗。」

話未說完，彪形大漢已仰面哈哈笑了，同時笑聲道：「大爺我是秦必宗的祖宗。」

如此一說，其餘八個大漢俱都哈哈笑了。

黃緞勁衣青年秦必宗一聽，頓時大怒，橫肘撤劍，寒光如電一閃，「嗆」的一聲將劍撤了出來。

這時，那一位一直縮立，神色緊張的紫衣少婦，才焦急的悄悄扯了一下秦必宗的衣袖。

馬少龍見老掌櫃一直沒有出來，知道他見發生了事不敢出來，但是，如果聽任這些人動手打起來，倒霉的還是老掌櫃。

是以，急忙跨出坐位，向着秦必宗抱拳和聲道：「秦世兄，小弟是『天星堡』的馬少龍。」

秦必宗聞聲轉首，也急忙扣劍抱拳道：「原來是馬世兄，讓你見笑了。」

說罷，又用手一指紫衣少婦，介紹道：「這是賤內……」

馬少龍連忙又向着紫衣少婦拱手道：「嫂夫人……」

紫衣少婦含笑垂首，急忙一福，低聲道：「小女子王之鳳。」

馬少龍見九個大漢已暗暗提起兵刃，是以，未待紫衣少婦王之鳳話完，急忙道：「秦世兄，嫂夫人，請到小弟這邊坐。」

說罷，急忙用手指了指自己的位置。

豈知，秦必宗竟斷然沉聲道：「不！馬世兄有所不知，小弟並非定要他們的桌子，而是看不慣他們這幫歹徒匪類……」

「類」字方自出口，彪形大漢和虬髯大漢已同時大喝一聲，各提厚背大砍刀，飛身直向秦必宗撲去。

秦必宗毫無懼色，也大喝一聲「鼠輩找死！」身形一閃，揮劍向兩人迎上去。

紫衣少婦王之鳳，嚇得嬌呼一聲，雙手抱頭，立即就要縮在櫃枱下。

馬少龍一見，急忙閃身擋在她身前，同時急聲催促道：「嫂夫人，快請退到門外去。」

就近的四個大漢一見，立即同時怒喝，道：「這小子也是那小子的同路人，兄弟們上！」

怒喝聲中，兩個持刀，兩個持棍，齊向馬少龍撲來。

馬少龍怕傷了紫衣少婦王之鳳，立即大喝一聲：「住手！」「嗆」的一聲也將劍拔出來。

四個大漢那裡肯聽，依然是刀棍齊下，齊向馬少龍攻來。

馬少龍本不願多事，這時被迫無奈，也祇得揮劍搏殺起來。

這邊一交上手，那邊的秦必宗已朗聲道：「馬世兄，請你照顧着賤內先退出去，這幾個毛賊小弟還應付得來。」

馬少龍也眞怕誤傷了王之鳳，而且，他也發現秦必宗一人力敵五個大漢，飛桌躍椅，的確游刃有餘，爲了讓秦必宗容易縱出小酒舖，立即大聲道：「嫂夫人快請退到街上去！」

說話之間，「沙沙」兩聲，寶劍揮處，已先削斷了對方兩人的一刀一棍。

兩個大漢一見，同時驚叫一聲，飛身疾退，各自抄起一張長椅，再度撲來。

馬少龍趁機回頭一看，發現紫衣少婦王之鳳已經渾身顫抖的退到街上，立即也退到小酒舖門外。

正待招呼秦必宗退出來，小酒舖內突然暴起一聲淒厲刺耳的驚心慘叫。

馬少龍悚然一驚，急忙回頭，只見秦必宗的右臂，連肩帶脅被一個大漢用刀砍了下來。

一看這情形，馬少龍頓時大怒，忽起殺機，大喝一聲，飛身前撲，手中寶劍一連兩閃，兩個手持刀棍的大漢已應劍發出兩聲淒厲慘叫，兩具無頭屍體，也相繼旋身倒地。

馬少龍一招得手，進步欺身，正待再進攻另外兩人，裡面的秦必宗已被另一個大漢跟上一刀，攔腰斬爲兩段。

緊接着，五個持刀大漢，同時大喝一聲，再向馬少龍殺來。

就在這時，退到街上之王之鳳，忽然發出一聲驚恐尖叫。

緊接着是一陣雜亂吆喝：「我們快去，小酒舖那邊出了事。」

馬少龍心中一驚，飛身縱出，發現紫衣少婦王之鳳，正拉着他的馬韁在那裡尖叫着發抖。

再循聲望向街內，十數盞燈籠

火把下，正有數十人由各戶人家中提着明亮單刀跑了出來。

接着在吵雜聲中有人喝道：「別給那一男一女跑了，快放箭，快放箭！」

馬少龍見對方匪徒人多勢衆，加之秦必宗已死，這時救人要緊，是以，一劍迫開了追來的幾個大漢，飛身躍到紫衣少婦身前，探臂一挾，騰身上馬。

早已低嘶不耐的紅馬，一俟馬少龍的身子一坐上去，立即一聲怒嘶，昂首豎鬃，放開鐵蹄，如飛而去。

這時，羽箭已颼颼射到，也許是天黑，也許是弓箭手的技術不良，紛紛在馬少龍的頭上一兩丈處射過。

紅馬快如電掣，刹那間已疾馳至弓箭射程以外。

被挾在馬少龍脅下的紫衣少婦王之鳳，這時才哭聲問：「少堡主，必宗呢？」

馬少龍見問，先機警的回頭看了一眼馬後，發現十數燈籠火把仍停在鎮口小酒舖前，馬後並沒有人追來，這才微勒馬韁，飛身躍下馬來。

紫衣少婦王之鳳被放在地上後，立即驚急的哭聲問：「少堡主，你可是回去救必宗嗎？」

馬少龍黯然的搖首道：「秦世兄被匪徒砍了兩刀，可能已沒救了。」

紫衣少婦王之鳳一聽，立即放聲大哭了！

馬少龍聽得神色一驚，忙道：「嫂夫人，請不要哭，當心匪徒們聞聲追來。」

王之鳳一聽，立即强自壓低了哭聲，但却關切的問：「你看到必宗中刀在什麼地方？」

馬少龍爲免王之鳳更加傷心難過，只得含糊的說：「好像是肩上一刀，腰上一刀。」

王之鳳聽罷，再度掩面痛哭了。

馬少龍立即憂急的問：「嫂夫人和秦世兄今夜準備前去何處？」

王之鳳掩面哭聲道：「我們要去太原府訪一位前輩，沒想到今夜竟發生了這種不幸事情，叫我這弱女子，舉目無親的，我該怎麼樣辦呢？」

說罷，更加傷心的哭起來。

馬少龍生具俠肝義膽，立即寬慰的說道：「嫂夫人，但請放心，我和秦世兄雖不相識，但也都是武林世家弟子，說來長輩之間都有淵源關係，嫂夫人不如先去『天星堡』，一面派人通知老島主，小弟再一方面請人買棺收殮秦世兄……」

話未說完，王之鳳已哭聲道：「我此刻方寸已亂，早已沒有了主意。」

馬少龍一聽，也不由黯然的道：「所謂人死不能復生，嫂夫人總要節哀順變，以身體爲重。」

王之鳳繼續哭聲道：「必宗已死，我何堪獨生，但身爲媳婦的，總該對年老的公婆有個交代。」

馬少龍立即道：「既然這樣，我們現在馬上趕回『天星堡』，小弟立即派人飛馬報告秦老島主知道。」

說罷，立即一拍馬鞍，繼續道：「嫂夫人，請上馬。」

王之鳳一聽，立即放下雙手，淚流滿面的一楞，問：「那麼你呢？」

馬少龍毫不遲疑的道：「小弟在地下跑。」

王之鳳立即斷然道：「不，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也總要衡情度理，再說，方才你已挾着我跑了一里多，這時何必又要如此？」

馬少龍不禁有些遲疑的說：「方才是情勢緊急，搭救嫂夫人要緊。」

王之鳳立即含淚追問了句：「若是匪徒一直追在身後呢？」

馬少龍立時被問得語塞，但他仍正色道：「那當然另當別論，再說，此一時，彼一時，小弟仍認爲禮不可廢。」

王之鳳甚爲感動的看了馬少龍一眼，只得點頭道：「好吧，只怕你的馬太快，我會被摔下來。」

馬少龍立即道：「小弟會在一側照顧着的。」

王之鳳走到馬側，正待上馬，七八丈外突然响起一個少女的清脆聲音，道：「慢着！」

馬少龍和王之鳳同時一驚，循聲轉頭望去，只見七八丈外的草叢中，緩緩站起一個苗條纖影，正舉步向這邊走過來。

看那個熟悉的婀娜纖影，馬少龍立即不高興的說道：「又是你……」

只聽走來的少女刁鑽的說道：「不錯，又是令我們少堡主見了就討厭的金小燕來啦！」

王之鳳凝目一看緩步走來的金小燕，身材健美，不瘦不肥，穿着一身淡金色的錦綉勁衣，背後的寶劍也是金絲繐的，生得水汪汪的眼睛，蛋型臉，確是一個討人喜歡的美人兒。

打量間，已聽得馬少龍道：「誰說我討厭妳來？」

金小燕立即問道：「不討厭幹嘛說話總是那麼冷冰冰的呀！」

把話說完，也就走到了近前。

馬少龍不便回答她的話，立即沉聲問：「妳來幹什麼？」

金小燕閃動着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王之鳳一眼，頗含妬意

的打趣道：「來看你們這齣令人羨慕的『千里送京娘』呀！」

馬少龍一聽，立即沉聲道：「小燕，不要胡說，這位是秦少堡主的夫人，還不上前賠個不是。」

金小燕望着一臉悲感神情悽苦的王之鳳，哂然一笑，道：「我只知道秦必宗的未婚妻子武功很高，劍術驚人，可沒聽說有這麼一位病鴨子似的少夫人。」

人字一出口，飛身前撲，纖掌一揚，直向王之鳳的面門拍去。

王之鳳一見，只嚇得抱頭嬌呼，急忙萎縮在地上。

早已生氣的馬少龍脫口怒聲道：「小燕住手，妳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怒喝聲中橫臂揮出一掌，立即將金小燕逼退了兩步。

接着收招繼續道：「妳可知道秦少島主剛剛被殺，秦少夫人現在五內正如刀割嗎？」

萎縮在地上的王之鳳一聽，再也忍不住的掩面痛哭起來了。

飛身疾退的金小燕，先是望着王之鳳一楞，接着又望了馬少龍，冷冷一笑問：「你說秦必宗剛剛被殺，可是你親眼看到的了？」

馬少龍一聽，不由生氣的道：「當然是我親眼目睹，這種事也是隨便說的嗎？」

金小燕依然冷冷一笑道：「只怕你未必看得清楚。」

掩面痛哭的王之鳳聞聲一驚，急忙放下雙手，極震驚的抬頭望着馬少龍。

馬少龍立即正色怒聲道：「是我親眼看見的，秦世兄一連被砍了兩刀，這還有會錯嗎？」

金小燕一聽，不由氣得一跺脚，哼了一聲怒道：「我不要跟你這個大傻瓜說話。」

「話」字出口，突地轉身，直向正南如飛馳去，刹那間，已消失在黑暗中。

王之鳳一看，急忙由地上站了起來，極不安的關切問：「少堡主，她是誰？」

望着黑暗處發楞的馬少龍，急忙一定神，沉聲道：「不要管她，我們走。」

說罷轉身，不由分說，托起王之鳳的嬌軀放在馬鞍上，自己也一長身形，縱落在後鞍絨毡上，一抖馬韁放馬直馳正南而去。

夜靜無人，官道平闊，坐馬狂馳如飛，坐在前面的王之鳳，神情緊張，雙手緊緊握住鞍墊，唯恐被馬顛了下來。

說也奇怪，紅馬如此狂奔，坐在馬鞍上的王之鳳並沒有被馬顛下來。

她回頭看一眼馬少龍，發現他雙眉緊皺，神情懊惱，知道他正為方才金小燕的事而不快，因而再度關切的問：「少堡主，那位金姑娘……」

馬少龍立即道：「是我家老總管的女兒。」

王之鳳繼續問道：「她好像對你少堡主……」

馬少龍急忙解釋的道：「因為我兩自小就在一起長大，我娘又很喜歡她。」

王之鳳一聽，知道這是一對青梅竹馬的小兒女，因而更加關切的問：「馬老夫人喜歡她，那麼你呢？」

馬少龍沒想到王之鳳會這麼問，神情一楞，不由遲疑的說：「我……」

王之鳳立即緊逼一句問：「是呀！那麼你喜不喜歡她呢？」

馬少龍由於心情懊惱，加之金小燕的突然負氣離去，因而使他忽略了王之鳳剛剛死去了丈夫，那裡還有心情來問這些話的警惕。

是以，他目光前視，木然自語似說：「她的性子很倔強，有時候也很聽話。」

王之鳳立即接着說：「有時候也不聽話，是不是？」

想是馬少龍仍然想着金小燕的事，因而沒置可否，僅「嗯」了一聲作為回答。

紅馬繼續昂首疾馳，不足半個時辰，前面已現出兩點燈光，閃閃爍爍，似是隨風搖晃。

王之鳳首先的關切問：「少堡主，那裡是……」

馬少龍立即道：「我們到了，那就是『天星堡』。」

王之鳳聽得心中一驚，這才發覺她心裡一直盤旋着進入「天星堡」以後的事，而忽略了這近二十里的路程。

紅馬速度的確快得驚人，方才還看到兩點閃爍燈光，眨眼之間已看清了那是高大堡門的兩盞斗大燈籠，同時，也看清了堡牆高近兩丈，範圍極為廣大。

王之鳳看罷，不由驚異的問：「天星堡這麼大？」

馬少龍立即道：「天星堡內共有兩千戶人家。」

話未說完，王之鳳已大感意外的脫口道：「什麼？不是只有你們馬姓一家？」

馬少龍淡然一笑道：「兩千戶人家，那能都姓馬呢？」

話聲甫落，高大堡門上已有數人歡聲道：「少堡主回來了，少堡主回來了。」

就在歡呼聲中，紅馬已「咚咚」的馳過護堡河的吊橋，直走入堡內。

堡門下也有四個勁衣大漢，一見馬少龍的身前坐着王之鳳，紛紛

歡聲道：「少堡主，少堡主果然帶着新娘子回來了。」

馬少龍一聽，心中十分氣惱，知道是金小燕的惡作劇。

但是神情震驚大感意外的王之鳳，對堡丁們呼她為新娘子似乎毫不介意，她竟閃動着一雙明亮杏眼，急急察看裡面的高大堡牆上以及堡內街道上的每一個角落。

她首先發現堡牆上並沒有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而街道巷口的黑暗角落裡也沒有發現任何暗樁埋伏。

這時，早已減低馬速的馬少龍也對王之鳳的舉動引起了注意，因而關切的問：「妳在看什麼？」

王之鳳急忙一定心神，立即含糊的說道：「外間盛傳『天星堡』警衛森嚴，有如銅牆鐵壁，甚至有人說，飛鳥都難進入。」

話未說完，馬少龍已關切的道：「這話妳是聽誰說的？」

王之鳳立即支吾說：「好像是途中有人這麼說過，這時我已記不得了。」

馬少龍淡然一笑道：「道聽途說，不可深信，酒樓茶肆，也多是以訛傳訛的。」

說話之間，已將馬勒住，立即躍下馬來，接着將王之鳳小心的扶了下來。

王之鳳遊目一看堡內，有的人家相連，有的人家獨立，其中部份人家似是店舖。

由於二更將盡，全部關門閉戶，堡內一片沉寂，僅極少數人家尚亮着微弱的燈光。

王之鳳對馬少龍放下馬匹去那一座大木門，似乎並未注意，但當她發現二三十丈外的黑暗中矗立着一個大石坊時，却忍不住神情突然顯得激動，目光同時一亮。

就在這時，大木門已被打開，同時響起一個惺忪的老人聲音，恍然道：「噢！原來是少堡主，你……」

王之鳳神色一驚，急忙轉首，發現馬少龍正在和一個睡眼惺忪的老者，低聲談她的來歷和在小酒舖發生的事。

只見馬少龍把話簡單的說完，立即向着她招手道：「嫂夫人請過來，這是牛老爹，是堡裡唯一供親友訪客住宿的車馬小店。」

說話之間，王之鳳已到了近前，並悽聲呼叫：「牛老爹。」同時，也發現了大門橫楣上，寫着：「牛添福老店」五個字。

牛老爹已經知道這位紫衣少婦是秦皇島的少夫人，是以連連謙聲道：「不敢。」並肅手道：「秦少夫人請。」

馬少龍也在旁急忙寬慰道：「嫂夫人，請先安歇，小弟馬上派人前去收殮秦世兄的遺體是也。」

王之鳳一聽，立即感容滿面的說道：「少堡主，一切全靠你了。」

馬少龍急忙正色道：「小弟份內事，嫂夫人何必掛齒，小弟這就去了。」

說罷轉身，急步走到馬前，飛身上馬，直向來時的堡門前跑去。

牛老爹見馬少龍離去，立即向着王之鳳肅手道：「秦少夫人請至上房安歇。」

王之鳳走進門內，一俟牛老爹將門關好，立即跟在他身後。

店內僅有三間客房，在上房一側有一條通道，後院可能是供放車馬之用，由於店內冷清寂靜，顯然沒住任何客人。

牛老爹將王之鳳引進上房，打着火種，立即謙和的說：「小店簡陋，少夫人，妳就屈就一晚吧！」

說話之間，並將桌上的油燭燃上。

王之鳳看也沒看房內的陳設和情形，立即感激的說：「謝謝你牛老爹！你去睡吧！」

牛老爹一聽，立即熱心的說：「少夫人，妳不要吃點什麼？喝點什麼的嗎？」

王之鳳黯然的搖頭道：「我這時候心亂如麻，什麼也吃不下，只覺得睏倦疲乏……」

牛老爹一聽，連連頷首道：「好好，那妳就早點安歇吧！」

說罷躬身，立即退出門外，並反手將門帶上了。

王之鳳一見牛老爹將門帶上，精神立時一振，順手將門閂拴上，「卜」的一聲，吹熄了油燭，竟匆匆將羅衫長裙脫下，露出一身紫緞勁裝和鏢囊。

一脫下羅衫，王之鳳再不遲疑，急步走到窗前，拔下窗門將窗推開，嬌軀一縱，極輕靈的縱出窗外。

窗外是停放車馬的後院，但她略微遊目一看，立即飛身縱房面，展開輕功，迫不及待的直向那座高大石坊前馳去。

王之鳳穿房越舍，輕快無比，不一會兒已到了高大石坊下，看來她身手矯捷，那裡有一絲病態。

她遊目一看，附近人家一片寂靜，既無燈光，也無動靜，巷道暗角中，更無外間傳說的暗樁和埋伏。

再按照獲得的綫索向前走去，果然不錯，前面不遠處，確有一家山藥小舖。

她飛身至近前，發現是一間只有店舖，沒有後院的獨立房屋。

王之鳳先機警的看了一眼左右附近，發現確無可疑之處，才悄悄弓起纖指，在門板上敲了兩下。

也就在王之鳳第二次敲在門板

上的同時，裡面已響起了一個老人的蒼勁聲音問：「誰？」

王之鳳聽得目光一亮，神情立現激動，立即悄聲回答：「老吉壽，是我。」

裡面先是一靜，旋即驚異道：「您？您是那一位？」

王之鳳立即生氣悄聲道：「你連我的聲音聽不出了，我是小姐。」

「小姐」兩字才自出口，裡面已傳出來興奮的「啊」聲，接着門門聲響，呀的一聲門開了開來。

只是一個乾瘦老者，滿面驚喜，神情激動，雙目閃着興奮的光彩，望着王之鳳興奮的歡聲道：「小姐，您……」

話剛開口，王之鳳已伸手將老者推了進門內，同時低叱道：「小聲點兒，快把門關上。」

老者被推得一楞，但急忙一定神，迅即將門關上，同時驚異的問：「小姐，妳是什麼時候到的呀？」

說話之間，已將桌上面的火種摸在手上。

但是，王之鳳却急警告道：「不要點燈，我有話問你。」

老吉壽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小姐，您……」

王之鳳冷冷的一笑道：「老吉壽，我警告你，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如果你敢不對我說實話，當心我馬上斃了你。」

老吉壽一聽，有些生氣的說：「小姐，妳這是說的什麼話？妳簡直把我鬧得糊塗了。」

王之鳳立即怒聲道：「那是你裝糊塗了，我問你，我爹是怎麼樣死的？」

老吉壽被問得一楞，不由道：「是被人暗算死的呀？」

王之鳳一聽，立即目湧熱淚，怒聲問：「是被誰暗算的？」

老吉壽立即皺眉難過的嘆了口氣道：「唉，直到現在也沒查出來。」

王之鳳冷冷一笑道：「你們花了一年多時間沒有查出來，我剛回來不到十天就查出來了。」

老吉壽聽得精神一振，立即關切的問：「小姐，那人是誰？」

王之鳳一聽，目露寒芒，切齒恨聲道：「我爹死在誰家，暗算我爹的眞兇就是誰！」

老吉壽一聽，面色大變，脫口焦急的大聲道：「小姐，妳千萬不能胡說，人家馬老堡主，出錢出力，全力保護老爺和夫人。」

話未說完，王之鳳也不覺面帶煞氣的大聲道：「你知道嗎？馬星武這樣做？正好遂了他納我娘爲偏室的目的。」

老吉壽一聽，頓時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他震驚得完全嚇呆了。

王之鳳自認揭穿了父親被害的陰謀，不由切齒恨聲繼續道：「怎麼樣？老吉壽，你現在才大夢初醒，完全清楚了馬星武的爲人嗎？」

老吉壽急忙一定心神，他這時似乎才恍然悟出這位老主人的獨生女兒今天來得突然，可能和他想的完全相反了。

王之鳳見老吉壽一臉迷惘的盯着她直看，不由生氣的沉聲道：「老吉壽，你爲什麼對着我直瞧？」

老吉壽的老臉上不但沒有了悲傷和驚異，突然變得神色鎮定，心平氣和，他不答，反而問道：「小姐妳什麼時候出閣的呢？」

王之鳳聽了，立即想到自己的髮式和兩耳的耳墜，一時無法解釋，只得斥聲說道：「你胡說，我剛回來還不到十天，那能……」

老吉壽立即驚異的問：「那妳爲什麼……」

話剛開口，王之鳳已羞怒交集的說：「這完全是權宜之計，爲了混進『天星堡』不得不如此。」

老吉壽聽得神色一驚，更加迷惑不解的問：「小姐，妳是怎麼混進來的？」

王之鳳道：「和馬星武的兒子馬少龍一起進來的。」

老吉壽聽得目光一亮，但旋即淡然道：「聽妳方才的話意，妳顯然還沒有見到夫人？」

王之鳳一聽談到她的娘，立即嬌面罩煞，目閃冷芒的說道：「我一到此地就來找你。」

老吉壽立即道：「可是要老奴帶妳去看看夫人？」

王之鳳恨聲道：「恰恰相反，我要你幫我去殺沽名釣譽僞善隱惡的馬星武。」

老吉壽這一次既不震驚也不意外，立即鎮定的問：「老爺被馬老堡主暗算，復納夫人爲妾之事，你是聽那一位知道個中內秘的人說的？」

王之鳳毫不遲疑的說：「魏王莊的段老莊主！」

老吉壽冷笑一聲，道：「正如小姐妳方才說的，恰恰相反……」

原就已起疑的王之鳳，心中一動，立即沉聲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吉壽突然目射冷芒，沉聲道：「暗算老爺的，很可能就是段逸艮。」

王之鳳聽得嬌軀一顫，花容立變，但她強自斥聲道：「你胡說，既然斷定是他，爲何至今沒見你們採取行動？」

老吉壽沉聲道：「那是因爲還沒有握住確切的證據。」

王之鳳立即怒聲道：「沒有確切的證據，怎可胡說？」

老吉壽立即沉聲道：「小姐妳說老爺是馬老堡主暗算的，並納夫人爲偏室，妳可有確切的證據？」

王之鳳被問得一楞，但她仍倔強的說：「這是段老莊主和杜師爺兩人親口對我說的。」

老吉壽不由冷笑了，同時憤聲道：「那是一面之詞，如果馬老堡主和夫人也僅憑一面之詞，就是十個段逸艮也早被捉來活祭老爺了。」

王之鳳一聽，頓時無話答了，但她仍心有不甘的說：「可是我娘被馬星武納爲妾確是事實呀！」

老吉壽立即問：「妳還沒有見到夫人，妳怎知道夫人的近況？」

王之鳳立即生氣的說：「我聽得夠多了……」

老吉壽立即道：「耳聽無用，最好親眼看到了。」

王之鳳母女連心，因而不自覺的問：「我娘現在那裡？」

老吉壽說道：「在馬老堡主家的佛堂裡。」

王之鳳聽得心中一驚，不由脫口驚異的問道：「什麼？佛堂？我娘她住在佛堂裡？」

老吉壽一聽，立即黯然道：「夫人不但住在佛堂裡，而且也落了髮！」

王之鳳聽得也大吃一驚，花容立變，脫口急聲問道：「我娘爲什麼要落髮？爲什麼？」

老吉壽含淚黯然道：「還不是爲了外間的流言？」

說到此一頓，特地又望了王之鳳，肅容正色問：「小姐，妳怎的這麼傻，請你想一想，別說馬老堡主是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就是以夫人和老爺來說，兩人結髮情深，相敬如賓，夫人會變節再醮嗎？」

王之鳳早已淚流滿面，不由抽噎着低哭道：「老吉壽，我現在可以不可以去見我娘？」

老吉壽毫不遲疑的道：「當然可以，老奴馬上引導妳前去。」

王之鳳急忙拭淚點首，老吉壽立即向前開門。

老吉壽正待舉步，王之鳳却機警的立即將他攔住，同時低聲道：「小心，看看附近是否有人？」

被攔得一楞的老吉壽，立即驚異的問：「小姐，我們是去看望夫人，莫說外面沒人，就是被人看到，又有什麼關係？」

王之鳳斷然道：「不，我不希望在這個時候被人看到。」

老吉壽立即安慰的說：「妳放心，小姐，不會有人看到的，除了堡門和堡牆上有幾個堡丁打更之外，街上根本沒有人巡夜的，就是馬老堡主的府上，也不過留兩個家人照顧燭火，照應門戶而已。」

說完，舉步走出了門外。

王之鳳急忙跟着走出，但仍大感意外的問：「眞的連馬府上也無巡更護院的武師？」

老吉壽一面帶上舖門無可奈何的說：「小姐，妳去學藝才幾年，怎的連我老吉壽的話都不相信了？」

說罷，一肅手，繼續說道：「小姐請前頭走。」

王之鳳立即說道：「還是你在前頭去吧。」

老吉壽點頭應了個「好」，當先向前走了前去。

王之鳳雖然跟在老吉壽的身後走，但她依然機警的四週察看，因爲，這與魏王莊主和杜師爺說的話出入太大了，她不得不心懷疑慮。

但是，當她看了堡內各處一片寧靜的情形，她又開始懷疑段逸艮和杜師爺如此部署究竟是何居心了？

心念間，突聞在前引導的老吉壽，恭聲道：「小姐妳看，前面門樓下懸着兩盞紗燈的宅院，就是馬府了。」

王之鳳聞言抬頭，只見前面十數丈外，果然有一座高大門樓，兩盞明亮的雪白紗燈上，用紅漆寫着：「馬府」兩個大字。

再看院牆上，高約丈五，範圍廣大，並有角門，並無左右鄰居，是一座四週獨立的大院子。

就在這時，堡門方向突然傳來了一陣「嗒嗒」的馬蹄聲響，而且顯然是往這面馳來。

王之鳳一聽，這熟悉的馬蹄聲響，神色一驚，脫口急聲道：「馬少龍回來了，我們快躲一躲。」

老吉壽立即鎮定的道：「用不着躲，他由前面那排房子便直奔馬府的車馬大門了，不會到這邊來的。」

王之鳳凝神一聽，老吉壽說的果然不錯，蹄聲已轉回了前面那排房子後面。

但是，她目光一亮，心中一動，立即望着老吉壽，急切的問：「老吉壽，我娘住的佛堂在什麼地方？」

已經看出王之鳳心意的老吉壽，立即問：「小姐，可是要自己去？」

王之鳳立即點頭道：「不錯，我不想深更半夜的打擾人家。」

老吉壽似乎深知他這位小姐的脾氣，因而點頭道：「好吧，夫人住的佛堂，就在後花園的一個獨院裡，裡面有兩個僕婦服侍。」

話未說完，王之鳳已急不及待的連連點頭應着，並疾急展開身法離去。

但是，老吉壽却特別鄭重叮囑道：「小姐，在未見到夫人之前，妳千萬不要作出令夫人痛心的事

來。」

「來」字方出口，王之鳳已說了一聲「我知道」，展開身法，極輕靈的向前去。

到達距離馬府最近的一家民房暗影之下，馬府的門樓已清楚可見，門前五階，左右各設石墩石獅，黑漆大門，金光閃閃的門環，兩盞明亮的紗燈，靜靜的懸在門樓下，由於夜靜更深，益顯得光芒四射。

這時，那陣「嗒嗒」的蹄聲已經消失了，顯然馬少龍已回到了他家的馬厩內。

王之鳳機警的看了一眼附近暗處和院牆上，發現果然沒有傳說的埋伏和弓箭手，這才飛身落至院牆下，騰身躍上牆頭，迅即躍進就近一座房面上。

她悄悄探首一看，院內廣寬，一片昏黑，三進大院落，僅內宅尙亮着燈光。

再看房下院中和通道暗角，果然和老吉壽所說，不但沒有暗樁，連個巡更的人也沒有。

雖然如此，王之鳳仍然不敢大意，因爲這是赫赫有名的馬老堡主的府邸，一般僕婦侍女也都有不俗的武功根基，她不得不格外小心。

是以，她以極輕靈的步法，快閃疾避，迅即向遠處那片樹林疏落但極茂盛的莊院馳去，因爲，她斷定那裡就是馬府的花園。

越過兩進院落，前面已是方才看到的燈光處，那裡竟然是後進內宅的上房。

由於房廳內坐着有人，王之鳳心中一動，立即向前潛行過去。

隨着她沿着房面輕縱躡進，她已漸漸看清了上房坐在側椅上的一人，正是途中負氣離開馬少龍的金小燕。

金小燕在那裡櫻唇啓合，纖手尙比劃着手勢，似是正在對上首的老者和中年婦人報告什麼事情。

另外站在一角是一個僕婦和一個侍女，根據他們的神態和神情看，顯然是入睡後剛剛被喚醒不久。

王之鳳一見老者紅光滿面，霜眉銀髯，目光柔和的望着金小燕，微微點頭，靜心在聽，便知道那位慈祥和藹的老者就是「天星堡」的老堡主，馬少龍的父親馬星武。

下首椅上坐着一位雍容端莊，年約四十八九歲的嫻靜婦人，顯然就是馬府的女主人馬夫人。

根據現場的情形一看，王之鳳便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王之鳳爲了要聽一聽金小燕說些什麼，立即屏息伏在房面上，藉着花瓦圓孔窺視靜聽。

只見那位雍容端莊的馬老夫人，焦急的望着金小燕，親切而又謙和的埋怨道：「燕兒，不是大娘責備妳，既然妳都窺見了眞情實況，妳當時爲何不把實情告訴妳龍哥哥？」

金小燕立即嘟着小嘴，委屈的說：「燕兒也沒想到事情進展得這麼快，再說……再說……」

馬老夫人立即關切的問：「再說什麼？看妳這孩子。」

金小燕的美麗面孔似乎紅了，因而以下的話也沒有再說。

這時才見馬老堡主寬慰的說道：「好在並不是外人，這位王之鳳姑娘，是不是靜之賢妹的鳳兒，稍時靜之賢妹到了，一問就知道了。」

王之鳳一聽「靜之賢妹」，心中一陣悽楚，熱淚奪目而出，因爲，馬老堡主說的「靜之」，正是已削髮爲尼終日唸佛之可憐母親。

只見馬老夫人有些惋惜的說道：「如果眞是鳳姑娘，她該先到咱們這兒來，爲什麼先跑到魏王莊去找段逸艮？」

馬老堡主祥和的一笑道：「聽燕兒說，鳳姑娘是和魏王莊的師爺杜夏三，還有秦皇島的秦少島主他們在一起，很可能是中了他們的奸謀詭計而不自知。」

話聲甫落，房下院中有了急促的脚步聲。

王之鳳以爲是娘來了，急忙探首向下一看，竟是一個家丁領着剛剛馳回的馬少龍，匆匆向上房走去。

上房內的一個侍女探頭向外一望，立即望着老堡主和馬老夫人，答聲道：「啓稟老爺、夫人，少堡主回來了。」

侍女報告完畢，引導的家丁已停在院中階下，而馬少龍則加速步子向上房內走去。

馬少龍一進了上房的門，坐在側椅上的金小燕已由椅上站起來，但仍有些鬥氣的樣子看看馬少龍。

馬少龍急行兩步深躬一禮道：「啓稟父親娘親，孩兒去魏王莊拜壽回來了。」

馬老堡主神色祥和的微一點頭，舉手示意一指身側的一張椅子，道：「坐下談話。」

馬少龍恭聲應了一聲是，轉身坐在椅上，並以生氣的目光盯了金小燕一眼，似乎在說：「又是妳在爹娘面前搬弄是非了。」

但是，嘟着檀口的金小燕却一仰首，一屁股回坐到椅上。

馬老夫人見，立即慈祥的埋怨道：「你這兩個孩子，一會兒嘻嘻哈哈，一會兒吵吵鬧鬧，娘也眞是對你們沒辦法了。」

馬少龍一聽，立即生氣的說道：「娘，小燕總是鬼鬼祟祟的跟着我……」

馬老堡主立即解釋道：「那是你娘不放心，要燕兒暗中照顧

你。」

馬少龍立即不高興的道：「龍兒已經十九歲了，又不是小孩子，要她照顧？」

馬老堡主一聽，立即對愛兒揮了個寬慰手勢，同時關切的問：「你這次去拜壽，對你端正叔叔被暗算的事，可曾見到一些蛛絲馬跡？」

馬少龍立即搖首道：「回稟父親，孩兒遲鈍，看不出段逸艮曾有暗算端正叔叔的跡象。」

王之鳳這時已經淚流滿面，聽了馬星武父子的對話，才知道馬家父子直到現在，仍沒有放棄爲她死去的父親端正暗查元兇是誰，而且，根據她所聽到的，看到的以及自己聯想到的，她很可能已上了段逸艮的當。

心念間，已見馬老堡主又望着馬少龍，關切的問道：「回來途中可發生什麼事情沒有？」

馬少龍見問，立即不高興的先看了金小燕一眼，接着欠身恭聲道：「龍兒正待要稟告父親和娘親知道。」

馬老夫人立即道：「你可知道那位王之鳳姑娘是誰？」

馬少龍見問，立即迷惑的望着母親，問：「娘，她是誰？」

馬老夫人道：「很可能就是你靜之嬸的女兒鳳姑娘。」

馬少龍一聽，立即吃驚道：「她不是秦少島主的夫人嗎？」

馬老堡主霜眉一皺，道：「這正是我和你娘感到不解的事，因此而不能肯定她就是你靜之嬸的女兒。」

馬少龍不由迷惑的問道：「爲什麼？娘……」說罷，驚異困惑的望着馬老夫人。

只見馬老夫人一嘆道：「如果那位王之鳳姑娘眞是你靜之嬸的女兒，她和秦少島主成親，能不先來通知她娘嗎？再說，你靜之嬸住在咱們家裡，可以說是人盡皆知的事，她在摩天嶺學藝回來，能沒有個耳聞嗎？」

馬少龍一聽，不自覺的說：「根據在小酒舖發生的情形看，秦少夫人不可能是靜之嬸的女兒。」

馬老堡主和聲問：「龍兒，你是根據什麼如此肯定？」

馬少龍道：「這很簡單的，因爲秦少夫人如果是靜之嬸的女兒，秦少島主遭人圍攻時，她會不支援協助，而任由七八個匪徒攻殺嗎？」

話聲甫落，金小燕已哼了一聲，道：「那是段逸艮和杜師爺設好的圈套騙你了。」

馬少龍立即生氣道：「妳胡說，秦少島主都被他們殺了，這也是圈套騙局嗎？」

馬老堡主似乎是有意教導自己的愛兒，只見他先揮一個寬慰手勢，說：「龍兒，你先不要激動，這一次很可能給你一個凡事謹愼的大教訓，以後遇事再也不會儍得如此單純。」

馬少龍見到父親說話如此鄭重，知道事有蹊蹺，因而恭聲應了個是，神色立趨緩和。

馬老堡主說罷，又望着金小燕，揮手道：「燕兒，把妳看到的經過，講給妳龍哥哥聽。」

金小燕恭聲應了個是，立即有些不好意思的望着馬少龍，述說道：「段逸艮的壽筵開始後不久，那個賊頭賊腦的杜師爺，便由側門鬼鬼祟祟的走了出來，接着是二三十名大漢，各提刀棍弓箭，匆匆跟在杜師爺身後……」

馬少龍立即似有所悟的問：「妳看到的那些人，可就是小酒舖的那些匪徒？」

金小燕微微一點頭，道：「那只是其中的八九人，大部份的弓箭手，都佈置在兩街民房內！」

馬少龍立即似有所悟的自語道：「我明白了，那麼多支羽箭竟沒有一支射中馬腹馬腿和我的身體，我就想到那些弓箭手何以是如此的差勁？」

金小燕立即道：「那是杜師爺到達小鎭口命令吩咐的，那一個射中了鳳姑娘和馬少龍就要誰的命。」

馬少龍立即不解的憤聲道：「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金小燕立即道：「當然是讓那位秦少夫人混進咱們堡中裡來。」

馬少龍道：「咱們堡子裡何必要混進來，他們夫婦如果表明了身份，咱們還不是要熱烈歡迎。」

馬老堡主見愛兒還沒有扭過死腦筋來，立即望着金小燕，催促道：「燕兒，繼續說下去吧。」

金小燕恭聲應了個是，繼續說：「杜師爺命一個姓張的武師，將弓箭手等人帶走，立即率領着剩下的九個人進入了小酒舖，杜師爺他們還沒坐下來，那位秦少島主和他的少夫人就到了……」

馬少龍聽得神色一驚，脫口「噢」了一聲道：「原來他們早就在小鎭上了。」

金小燕似乎懶得去斥責他，是以繼續又說：「但第一次出現的却是秦少夫人在前頭，秦少島主跟在後面，而那位杜師爺一見，也急忙諂笑招呼了一聲：『鳳姑娘』……」

馬少龍聽得劍眉一皺，不由自語似的問：「爲什麼不稱她少夫人？」

金小燕則加重語氣繼續說：「那位少夫人當時可不像你看到的孱弱姿態，而是面透英氣，鳳目含

威，完全一副要殺人的樣子。」

說着，學着當時王之鳳的抱拳樣子，繼續說：「那位少夫人嬌面凝霜的一抱拳，立即望着九個大漢，有力的說道：『各位武師放心，馬少龍雖然劍術高超，但他却極少殺人，只要你們到時候不要進逼得太緊，他一定不會傷害你們，各位請坐下來喝酒，耐心的等一會兒，馬少龍一定會經過此地！』」

馬少龍一聽，立即迷惑的說：「奇怪，她怎知道我一定會在那兒歇一會兒？」

馬老堡主道：「這當然是段逸艮和杜師爺告訴她的。」

說到此一頓後，特又關切的問：「你去拜壽時可曾對段逸艮說，你壽筵過後馬上趕回堡來？」

馬少龍點點頭道：「龍兒說了，因爲段逸艮要挽留龍兒作竟夜談，所以龍兒才說酒筵後馬上就要趕回來了。」

馬老夫人則嘆了口氣，說道：「唉！他那就是探你的口風，然後才有小酒鋪的安排。」

馬少龍想到被別人愚弄，心中當然懊惱，但是他當着父母之面，自是不敢表現出來，只得轉頭去望金小燕。

金小燕却望着他問：「你猜那位秦少島主怎麼說？」

馬少龍立即沉聲問：「他怎麼樣說？」

金小燕道：「他對杜夏三傲然沉聲的說道：『人人都說馬少龍的劍術高，我秦必宗就是一直不服氣，可惜，這一次見面，是因計行事，錯過一次向他較量的好機會，下一次再碰到他，哼，絕不會將他放過！』……」

馬少龍一聽，立即惋惜的道：「他既然有這個意思，我當然也願意和他切磋，可惜，他現在死了……」

金小燕一聽，不由十分生氣的說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執迷不悟，告訴你，那聲慘叫是杜師爺要他吼叫的，然後大家再齊向你和那位少夫人攻擊，你爲了保護不會武功的秦少夫人，見他們人多勢大，而秦必宗又已經無救，必然會帶着那位少夫人倉皇離去……」

豈知，話未說完，馬少龍已氣得站起來，怒聲說：「不是！他們眞的把秦必宗殺了，是我親眼看見的，一些也沒錯。」

馬老堡主聽得混身一戰，面色大變，也不由驚得急忙站起身來，脫口急聲問：「龍兒，你眞的沒有看錯？」

馬少龍焦急的正色道：「爹，絕對沒錯，第一刀砍了左臂，接着第二刀又一人攔腰砍了一刀……」

「刀」字出口，房面上的王之鳳已痛悔萬分的哭聲道：「我怎的這麼傻！」

「傻」方自出口，玉掌也「卜」的一聲，將背瓦擊了個粉碎，接着痛心疾首的失聲哭了起來。

* * *

這聲淸脆的玉掌碎瓦聲，自然驚動了上房談話的馬老堡主等人，是以，人影閃動，風聲颯然，四人幾乎同時到達房面上。

馬老堡主一見王之鳳伏跪在房面上痛哭，不用金小燕和馬少龍解釋已知是誰，是以望着金小燕，急忙吩咐道：「燕兒，快扶鳳姑娘到房裡去。」

但是，痛哭失聲的王之鳳却悲痛的說：「馬伯父，鳳兒不肖，有負你老人家的恩德和對我娘的照顧，如今大錯鑄成，鳳兒無顏再活下去！」

馬老夫人也急忙道：「鳳兒，快不要這麼說，妳因心切父仇，不察奸僞，所以才中了梟雄的詭計。」

說話之間，已和金小燕將王之鳳扶起來。

馬少龍立即道：「娘！我去請靜之嬸來。」

馬老夫人急忙說道：「已經派人去請她來了。」

說罷，又望着王之鳳勸慰道：「鳳兒，妳娘住在後院的佛堂上，馬上就來了，我們快到房裡去等吧！」

於是，即和金小燕雙雙架起王之鳳，飛身縱下院去。

這時，整個馬府的男女傭人和侍女，都聞聲趕來了，紛紛驚異的望着王之鳳。

馬老堡主和馬少龍縱下房面來，立即揮了個手勢，示意大家去睡。

進入上房，大家依然圍着坐在椅上痛哭的王之鳳。

馬老堡主首先凝重的說：「段逸艮和杜夏三施展的完全是『一網打盡』的陰狠毒計，我們必須馬上採取行動，立刻前去將這兩個歹徒捉住，如讓他們逃脫了，事情便愈發不可收拾了。」

馬老夫人急忙關切的問：「你是說段逸艮？」

馬老堡主繼續說：「現在我敢斷言，段逸艮早已派人飛馬馳往秦皇島，謊報秦必宗是被龍兒殺死在小酒鋪的事。」

馬少龍和金小燕一聽，立即同時怒聲道：「我們現在馬上趕往魏王莊……」

話剛開口，馬老堡主已揮了個「阻止」手勢，同時鎭定的說：「別慌，讓你鳳妹妹見過你靜之嬸後，你們三人再一同前去未遲。」

說到此，頓了一頓，又特地叮

囑道：「稍時你靜之嬸來了，絕對不准你說鳳兒中計，秦必宗被殺的事。」

馬少龍和金小燕立即恭聲應了個是。

馬老夫人也望着王之鳳叮囑道：「鳳兒，妳馬伯父的話妳也聽到了，稍時妳娘來了，祇談妳學藝完成回來的事，唉！妳娘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

王之鳳雙手掩臉，會意的點點頭，哭得更爲傷心。

馬老夫人說罷，黯然嘆了口氣，繼續道：「鳳兒，妳應該一下山就來找妳娘就好了……」

王之鳳立即哭聲道：「鳳兒下山時才知我爹被人暗算的事……」

馬老堡主一面坐在椅上一面道：「那是妳師傅躭心影響妳的武功進境，所以才等妳下山時再告訴妳……」

王之鳳繼續哭聲道：「鳳兒在途中也曾打聽我爹被害的原因和經過，聽到的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

馬老堡主神色凝重，默然不語，馬老夫人則感慨的搖搖頭嘆了口氣。

王之鳳又繼續哭道：「走到上安鎭，遇到了前去給段逸艮拜壽的秦必宗……」

馬老夫人立即釋疑的道：「原來是這樣子呀！那麼妳和他有沒有論及婚嫁？」

王之鳳急忙搖頭，哭着道：「那是秦必宗答應幫我報仇，先去魏王莊拜壽，見到了段逸艮後，才由那個杜師爺想出的計謀，要鳳兒扮成少婦……」

馬老夫人立即問道：「妳爲什麼要答應他呢？」

王之鳳道：「據段逸艮和杜夏三說，『天星堡』警衞森嚴，飛鳥難入，而秦必宗也不清楚這邊的事情，鳳兒因爲要能夠潛進堡來，也就立即答應了。」

馬少龍突然問：「爹，王叔叔被人暗算後，您不是還派人去給鳳妹妹的師傅『悟非』老師太送了一封信嗎？」

馬老夫人也望着王之鳳，恍然道：「是呀！『悟非』老師太沒有對妳說？」

王之鳳見問，立即點了點頭。

馬老夫人立即問道：「那妳就該先來這兒見妳娘呀……」

馬老堡主閱歷淵博，立即插言道：「老師太聽說端正弟被暗算之後，必然也暗中派人進關打聽，聽了那些流言後，自然心中不免有所疑慮，當然也就在鳳兒下山之時，爲了愼重計，先要鳳兒前來探一探眞相底細，老師太的顧慮，這也是很應該的……」

話未說完，已經哭至抽噎的王之鳳，立即不安的點頭應了個是，同時坦誠的說：「我師傅確曾派人打聽到老吉壽在堡中石碑坊下開了爿山藥店的事……」

馬老夫人立即似有所悟的說：「是呀！妳爲什麼不先去看一看老吉壽呢？」

如此一問，王之鳳慚愧得再度流下淚來，同時抽噎着說道：「鳳兒已經去過了……」

馬少龍急忙插口道：「老吉壽爲什麼不領妳來？」

王之鳳慚愧的說：「是我不讓他來，我騙他今夜先去佛堂看望我娘親，明天再來叩見馬伯父……」

話未說完，突見房外的僕婦已急忙低聲道：「啓稟老爺、夫人，王夫人來了！」

王之鳳一聽，神情激動，急忙由椅上站了起來，瞪大了雙目向外望。

馬老堡主起身囑咐道：「你們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千萬不要再讓靜之賢妹受到打擊。」

馬老夫人和馬少龍、金小燕俱都凝重的點了頭。

說話間，兩個中年僕婦，提着一盞防風紗燈，引導着一位瘦弱女尼登階走了上來。

（未完・一）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　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神秘僱主戲殺手　巨額酬金如雞肋

由一九八五年寫第一個殺手故事「蝙蝠、烏鴉、鷹」起，至八七年之「殺手之父」爲止，歷時兩年，一共寫了十六個故事。當時讀者反應還不錯(單行本在台灣反應尤佳)，老編也有意讓我繼續寫下去，不過筆者自己當時覺得已寫無可寫，因此停了下來。

事隔五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人生經驗却肯定豐富了不少，居然又覺得此類題材，尚有許多可寫之處，因此重作馮婦。

不過這次却希望在風格上，跟以前有些不同，更希望讀者在看書消遣之餘，另有所得，則是筆者最大之希望。

西門丁　九二年四月

* * *

臘月十二，三九嚴寒天。冷風如刀，大雪飄飛。這種天氣，這種時節，無人出門，可是却有幾騎快馬，頂着風雪急馳而至。

開封乃宋之東京，趙宋雖已隨着流水歲月而逝，但其繁華依然如昔。

開封的樊樓因李師師而著名，今雖不存，但代之而起的和樂樓、玉仙樓、八仙樓、雪樓等處，仍然風流如昔。

那幾騎快馬一直馳至張宅園子前才停下來。張宅園子也是一處酒家，與樊樓同時代，在一般人心目中，其名氣不如上述諸樓之盛，但在武林中，她之名氣却無人能及。

張宅園子酒店就設在張家園子裡，故以此爲名。其出名的不是美女，也非其著名而又獨樹一幟之美醇酒，而是他的老闆——老張。

張家園子父傳子，子傳子，歷代老闆都是姓張，老張跟其他酒家不一樣，他們嗜武，但從來不涉足武林，又好結交武林朋友，因此來此之武人，都必到張宅園子謀一醉。

張宅園子已有點殘舊，比不上許多新建之酒樓，但其歷史遺產——歷代名人所題之詞詩墨寶，仍使該宅高人一等，不過其入門處的一張告示，却十分特別。

「武林可說可爭之事極多，客官可自由發表，他人不得干涉，但請勿問主人，主人從不說武林一事一物，本樓主人老張白。」

馬上跳下四位精壯之彪形大漢，看其腰馬及神光燦然之眼神，便知是練家子。這四人雖是一道來，但似乎並不認識，上樓之後各據一座。

樓上已有六七成食客，亂哄哄的，談論的都是同一件事，有人公開僱請殺手殺人。

不管是僱人行兇，抑或受僱而去殺人，都是件可恥的事，也儘管這兩種人爲達目的，均厚顏無恥，

但限於種種原因，這種事均不願公開。

可是偏偏有人在中原幾座大城當眼處，張貼告示，這張告示已出現了一個月，但議論之熱潮，至今未減，而在這種天氣，這種地方，就更談論得熱火朝天了。

北風吹打在窗櫺上，發出一陣炒豆似的格格聲響，窗內桌上的火爐正冒着白烟，爐邊均堆放着喝空了的瓶子，奇怪的是那四條漢子，上樓之後，只點菜而不點酒，對在身邊走來走去的侍酒美人，更正眼也不看一下，四對眼睛只在食客臉上轉動。

八道目光比北風還凌厲，只看得食客們心生寒意，紛紛低下頭去，連說話的聲音也放輕了。

座中已有人隱約猜到這四人之身份，更加噤若寒蟬。

那四個漢子臉無表情，樣子都十分普通，除了目光之外，像這種人看過一眼，下次相遇也未必能認得出來。

一位身穿藍袍的漢子忽然長身而起，走到窗口處往外望去，露出一副不耐煩的神色來，他身上發出之殺氣，令人退避三舍。

忽然，其餘三位大漢都自侍酒的藝妓手中接過一封信，匆匆展閱：若想得到三十萬兩銀子，請即趕到信陽城，信陽客棧相晤，知名不具。

這已是他們第二次接到同樣的信了，三位大漢不約而同拋下銀子，一聲不吭地下樓去了。

那藍袍漢子回頭不見三位同行，臉色一變，連忙走過去，一位藝妓攔住他。「大爺，喝了酒再走吧！」

藍袍人厲聲道：「滾開，否則對妳不客氣！」

藝妓臉色不變，捧上一個沉甸甸的小布包，道：「剛才有人把此交給奴家，要奴家轉交給大爺。」

藍袍人臉色再一變，急問：「那人是誰？」

「他只留下四個字：知名不具。」

藍袍人臉色蒼白，反手抓住藝妓之手腕。「那廝長得甚麼模樣？」

藝妓額上淌汗，但笑容不改。「那人還留下一句話……」

「什麼話？」

這句話聲音頗高，惹得其他食客都轉頭望過去。

藝妓道：「他已猜到你會有此一問，因此要奴家代他回答：閣下有違行規。」

藍袍人似洩氣的氣球般，放開了她的手，解開布包，裡面赫然是五錠黃金，並有一封短柬。

「閣下不合格，不被取錄，爲賠償閣下千里奔波之苦，特獻上二十五兩黃金，尚希笑納，知名不具！」

藍袍人抓起包裹就往樓下跑去，座中也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話：「這人一定是『小屠戶』公孫陵。」

「颼」地一聲響，藍袍人身影突然自窗外冒了起來，只見白光一閃，一道慘叫聲隨之而起，與此同時，藍袍人身影又自窗口降下。

食客們回頭一望，只見剛才道出藍袍人身份的一位食客，耳朵上釘着一枚又薄又小的飛刀。

有膽子大的食客，往窗外望去，藍袍人一人一騎已不知去向。

名殺手「小屠戶」果然名不虛傳，可惜他竟被人認爲不合格。

* * *

這場雪已下了五天，還未停止。

瑞雪兆豐年，這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是件好事，但對出外的人來說，却是件苦事！

幸好有三十萬兩銀子在等着他們！鳥爲食亡，人爲財死，想起那三十萬兩銀光耀眼之銀子，這場風雪又算得了什麼？

那三條漢子，由洛陽去開封，又再由開封趕到信陽，一路上馬不停蹄，終於到達信陽客棧。

三位漢子一進門，掌櫃便上下看着他們，那位最年輕的黃衫青年皺眉道：「掌櫃，你看什麼？怕咱們沒錢？有房沒有？」

掌櫃似乎認出他們來了，笑道：「有有，昨天已有人代三位訂好了房，並付了房租！小石子，快帶三位客倌進房！」

那三位漢子並沒有太大的驚奇，他們也不互相交談，只隨店小二各進了房。

房內收拾得十分乾淨，桌子上放着一封信。

「閣下辛苦了，請好好睡一覺，明天再赴洛陽。知名不具。」

東七號房傳來一道怒罵：「他奶奶的熊！這不是明耍咱們麼！」

三個漢子不約而同地點了最好的菜裹腹，人是鐵，飯是鋼，殺手們都知道維持體力之重要性，因此他們絕不會刻薄自己。

次日一早，天剛亮，三人又同時出房下樓吃早餐，掌櫃忽然向住在東七號房的住客迎上去。「客倌，有人着老漢將這封信交給你！」

東七號房那漢子微微一怔，忙拆信閱之，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閣下不合格，爲補償千里奔波之勞，奉上七錠黃金薄酬致意，知名不具。

那漢子跺跺足，一把將信撕得粉碎，轉身便離店，連早飯也不吃了。

剩下來的那兩個漢子，各坐一張桌子，店小二不待吩咐便捧上一

大碗牛肉湯麵、兩個冷菜，還有一盤冒着熱氣的饅頭。

那兩個漢子一聲不吭，端起碗便吃，吃了一半，店小二又各給他們一封信：「這是替你們繳房租的人交給你們的！」

住在東八號房那漢子，嘴巴嗡動一聲，終把話嚥下去。住東九號房的那位，臉如鐵板，連眉毛也不揚一下，謝了一聲，接過信便展閱了。

「閣下之表現，深合吾意，請於四日內到洛陽城白馬寺一晤，知名不具。」

兩條漢子看了信之後，便將信燒掉，繼續吃麵，好像這封信跟他倆完全無關似的。

住在東八號房那人外號：「小霸王」，住東九號房那位外號「七殺手」，據說他有七種殺人手法。

「小霸王」是新近三年才入行的，但趕上許多前輩，三年間便替他掙下了很大的名聲，當然亦掙了不少錢，有人說他不用多久，便可成爲殺手中之一霸，故以「小霸王」稱之。

「七殺手」入行已近十年，殺手能在此行立足十年，已可反映出許多問題來！

十年間他共殺了多少人？而竟然活下來，說明他智勇雙全，行事也必定謹愼，事前準備功夫做足，事後洗嫌功夫也十分到家，方沒被死者之好友找上門去！

武林中之殺手，不知其數，成名的不外三四十個，有的只曇花一現，便如流星隕落，能在此行立足十年，又能保持盛名的，算來算去，還不到七個。

「七殺手」便是這七人之一，而這些天來，他的表現也遠勝其他三位同行。

可是他如今心底却籠罩着一抹陰影，自己之行動，一直在僱主監視下，而自己却對他一點也頭緒也摸不到，甚至連一摸都不敢摸，看其他那兩位同行，只稍露不耐煩，便被剔除，他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他甚至有危險感覺，假如「僱主」根本不是僱主，而只是一位高手，設餌誘殺自己，則此去洛陽，無異闖向地獄之路！

他眼角一瞥，見「小霸王」亦已完全鎭定下來，禁不住暗暗佩服，他這一手比自己年輕時，還勝上三分。

表面上「七殺手」吃得津津有味，但腦子裡却在盤桓着一個問題，僱主是誰？他如此神通廣大，還需要僱殺手殺人？

他越想心底越寒，無奈那三十萬兩銀子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做了這一票，他便可以退出此行，擁着巨資，安享晚年。

待他把碗擱下時，心中已決定，無論如何也得去白馬寺一趟。

「小霸王」也在此時放下湯碗，兩人同時長身出店，雖然一路上從未交談過一句話，但此時他們竟有相依爲命之感。

這對殺手來說，實在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殺手若失去自信，若有依賴之心，那已經死了一半，須知殺手之武功往往不如目標，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在於信心以及事前之佈署！

「小霸王」上馬的時候，居然向他瞟了一眼，「七殺手」的神態在他眼中，說明了一件事，他跟自己一樣，充滿了疑惑！

「七殺手」不敢再想下去，一提繮，「呀」地叫了一聲，便催馬向前馳去！

* * *

洛陽是六朝古都，至今依然繁盛。雪已住，風亦止，但街道上之遊人並不多，大概都已趕回家，準備過年！

「七殺手」和「小霸王」剛踏上大街，兩旁客棧的店小二便搶出來招呼。

洛陽的青樓以牡丹最出名，酒樓却以古都爲佳，說到客棧，論舒適、豪華和設備，則以龍門爲首。

龍門客棧不在龍門石窟那裡，在城中鬧市。「小霸王」深知沒法隱瞞僱主，因此當然是挑間最好的來住。

限期四天，今天才第三天，明天情況如何尚未知道，今夜更應好好睡一覺，因此不但要住龍門客棧，還要住最好的房子！可惜後面的獨立小院已爲人包下，因此只好住上房。

天色剛晚，「七殺手」先着小二送一大盆熱湯，他得好好洗一個澡，只有泡在熱湯裡，才能洗掉他的緊張！

澡盆極大，需動用四位小二抬進來，湯也夠燙，「七殺手」下半身泡在湯內，上半身却籠罩在白烟中，千里奔波，只這一泡，便使一身風塵和勞累化爲烏有。

「七殺手」尚未過足癮，房門忽然「篤篤」地被人敲响。「七兄，小弟買了酒，點了菜，咱們今夜一起吃個飯如何？請到小弟房內來！」

「七殺手」認得是「小霸王」的聲音，他本欲反對，十年來，他從未沾上跟同行吃飯的壞習慣！但話到嘴邊，忽然改口道：「稍候過去。」

他依依不捨地離開那一盆熱湯，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這才走過去。

「小霸王」住的那個上房，在另一端，中間隔着一座小庭院，不料竟有一位青年哼着小調，快步走了過來，在他身前橫過，直往後面的小院去。

這青年長相斯文，一身白衣如雪，像個紈袴子弟，但「七殺手」却憑他的一個眼神，斷定他是位練家子，而且武功絕對不低。

「小霸王」聽見步履聲，已把門打開，「七殺手」自門外望進去，只見桌子上堆滿了佳餚，足有七八樣菜，還有兩壺酒。

「今日是閣下的壽辰？」

「非也，小弟敬佩七兄之能耐，特地做個小東，聊表心意！」

「你經常請客？」

「這是今年第二次，七兄請入席！」

房內生了一個暖爐，房門一關，便似與嚴寒隔絕。「小霸王」道：「菜雖非小弟經手烹調，但每道菜包括水酒，小弟都檢驗過，此處有銀針，七兄請試一試！」

「七殺手」不伸手去接，「小霸王」只好將銀針放在每道菜裡面試，最後還試試酒，碗是銀碗，箸是銀箸，酒壺也是銀的，一切都沒有問題。

「小霸王」舉杯邀飲，「七殺手」謝了一聲，淺淺呷了一口。「韋某量淺，不能多喝。」

「原來你是姓韋的，小弟原姓曹，雙名建樹！」

「韋勤，勤儉的勤，曹兄弟請。」

兩人開始吃喝，韋勤話不多，即使曹建樹問他，也往往是問一句答一句。

酒過三巡，曹建樹道：「韋兄爲何不吃魚，這洛水的鯉魚又肥又嫩，一定要趁熱吃！」他居然替韋勤佈起菜來。「韋兄是行內翹楚，小弟日後還得多多請教。」

韋勤伸手去挾。「不敢當不敢當，曹兄弟年少有爲，如日方中，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像韋某這種人，幹了這一票便得退休了，日後便是曹兄弟的天下了！」

「那裡那裡，請！」

韋勤一口把那塊魚吞下去，讚了聲好。「曹兄弟你也吃一點！」

曹建樹嘴角露出一抹難以察覺的陰笑，也挾了塊魚肉嚥下去，韋勤同樣露出一抹笑意。「曹兄弟，江湖風險，一切須量力而行，酒量不足，也不宜喝得太多！」

「韋兄教導得是，日後再不喝酒就是！韋兄還有什麼可以教小弟的？」

「你還年輕，沒有什麼好教的！」

曹建樹道：「小弟却有一句贈韋兄：不可倚老賣老，不可輕視年輕人！」

話未說畢，韋勤忽然「哦哦」地叫了幾聲，接着捧着肚子蹲到桌下去。

曹建樹哈哈笑道：「如何？可惜韋兄不聽小弟良言，念在你我同行份上，保你一個全屍就是，哈哈……任你奸似鬼，也得吃老娘的洗脚水……」他笑聲未了，臉色突然大變，也跟韋勤一樣，摔倒在桌子下！

窗外忽然傳來一聲嘆息：「三十萬兩銀子雖然稀罕，但也不如生命之可貴！」

* * *

曹建樹悠悠醒來，他發了一陣怔才記起前事，轉頭一望，紅日滿窗。他一骨碌跳下床，躺在桌子下之韋勤屍體，居然不翼而飛！

而自己居然睡在床上，他像做了一場夢般。

他一陣風般衝到對面去，撞開韋勤的房門，房內一切如常，但未見韋勤之踪影！

曹建樹再怔了一怔，然後回房着小二送水梳洗。「小二哥，昨夜跟少爺一起投店的那位兄長，是否已經離店？」

店小二含笑道：「至今未曾見過那客倌，也許尚在元龍高臥，客倌要找他麼？」

曹建樹揮揮手，着他出去。

* * *

白馬寺在洛陽城東郊，在洛河之北，爲我國最早之佛教寺院，因此佛教徒稱之爲「祖庭」或「釋源」（釋教即佛教）。亦因此，虔誠的佛教之徒，許多不辭千里，前來朝拜。

傳說白馬寺建於東漢時代，漢明帝劉莊夜夢金神，長約一丈六尺，頭部映出靈光圈，像日、月之光，西域稱之爲佛。於是漢明帝派遣使者往天竺寺尋訪，在大月氏國得到佛經與佛像，並找到了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同歸洛陽。因用白馬馱經而來，故名曰白馬寺。

曹建樹來至寺外，已快交午牌，只見寺外聳立着一對石馬，長鬃短耳，雙瞳若鏡，開口嘶鳴，神態昂揚，栩栩如生，便知到達目的地。

寺雖名曰白馬，但馬匹却不准入內，曹建樹寄交了馬匹，便舉步而進。

寺門是高聳的紅磚牆，開了三個門，他自當中那道大門進去，裡面先是一座庭院，左邊一塊碑石，那是元朝大書法家趙子昂寫的「洛京白馬寺祖庭記」，右邊則是宋朝蔡易簡寫的「重修西京白馬寺記」。

前殿是天王殿，供奉着「風調雨順」四大天王，神龕中供的是持布袋之彌勒佛。

曹建樹不信鬼佛，他一對眼睛到處瞟，只是爲了尋找「僱主」的訊息，出了天王殿便是大雄寶殿，供的自然是三主佛（釋迦牟尼、東方

藥師佛、西方阿彌陀佛)。

佛門重地，僱主會在此買凶殺人？曹建樹回想後，也啞然失笑。走出殿門，放眼望去，只見寺內僧人正在掃雪，他有點意興闌珊向寺門方向走去，一個和尚忽然道：「施主不遠千里而來，為何不多看看敝寺，殿後尚有一座清涼台和毗盧閣！」

曹建樹心頭一動，便轉向殿後，這座中院，種的都是石榴樹。五月石榴紅似火，但此刻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枝，掙扎着指向灰沉沉的蒼穹。

殿後果然有座石台，高約十來尺，沿階而上，過劵門是一座幽雅的小院。東西兩邊，供奉着攝摩騰和竺法蘭的塑像，再往內進便是毗盧閣。

毗盧閣內，供奉的是有「華嚴三聖」之稱的毗盧、文殊和普賢。兩廂列着令佛教徒垂涎的藏經櫃。可是曹建樹目光却落在櫃前的一位漢子身上。

那漢子背着殿門，看不到面目，但曹建樹却似着了魔般，石像般的挺立着，雙脚再也舉動不得。

那漢子頭也不回地道：「你來了麼？昨夜睡得不好？怎地此時方到？」

曹建樹聲音發顫：「你……你怎地沒死？」

那漢子此時方轉過身來，赫然是韋勤，只見他刀刻似的五官，嘴角帶着一抹輕蔑之笑意，雙眼瞪着曹建樹。

「你為何不問自己因何不死？」

「我……我也想不通！」

「因為我救了你！」

曹建樹更似犯了口吃病：「你……胡說，你怎會救我？」

「大同潘巧婦的『不見紅』，並不是只有你才能買得到！不過她製的解藥，能買到的，不超過三人，恰巧我是其中一個！」

曹建樹臉色蒼白。「你也有『不見紅』？你事先服了解藥？你又是在何時下毒的？」

「當你借袖管遮掩，在替我佈菜時下毒，我也在同時下毒，我捧碗吃飯時，偷偷吞了一顆解藥！」韋勤冷冷地道：「你太年輕了，我若要殺你，你最少已可死七次了！」

曹建樹咬牙恨聲道：「豈有此理，潘巧婦那老虔婆……」

韋勤截口道：「別人可以罵她，你却不能罵！她若不賣我解藥，昨夜我固然可能要死，而你却非死不可！」

活着有時比死還難受，曹建樹此刻便有此感覺，他恨不得昨夜毒發身亡，便不用受此奇辱！他既然覺得生不如死，便再無顧忌了，挺一挺胸問道：「我要毒殺你，而你却救我，這是什麼道理？」

忽然頭頂上有人拍手笑道：「你連這個道理也不懂，難怪他笑你太年輕了！」

韋勤和曹建樹剛抬了頭，便見橫樑上跳下一個身穿白袍的青年，韋勤一眼便看出，他就是昨夜也住在龍門客棧，且包了獨立小院的那位紈袴子弟！他剎那間一張臉變色了，剛才那威風已不知去了何處。

曹建樹怒道：「難道你是他肚子裡的蛔蟲，居然要替他答覆！」

「我當然不是蛔蟲！不過却猜得出其用意，連我也以為你昨夜是死定的了！」那青年笑嘻嘻地道：「因為他怕一個人啃不下三十萬兩銀子，是以留下你一命，準備跟你合作，當然他要佔大頭！」

韋勤冷冷地道：「你到底是什麼人，我為何要跟他合作？」

白袍青年居然在殿內踱起步來，似乎這兩個著名的殺手，對他完全不構成威脅。「我是什麼人，終有一日，你們會知道！你為什麼要跟他合作，不外有三點：第一他本領還可以；第二，你自認能勝他一籌，比較好控制；第三，殺手多數沒有朋友，也不輕易信人，你沒有朋友，這當兒只好把同行當作朋友。嘻嘻，未知在下猜測得準不準？」

韋勤不由閉上嘴，突向曹建樹打了個眼色，兩人一前一後將白袍青年夾在中間。「閣下來此目的何在？」

白袍青年對這一切，視若無睹，「在下之目的，跟兩位一樣！」

曹建樹脫口道：「你也是來應聘的？」

「何止在下？外面又來了幾個，兩位若想動手殺人獨佔鰲頭的，請趁早動手。」

韋勤和曹建樹臉色均是一變，同時轉頭望出去，白袍青年颼地一聲，又躍上橫樑，而外面果然走進三個漢子來。

這三人剛好是老、中、青各佔一個。老的生得一管鷹鼻，雙顴高聳，一望便知是位難纏的人物，中年漢身材肥胖，滿面笑容，像個做生意的多過像殺手，那年輕的雖是一身男服，但仔細望去，却是女扮男裝，臉白如玉，嘴唇小而厚。這種女人的嘴唇，教男人一口親下去，便捨不得離開，可是她却面罩寒霜，一副擇人欲噬的神態！

那年紀大的，韋勤估計他便是殺手行內，著名的凶殘人物「搜魂手」劉大易，只聽他陰惻惻地道：「想不到還有人比咱們早到，佩服佩服！」

中年漢笑嘻嘻地道：「商場上不一定要快、要早，有時候早到的

賺得還沒有晚到的多！」言畢一陣大笑。

他這一笑，韋勤也猜出其身份了，「笑面殺神」黃九笑！此人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是個殺手，也易令人生出親切感，亦因此他成功機會更大，每次行動把握也更大，而且此人軟硬不吃，能屈能伸，十分難纏。

剩下的那個女的，韋勤便猜不出其身份來了，不過能與黃九笑和劉大易走在一起，也非庸手。

韋勤往上面一指，道：「還有人比在下更早到的哩！」

那女的出言十分刻薄：「原來還有位樑上君子，失敬了！」

白袍青年輕嘆：「在下早就想改行做樑上君子了，可惜無此能耐，方淪落為殺手！」

劉大易臉色一變。「你把殺手看成是什麼？這是個神聖的行業！本事差一點的，想當也當不成！」

白袍青年道：「在下也無心跟你瞎扯，菩薩像後有一張通告，不知諸位看了沒有？」

他話音未落，幾個人已同時向毗盧菩薩佛像撲去！同時身子剛一動，又全部停了下來，拿眼盯着旁人。

白袍青年又笑道：「你們不必心焦，那張通告上面寫着：諸位請稍候，日在正中，必有消息，知名不具！」

劉大易冷冷地道：「咱們如何信得過你？」

白袍青年索性斜靠在柱子上，雙腿伸直，淡淡地道：「在下根本沒有要你們相信，諸位最好不信！」

劉大易問道：「咱們誰走過去？不過誰過去都行，那封信一定要將之放在地上，讓大家都能看得見！」

韋勤乃向曹建樹打了個眼色，曹建樹踏前一步，見無人反對，便躍上神桌，伸手到佛像後摸索，果然讓他揭下一張白紙來，遂鋪陳在地上。

其他人立即走上前觀閱，只見紙上寫着一行字，正跟白袍青年所唸的一模一樣。

白袍青年仍坐在橫樑上，閉目養神，似乎一切均與他無關，衆人却在暗暗揣測其身份。

就在此刻，佛像後面忽然响起一道聲音：「諸位辛苦了！而諸位也是應考者中，成績最好的幾個，不過如今老夫尚要考驗諸位其他方面的能耐……」

那人說到此，忽然停了下來，曹建樹見人人均望着自己，忙道：「佛像後沒有人！」

那個女殺手聲音聽來十分尖銳：「難道佛像會開口說話不成？」

黃九笑淡淡地道：「生意上門，兩位還爭這種無謂的事作甚？」

那聲音又續說下去：「老夫在離此百里之外各處，埋下一件東西，誰最先找到而返回客棧者，最快的，本領便是最高……」

那女殺手截口問道：「本領最高的是不是就能夠當選？」

那神秘人沒有答她。「請記清楚，穿藍衣者要找的東西在西北方的草叢內，穿淺黃衣的要找的東西，在東北方一棵大樹上，穿綠衣的要找的東西在……」眨眼已吩咐了每個人。

白袍青年「颼」地一聲自樑上躍下來，高聲問道：「在下要找的東西在何處？」

「神秘人」道：「穿白衣要找的東西放在目標非常明顯的地方，當然找到該處之外，那東西還不好找！」

「神秘人」頓了一頓又道：「請記住，每個人要取的東西，都有所指定，絕不能找不到自己該找的，而取了別人的東西來搪塞，若如斯，則等於失敗！至於你們會否為爭取到這宗生意，而引起火併，則老夫並不關心！」

言畢之後再無聲音，白袍青年苦笑一聲：「你們倒好，在下沒有固定方向，沒有固定特徵，叫我去何方取物？這豈非不公平？」

他話未說畢，穿綠衣的女殺手，葛布的劉大易，穿錦衣的黃九笑已經先竄了出去。

曹建樹道：「兩位有否興趣探一探佛像？」

韋勤淡淡地道：「你還年輕，方會把正事擱在後面！」說着他也走了。曹建樹稍頓也跟着出去，回頭還看了雙眉緊皺的白袍青年一眼。

殿內六個人，如今只剩下白袍客一個，只見他身子輕輕拔起，凌空一個轉折，像一張紙片兒般，飛落在佛像旁邊。

佛像毫無疑點，但上面樑子却留下了一個淡淡的鞋印！剛才白袍青年居高臨下，沒有發現「僱主」藏身於此，乃因佛龕內尚有布幔，「僱主」藏在布幔後面，他們六個人當然看不到。

僱主為何這般神秘？其實若怕暴露身份，他大可以請別人代他出面，何必花這許多道手脚。

白袍青年沒有多想，他亦迅速竄出佛殿，眨眼不知所向！

這時候，另一根橫樑上居然露出一對閃閃生光的眸子來，看不出他雙眼包含的意思是讚賞還是失望，還是兩者兼備。

＊　＊　＊

又刮風了，急景殘年，街道上的行人冷冷清清，龍門客棧的住客

也同樣冷冷清清，這是一年來，最清閑的季節。

店小二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忽然聽到步履聲，他驚喜地站了起來，睜眼一望，又露出失望之色。

來的是三位昨天進店的住客，不是新顧客，當然失望。

而同時到達店外的白袍青年、韋勤和曹建樹，也各望一望對方，尤其是曹建樹眼神更是複雜！

三人同時回店，可說不分先後，僱主如何在他們三人之中選擇一個？

「你們都拿到自己應找的東西麼？」

白袍青年淡淡一笑，首先竄進去，韋勤也跟着進去，曹建樹見他倆都有輕視自己之態，心中又怒又愧，最後踩踩脚也跟着進去。

三人回房之後，立即在房內搜索起來，這次竟與以往不一樣，房內並沒有信柬或留言，因此都乖乖留在房內。一直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曹建樹着店小二去請白袍青年及韋勤過來晚飯。

不料竟遭對方婉拒，曹建樹沒奈何，自己跑去請韋勤。韋勤十分冷淡。「在下已沒有解藥了！」

曹建樹臉上發熱，訕訕地道：

「小弟正是爲了表示歉意，因此特備水酒請韋兄，又恐韋兄不信，因此又請那一個來相陪。」

「那一個是誰？」

「是那個穿白衣的小子！」

韋勤心頭一動，反問：「他肯來麼？」

曹建樹道：「我這就去請他！」說罷便往後頭的獨立小院走去。

「裡面有沒有人在？」

「在。在休息！」

「在下可以進來嗎？」

「在下是指那一位？」

「是你認識的。」曹建樹邊說邊走進去。「在下沒有惡意，只想請閣下吃頓飯而已！」他已看到白袍青年坐在小廳裡，雙脚擱在几上，直至曹建樹走進來，方把脚收回去。

「無功不受祿，在下不敢當！」

「是不敢當還是不敢赴宴？」

白袍青年一對眼睛，賊忒忒地在他身上看個不停，只看得曹建樹渾身不自然起來。「你看什麼？」

「我想看清楚你是好意還是歹意，俗語有云：會無好會，宴無好宴。而且你又有潘巧婦的毒藥，在下不得不小心一點。哎，我倒忘記了，姑娘請坐！」

曹建樹怒道：「小子你說什麼？你敢看不起我？你侮辱我是女子，用意何在？」

白袍青年長身肅手請他坐下。

「兄台別生氣，也許是在下看錯……說錯了，你何事請我？」

「在下向來喜歡結交朋友，見兄台一表人才，有心結納，是以……」

白袍青年截口道：「殺手有那一個喜歡結交朋友的？聽說武林裡出現過一位，他叫做小林……」

曹建樹道：「林德勝，在下也想學他，可惜學不了！」

「據我所知，很多人都想學他，從不隱名埋姓，從不隱瞞自己的職業，但他們尚未成名便已被殺死了，而你如今還活着，而且還活得不錯。」白袍青年的意思十分明顯，曹建樹甚窘，却又沒法反駁。

白袍青年接着道：「不過看在你盛意拳拳之下，在下改變初衷，決定接受您的邀請，多謝盛情！」

曹建樹這才轉怒爲喜，道：

「那就不必多說了，請到在下房內如何？」

「此處地方較大，景緻也較好，何不移玉相就？」

「也好，待我去通知小二。」曹建樹剛走了兩步，又回頭問道：

「對啦，在下竟忘記請教兄台的姓名！」

「算了吧，在下不問你，你又何必問我？何況就算我問你，你告訴我的名字，九成也不是眞的。」

曹建樹怒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怎知我不會告訴你眞姓名，你又不是我腹中的蛔蟲？」

「想也想得到，也許以後你會對我說眞話，如今大家還是保持現狀較好。」白袍青年沉吟道：「爲了便於稱呼，在下姓樂！」

「姓樂？」曹建樹腦子裡迅速地搜索了一下，冷冷地道：「這似乎也不是你的眞姓。」

「那就得請閣下多費點心思了。」白袍青年哈哈大笑，甚是不羈。

當曹建樹及韋勤來到獨立小院時，小廳外還掛了兩盞風燈，天上開始又下起雪來了，臘梅在雪中飄香。

廳內既聞到花香，也聞到酒香。

廳外有風燈，廳內也掛了兩盞宮燈。

桌子上擱了個炭爐，鍋內的水已開了，桌旁也擱着一隻火爐，上面正在暖酒。

廳內溫暖如春，但氣氛却有點異樣，三個殺手坐在一起，還能指望他們暢所欲言？

白袍青年提起酒壺，替他們各斟一杯，最後方將自己面前的那一杯斟滿，他忽然道：「兩位請稍候！」他離座進房，隨即又出來，外衣已不見，只剩下一套緊身的衣袴。

曹建樹臉色一變。「樂兄這是何意？」

「今夜雖然是曹兄作東，但席設敝處，爲了表示在下身上既無毒藥，也無武器，好讓兩位放懷吃喝，只好犧牲一下。」

曹建樹一怔，問道：「樂兄犧牲什麼？」

「在下犧牲色相。」

曹建樹輕罵道：「放屁！」

「放屁不打緊，這時候若放臭屁，可就大煞風景了。」白袍青年舉杯道：「在下先敬主人一杯，先飮爲敬！」他一口便將杯中酒喝光。「兩位兄台若不放心的，可先檢查一下酒菜及食具是否擦了毒藥。」

韋勤臉上毫無表情。「在下既然前來，便不害怕。」說着也把酒乾了。

曹建樹心裡想道：「你有解百毒的藥，自然可以充英雄。」他取出銀針來，逐一檢視過。「對不起，在下尚有父母及弟妹需要供養，不能不小心一點。」

「你本就應該小心，否則就不合身份。」

曹建樹覺得那姓樂的言詞古怪，似針對着自己，偏偏對方十分聰明，眼睛又利，似乎沒有什麼事能夠隱瞞他。

他一碰上白袍青年，便處處落於下風，他覺得有點窩囊，因此忙道：「酒菜全部沒有毒，兩位請多吃一點，在下也回敬兩位一杯。」

三人開始吃喝，白袍青年問道：「兩位以前來過洛陽沒有？洛陽城可玩之處可不少，就是龍門石窟就足夠你們瀏覽一天了。」

韋勤道：「樂兄弟肯定來過了。」

「去年三月曾來過洛陽看牡丹花，順便遊了幾天，眞是大開眼界。」

曹建樹問道：「樂兄要找的東西，到底藏在那裡？你又怎會知道？」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個曹兄便不要問了。」

韋勤道：「樂兄認識僱主嗎？他到底是個什麼人？」

白袍青年忽然哈哈笑道：「這龍門客棧的房子建得不錯，菜可燒得不好，像這塊鷄肉便太韌了，幸好在下不喜歡吃，還有人喜歡。」言畢突然將鷄肉吐出，那鷄肉伴着嘶嘶的風聲，往柱後的布幔射去。

韋勤和曹建樹臉上同時變色，因爲那塊鷄肉無疑是件暗器，這份功力已足夠他兩位暗嘆不如了。

但更令他倆驚詫的是，布幔倏地一動，走出一個人來。

* * *

這人臉上紮着一塊黑布，一身夜行衣，但手上却未見有兵器。

白袍青年哈哈笑道：「原來是劉兄，眞是有失遠迎，何不過來共謀一醉？」

那漢子邊走來邊解下臉上的黑布，只見他一管鷹鼻，雙顴突出，可不正是劉大易！

曹建樹怒道：「閣下來此何事？」

劉大易哈哈一笑。「三位幸勿誤會，劉某只是來與三位商量一件事而已！你們是否有接到僱主的信函？」他見他們一齊搖頭，又問：

「那三位有否覺得蹊蹺？」

韋勤道：「有何蹊蹺？」

「劉某覺得那所謂『僱主』可能在玩弄咱們，或者想將天下殺手集中起來，然後一舉殲滅。」

曹建樹和韋勤臉上同時變色，異口同聲問道：「閣下憑甚麼作出此推測？」

「那只是直覺！你們該知道殺手們若沒有這種感覺，在他們還沒有成名之前，便早已死了！劉某自離開白馬寺，便一直有此感覺，又恐他派人監視，因此另作打扮以掩飾身份，特來詢問一下三位之高見。」

曹建樹再問：「若正如你所預料，那咱們該如何應變？」

劉大易沉聲道：「此人本領非凡，且一定有不少手下，否則咱們之行動，他又怎能瞭如指掌？因此分開應付，必遭其分頭擊破，是以劉某建議大家聯合起來，共同爲自己之命運奮鬥！」

白袍青年忽問：「萬一閣下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該如何？」

劉大易故意沉吟了一下方道：

「僱主肯付三十萬兩銀子，說明這宗生意不好做，但假如咱們聯合起來，相信世上沒有甚麼事能難得住咱們，因此……」

白袍青年又截口問道：「『咱們』是指幾個人？咱們四個人，還是你還有夥伴？」

劉大易不悅地道：「閣下似乎對我不大信任？」

「不是，既然要合作，事前自然須說清楚，以免日後彼此猜疑！你說在下此言有沒有道理？」

劉大易道：「吾意是加上我那邊的兩位夥伴，不過在下尚未跟他們談好。」

「既然未談好，爲何先來跟咱們談？」

劉大易拂袖道：「你若不欲跟咱們合作，也就罷了，何必咄咄逼人？」說着拂袖欲行。

白袍青年一閃身，攔在門口，道：「既來之則安之，少說也得吃點東西，喝幾杯酒再走，否則如何表示你自己之誠意？」

「閣下既然沒有誠意合作，又喝甚麼酒？」

（未完•一）

上文提要：陸游在客棧內被幾個妞兒折騰得不耐煩，忽聽門外有人在喝叱，更見九尾狐與宮主在密語，陸游實在替柳青青的處境擔憂。陸游好不容易得脫身，獨自出外溜躂，不意迎面撞上身背花鼓的父女倆，追逐着一個髒小子，細察之下發現這小子正是自己為她擔心的柳青青所扮，當下放下心來，也不揭穿，便邀他們三人上酒樓……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花鼓歌

小子戲弄花鼓女　大漢猛讚洪帮會

酒樓才開門一個客人也沒有。那小小子搶先坐下，立即敲起桌子來，嚷道：「有什麼吃喝的，快快取來。」

那漢子溜了衣著寒酸的陸游一眼，喝道：「住口，你有銀子？」

陸游一笑，掏出一錠約有五兩的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小兄弟，要吃什麼，祇管吩咐店家，這錠銀子，怕也夠了。」

小小子竟老實不客氣，拿起桌上的銀子來，遞給走來的夥計，說道：「存在櫃上，酒要好酒，菜要好菜，快快備辦，快快取來。」

那漢子的眼兒睜得大了，倒抽了口涼氣，那年頭，五兩銀子，窮家一年糧，不料這麼個寒酸的相公，不但多金，出手竟這麼闊綽，敢情還是眞人不露相，今天遇到了財神爺。忙喝道：「胡說，相公賞你吃喝，你竟敢自作主張，又那要這麼許多，相公，三兩錢銀子，已可大魚大肉，吃飽喝醉了。」

小小子嘻嘻笑，說：「人家心甘情願，好心好意，不吃不喝，豈不辜負了人家？」

陸游也笑道：「還是小兄弟爽直豪邁。」隨對那夥計道：「好酒好菜，祇管取來。」

那夥計本來還在發楞的，這才接過銀子，忙忙去了。漢子已改容相向，道：「如此，謝了，却也失敬了，原來相公是富家公子，易服出遊。」

陸游道：「不過是聽說道路不靖，不敢華服誨盜。」

那漢子笑道：「那麼，公子是誤信人言了，休道這蚌埠，便千里之內，人民樂業安居，確實盜賊斂跡不拾遺，夜不閉戶，雖不能說道，甚至那為官的，也不敢欺壓百姓，汚吏便有，也不敢枉法貪贓。」

「你胡說！」是那小小子道，漢子本就餘怒未息，還道是說他胡說，如何不瞪眼，便陸游也是一怔，難道漢子所說不眞？

「誰說夜不閉戶。」那小小子叫道，敢情是在和那花姑娘說話兒，爭辯得臉紅耳赤，說話也就大聲了些，說道：「你們要不是把大門關了，我怎會從你房中鑽出去？」

羞得也急得那花姑娘臉兒紅透了，即使坐着，也氣得直跺脚兒，叫道：「你還說，你這該死的小子。」

那小小子嘻嘻笑，轉過頭來，說：「喂，你來評評這個理兒。」

「你叫我？」陸游說，嘿，小小子竟又對他眨眼兒，倒像和他老相識，熟絡得很。

心想：雖成了花臉貓，其實是個俊哥兒，調皮，其實活潑天眞。

「叫你。」小小子說，骨碌碌看着他直轉眼兒，說：「你讀過書沒有？你……噯唷，為什麼打我？」

漢子喝道：「該打，相公當然是讀書人，瞎了你的眼兒。」

却是那花姑娘先給了他一巴掌，好個溜滑的小子，大叫噯唷，其實沒打中他，不知怎麼一側身，便已躲在陸游肩下了，笑嘻嘻，說：「我沒讀過書，却聽讀書人說過，甚麼明明的……」

「明德，明明德。」陸游說。

「對，明德，」那小子說：「書上就是這話兒，還甚麼明命的，你是讀書人，自然也明理了，好，你來評這個理，我不過溜出來玩兒，那知他把大門關了，我不得其門而入……」

陸游心中一樂，就知這小子說謊，不讀書，怎會說得出不得其門而入，但陸游慌忙忍住笑，因為小小子又對他眨眼兒，說道：「你說，怎辦？祇有爬窗而入了，偏是窗戶雖有，祇有一個，偏又在他這閨女房中，好，你既是讀書明理的讀書人，你來評這個理，我爬窗鑽進他這閨女房中，要不要鑽出去，不鑽出去，倒要我留在房中，和她閨女同床共枕不成？啊呀呀！」

愈說愈不成話了，氣得那花姑娘一手揪住他，粉拳如雨下，漢子也氣得咬牙切齒，若不是隔着一個陸游，少不免又會是老大一巴掌。

這番小小子不躲了，被那花姑娘揪住了，也躲不開，叫道：「我說的是老實眞話兒，你為什麼打我？」

如何不老實，祇是老實得過份了些，陸游呵呵笑道：「這位大哥，原來是這麼回事，這小哥是頑皮了些，却也難怪你誤會了。」

祇見那漢子竟變了臉色，道：「該死，算你這小子命大，竟有命兒回來！」

陸游心中一動，道：「大哥，此話怎說？」

漢子變了色的臉上，兀自驚魂未定，道：「聽口音，相公不是近處人，難怪不知了，方圓數千里，地跨安徽、江蘇、山東、河南四省，有一個江湖帮會……」

正說間，漢子慌忙住了口，原來是來了兩個夥計，送來杯筷餚饌，夥計說：「客倌來得早了些，先送來鹵味兒下酒。」

「不忙，」陸游說：「慢慢兒送來也不遲。小兄弟，還不斟酒，陪個不是？」

那小小子却不是拿起酒壺，而是抓起筷子，早把鹵味塞滿了嘴，說話自會含糊不清，祇不過年幼，聲音脆脆的，倒還聽得明白，說：「我有什麼不是啦，半夜三更，街道上怎會有那麼多人跑路啊？熱鬧得很，我不過溜出去瞧熱鬧，小妹子，妳一定打得手軟了，要不要我來餵你？」

不是嘴說，而是眞挾起鹵味，往那花姑娘嘴裡塞。

陸游暗暗納罕，那花姑娘雖然年紀不大，但走江湖賣唱，眞如那花鼓歌唱的，有一雙大花脚，不用說，胳膊粗，也有力，適才氣極，粉拳如雨下，這小子非但像沒事人兒一樣，挾起鹵味往她嘴裡送，那姑娘分明躲閃的，竟然躲不開，被他塞了一嘴。

陸游見那漢子又惱了，忙拿起酒壺，替他斟了酒，道：「大哥休怒，小孩兒頑皮些，倒不失活潑天眞，咱們休管他，請。」

他端過酒杯，一飲而盡，那漢子也不得不端起酒杯來，皺了眉兒，說：「早知這小子頑劣，我就不收留他了。不瞞相公，這還是昨日的事，我見他流浪街頭，怪可憐的，偏又機伶俊俏，討人歡喜，便收留了他，那知竟是如此頑劣，譬如昨晚，眞不知天高地厚，竟跑出去瞧熱鬧，能保得住小命兒回來，眞是奇蹟！」

「且慢，」陸游忙道：「適才大哥你不是說，方圓數千里，盜賊斂跡，人民樂業安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嗎？」

那漢子點頭道：「如何不是，便是因為這方圓數千里，有了這個帮會，不論三教九流，即是下五門的賊子，再也不敢為非作歹了，甚至貪官汚吏，亦不敢枉法貪贓。」

「竟有這樣的事？」

陸游是眞楞住了，却也見到身邊的小小子，也安靜了起來，分明也尖起了耳朵。

那漢子道：「我見相公是讀書人，又是外來的，對你說了，諒也無妨。不瞞相公，在下走江湖，過府穿州，少不免與這帮會中人，也有些交往，故爾也才知其詳，這帮會名叫洪帮，相公是讀書人，必也知道，太祖皇帝年號洪武，後來太子登基，却同室操戈，被燕王朱棣篡了位……」

陸游擺手一點頭，掃了一眼，那酒樓上別說客人了，便夥計也不見一個，這才說道：「原來名稱由此而來，那麼，這洪帮並非普通江湖帮會，必是被篡了位的太子的人馬，心有不甘，不敢明抗，轉入地下。」

漢子也點了一下頭兒，道：「我看得出來，相公必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的書生，但必也是澹泊功名的閒雲野鶴，是以我才坦言相告。」

陸游不禁肅然生敬，就知這漢子必非普通江湖人，當眞另眼相看，不知怎會淪落到走江湖，賣唱大

花鼓？

不料那小小子陡然大叫一聲：

「你胡說！」

那漢子一沉臉，陸游一怔，祇道那小小子說的是漢子，却見那花姑娘羞得滿臉通紅。

「你敢說不是壞透了的小子，怎會天亮了，才鑽出房去，你說，在我房裡老大半夜，做什麼？」

小小子却對那漢子也瞪了眼，道：「你瞪着我做什？原來有胡說的老子，也才有胡說的閨女，我天亮才溜進妳的房，才不會爬上妳的床哩。」

那姑娘又羞又急又怒，臉兒更紅了，道：「但我的床就在窗下，你敢說沒有？」

小小子嘻嘻笑道：「爬下妳的床，倒是有的，那怎麼說爬上，說眞的，我倒眞想擰妳的臉兒一下的，但沒有……」

原來是一雙小兒女在拌嘴兒，但陸游却仍然怔住了，忑怪，這小小子的聲調、笑貌，怎會有些兒熟悉，倒像是哪兒見過。

不僅見過，而且挺熟，那知不多瞧他兩眼也罷了，竟覺得有些兒面也熟。

吠！不爬上他閨女的床，又怎會從他閨女的床上爬下，那漢子瞪着小小子的眼兒，睜得也更大了，小小子却啐了一口，竟是啐了一口，說道：「你對我瞪眼兒做什麼，你也滿口胡言，哼！」

啐一口，變成了哼一聲，本是嬉笑的臉兒，不笑了，不但繃緊了，而且臉上一沉，竟然令陸游心上抹過寒意，啊！他的眼兒登時也瞪大了，瞪得比那漢子更大！

是了，像柳青青！繃緊了臉兒，面降寒霜，更像，也才想到柳青青。

且慢，天亮了，才鑽進窗，爬上這花姑娘的床，又是半夜才溜出來的，那柳青青可不是半夜後，才溜進他的被窩，黎明時候，才溜走的？！

那漢子早唬吼了一聲，喝問道：「我胡說了甚麼？」

「既然夜不閉戶，你不把門兒關上了，我怎會不得其門而入？第二，若不是匪帮匪類，霸道橫行，兇殘成性，無惡不作，怕甚麼我沒小命兒回來，你不是胡說八道是甚麼？」

敢情這小小子和那花姑娘拌嘴，却並未放過漢子的一言一語，全聽了去，而且小小子愈說愈有氣，愈說愈大怒。

他一路南來，竟不知有這麼個聲勢與這麼浩大的帮會存在，可知是行仁行義，漢子所說不假，除非是柳青青，全家被殺之仇不共戴天，才會如此痛絕。

那漢子氣極了，道：「這方圓千里之內，平民百姓，無不知有這洪帮的存在，却也因有了這洪帮，也才盜賊斂跡，匪徒不敢作歹為非，甚至為官的也不敢不清廉，不敢枉法貪贓，才能樂其業，安其居……」

陸游聽他愈說，因為氣極，倒愈大聲了，慌忙掃了一眼，幸是還早，小樓中，並無人客上來，但仍然急道：「大哥，小聲些兒，你倒不怕別人聽到了？」

「怕什麼，」那漢子道：「人人皆知，其實人人皆在談論，又不是說這洪帮的壞話兒，有什麼怕的。」

「其實是頌德歌功。」陸游點了點頭，那麼，可知這洪帮眞不是殘暴强橫的匪帮了。

小小子，嘿！愈來愈像柳青青了，寒着的臉兒帶怒說道：「我來問你，既然人人樂業安居，你為什麼身背着花鼓走他鄉，若有田地，有兒郎賣，你也不帶着閨女，拋頭露面，賣唱打花鼓了。」

陸游倏地一伸手，抓那小小子的胳膊，柳青青兩臂上各有十二把飛刀，祇要一握，便知是不是柳青青了，那知小小子輕描淡寫，連瞧也沒瞧陸游一眼，像是無巧不巧，一轉身，便已避過了。

敢情小小子恰好抬起臂來，提起酒壺，說：「小妹子，妳惱起上來，還是眞好看，明兒我不爬下妳的床就是，爬上不爬下，和妳共枕同床……啊呀！妳為什麼打我？」

可不是脆生生，一聲響，小小子竟被花姑娘打了一個嘴巴子，分明要躲的，竟然躲不開。

陸游倒慌忙一抬臂，隔開了那漢子，小小子說得太不成話了，漢子怒不可遏。

陸游笑道：「大哥息怒，小小子，小人兒戲語，何必和他一般見識？」

啊啊！那漢子摸着手腕，道：「敢情相公是眞人不露相。」

啊！我我……

陸游我我連聲，是他慌忙中，有心試試這漢子的功夫？還是小小子露了馬脚？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若然這小子眞是柳青青——確實愈來愈像柳青青，那麼，寧可他是露眞相，因為那漢子眞怒不可遏，氣極了，那一巴掌分明用了重手法，若小小子是柳青青，招架躲閃，都會露出馬脚，不躲閃，那就必然會受傷。

陸游尷尬一笑，說：「大哥，彼此彼此，出外遊學，少不免要練些兒防身功夫，其實大哥好功夫，怎會淪落江湖，打起花鼓來？」

漢子嘆了口氣，道：「蠻力倒是有兩斤的，那又如何，可作不了

飯吃，既不能鋌而走險，安貧，要安份守己，別樣本事又沒有，就祇有打花鼓了。」

不，這漢子必非走江湖賣唱的，陸游道：「自古以來，多少英雄困窮途，是以那屠沽中，多有豪傑，以文王之賢，尚有萬里之困，大哥您潛龍必用，自有飛龍在天之時，揚眉吐氣之日。」

那漢子肅然生敬，拿起酒壺來，替陸游斟滿了酒，道：「多承公子貴言，倒失敬了，原來相公深明易數，不過是澹泊以明志，請。」

他自己先乾了一杯，陸游也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却另眼相看，如何不相逢恨晚，何況陸游有心結識。

有心不過不在漢子，而是這漢子確有見識，既與帮中人有交往，所知必多，那麼，這洪帮並非匪帮了，如何不更想知道得多一些。

那漢子豪邁，陸游洒脫，既然都有心結交，那自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酒到杯乾。

祇聽小小子嘻嘻笑道：「痛不痛啊，打痛了你的手兒，我可是要心疼的。」

什麼話，花姑娘打他的嘴巴子，他不嚷痛，倒問人家的手痛不痛。

陸游雖是與漢子酒到杯乾，眼角兒却始終掃着小小子，僅是猜疑小小子會不會即是柳青青，他心上已甜甜地，怎會不暗中留心，差點兒笑了出來。

却又不禁心中一動，忑怪，分明脆生生一聲響，小小子臉兒骯髒，自不會白，但也一點兒也不見紅。

啊呀！莫非，花姑娘是高高舉起，其實輕輕打下，是以，小小子才不躲閃，也不招架，了不得，他倒替小小子躭心，若不是小小子早看出那是花招兒，又豈有不躲的，可見這小小子其實比他高明，目光更銳利。

嘿！除非小小子眞是柳青青。

且慢，這小小子愈瞧，愈更俊俏，不也和初與柳青青初遇時相同？初遇時，不過還祇覺那臉兒冷冷的姑娘清秀而已，那知相處久了，竟是愈瞧愈美，美得令他心醉。

這小子可不也與柳青青相同，久了，愈看愈俊俏，那花姑娘必也如此，必也喜歡這小小子，那麼，那不過是打情駡俏。

陸游忙不迭端起酒杯，因為漢子分明也聽到了，生怕他又惱了，道：「大哥，兩小無猜，休理他們，咱們喝咱們的，請。」

那花姑娘可不是雖然臉兒紅紅，狠狠地瞪了小小子一眼，却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啦，說道：「要不要我再打你一嘴巴子。」

不僅是說，而且已眞打了，却被柳青青一圈臂，抓住了她的手兒。

「放開我！」

花姑娘急得臉也紅了，該死的小小子，非但不放手，而且在她臉上撫摸起來，花姑娘分明用力一掙，却掙不脫。

小小子笑道：「瞧不出，柔若無骨，打起人來，勁兒却不小，妳說，不打啦，我就放手。」

那花姑娘不掙了，眼兒却睜大了，分明是心下驚疑，陸游生怕又惱了漢子，忙不迭一飛臂，用肘撞了小小子一下，也心花怒放，柳青青曾幾番這般如此，抓住他的手兒，現在更不懷疑了，小小子，敢情眞是柳青青。

明白了，他倒躭心了大半夜，那知她却扮了小子，與這打花鼓的父女斯混在一起，不用說，半夜溜出去，不是瞧熱鬧，倒是她把蚌埠城鬧得天翻地覆，不用說，又溜進了他的房，點了他和小菊的穴道。

嘿！天亮了，不僅是從這花姑娘房中鑽出去，也是趁那黎明前黑暗，鑽出了他的房。

嘿！那雙黑暗中的明亮的眼睛，難道不就是髒小子臉上的這雙黑白分明，異常明亮的眼睛！

還有，流落異鄉街頭的小小子，又怎會皓齒兩行碎玉，啊唷！小子分明眼角兒也沒掃他一下，快如閃電一般，竟在桌下在他大腿上重重擰了一把，待他覺出痛來，那頭也不回的小小子，手兒兀自在那花姑娘手上撫摸，快得恰似壓根兒就沒離開過那花姑娘的手。

那花姑娘把樓板跺得一聲響，是嬌柔無限，奪不回手去？還是不奪回手去？叫道：「該死的……放開我。」

陸游呵呵一笑，是忙不迭呵呵一笑，因為那漢子又瞪眼了，道：「一雙小兒女，端得活潑又天眞。」

不容那漢子發作，那漢子也發作不得，那自是因對陸游另眼相看，增了一分敬意。

那知小小子呸了一口，道：「你有多少點歲數兒，敢老氣橫秋？」

陸游樂在心頭，果然是柳青青，柳青青已在他身邊，如何不樂，擰他一把，不就是承認了嗎，而且，除了柳青青，誰能有這麼快的手法。

「不敢，」陸游道：「痴長你不多，祇有三歲。」

那漢子和那花姑娘，都是一怔，瞧了瞧陸游，又瞧小小子，漢子道：「你怎知長他三歲？」

「爹！」那姑娘叫道：「他們準是相識的，不然怎會知他歲數，不怪他幫這小子欺負我。」

陸游大笑，瞪着眼兒端詳起小小子來，說：「當眞，面熟得很，小兄弟，敢是咱們眞在那兒見過？」

啊喲！痛得陸游一咧嘴，不過並未叫出聲來，那小小子坐在他身邊，祇一伸手，就在桌下，在他腿上擰了一把，比前番不但擰得更重，而且，像那小桃一樣，擰帶扭，可知小小子……毫不懷疑，已知他眞是柳青青了，若不是一時喜得忘了形，怎會口不擇言，這擰帶扭，那自是她惱惱的，恨恨的。

他不但叫不出聲來，而且着了慌，不料那漢子呵呵笑，說道：「閨女，這相公詼諧，你沒聽他們的口音，一個地北，一個天南，那是曾相識，何況……」

那花姑娘猛可裡一掙，這番脫出手來了，而且移開了些，說：「何況，一個多金的富家公子，一個流落街頭的小要飯的，怎會曾相識，是不是？爹，您也上當啦，人家說見過，又不是說老相識。」

那漢子指着小小子，說：「閨女，妳瞧這娃娃不也睜大了眼兒，你們才眞上這相公的當了。」

「但他怎知大他三歲？」

漢子大笑道：「這是相公故意語出驚人，他怎會不知道，這娃娃若說十六，他就說是十九歲，娃子若說十七，相公便說年已弱冠。」

笑靨，在那花姑娘的臉上出現了，本已臉兒紅紅，因是笑靨如花，道：「當眞，豈不是永遠大他三歲？」

「反正咱們也不知他們的年歲，而且……」

「嗳呀！」那花姑娘叫道：「其實他們也不知道，其實相公也不知道這小子的年齡。」

陸游一時得意，又喜極忘了形，差點令柳青青露出馬脚，這才鬆了一口氣，便小小子的柳青青也笑了，這麼一笑，大家都笑了，自是都熟絡了起來。

夥計已不斷送上菜餚來，小酒家，來了闊客，何況時辰尚早，別無客人，自是加倍慇懃。

那漢子和陸游自是更多杯酒落了肚，花姑娘和小小子也有說有笑起來，在陸游眼中，身邊是柳青青，再不是小小子了，瞟了她一眼，說道：「大哥，我尚有一事不明白，照你說來，這洪帮行仁行義，人民樂業安居，我一路南來，可不是盜賊斂跡，却爲何唯獨那鳳陽盜賊橫行，人民不樂業，不安居，就如大哥您，不也就是帶着閨女，流浪走他鄉？」

那漢子一聲浩嘆，道：「便如咱們那花鼓歌唱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其實並非自從出了朱皇帝才如此，早在元朝時代，已是十年倒有九年荒了，相公是讀書人，不難明白，民不聊生，必多鋌而走險，那元朝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民已不聊生的鳳陽，受害最苦……」

陸游點頭道：「於是，更多人鋌而走險，也抗暴政，於是，英雄起草莽，那麼，倒不是因爲自從出了朱皇帝，才十年倒有九年荒，而是這十年倒有九年荒，才出了這個朱皇帝了。」

漢子肅容道：「相公果然明理有見識，正是如此。」

陸游不自覺，瞟了柳青青的那小小子一眼，像是充耳不聞，祇顧和那姑娘鬧酒嬉笑，也就不自覺，提高了聲音，道：「且住，爲何方圓數千里內，唯獨這鳳陽盜賊如毛，橫行無忌，洪帮既然仁義行天下，官府便無能爲力，洪帮爲何也視若無睹？」

那漢子嘆道：「相公可知這洪帮，最初崛起的地方，便是鳳陽嗎？」

「是嗎？」

陸游像是悚然而驚，驚得甚至身子一震，因是挨着柳青青，那手肘也自然而然，撞了她一下。

小小子正和那姑娘鬧酒嬉戲，嘿！柳青青，竟會被他這麼一撞，坐立不穩，向姑娘懷中撲了過去。

好身手，祇聽那花姑娘叫道：「該死的小子！」

啪的一聲響，那姑娘一巴掌向她臉上打去的，柳青青却斜身一聳，接了花姑娘一巴掌。

竟是陸游叫道：「啊唷！妳爲什麼打我？」

正因快逾電閃，又是柳青青在躱花姑娘那一掌的同時，那會防到她會有此一着，如何躱得開，幸是打在他肩頭。

小小子的柳青青一瞪眼兒，叫道：「你不撞我，我怎會撞她，她因此打我，我自然也因此打你。」

竟然理直氣也壯，不但陸游瞪了眼，便那漢子也瞪了眼，陸游是眞吃了一驚，敢情這小小年紀的花姑娘，顯然好身手，由此可知漢子也非常人，父女兩人分明不是流落江湖打花鼓的！

那漢子也怔住了，因爲小小子不但躱開了他閨女那一掌不說，而且肩頭接了一掌，竟又在同一瞬間，打了陸游一掌，眞個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才知走了眼，小小子竟有好身手，好俊的功夫！

陸游搓着打痛了的肩頭，呵呵笑道：「那麼，這倒是我的不是了，大哥，他這麼說，我也該打您了。」

漢子也呵呵一笑，說：「爲何？」

「因爲您說洪帮崛起的地方，正是鳳陽，令我吃了一驚，」陸游

說：「因爲吃了一驚，無意間撞了這小兄弟一下。」

陸游的眼兒瞟着小小子，故意大聲重說一遍，那意思，自是怕小小子的柳青青祇顧鬧酒嬉戲，不曾聽到，那知小小子呸了一口，說：「我的耳朵又沒聾，說話這麼大聲，做什麼？」

小小子的柳青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陸游假裝不見，轉過頭來，道：「大哥，來來，咱們喝咱們的，不嬉戲，也就不成小人兒了。」

不由他不咧嘴，因爲忍着痛，因爲小小子的柳青青，又在桌下擰了他一下，忙端起酒，掩飾過去，幸是那漢子不見，因爲也端起酒杯來，陸游忙道：「大哥，說眞的，您說這洪帮崛起鳳陽，江湖中人，平民百姓，甚至儒林中人，也多稱太祖皇帝爲洪武爺，那自是尊敬之中，有着一分親切，鳳陽乃是這洪武爺出生之地，洪帮崛起鳳陽，對抗的是篡位的燕王朱棣，自也不奇了。」

那漢子掃了一眼，待送菜來的夥計下了樓，才點頭道：「因爲這鳳陽十年倒有九年荒，民不聊生，孔武有力的，便多鋌而走險，不過初時祇是打家劫舍，當眞是盜賊如毛，這時，一位有識之士東來，明知要救民於水火，却又不能把多如牛毛的匪徒趕盡殺絕，唯有加以組織管束，曉以大義，那從石頭城，及從戰陣逃離星散原太子的人馬，來歸的日多……」

陸游點了點頭，「燕雲子」幾乎衝出而出，這漢子不說，他也知這東來的有識之士，必是燕雲子了，道：「原來，這就是洪帮的由來。」

「正是。」那漢子道：「由烏合之衆，而有了統率組織，而有了目標方向，於是組織更嚴密，也更壯大起來，來歸的也日衆，大義凜然的目標，與光明正大的方向，也更鮮明了，更何況行仁行義，是以，也就更壯大了，帮衆日多，爲了便於統率管束，於是，分出了堂口來。」

「那有識之士東來，來自西南，相公可知西南有袍哥，亦稱哥老會？」

這陸游初下燕山，走江湖，才下江南，如何會知西南事，道：「却不知。」

那漢子道：「那袍哥組織嚴密，於是有借鑑，有所效法，這就是帮中有三爺、五爺之稱，以別職司地位……」

那花姑娘格格笑，笑得花枝兒般亂顫，大聲笑，低聲說，眼兒却瞟着他，不知小小子的柳青青說什麼，但知一定是說他，不禁皺了眉頭。

他誘導這漢子說出這洪帮的來由秘密，不但他要知道，也想柳青青聽到，却那料這小小子的柳青青祇顧與那小小的花姑娘嬉戲。

洪帮的組織如何嚴密，他可沒興趣知道，有興趣知道，也要教柳青青知道的是：怎生偏這洪帮崛起的鳳陽根本之地，却仍無法無天，盜賊橫行，民不安居，不樂業，帮衆倒失了管束。

「且慢，」陸游道：「大哥既說組織嚴密，爲何唯獨這鳳陽失了管束，仍然教人放火，民不聊生，大哥您不就帶着閨女走他鄉？」

那漢子一聲浩嘆，道：「相公你也已有所耳聞了？」

陸游道：「一路南來，果然盜賊斂跡，眞是朗朗乾坤，路不拾遺，却聽得人言，鳳陽有匪首橫行無忌，打家劫舍。」

「問得好。」漢子道：「這就叫做賊性不改，那鳳陽的匪首焦天龍，自恃是洪帮的始創人，那會屈居人下，又那受管束，相公是聰明人，不用我多說……」

陸游點頭道：「這洪帮原爲反抗燕王朱棣同室操戈，骨肉相殘，以下犯上，當眞，這帮主若殺了焦天龍，我想，要殺這賊子，必然易如反掌，但若殺了他，當眞，不也等同室操戈，骨肉相殘，以下犯上，雖然帮主至尊，但那賊子既是始創人，自然高高在上。」

那漢子略現遲疑，但忽臉現肅容，道：「既然我與帮中人有了交往，閒談中，所知自也多了，相公所說，雖也有理，但顯然，那帮主之所以不殺這賊子，是留有以待……」

陸游迅速瞟了小小子的柳青青一眼，不用說，留待她來報仇雪恨，也借她的飛刀，來正帮規。

柳青青，還說這小小子不是柳青青，必是因爲提及焦天龍那賊子之故，那臉兒一旦繃緊了，眞是冷若寒冰，從沒見過這股令人心也爲之寒的臉兒，眞是化了灰，他也認得出來。

說時遲，忽見那花姑娘陡然變了臉色，低聲急促，說：「爹，住口……」

隨着那姑娘的目光，早見走上樓來了兩個姑娘，小桃當先，小玫隨後。

陸游嚇了一跳，因爲柳青青在身邊，蓮花宮主率領這四個妞兒，就是爲柳青青而來的，如何不大嚇一跳，若然認出她來怎辦！

那漢子早已離席，拱手道：「兩位姑娘，今日可眞是貴人踏賤地了……」

那漢子竟也嚇得臉色也白了，因爲那小桃、小玫竟直向這面走來。

同一瞬間，聽得那身後的姑娘低低地，却更急促的，咦了一聲。

陸游回頭一看，竟已不見了那小小子的柳青青！

柳青青從來就是來無影，去無踪的，倒也不奇，別說是在他身後了，即使那姑娘，驀見小桃、小玫現身，登時變了臉色，自然也全神貫注在走上樓來的小桃、小玫，面前的小小子忽然不知去向，人在她面前，竟會忽然失了踪跡，陸游反倒不以爲奇，却大放寬心。

心想：從這父女兩人一見便變了臉色，可知這蓮花宮主和四個妞兒，平日不知如何無法無天、橫行霸道了，嘿！還說盜賊斂跡，人民樂業安居，乾坤朗朗，哼！

陸游心中惱怒，哼了一聲，說：「大哥，請坐，您這是怎麼啦，來，咱們喝酒。」

陸游自不把兩個妞兒放在眼裡，倒是見這父女兩人竟怕得變了臉色，不由心中惱怒。

那小桃、小玫直走近前，可知眞是惡跡昭彰，惡名在外了，嘿！那漢子竟嚇得抖顫起來，尤其是陸游恁地無理，生怕開罪兩個姑娘，忙道：「兩位姑娘休怪，這位相公遠來，不知……」

陸游臉色一沉，身邊沒有了柳青青，自是毫無顧忌，道：「大哥，您這是怎麼啦？還有妳，姑娘，坐下來，呔！」

扭轉頭，沉着臉，對走近前來的小桃、小玫大喝一聲：「站住了！」

那漢子竟會嚇得臉無人色，搶上一步，對小桃、小玫竟躬身施禮，顫聲道：「兩位姑娘休怪……」

那小桃先喲了一聲，張大了嘴兒，小玫也把一雙眼兒瞪圓了，還眞沒見過陸游這麼沛然大怒，爲什麼這麼怒不可遏？

可不是在他大吼之下，都站住了。

祇不過祇得一會工夫，喲了一聲的小桃先格的一聲，笑啦，說：「啊喲！小老虎兒發起威來，怕死人，喲，小玫，妳說，祇不過也愛煞人。」

楞住了的小玫扯了她的袖管一下，因爲看得出，陸游不是戲耍，是眞怒不可遏，嬉戲時肆無忌憚，一旦眞怒了，可就不能不忌憚了，說甚麼也是宮主喜歡的人，不，應該說是喜愛的人，甚至可說是替身、化身、禁臠，不可得罪得的？

何況，都吃過他的苦頭，眞還不是病貓，而是眞有一身功夫，好生了得！

那小桃亦發覺陸游是眞惱了，那嬉戲的笑容，便也凝結了，都楞然瞪着陸游！

陸游跨出一步，瞧瞧那漢子，又瞧瞧這姑娘，竟是都已嚇得臉無人色，花姑娘更嚇得連牙齒也捉對兒斯打起來，也就更怒了，回過頭來，還眞是從未憤怒得像要噴出火的眼睛，轉向小桃、小玫。

竟把兩個妞兒嚇得退了一步。

陸游更上前一步，哼了一聲，更沉聲說道：「平日不知妳們怎麼作威作福了，必是橫行霸道。」

還是那小桃先開了口，說道：「你這麼兒幹嗎？作威、作福？咱們何曾橫行霸道了？」

那小玫顯然已瞧出陸游沛然大怒之故，不過是漢子與那小姑娘嚇壞了，說道：「喂！這位大哥，這位姑娘，你們倒是說說，咱們作威作福，橫行霸道沒有？」

「當眞沒有。」漢子說。

走江湖，而且江湖老的漢子，如何不眉精眼靈，如何會看不出來，蓮花宮主身邊這兩個丫頭，從沒人敢正眼兒瞧一眼的，是爲這相公來的，而且對這相公，分明害怕忌憚，才知這相公大有來歷，便也壯了膽兒。

陸游哼了一聲，道：「還說沒有，瞧他們一見妳們，便嚇成這個樣兒，可知平日無法無天，橫行霸道了。大哥，您過來，姑娘，別怕，告訴我，這兩個惡妞，可是欺負過你們？」

「沒……沒有。」

膽怯怯的小姑娘挨近他來，却躲在他背後，雖然那牙兒沒再捉對兒斯打了，却仍膽怯怯拿眼兒來瞄那小桃、小玫。

那漢子忙道：「相公，當眞沒有。」

「當眞沒有？」陸游說：「那你們爲何害怕？」

「因爲，」漢子的話聲不也露了怯，說道：「祇不過，兩位姑娘是蓮花宮主身邊的人，宮主可是……」

「橫行霸道，是不是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

「不，不，」漢子着了慌，道：「是人人尊敬。」

「你聽到沒有，陸公子。」小桃跺了一下脚兒。

「我明白了，」陸游哼了一聲，說：「誰敢正眼兒瞧她一眼，那宮主的金絲軟鞭一揚，那人就被削去了半個天靈蓋，是不是？豈不是殺人如草芥。」

「沒有的事。」小桃叫道。

那自是說宮主一鞭削去青木堂主半個天靈蓋那回事，陸游怎會知道？生怕小玫疑心是她告訴的，如何不着慌。

陸游却轉眼珠兒，說：「大哥，您騙我。」

那漢子本來臉色緩和了的，大駭之下，登時臉色大變，道：「相

公，我何曾說過甚麼？」

「您說，」陸游道：「自從出了朱皇帝，那鳳陽十年倒有九年荒。」

漢子鬆了一口氣，說：「那是咱們打花鼓，天天唱的。」

「但您說，自從來了洪帮主，方圓數千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民安居樂業。」

那漢子心上的一塊石頭也落了地，肅容道：「句句是眞，相公你有目可睹。」

陸游瞟了小桃、小玫一眼，原來他躭心離去，會難爲這父女兩人，道：「哼！但您爲何不告訴我，自從來了這洪帮主，盜賊雖已斂跡，却也來了這一羣欺壓百姓，無法無天，殺人如草芥的羅刹女魔頭……」

「呔！」那小玫性烈如火，再也忍不住了，說：「你敢對宮主不敬？」

陸游早有了主意，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一半兒是眞，一半兒是假，大怒，說道：「原來妳們都是一夥惡妞，橫行霸道，人見人怕的，我可不怕。」

小桃急得跺脚，叫道：「你這是怎麼啦，宮主不見你回轉，好生盼望，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快快跟我們回去，宮主在等着。」

要脫身，必須借個題兒，而今有了題兒，他還等甚麼，一飄身，跳到桌上，道：「休想，原來妳們是一夥該死的惡妞，竟和妳們廝混了兩日，以往不知，現在，我才不跟妳們回去哩，有本事，妳們來擒我。」

柳青青不知隱身何處，當然見到的，且慢，回轉身來，說道：「大哥，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咱們回頭見，你們怕了這夥惡妞，我可不怕，有人若敢動你們一根毫毛兒，我就跟她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信嗎，瞧我先給她們兩個嘴巴子。」

小桃噗嗤一聲，說：「嗳唷，小玫，妳聽，人家的江湖話兒，可說得眞順口。」

小玫一錯身，叫道：「你敢！」

陸游似退還進，分明是要飛身出窗，那知一旋身，燕雲十八翻，竟眞是妙到毫巓，身子已在空中，竟霍地一個滾翻，小桃、小玫同是挫腰，自是要挫腰追趕，那知尚未離地，勁風拂面，面前已是一暗。

兩個姑娘是何等身手，慌忙一錯身，啊呀！該死的壞透了的賊小子，不僅是打了兩個姑娘一個嘴巴子，呔！而且連擰帶摸，分明還是雙手齊出。

待得陸游嘻嘻笑，已蹬在窗口了，說：「誰教妳這兩個妞兒罵我是賊，那就偸點兒香，哼！」竟然也繃起了臉兒，竟也會臉色一沉，說道：「教妳們知道厲害，我再警告妳們，若敢動這父女兩人一根毫毛，我就不止是偸香，而是……」一拍腰間那古色斑斕的破劍，才厲聲道：「廢了妳們的一雙手！」

先前他本是要穿窗而出的，忽然心中一動：他若匆忙走了，這兩個妞兒，尤其是小玫，絕不放過這父女兩人。最初聽得漢子替這洪帮說好話，又都分明有一身功夫，甚至那小小年紀的花姑娘，竟也不弱，會疑心是洪帮中人，那知小桃、小玫一現身，竟然嚇得顏色慘變，才知不是。

不由心中大怒，這父女兩人不但有見識，又有一身功夫，尚且如此，可知這蓮花宮主令人嚇破膽了，可知平日兇惡殘暴，眞是殺人不眨眼兒，視人命如草芥。

那柳青青要他溫柔鄉中走一回，他不得不走，現在，才知眞正的惡賊，祇一個焦天龍而已。漢子老實，所說必然不假，何況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聞，甚至一路南來，眞是盜賊斂跡，人民樂業安居，更何況要知的，都已知道了，他已沒有必要再留下來。

他倒不怕溫柔鄉是英雄塚，他心中有了柳青青，也祇有一個柳青青，說走就走，就像現刻一樣，躭心的，就祇是這父女兩人，對，非得顯點顏色給這小玫看看不可，他不躭心小桃，却怕他一走，小玫會對這父女兩人不利。

這漢子其實可敬，可惜小桃、小玫突然前來，不然他還有許多話要問。

陸游向小桃眨了一下眼兒，說：「大哥，回頭見，妳這該死的兩個惡妞，有膽的，就追來。」

眼珠子直轉，他已有了主意，長身飛掠，竟飛掠到對街房上，小街小巷，相隔不過數丈，但已見功夫，不料小桃、小玫追了個前後脚。

小桃叫道：「休讓他溜了，這小子狡猾得很，小玫，妳在左，我打右邊攔截。」

陸游那敢怠慢，像是落荒而逃，已明白小桃的暗示了，好，眞要教小玫知道厲害，向左方接連幾個滾翻，脚不沾房瓦，竟在空中接連三個滾翻，恰似飛燕掠雲，施展開燕雲十八翻功夫，眨眼已到了荒郊野外，可不是已把小玫遠遠抛在身後了。

却故意飛掠上樹梢頭，教小玫瞧得清楚些，他落地一旋身，却繞了個圈兒，隱着身形一看，祇見小玫已追了下去，而且氣極敗壞，分明又怒又急。

陸游却走了回頭，借着人家的房屋隱身，轉而向右。(未完・十三)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西城・文　可飛・圖

鬥智威龍

富豪邀請名探　目的擒獲大盜

啟德機場的接機大堂裏，擠滿了接機的人羣。

陸平夾雜其中，正在搜索心目中的「他」。

「他」就是名聞美國的偉大偵探麥昆。

陸平從來不曾見過麥昆，也不曾看過他的照片，他祇是憑心目中的概念來搜索麥昆的存在，而這個概念，純然是來自閱讀麥昆著作的經驗。

乘客一個一個地從狹窄的閘口那裏走了出來。

由於是國際機場，乘客自然是各色人都有，一個健美的金髮女郎，一離開閘口，就大聲對來接機的朋友說：「呀！這裏眞冷呀！」看她一身古銅色皮膚，肯定是來自熱帶地方，難怪對十一月下旬的香港天氣，有點兒不適應了。

今年，香港冷得比較早，十一月上旬，氣候已跌破攝氏二十度，到了下旬，氣候祇維持在十五度左右，亦不能算是寒冷，但對來自熱帶的人而言，的確是有點冷了。

那金髮美女搓着雙手，打從陸平身邊走過，一股幽香，鑽進了陸平的鼻子裏。

他大力地嗅索了一下，登時感到心曠神怡，視線又開始靈活起來。

乘客當中，並沒有他要迎接的人。

眼看乘客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大堂，而閘口那裏，經已空無一人，陸平不由得焦急起來，往袋口裏取出了記事本，打開一看，的的確確是十四時二十分的泛美班機，絕對沒有錯。

麥昆哪裏去了？

但很快，陸平就想到了一件事，既然是美國有名的偵探，說不定會別出心裁地化了裝才來香港，這樣自然很容易便能逃過自己的視線範圍。

在麥昆的著作裏，常常提到他易容的過程，說不定，唉！陸平嘆了一口氣。

根據資料，麥昆生於一九三零年，今年應該是六十二歲，那麼還是從「老人」身份着手吧。

陸平掃視了大堂一眼，忽然看到角落的詢問處那裏，正站着一個身高逾六呎的外國老人。

那老人手上捧着一本「旅遊指南」一類的書，正聚精會神地看着。

陸平慢慢地走過去，於是老人的形象更顯明了。

他穿着灰絨外套，頭上戴着一頂氈帽，脅下挾着一根「士的」，鼻樑上掛一副老花眼鏡。

雖然額頭披着白髮，身形卻異常紮實，看來年輕時，必然是一個運動健將。

「是麥昆了！」陸平幾乎叫了起來，那個形象跟他心目中所假設的，簡直一模一樣。

「對不起！閣下是美國的麥昆先生嗎？」他走到老人跟前，禮貌地問。

那老人放下手上的「旅遊指南」，瞪着神氣的眼睛，望着陸平半晌，說：「是！我是麥昆。」

「那就好了！我奉老闆之命到來迎接閣下。歡迎你到香港來。」說完，陸平伸出了右手。

麥昆仍然瞪着陸平，並沒有伸出手來。

「你老闆可是滕子固，滕先生？」麥昆冷冷地問。

「正是。」陸平恭敬地回答：「我是滕先生的秘書陸平，負責接待你。」為怕麥昆仍存芥蒂，陸平索性把自己的身份抖了出來。

「好！謝謝你。」麥昆伸出粗壯的右手，跟陸平大力地握了一下。

陸平接過麥昆手上的簡便行李，帶着麥昆來到了停車場，上了那輛平治房車。

麥昆把頭朝軟軟的車背上一靠，從外套內袋裏掏出了香煙，點了火。

「我在長堤接到了滕先生的信，沒有一樁好差使要我做，」麥昆微笑地望着陸平：「信這樣說，我為麥昆閣下準備了一樁世上最難解決的案件，相信你必然感到興趣。」麥昆呼了口煙：「哈！這正挑起了我的好奇，喂！到底是甚麼案子？」他拍了一下正在駕車的陸平的肩膊。

顯然是要探取陸平的口風。

陸平雙手緊握着車盤，禮貌地回答：「我不知道，明天大家都會跟滕先生見面，那個時候，滕先生自會詳細解釋。」

麥昆聽了，冷哼一聲，自顧自地大力抽着香煙。

陸平並沒有說謊，他受僱於滕子固才一個星期。

一個禮拜前，陸平無意中看到了一則請人啓事。

啓事這樣寫着：「徵求精通英法兩國語言、喜愛偵探小說青年一名，工作限一年，月薪兩萬港幣。」

另外有一行小字說明萬一工作期限不到一年，仍然支付一年薪金。

陸平一看到啓事，立即心動，他在美國唸書時，選的是外語系，主修英語，副修法語，他自信可以接受任何挑戰，於是立刻趕去渣甸山滕子固的華宅應徵。

應徵的人，連陸平在內，約有二十人，結果，陸平給僱用了。

滕子固是一個五十來歲、身材瘦小的中年人，有着一對烱烱發光的小眼睛。他看來十分慷慨，陸平還沒上班，已經先付一個月的薪水，跟着就告訴他主要的工作是接待近日來自各國的著名偵探。至於為甚麼要請各國的偵探來，滕子固絕口不提。

汽車在馬路上飛馳。

麥昆忍不住又打破了車廂內的沉默。

「除了我，還有哪些偵探？」

「有英國的包維先生，比利時的梅萊先生……」

陸平還沒有說完，麥昆已叫了起來：「你是說包維和梅萊呀？」

陸平點點頭說：「正是。」

「好極了！好極了！」麥昆推一下鼻樑上的老花眼鏡，輕輕地敲着自己的下顎。

「除了他們兩位，還有我們香港的施宇先生。」陸平補充着。

「施宇？」麥昆怔了怔：「是不是那個精通東方技擊的傢伙？」

「技擊？」陸平不禁呆了一呆，施宇精通技擊？他側過身子，去看麥昆。陡地，「虎」的一聲，麥昆粗壯的拳頭已到了面前。

陸平嚇了一大跳，一踏煞掣，汽車「戛」的一聲，停了下來。

由於停得太過倉猝，汽車還顫動了幾下。

麥昆張大眼睛，望着陸平，半晌，哈哈大笑了起來：「小子！眞沒膽！我怎會打你呢。」他把拳頭收了回來：「我祇想跟施宇比一比，看看誰的拳頭快。」

陸平苦笑了一下，重新開車。

很快，汽車就到了酒店。

陸平下了車，打開車門，讓麥昆下來。

「麥昆先生，明天我來接你。」

麥昆指使門僮把行李拿走後，微笑地對陸平說：「你最好下午才來接我，我早上爬不起來。」

陸平點點頭：「那我明天下午兩點鐘來接你吧。」

「OK！」麥昆滿意地笑了笑，轉身走進酒店的大堂……

＊　＊　＊

梅萊正在享用他的早餐。

早餐是雙份的，有火腿蛋、多士、牛奶和黑森林蛋糕。他一邊吃，一邊在看比利時的「時代」雜誌。

雜誌裏，有一個叫做「時事評論」的專欄，此刻，梅萊看的正是這個專欄。

專欄的題目是：「惋惜梅萊的辭職」。

專欄記述了梅萊辭職的來龍去脈，概括言之是由於「過於自我主義，引起了警察上層對他的不滿，令梅萊不得不黯然引退。」

專欄還引述了梅萊一個部下高比埃對他的觀感：「我跟隨身高六

呎二吋、體重近二百磅的梅萊探長快有十年了，在開始時，我也如一般人一樣，對梅萊探長有着很大的誤解，他那傲慢、自以爲是的態度，令人很難接受，同時往往會有沾污司法警察的傳統的危機，然而隨着長時間的接觸，我爲每個人的幼稚而表示歉意，梅萊探長的傲慢祇不過是表面的現象而已，實則他是一個宅心仁厚的長者，他的心細如塵，令不少奇案一落到他的手中，就會立刻迎刃而解，我對他的不容於敝國警方高層，表示極大的遺憾。」

梅萊將「時代」雜誌緩緩推開，順手拿起了心愛的登喜路煙斗。

「高比埃！」他嘆了口氣，視線又落在雜誌上。

專欄的最後一段，這樣寫着：

「高比埃現已被委派接任梅萊的職位，出任比利時總探長。」

梅萊吸了一口煙斗。

當了探長這麼多年，梅萊越來越怕去抓捕兇手，可以說，他完全沒有抓到兇手後的那種愉快感覺，相反，每看到自己親手逮捕的兇手被送上絞刑台後，他祇會感到空虛和絕望。

既然無法享有抓到兇手後的愉悅，倒不如順從上層的勸諭，拿一大筆公職金退休好了。一個當了探長這麼多年的人，退休後，要找一份理想的差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梅萊正自徬徨無措之間，卻接到了滕子固的來信。

雖然不想再抓兇手，但對解決謎團，興趣卻是絲毫未減，他決定接受這個邀請到香港來。

梅萊站了起來，朝睡房走去。

比起梅萊那龐大的身形，梅萊夫人更顯得嬌小玲瓏，梅萊進來時，她正在對着鏡子化粧。

「親愛的！你看我要再添些藍眼蓋嗎？」她微側着身子，嬌聲地向梅萊提出了問題。

梅萊看了看夫人那艷如驕陽的臉孔，輕柔地說：「你自己決定吧，我的眼光哪能比得上你呢，對嗎？達玲。」他彎下身子，在夫人的額前輕輕地印上了一吻。

「謝謝。」夫人滿意地笑了一笑，拿起眉筆，在眼眉兩邊輕輕掃了幾下。

「一個人出去，不怕嗎？」梅萊在椅子上一坐，隨口問。

「怕甚麼？這裡是香港，總會有比利時遊客吧，有甚麼事，向他們求救好了。」

「你怎知誰是比利時人？」梅萊問。

「跟我們一樣這麼漂亮的人，一定就是比利時人了。」夫人看來頗有點民族優越感。

梅萊忍不住大笑起來，指着自己的肚皮：「就是我？」

夫人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時候，身邊小几上的電話響了起來。

是接待處打來的，通知迎接梅萊的汽車已經到了。

「哈！我要出發了。」梅萊站了起來，又在夫人的臉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小心色狼。」

* * *

天上下着微微雨，包維才走出酒店，就有一位衣冠楚楚的青年迎了上來。

「包維先生嗎？梅萊先生已坐了別的車子先走一步了。」

瘦削的包維慣例用他銳利的眼光朝面前的青年掃視了一眼。

對初見面的人物，投以銳利冷峻的眼光，進行心理分析，是英國私家偵探的傳統，包維既是英國十大私家偵探之一，當然放棄不了這個優良傳統。

年輕人，大約廿五、六歲，看來必定是滕子固的下屬職員。

「旅途辛苦了吧？包維先生！我叫陸平，是滕先生的秘書。」陸平不知怎地有點兒討厭包維。

這個號稱英國十大私家偵探的老傢伙，單在外表上，已遠遜美國的麥昆和比利時的梅萊了。卵形的頭顱，光禿禿的前額，再加上唇上左右向上翹的髯子，令他看來，頗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有甚麼辛苦不辛苦，我最喜歡旅行，沒有旅行，我才覺得辛苦呢。」包維傲慢地說：「還有，你不知道英國流行着這樣的一句話嗎？有案件的地方，就有包維。」

陸平嗤了口唾沫，問：「包維先生，這麼說你頂喜歡查案。」

「那要看案件的性質夠不夠吸引。」包維轉動着他那深綠的小眼睛，言下之意，他祇會調查棘手的大案。

「是嗎？」陸平本能地應了一聲。

「看樣子，你似乎不大清楚我過往的經歷吧？」包維冷冷地問。

「我祇知道你不是英國人……」

陸平還沒說完，包維已咆哮起來。

那咆哮聲像一頭猛虎的吼聲，把陸平嚇得倒退了三、四步，他望着包維，在思索着到底自己犯了甚麼錯誤。

「對！我本來是比利時人，那又怎樣？」包維瞪着他的小眼睛：「可是現在我是英國人了，跟比利時再沒有任何關係。」

一個人能如此痛恨他以前的國家，那麼在那個國家，必定是有着他不願去回憶的往事。

「對不起！包維先生……我……我祇是想告訴你我並非對你

全無了解而已。」陸平提出道歉。

「沒關係，我……我……」輪到包維有點兒詞窮了：「我不太想提過往的事。」

陸平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比利時發生了一宗貴婦被殺害的案件，負責偵查這宗案子的正是包維。本來調查工作一直進行順利，但高傲的包維由於固執，在調查的半途上犯了一點錯誤，致使拖延了破案的期限。這在包維的偵探生涯上留下了污點，也是這個原因，令包維毅然離開比利時，移居英國，最後還歸化英籍，成爲英國的公民。

「年輕人！世界上有哪個人不犯錯誤的呢！」眞不愧是英國名探，一眼就看穿了陸平在想甚麼。

陸平以笑遮掩，請包維上了勞斯萊斯。

「好漂亮的車子！」包維坐進了英國製造的豪華汽車後，立刻表示了他的讚賞，可見這個瘦小老頭，對英國是如何的愛好。

不知怎地，陸平對這個名震英倫三島的名探，隱隱地有一種厭惡的感覺，如果不是受僱於滕子固，他可眞不願意接待這樣的一個傲慢老頭子。

* * *

勞斯萊斯駛進了滕家大宅，在大屋前停了下來。

陸平有禮貌地把包維引進了滕子固的會客室。

會客室裏，早已來了兩位客人——麥昆和梅萊。

包維一走進會客室，麥昆和梅萊便迎上來，向包維問好。

「包維先生！久仰大名！」麥昆露出了他那獨有的爽朗笑容：「說起來，你還是我們的前輩呢。」

包維並沒有答話，祇是冷冷地笑了一下。

「包維先生，即使在我們美國，你也是大名鼎鼎呢！警界不少高官，都稱讚你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偵探呢！」麥昆興緻勃勃地說。

「謝謝！麥昆先生。」包維冷冷地回了一句，就沒再去理會麥昆了。

看來，這個傲慢的老頭，對美國並沒有好感。

梅萊迎了上來，跟包維握了握手：「敝國失去了你，眞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不打緊，有你不是一樣嗎？」包維說着，陡地像想起了甚麼似地，用右手拍了一下前額：「啊！對了，你已離開了比利時警界。」

「哈哈！他鄉遇故知，其樂何如！來來來！我敬你們兩人一杯。」麥昆湊興地把兩杯注滿拔蘭地的酒杯遞到了包維和梅萊的面前。

「拿開！」包維揮了揮手，冷冷地叫了起來。就在麥昆還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之前，包維已接了下去：「我不喝拔蘭地，從不！」

麥昆整個人呆住了，他料不到熱臉孔換來冷屁股，登時僵住在包維的面前。

陸平很喜歡麥昆的那種爽朗性格，不想他太難堪，隨手倒了一杯白馬威士忌，遞到包維的面前：「包維先生！這是最好的蘇格蘭威士忌，該合你的胃口了吧！」

「嗯！」包維接過，放在鼻尖嗅了一下，微微皺起了眉尖：「縱然不是最好的，也肯定好過拔蘭地。」

「來！我們喝一杯。」梅萊趕緊打圓場。

三個人默默地對飲了一杯，偌大的會客室裏，佈滿了冰冷的空氣。

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際，陸平的救星來了。

大富豪滕子固披着深藍色的法蘭絨外套，飄逸地走了進來。

陸平連忙迎上去，低聲地滙報了接待的經過。

滕子固仔細地聽了後，輕拍着陸平的肩膊：「幹得好。」然後他就向房中的三大名探，揚了揚手：「多謝你們的光臨，旅途辛苦了吧？」

包維冷冷地問：「不必客套，滕先生！你要我們辦甚麼案子？」

滕子固打量了包維一眼，很客氣地說：「包維先生！對不起，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哦？」包維應了一聲，就沒有再說話了，他料不到這個瘦弱的中國男人，會回答得這麼決斷。

「因爲……」滕子固在厚厚的海虎絨沙發上一坐：「我還要等一個人。」

「我知道了，是施宇！」麥昆大概已忘記了剛才的尷尬，大聲地說。

「對！」騰子固向麥昆報以一個友善的微笑。

麥昆緊握着他的右拳，看來，他眞想找機會跟施宇比試一下哩。

這時候，會客室外面傳來了急速的脚步聲。

「哈哈！施宇來了。」滕子固笑哈哈地站了起來。

陸平連忙把會客室的大門打開。

門外，站立着一個中年男人，五呎十吋高，樣貌端正，未待滕子固開腔，已向房裏的人微微地鞠了一個躬：「我是施宇，來遲了，對不起。」

陸平接過施宇手上的大衣，把施宇帶到滕子固對面的那張單人沙發旁。

施宇並沒有坐下，他等待着滕子固爲他作介紹。

滕子固盡主人的義務，一一介紹。

「能夠跟各位見面，我委實太光榮了。」施宇用帶有牛津音的英語表達了他內心的興奮。

「施宇！你今年貴庚？」滕子固坐了下來，忽然問。

「四十四歲。」施宇也坐了下來：「已到了忘樂中年的年齡了吧！滕先生。」

「哈哈哈！年紀還輕着呢。」滕子固笑吟吟。眞的，他沒有說錯，四大名探中，以施宇的年紀最輕。陸平在角落的沙發上坐了下來，打量着施宇，他發現了一個秘密。

四十四歲的施宇，看起來，遠要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單看外表，誰也不會相信他已是一個年過四十的中年男人。

四大名探當中，麥昆爽朗豪邁，不拘小節；梅萊樸實敦厚；包維傲慢自恃；祇有施宇，飄逸瀟洒，俊朗不凡。不知怎的，陸平對施宇獨具好感。

「施先生，聽說你最近去了瑞士滑雪，愛上那個國家，想從此再不理江湖事，對嗎？」滕子固這樣問。

「的確有過這樣的念頭。」施宇回答：「忙了十年，該到休息的時候了。」

「是爲了舒雅小姐那件事嗎？」滕子固忽然這樣問。

施宇的肩膊抽搐了一下，半晌，淡淡地說：「可以這樣說。」

一聽到「舒雅」這個名字，陸平登時呆了一呆，他想起了發生在一年前的那宗奇案。

五個强盜搶劫了一家美資銀行，臨逃時，抓了一個美人作人質，在逃出銀行大門時，遇上了警員，雙方槍戰，那個美人受不住精神上的刺激，暈了過去，醒來之後，記憶全失，長期要在精神療養院裏休養。

那個美人，就是施宇的情人。

「瑞士是好地方，最適合舒雅小姐休養。施先生！如果你能幫我解決這樁疑案，你就可以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照顧舒雅小姐了。」滕子固說。

「希望能如你願吧。」施宇說。

「好了！言歸正傳吧。」滕子固拍了一下手：「現在我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

四大名探緊緊地盯着滕子固，他們都想知道滕子固要他們解決的，到底是甚麼性質的案子。

「說句坦白話，這宗案子要比小說更加離奇曲折。」滕子固用他那銳利的眼神掃射了四大名探一眼。

陸平也偷偷地瞧了四大名探一眼。

施宇抿嘴微微地笑着，梅萊與麥昆輕輕地聳了聳肩，三個人同時保持了緘默。

祇有那個傲慢成性的包維，陸地揚了一下手：「有話就直說吧！不要轉彎抹角。」

對主人而言，這句話顯然毫不客氣，若是換了一個修養稍差的人，必然會勃然大怒。

然而，滕子固聽了，祇是淡淡地一笑，用極其平和的語調叙述了案發的經過。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早上，有一個假扮警察的獨行大盜半途截劫了銀行的解款車，根據事後的點算，被掠的款項，一共是一千萬美元。」

「呀呀！一千萬美元！」麥昆吹了一下口哨。

「一千萬美元！」梅萊、施宇不禁應和着。

祇有那個包維，卻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彷彿那一千萬美元根本不是甚麼一回事。

陸平到這時候，才知滕子固要四大名探辦的，就是去年轟動香港的千萬美元的大劫案，案件的確離奇曲折，强盜單人匹馬，制服四個護衞員，不費吹灰之力，就輕易把千萬美元據爲己有，然而這類案件卻絕對不會輕易挑得動四大名探的心。

陸平平日頗喜愛閱讀偵探小說，對四大名探辦案的方針，有着基本的認識。

四大名探經辦的案子，全都是在一個特定範圍裏所發生的事。如今這千萬美元巨劫案，卻並不屬於這個特定範圍。

甚麼叫做特定範圍呢？用最簡單的說法來解釋，就是犯人必定在有限的人數當中，可是這宗巨劫案，到目前爲止，並沒有所謂「有限人數」，單是警方所調查過的人物，就超過一千人，卻是仍然無法抓到强盜。

那就是說，根本沒有一個「模擬」對象，强盜有可能是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也有可能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女。既然强盜沒有職業和性格可供調查，即使四大名探絞盡心思，怕也沒有把握抓得强盜吧。

大海撈針，機會何其渺茫。

陸平想到這裏，有了一個懸念，四大名探大抵不會接受這樁差事吧。

這時，滕子固又說話了。

「施先生，你是香港人，對這宗案子的來龍去脈，大概已經很清楚，祇是麥昆、梅萊、包維三位先生是外國人，我有必要把案情再複述一遍。」

滕子固從西裝口袋裏掏出一本記事册，輕輕地放在會客室當中那張長枱上。

陸平以前曾經見過這本一吋厚的記事册，卻不知道這裏面還記載着有關巨劫案的資料。

滕子固戴上他的玳瑁老花眼鏡，用不徐不疾的語調叙述千萬美元巨劫案的詳情始末。

陸平趁着滕子固在複述案發經過之際，偷偷地去看四大名探的反應。

麥昆把他那雄偉的身軀整個地埋在沙發裏，一邊取出煙斗，一邊用火柴點燃了煙，之後把熄滅了的火柴，小心翼翼地放進衣袋裏。

這是麥昆的癖好，每當他留神聆聽案情時，總喜歡把用完的火柴枝放進衣袋裏，衣袋裏的火柴枝越多，那就表示他聽得越入神。

包維在開始時，仍舊不脫他的傲慢本色，右手輕輕地摸着鬍子，一派漫不經意的神情，但隨着案情的進展，他的臉色就開始凝重起來，右手放在身邊的桌子上，輕輕地敲着。

梅萊不愧是一個專業警察，一早就掏出了記事簿，將滕子固的說話，一一記錄了下來。

至於施宇嘛，最是輕鬆，他閒適地靠在沙發上，一邊聽，一邊嘴角流露出輕笑。

看起來，施宇彷彿是在聆聽着老朋友談心事，並沒有對案情投以一定程度的關心。

陸平當然知道那是跟施宇對這宗案子早已瞭如指掌有關，是以他根本再沒有興趣重聽一遍。

大約經過了半小時的敍述，案情終告一個段落。

滕子固把枱上的記事册「啪」地合上，用銳利的目光掃射了各人一眼，陡地說了一句足以令四大名探震驚的話。

「雖然警方動用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到現在，仍然是茫無頭緒，有不少警方人員甚至認爲沒法抓到這個强盜。」滕子固有點感慨地：「不過，高層當然不能宣佈放棄，這是香港警察的面子，於是成立了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專案小組。據初步估計，警方動用的人力物力，已是天文數字，幹探動員了一千名，而偵緝費用，包括線人費在內，怕也有五百萬了，甚至有人說，再這樣查下去，怕會跟被劫款項等量齊觀了。」滕子固頓了頓：「這自然是有點開玩笑的成份，不過，繼續查下去，費用眞的會不少。」

在場的四大名探，同把視線集中在滕子固的身上。

「强盜搶了一千萬美元，卻不曾傷過一個人，於是有人稱他是城市俠盜羅賓漢，這年頭，市民對幹大買賣的强盜並不怎樣深惡痛絕。」滕子固的感嘆是越來越强烈了：「各位先生！如果警方抓不到强盜，那麼在將來日子裏，怕將會有更多類似的所謂俠盜出現，那時候，我們的社會將會永無寧日。」

滕子固說着時，掃視了四大名探一眼，審察四人的反應。

「我請諸位到來，就是希望能借助四位的智慧，解決香港警方的難題。」滕子固終於說出了動機。

滕子固的語調不徐不疾，續往下說：「皇帝不差餓兵，當然會奉上酬勞。」

他向陸平打了個眼色。

陸平連忙把已準備好的四張支票遞到滕子固手上。

滕子固親自把四張支票分派給四大名探。

支票上的金額是港幣十萬元正。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他微笑着：「希望你們不要推卻，我的習慣是既出之物，永不收回。」

這無疑是暗示四大名探不要把支票推回。

「即使諸位先生不願意接受我這份差使，那也不成問題，就當是旅費好了，盡量把它花掉，盡情遊覽香港的景色吧。」滕子固頓了頓，望向施宇：「施先生是香港人，香港大抵對你已沒有甚麼吸引力，那麼就用這十萬元到外國去走一遭吧！巴黎也好，羅馬也好，總之把它花掉，哈哈哈……」

滕子固豪邁地笑了起來。

聽完了滕子固的叙述，四大名探的臉上不約而同地流露出詫異的神色。他們相互對望了一眼，最後默許麥昆代表發言。

麥昆的神情已沒有剛才那麼輕鬆，他帶點苦笑地說：「滕先生！我想你對我們四人有一點誤解。」

「哦？」滕子固怔了怔：「我誤解你們？」

麥昆點點頭：「過去，我們的確破了不少疑案，因此，江湖上的朋友就叫我們作四大名探，不過，我們對付的案件，都有一個特定的範圍……」

「請恕我打岔，」滕子固抬高了手，插口說：「特定的範圍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說案件必定是在某個範圍裏發生，」麥昆耐心地解釋：「那就是指在某一個限定的時間和空間裏所發生的事件。在那個時間和空間裏，存在着可疑的人物，遇到這種案子，不是我們自誇，任憑犯人如何心思巧妙，都逃不過我們的五指山。」麥昆擧起右手，伸開了手板。

滕子固「嗯」了一聲，表示明白。

「可是我們並非甚麼魔術師，超出這種特定範圍，就沒可能抓到犯人。」麥昆淡淡地說：「剛才滕先生敘述的那宗案件，不錯，十分有趣，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覺它是在特定範圍以外。」

「哦？」滕子固皺起了眉頭，顯然對麥昆這番話，並不太明白。

麥昆往下說：「說得坦白一點，滕先生就是要我們四人在香港六百萬人口中去找那個强盗，這不啻是大海撈針嘛！哪有這個可能！」

滕子固一邊聽着，一邊輕輕地用右手揑着鼻尖。

「即使福爾摩斯復活，也破不了這宗案子，梅萊先生是比利時的職業偵探，一定知道這宗案子祇有警方才能破。」麥昆一口氣地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對！麥昆先生說得完全對。」梅萊咬着他的煙斗：「滕先生！所有案件都祇有兩個類型，一類是可以憑個人頭腦破案的案件，另一類則是非依靠團體力量而不可破的案子。這宗千萬美元巨劫案，正好屬於後一類，需要無數精練的幹探四出查探，盤問每一個可疑人物。」

滕子固聽了後，微微一笑，望向包維：「包維先生！你有甚麼意見？」

雖然遭到四大名探中的麥昆和梅萊的婉拒，滕子固並沒有流露出些微的失望和沮喪。

「你是在問我包維的意見嗎？滕先生。」包維淡淡地問。

「當然！閣下也認爲祇有警方才能偵破這宗案子嗎？」滕子固同樣淡淡地問。

包維的眼睛向住天花板一瞧，用十分冰冷的聲音回答：「滕先生！你難道眞的一點都不知道我辦案的宗旨嗎？這案子就請你交由我一個人去辦好了。」

包維這番話，令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

陸平覺得這位老偵探，委實太盛氣凌人了。

包維若無其事地說：「這是我一向的辦案宗旨。」

「這麼說，包維先生！你是接受我這項挑戰了？」滕子固這樣問。

「可以這樣說。」包維眨了眨他那深綠色的眼睛：「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請隨便說。」滕子固禮貌地作了一個「請」的手勢。

「我要香港警方聽我命令行事，滕先生！你可以做得到嗎？」包維的眼神帶點兒諷刺地盯着滕子固。

「可惡的老頭兒！」陸平的心裏不禁這樣地咒駡着：「除非是警務處長，否則哪有可能全權指揮香港的警察！這不是給滕先生難看嗎？」

滕子固用右手輕輕地拍了一下前額：「唉！這可眞爲難了。」

看來有點尷尬，實則臉上仍然掛着笑容。

「包維先生！我哪有這樣的能耐呢！對警方有影響力的，這位施宇先生……」他指着在沉思中的施宇：「遠勝於我了。施先生曾經協助警方偵破許許多多的案件，可以說是警方的恩人。施先生，你可否用你的影響力達成包維先生的願望呢？」

滕子固不愧是個老狐狸，把燙手的山芋轉嫁給施宇。

施宇從沉思中醒轉過來，用右手手指抓了抓稍稍凌亂的頭髮，苦笑地：「不錯，我跟警方的關係很好，尤其是偵緝處的藍新平探長，是我弟弟的好朋友。不過，跟包維先生一樣，我辦案也有一個宗旨，除非對方委託我，否則絕不會插手。」

說這番話時，施宇的臉上流露出剛毅的神色，威風凜凜。陸平在旁，不禁暗暗喝采。

包維望着施宇，沒有說話。

「因此，這宗千萬美元巨劫案也不會例外，警方不找我，我不會主動地去找警方。」施宇堅決地：「還有，正如麥昆先生和梅萊先生所說的一樣，現階段祇有警方才能偵破這宗案子，抓到强盗。」

施宇的話，很明顯地婉拒了滕子固的請求。

四大名探，說的雖然略有不同，終歸都是一樣，推拒了滕子固的提議。

千萬美元巨劫案，雖然十分曲折離奇，卻不在四大名探辦案的特定範圍裏。

「唉！算了吧。」滕子固忽地嘆了口氣：「看來，對我的提議，四位大探長都已拒絕了吧。」

滕子固又把右手輕輕地在前額上一拍。這是他的習慣，每逢遇到疑難不決的事，就會輕拍前額，彷彿這一拍，別的主意就會應運而生。

陸平偷偷地瞧了滕子固一眼，不知怎地，總覺得這個億萬富豪內心深不可測，別人遭到四大名探的拒絕，臉色必然會難看之至，但此刻的滕子固，臉上仍然掛着一絲微笑，似乎早已料到自己的提議會遭到四大名探的婉拒。

「好吧！讓我修正一下提議吧。」滕子固輕描淡寫地說：「說不定會較易接受。」

四大名探一時之間弄不清滕子固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葯，八隻眼睛，齊向滕子固身上瞧。

「嗱！且讓我把這宗案子扯近

我們身邊吧，看看你們能否接受。」滕子固說。

「扯近我們身邊？這是甚麼意思？」這回是包維沒耐性了，搶着問。

滕子固依然維持着他那一絲微笑：「剛才麥昆先生不是說過特定範圍嗎？說辦案，都會在某個特定範圍裏進行，對嗎？」四大名探越聽越糊塗了，同時點了點頭。滕子固續往下說：「我現在就把千萬美元巨劫案放進諸位辦案的特定範圍裏，這麼一來，諸位就可以大展所長了，對嗎？」

「這個……」麥昆搶先開口，他永遠是個急性子：「有可能嗎？」

梅萊、施宇的臉上都有着懷疑的神色。然而最感到吃驚的，是陸平。

滕子固要撥亂歸正，把性質完全跟四大名探辦過的案件相違的案子，轉爲合乎他們胃口的案子，這樣的事，眞的有可能嗎？

「諸位！請不要太過吃驚。」滕子固似乎也感到了四大名探那吃驚的心情，和顏悅色地說：「我不是甚麼魔術師，懂得玩魔術，我祇是想改變一下調查的方針。」

「哦！」麥昆抬一抬眉。

滕子固續往下說：「老實講，我也不想諸位追隨警方的驥尾，給人家牽着鼻子走，多沒意思。」

麥昆不禁點了點頭。

包維摸着他的鬍子，默不作聲。

梅萊和施宇一直地盯着滕子固，似乎不曾眨過眼。

「爲甚麼一直到現在，警方還抓不着强盗呢？」滕子固提出了問題，很快他又自我作答：「那是因爲他們祇顧追查事後的綫索。舉個例子吧！今次事件中，强盗留下了不少可供追查的綫索：那輛油白了的摩托車，運載千萬美元的平治房車，汚穢雨衣等等，警方很仔細地一一追查，結果反而鑽進了牛角尖，沒法走出來。這次，我想來個大倒轉，反其道而行。」

「怎麼反其道而行？」麥昆忍不住地問。

「我們從調查的出發點這一點上動腦筋，換言之，我們要發揮我們的想像力，不要依循常理的查案手法去對付這宗巨劫案。」滕子固一口氣地說了出來。

「滕先生，請你停止你的演說，不要再賣關子。」包維冷冷地說。

「哈哈！」滕子固笑了起來：「好吧！讓我把話說清楚，我有一個計劃。」

「計劃？」麥昆吁了口氣。

滕子固說：「我想將這宗巨劫案在諸位面前再說一遍，諸位有何高見？」

四大名探默不作聲。

「嗱！由於案件的再現，諸位不是從一開始就參與這宗案子了嗎？那麼，正合了你們查案的宗旨，有一個特定的範圍了。」

「再現？」麥昆反問着：「你不是借用演員重現這宗案子吧！哈哈！不是我潑你冷水，那是沒可能的。」

「麥昆先生！我們很想聽聽你反對的理由。」滕子固神閒氣定地。

「事件哪能百分之百如實地再現呢！那是沒有可能的事。」麥昆大力地搖着頭：「祇要有些微的出入，就會令我們錯下判斷，這是十分危險的。滕先生！戲劇跟現實，全然是兩回事，演員祇會演得形似，反映不出案件的神髓。」

「我明白，我明白。」滕子固拍了一下手掌：「不過，我是滕子固，滕子固哪能讓天下聞名的四位大探長失望呢！陸平。」

陸平連忙站起來。

「你替我到隔壁房間把那三隻皮箱拿過來。」滕子固吩咐着。

「是！滕先生。」陸平應了一聲，匆匆走進隔壁房間。

房間的角落那裏，並排放着三隻棕色的皮箱，陸平一拈手，就發覺份量不輕。

他一一把三隻皮箱搬到了會客廳那裏，放在長長的餐桌上。滕子固大力地吸了一口氣，一手摸着其中一隻皮箱。

滕子固掏出鑰匙，把其中一隻皮箱打開。

裏面塞滿了鈔票。

「哈哈！」麥昆忍不住吹起了口哨。

滕子固摸着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半晌說：「這三隻皮箱裏，裝了一千萬美元的鈔票，跟被劫去的數量相等，請各位仔細看一下，這可不是甚麼僞鈔，而是貨眞價實的鈔票，而鈔票的種類，跟被劫的一樣。」

「看來，滕先生你就是那個强盗吧！」施宇笑呵呵地說。

「如果我是强盗，還敢招呼各位大探長來舍下嗎？這豈非作繭自縛，你們不會相信我會那麼笨吧！」滕子固同樣笑呵呵地回答。

「你們中國人有一句成語叫做兵行險着，對嗎？」橫地裏，包維冷冷地問。

滕子固還沒回答，比利時名探梅萊已搶先說了：「這些鈔票有甚麼作用？不會是分給我們四個人，安享晚福吧。」

陸平一聽，幾乎笑起來，想不到外表穩重的梅萊，也會有如此精妙絕倫的幽默。

（未完・一）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萬寶齋請程小蝶商討對付紅燈老魔事，由副總捕頭郭寶元回來傳諭，叫小文代理總捕頭職位，要當眞實臨陣般去指揮，其餘的人要嚴格聽命。小文、小雅與素喜三人在房中演繹一番，看得郭寶元暗讚不已。小文等三人合作融洽，彼此間無所不談，親如一體……



喬裝平民闖畫苑　面臨險境顯才華

小文道：「難道九王爺一點也不知曉？」

「說不知道是裝聾作啞！」程小蝶道：「個中的複雜，恐怕比我們能夠想到的還多十倍，九王爺一個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大批文、武大員，都被引上了賊幫，一刀劈落千樹花，能不能下得手？該不該下這個手？」

這番話說得驚人，小文、小雅、素喜，全都聽呆了。

程小蝶笑一笑，接道：「素喜，既然闖入了『上林畫苑』，就別再存顧忌，有人攔截，妳就全力施展，能殺就殺，不過，別殺不會武功的人，他們可能是王侯公子，豪門千金，也可能是一品大員的如夫人。」

「姑娘，妳早去探查過了，是吧？」小文道：「這些事怎麼可能呢？」

「沒有去過，就是去了，走馬看花，也瞧不出甚麼名堂，」程小蝶道：「我派了十幾個人，分佈『上林畫苑』的四週監視，凡是去『上林畫苑』的人、車，全給我記下來，再加上追踪偵察，化了不少時間，但終於把那些人、車來龍去脈，查清楚了，天啊！可眞把人嚇了一大跳……」

「如果是當朝大員的內眷，」小雅道：「她們應該愛惜身份，那不是幽會的好地方，都是些甚麼人家呢？」

「京中十大王府，有八家內眷出入上林畫苑，尚書、御史等文、武官員都算上，有三十一家和上林畫苑有牽扯，妳想想這股力量有多大？」程小蝶道：「刑部衙門絕對惹不起，我這乾公主的身份也未必扛得起來。小雅，不是爲了去幽會，只爲了找人上床，用不着那樣麻煩……」

「床！」素喜突接道：「總捕頭，派個人帶我去言府，那裏有刑捕埋伏，他們有很多不認識我。」

「我陪妳去，」小文道：「也好有個照應。」

程小蝶點點頭，素喜拉起小文就跑。

「素喜一定是想到言大人在床上留下了甚麼，」小雅道：「只是心中沒把握，所以不肯說出來。」

「有道理，小雅，妳推敲判案的能力，大有進步了。」

「可是，我想不通，那些王府內眷，大官夫人，爲甚麼去上林畫苑？」小雅道：「難道眞是去學畫？」

「學畫只是原因之一，怕的是她們不能不去，更可怕的是有人催她們去。」程小蝶道：「去的不單是內眷，還有王孫公子啊！」

「難道他們是取一種東西？」小

雅神情驚疑的道：「會是甚麼東西呢？」

「不是去取，是去討，不去就拿不到啊！」程小蝶道：「也是買，所以，也有幾家大富豪的夫人、侍妾，出入『上林畫苑』，我就是想不出它是甚麼東西？能讓數十官員盡東手，八家王府齊折腰。」

「那就容易了，小姐只要告訴我是那一家富豪的侍妾，我去把她抓來，」小雅道：「嬌滴滴的小婦人，一嚇唬，全都招出來了。」

程小蝶搖搖頭，道：「不行，我想過了，隱密已洩，和我們對抗的就不止是上林畫苑了，如果八家王府和數十個文、武官員串連在一起和我們作對，刑部罩得住麼？何況我們手中也沒証據。」

「可是，我們夜探上林畫苑，」小雅道：「一樣會使隱密外洩呀？」

「不一樣，」程小蝶道：「上林畫苑中人，不會把有人夜探的行動洩漏出去，他們捨不得目前的成就，再說，他們也有能力對抗我們，就算被他們發覺了我們是刑部中人，我相信他們也不願放棄花費數年心血建立起的基業。」

「這和言侍郎的案子，」小雅道：「會不會有所關連？」

「不知道，剪不斷、理還亂，」程小蝶道：「素喜如能找出言大人的遺物，看看故去的一代天才，能不能留給我們一點啟示！」

「難道言侍郎眞有未卜先知之能？」小雅道：「早已料定了素喜是刑部中人？」

「這一點絕不可能，但他早知道素喜有一身高明的武功，混入言府，別有所圖，所以，很想把她收爲心腹，」程小蝶歎息一聲，道：「可惜萬寶齋的訓練太成功了，素喜雖然動了情，還是不敢背叛萬寶齋，時不與我，一代天才也山窮水盡去無路，他來不及轉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姑娘的思維縝密，籌劃有方，集千頭萬緒於一手，我們是萬難及得。」小雅道：「既已決定夜探上林畫苑，不知要派甚麼人去？」

「我應該親身臨敵，但萬復古已找出紅燈老魔出現的線索，」程小蝶道：「隨時會有會合的訊息傳來，我要守在刑部或家中，不便輕易離開，所以，只有派妳和素喜去了，由小文坐鎭刑部。」

「對！小文性情溫柔，比我適合……」

「倒也不是，」程小蝶笑道：「妳們的武藝相若，但妳比小文多那麼一點神勇，論殺敵之能，她不如妳，何況，她臂傷還未完全癒合。」

「說得是，我和素喜去，我會要求素喜徹底的改變形貌，」小雅道：「戰死在上林畫苑，也不能讓他們看出身份。」

「大戰受傷，已非我所願，就別提戰死了。」程小蝶神情肅然的道：「打不過可以逃，妳們要小心謹慎地去，平平安安的回來，我會安排接應，也許萬復古也會派人。小雅，再帶神眼叟佟元修一起去，江北四老他最老，但內功和技藝，也高出同儕很多，上林畫苑中，有些甚麼秘密，我們也許瞧不出甚麼，以他閱歷之豐，可能會有發現。記着妳是此番夜探上林畫苑的統軍之帥，要膽大心細，要沉着應對，寧一無所獲，也不要有人傷亡。」

「我會小心，」小雅充滿信心道：「此番是去找尋眞相，不是爭勝鬥强。」

足足等了一個時辰，素喜、小文返回刑部。

幸好，萬復古還未傳來訊息，程小蝶仍留在公事房中。

「床上有很多暗格，而且裝有活門，好像藏了很多的東西！」素喜道：「都被人搜羅一空了！」

程小蝶心中忖道：「是啊！找尋那些奇書時，仔細地搜過了那張床，還會有甚麼遺漏呢？」

「幸好沒有人會注意到我找的東西，」素喜道：「所以，它還留在那裏。」

程小蝶沒有提起搜查奇書的事，這是屬於言夫人田秀珍和丈夫之間的秘密，程小蝶也不能洩漏，但卻實在想不出遺漏了甚麼，搜得很仔細的呀。

「是甚麼呢？兇手的名字，還是指出了他的身份？」程小蝶道：「能不能用作兇手入罪的証據？」

「根本就解不開個中之秘，」素喜道：「那裏能當作証據，不過，是這塊破舊的織絹不錯，現在想來，他是有意告訴我的！」

一面取出了手掌大小一塊織絹，交給了程小蝶。

絹色微黃，似是由某個地方撕下來的，邊沿零亂，也不方正，兩面不見字跡，就是一塊撕下來的舊織絹，程小蝶反覆查看了良久，找不出一點啟發的痕跡，暗暗的吁一口氣，道：「素喜，能不能告訴我，妳如何肯定它是言侍郎的遺物？」

「我見過這方織絹，姑娘知道，我們目力過人，見過的東西，就記憶清晰，很難忘記，」素喜道：「我見過它，也看着言侍郎把它放在藤枕之中。」

「什麼時間的事？」程小蝶道：「可曾說過什麼？素喜，我要知道詳細的經過，不能有一點遺漏。」

「既然想起了這件事，就會清晰的出現腦際，」素喜雙頰上泛起了羞紅，眼中也有淚光，道：「是

他被殺前七天吧，那一夜我們在床上，不知他是否有心，主動的講故事給我聽，說的是刺客列傳，他舌粲蓮花，妙語如珠，我聽得興緻正濃，他却突然打住，從枕下取出這一塊織絹，塞入了他的籐枕之中，事出突然，所以，我記憶得很清楚。」

程小蝶忖道：「難道預示兇手在史記的刺客列傳中，可眞是出人意料的安排。」

「我是難解個中意，但我知道他是要我記牢這件事情。」素喜道：「才會有那種突然的舉動，我雖然想起來了，可是，於事無補啊！唉！這個人的心思太曲折了。」

程小蝶點點頭，道：「一代才人，總喜歡玩弄一些聰明，我去查查看，能否找出線索。」步出公事房，轉往一座書庫中，言侍郎家中運來的存書，盡放庫中。

「怎麼查呢？」素喜望着程小蝶離去的背影，問道：「上面沒有一個字，連個圖形也沒有畫，小姐到那裏去查？」

「小姐也讀了很多書，」小雅道：「不但識見要比我們廣博，就是猜謎，也比我們高明了。」

「素喜，再仔細想一想，」小文道：「還有沒有沒告訴小姐的話？」

素喜搖搖頭，道：「那一夜意外事到此爲止，言大人未再爲我說故事。」

「要看看小姐的功力了，」小文道：「能猜出言侍郎幾分心事？」

「素喜，總捕頭吩咐過，」小雅道：「今夜妳和我易容改扮，以江湖人的身份，探查上林畫苑。」

「我呢？」小文道：「不會別有差遣吧？」

「坐鎮刑部，」小雅道：「我和素喜加上神眼叟三人同行。」

小文未再多言，她明白，總捕頭傳下了令諭，這件事無法改了。

程小蝶回來時神色凝重，臉上看不見一點笑容，這就嚇得三女不敢開口問了。

* * *

今夜無月，但上林畫苑的大門上却挑着一盞白紗灯籠，照得大門外一片通明。

佟元修招招手把小雅、素喜會聚一處，低聲道：「情形有點不對，紗灯低於門樓，只照到門外景物，似乎是早有戒備了。」

「我們由側面越牆而入，」小雅道：「就算有戒備也不能就此退走。」

「飛越入圍牆之後，先在屋角暗影中隱藏起來，」佟元修道：「除非被人發覺，刀、劍直逼上身，不要被他們一咋唬，就自動跑了出來，誰被發現，就退出畫苑，誘敵追趕，未被發現的人，不用現身援救，以探查畫苑的隱密爲主。」

小雅、素喜齊齊點頭。

佟元修道：「總捕頭交代過，保命第一，所以，老朽希望兩位姑娘不要太過好勝，一旦被發現了動上手，也不可戀戰，能走就走。」

小雅、素喜相視一笑，道：「老前輩也多珍重。」一躍而起，向前撲去。

三個人繞着圍牆走了大半個圈子，才找到一處適合的地方。

小雅、素喜飛過圍牆，佟元修却靜伏未動。闖蕩數十年的老江湖，果然沉着，等足了一盞熱茶工夫，才飛身越過圍牆。

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花園，假山蓮池，花香襲人。

兩位姑娘早已走得沒了影兒，但佟元修仍是不慌不忙的借着花木掩護，緩緩向前行進。

夜幕籠罩，視界不明，外面望室內，更是一片漆黑，何況，窗門大都關閉，布簾低垂，無法偷窺，就算生俱了一雙夜眼，也難透視。

佟元修想道，既無法偷覷，只好偷聽了，便潛行在窗下，凝神聽去。

素喜和小雅也在偷聽，但夜闌人已寐，聲息不聞了。

可是，三個人都有耐心，不停的移換位置。

上林畫苑，甲第連雲，五進大院落，連綿數百間的房子，沉睡在夜幕中。

小雅和素喜不停的移動，不知不覺間，轉入了第三進院落。

突然間，火光一閃，四盞孔明燈一齊亮起，分由四個方位射向兩人。

第三進的院落不大，全院落都被照明了，小雅和素喜也被這陡然亮起的灯光，照得眼睛一花。

但兩人反應很快，一個「平步青雲」，整個人平貼在屋椽下面，避開了突然而來强烈灯光，也避開了一陣密集射來的暗器，眞是生死存亡一髮間。

一個陰沉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好身法，兩位雖然避開了這一陣暗器，但仍然在包圍之中，既來之，則安之……」

小雅已飄身落下，而且已亮出了長劍，護在前胸，背靠牆壁，以防四面受敵，擺出迎敵架式，但却一語不發。

但沒有人認得出她是小雅姑娘，一身夜行服，一張紫膛臉，還貼了兩撇八字鬍。

這就全無一點女人味了。

唯一禁忌的是不能開口，一開口就要露相，所以，小雅不說話，全神戒備，準備打一架了，豪勇的氣勢逼人。

素喜姑娘却很鬼，希望打開一扇窗子，先躲入房中，再籌思對敵之策。左手向一扇窗子推去，一道寒光劈過來，幾乎砍中了推窗的左手。

敢情房裏有人，而且，還是出刀很快的高手。

素喜吃驚了，吸口氣，目光轉動，仔細打量了這一進院落，青磚瓦房、紅磚地，好像都是新蓋的，四面的房子一樣長，把一個四合院圍得方方正正。立刻心中醒悟，這是一處設計好的屠殺戰場。

心中念頭轉動，沉聲說道：「四面的房中可能都有埋伏，咱們已陷入他們預佈的陷阱了。」

但聞那個陰沉沉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房內有刀手和暗器埋伏，屋頂有配好的嚴密箭網，就算江湖上一流高手，能逃走的機會也不很大，最好的辦法，就是放下手中的兵刃，走出來談談的好，兩位還有一條活路。」

小雅心中暗罵道：「想要我們投降啊！見你個大頭鬼！」目光轉動四下瞧，希望能找出一個突圍的方法，準備全力殺出去。

側頭看了素喜一眼，低聲道：「走不成了，只好拚，妳的意思呢？」

「等一下，」素喜道：「如果有接應的行動，咱們再配合出手。」

「不是早說好了，進入畫苑，就各自爲戰的嗎？」小雅道：「他不會接應我們，也許，他現在仍留圍牆外面。」

「別忘了，他是老江湖，似未被發現，也不會丟下我們不管，」素喜道：「我相信他已在附近，正在想法，咱們再等候片刻工夫，若沒動靜，我們就闖出去，最可怕的是敵人各種暗器，交襲而至，所以，這方面要先準備一下。」

「準備？」小雅皺起了眉頭，道：「怎麼準備啊？」

素喜招招手，小雅一提氣，人升入屋椽下，就像身體上塗了漿糊，整個人粘在了牆壁上。

對小雅的精湛內功，素喜心中十分佩服，低聲說道：「我不知這座院落中，有多少高手埋伏，但這是他們精心的設計，可能還有使人無法防備的機關消息，我在萬寶齋時聽講過這門學問，只是江湖上很少有這些設施，所以，沒有認眞地學習。」

「如果是能坑住我們的機關消息，應該是巨大的工程，」小雅道：「這座院落很像新建完成，可能如妳所料，一動上手，就以迅雷閃電的速度衝出去，盡快離開這裏。」

「對！纏住他們的首腦人物，」素喜道：「讓他們投鼠忌器。」

「素喜，妳看佟元修會如何支援我們？」小雅道：「剛才那個說話的人，似乎就是這裏的首腦，聲音陰沉，一聽就知道是個很惡毒的人物。」

「我不知佟老會用什麼方法，」素喜道：「他江湖經驗豐富，一定會是出於我們意外的行動。」

小雅微微一笑，道：「夜探上林畫苑，鬧出這樣一個局面，心中眞不服氣，沒有小姐領導臨敵的事，竟辦得虎頭蛇尾，所以，衝出這裏之後，我要選兩處當眼的地方，撞進去看看，好歹也要弄出一點成績，瞭解一些內情，才好交代。」

「小雅，這樣做合適嗎？」素喜道：「暗探，變成了明幹，不但這番辛苦的改扮盡付流水，只怕，會很快洩漏我們身份。」

「打一場糊糊塗塗的架，殺得血淋淋地衝出了上林畫苑，就能保証我們的身份不洩嗎？」小雅道：「一無所得，這才眞叫窩囊啊！」

「好吧！照妳的辦法幹，但要看情勢決定，」素喜道：「不能勉强。」

小雅點點頭，把腦袋伸出屋椽的遮掩，四下打量。

她衡量整個形勢，估算上自己的技藝和能力，找出一個衝出去的方位。

小雅只能大約看出屋面有幾團埋伏的人影，但敵人却看清楚小雅的腦袋，幾道寒芒閃飛而至。

是一些細小、歹毒的暗器。聽不到破空的金風，小雅心神專注找尋路綫，尚無警覺。

一隻劍伸了出去，在小雅的面前，幻化出一片劍花擋住了暗器，是素喜及時出劍，救了小雅。

小雅雖不在燈光正面照射之下，但已脫出屋椽的黑暗，就暴露在燈光的餘暉之中。

「素喜，多數的暗器不是由屋面上射下來的。」小雅道：「屋角的暗影中，對面的窗口中，却埋伏着有人，暗器來得無聲無息，而且，數量太多，不是妳及時一劍，我一定要中暗器，不是在臉上，就是在頭上，可眞惡毒！」

「找出了突圍路綫嗎？」素喜不願聽小雅說出感激的話，轉過話題不讓她說下去。

「左面一丈處，屋上有人埋伏，衝入敵人羣中。」小雅道：「使他心有顧忌，不敢放手以長箭和暗器攻我們，我估算一個飛躍，能到對面牆下，翻身躍上屋面，就可以和他們短兵相接，打在一起，這中間大概有三四個眨眼的工夫，就算暗器如雨，我們在遊動中，也未必能射得很準。」

「我大概也可以應付得來，不過，咱們要向左邊移動一些。」素

喜道：「如果他們早已認定了方位，作了瞄準，妳一動，暗器就迎面飛來，閃避就不太容易了。」

小雅點點頭，施展壁虎功，身軀橫移出一丈開外。

回頭看去，素喜也施展同樣的功夫，遊弋過來。

這位出身萬寶齋的姑娘，展現出的智慧武功，似不在小雅之下，如論江湖經驗，臨敵應變的冷靜，又在小雅之上了。

施展壁虎功，並非太難，但要在屋椽下的不足三尺的暗影中，橫向遊弋，就十分的困難了。

小雅左手抓住了屋椽，換一口氣，就要行動，却被素喜一把抓住，低聲道：「再等片刻，佟元修有行動，也就在這片刻之間了。」

突然，兩團火球疾飛而至，落在屋面上，也打斷了素喜的話。

火球在屋面一撞，爆出一大片熊熊火光，屋面上的景物，清晰可見。

不錯，屋面上，伏着十幾個人，一色黑的疾服勁裝，手中握着兵刃，蓄勢待發，另有四名弓箭手，人躲在屋脊後面。

小雅像一隻大鳥，翻飛而出，躍飛向相對的屋面，人落瓦上，劍已出手，向一撮人羣中擊去。

這一羣，有五個人，同時揮動兵刃，迎向小雅。

事實上小雅來勢如電，敵人也無暇他思，本能的迎向前，五個人一出手，就把小雅團團圍起來。

小雅也正要他們如此，被敵人圍在中間，就不怕他强弓長箭，和各種暗器的反擊了。小雅手中劍全採守勢，應付五個人的攻勢，還有餘力，可以從容的打量四週景物。

這座四合院，屋面上都有人，加起來至少有三四十人之多，四盞孔明燈，就架在四座屋脊一角的木台上。

果然是早有設計的殺敵陷阱。

素喜沒有按原定計劃和小雅聯手衝出重圍，却飛身撲向四合院一處空地上，接應神眼叟佟元修。

原來，佟元修投出了兩個自製的火球之後，也暴露了行跡，還未來得及放火燒屋，已被人圍上了。

敢情第三進院落外面也有埋伏。

素喜看出來，圍攻佟元修的四個人中有一個用刀的中年人是一流高手，攻勢非常凌厲。

素喜也不像小雅應付得那麼從容，正逐漸陷入危境，只好棄去原定的計劃，改向馳援佟元修。

只聽那中年大漢縱聲而笑，道：「好！還有多少人，一起上來吧。」一副狂態，全未把素喜等放在眼中。

靜夜中聲音傳出甚遠，也聽得很清晰。

「好熟的聲音，」小雅心中忖道：「在那裏聽過呢？」

這也提醒了小雅，素喜可能遇到了勁敵，不由動了殺機，手中劍勢一變，射月三箭，連環出手。

但聞幾聲悶哼、慘叫，圍攻小雅的五個人，倒下了兩對半。

小雅未理會敵人的死傷，返身撲向素喜和敵人激戰之處。

她技藝大進，隨着射月三劍的威勢，一個飛躍，竟然直飛數丈，脚落地，已在交手處一丈左右。

四盞特製的巨型孔明燈相繼熄去，但戰場的四週却亮起了兩支火把。

素喜和佟元修聯手拒敵，佟元修也亮出了輕易不動的兵刃，鐵拂手。

那是精鋼打造的一個奇形兵刃，形如人手，三指彎曲，食、中二指直立而起，把柄和人的手臂一般，長不到兩尺，像極了一條手臂，也顯出施用的人，是位點穴高手。

兵刃雖然短，但通體用精鋼打造，相當沉重，佟元修用鐵拂手硬接敵人兵刃，常把敵人刀劍，震得反彈開去。

小雅也感覺到本身技藝，正進入了另一重境界，對射月三劍的威力，更是滿意，細看場中敵人，手中一把刀特別凶厲的，竟是一日千里馬乘風。

「是他，帥永昌的手下，看來，這些殺手，雲集於京師，就住在上林畫苑，也是他們請來的。」小雅心中忖思着。

一些重重的疑雲和猜測，在這刹那間，明白了大半，這上林畫苑中，果然是金玉其外，罪惡其中。

這個發現，幾乎使小雅激動得要大叫出聲。

心中高興啊！

但聲音到口邊，又生生的吞了下去，一叫就全漏了底呀！

不過，小雅也發覺了危機，馬乘風在這裏，帥永昌也可能在這裏，大批殺手，也可能住在這裏，此非善地，不宜久留，帥永昌、水中天等高手，一出現，絕非三人能敵，再想走也難了，必須盡快地離去。

心中念轉，劍出如風，一上手，就刺倒了兩個敵人。傳音說道：「素喜，快些走啊！」

老江湖佟元修早已發覺了危機，但又不便說出來，困於馬乘風的凌厲刀法，雖有走的用心，却無法脫離戰圈。

小雅打開了一個缺口，佟元修當先躍出，素喜在小雅的催促下，緊隨而出，小雅接了馬乘風兩刀，竟被震得手臂微痲，暗道：「這魔頭，果然兇厲，叫他嚐嚐射月三劍

的味道。」急急反擊三劍，一阻敵人攻勢，轉身疾奔，逃出了上林畫苑。

敵人竟也沒有追出來。

素喜歎息一聲，道：「慘哪！什麼也沒撈着，如何向總捕頭交代呀？」

「收穫大得很，」小雅道：「我保証小姐聽了十分開心，走！先回刑部再說。」

「對！那個用刀的中年大漢，我好像見過他！」素喜道：「但就想不起他是誰呀？」

「是一日千里馬乘風，想不到，這裏竟是窩藏殺手的地方。」佟元修道：「這上林畫苑中問題大了。」

「不但大，而且多，」小雅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三人邊走邊談，很快的到了刑部。

* * *

小雅急欲把發現的事，告訴姑娘，來不及卸除化粧，就衝入總捕頭的公事房中。

沒有看到程小蝶，却見到小文和郭副總捕頭，相對而坐。

短鬢繞頰，紫臉濃眉，還眞把小文和郭寶元嚇了一跳，兩個人同時站起了身子，郭寶元的右手，已搭在了刀柄上。

「我是小雅呀！總捕頭呢？」

「我們都在等她……」

「小文，」小雅打斷了小文的話，道：「是不是萬復古請她去了？」

小文點點頭。

「去闖血罩呀？」小雅扯去了臉上短鬢道：「等我一下，卸了粧，咱們一起去找萬復古……」

一面說，一面走，走入了小房間中。

小雅的動作快，洗去了臉上的顏色，來不及梳辮子，頭髮一盤，就跑了出來，道：「小文！走。」

「到那裏去啊？」小文道：「他們是去追踪紅灯老魔，行踪無定。」

「萬復古的名堂多！」小雅道：「萬寶齋中一定會有連絡。」

「姑娘交代過，不能去找她，要我們在這裏待命。」小文道：「三十六個匣弩手也在待命，好好去洗把臉，洗個澡，換件衣服，小姐有消息，我會立刻通知妳。」

小雅回頭看，素喜已洗了臉，但還未更衣，想其心中也很急，便一把抓住素喜手，對小文道：「我們去洗澡更衣，小姐有消息，一定要去通知我，小文，妳如是沒有叫我，獨自去了，這一生我都不會原諒妳。」

「放心了，還有素喜也得去，」小文道：「三十六個匣弩手，由我們統率，每隊十二人，妳們不去，我一個人怎麼辦呢？」

小雅笑一笑，拉着素喜走了。

「萬大掌櫃也眞是荒唐，」郭寶元道：「像血罩那樣危險的地方，怎麼能拉着總捕頭一起去闖？」

「不能怪萬大掌櫃，是小姐堅持要去，」小文道：「萬復古數度婉拒，是小姐不肯罷休。」

「但願吉人天相，總捕頭一旦受到傷害，我也撐不下去。」郭寶元道：「只有辭官歸故里，回盧州鄉下種田了。」

「我和小雅也要走，」小文道：「她傷了，我們陪她養傷，她死了，我們也活不下去，小姐到那裏，我們都會追隨她，這是不是就叫作生死與共呢？」

「小姐有什麼三長兩短，只怕大人的刑部尚書也幹不下去，」郭寶元道：「一來是心痛愛女，無法理事，二來是，沒有程姑娘乾公主的身份、氣勢頂着，廠探和錦衣衞的勢力，會很快復活，他們一旦再得勢，對刑部銜恨之深，恐怕一個也不會放過，可眞是一柱擎天啊！不到二十歲的大姑娘，也不過四品官位，却能威震朝野，扛起了萬里江山，是前不見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了。」

「小姐是能幹，天賦過人，才華洋溢，可是她心中苦啊！」小文道：「一面苦練武功，一面思解案情，連朝中形勢，都要分心多慮，唉！自從言侍郎案件發生之後，小姐沒有過一夜好睡，殫精竭慮，夜以繼日，我好擔心她被累壞了。」

「她雖然很累，但內功底子好，年紀輕，還能撐得住，」郭寶元道：「數十年來，死於血罩之下的武林高手，快近百位，而且，都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啊！希望上天保佑，別讓她留下恨事……」

「可恨的是田長青，」小文道：「人在北京城，爲什麼不來看小姐，只有他能阻止小姐不去冒險，也只有他能帮助小姐……」

「怎麼帮呢？」小雅、素喜已經沐浴過後、更了衣，一先一後，走進來。

「代替小姐入血罩啊！」小文道：「以田大公子之能，機變强過小姐很多。」

「這個不行，」小雅道：「田公子如死在血罩之下，小姐會痛苦一輩子，我們也要跟着她一輩子不開心，那就不如死了痛快，活罪難受啊！」

小文沉吟了一陣，道：「我不過說說罷了，那會眞有這種想法，田公子是我們的大恩人，不是他解開我們傷穴，我們那裏會有今天呵！」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元十三限的人有司徒，司馬，居士的人有張炭、蔡水擇，他們同在甜山山峯的老林寺，一邊想搶制高點，張蔡這邊則埋伏得很「特別」，敵人不容易發現他們所在，他們可以看見敵人一舉一動，敵方用「無夢女」扮作村姑，以苦肉計誘張、蔡，他倆則反誘殺司徒、司馬，張炭不備之下反被村姑扣住喉嚨。那邊唐寶牛和朱大塊兒也發現敵人……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老林寺纏鬥未了　私房山劇戰展開

無夢女嫣然一笑道：「你們先答了我，我才考慮要不要答你的問題。」

蔡水擇又乾咳一聲道：「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姑娘本就不是元十三限或蔡家的人，跟我們素無宿怨，也素昧平生，何不高抬貴手，放了張兒，咱們就當欠妳一個情如何？」

無夢女微微低眸。

她像在看自己的睫毛。

不只在看。還在數。

張炭悶哼了一聲道：「你不必求她，還不知道誰死……」

忽痛哼一聲，說不下去了。

蔡水擇又嗆咳一聲清了清語音。

只聽無夢女清清幽幽的道：「你咳是咳，說是說，就別移近來，你剛才已移近了半尺了，再移一寸，我就先要了他的命。」

蔡水擇一聽，立刻倒退了一步。

只見張炭一張臉，又掙得通紅，臉上的痘痘更紫紅——像每一顆小瘡都充滿着青春活力，要爭說話似的。

痘瘡自然不會說話。

張炭顯然正在運功，連眼珠子也怒凸出眶緣了，但就是說不出話來。

所以蔡水擇立刻道：「你們那兒，有一位是我們的人。」

無夢女的眼色忽爾蒙上了一陣淒清的悔意。「看來，我不該問的。」

這回到蔡水擇反問：「爲甚麼？」

無夢女莫可奈何地道：「因爲我知道了這些，你們就得非殺我不可，所以，我也只有非殺你們不可了。」

蔡水擇也頗有同感。「可是，妳偏要問，而且，我也知道，說假話是騙不倒妳的。」

無夢女微微一笑，眞是含笑帶媚。「當然，騙不了。男人說謊，怎瞞得過女人？要論說謊，誰說得過我？」

她倒是當仁不讓，捨我其誰似的。

蔡水擇也不辯駁，卻忽爾側了側耳朵，黑臉上有一種熟悉的人看去會覺得極之不尋常，但一般不相熟的人看去又不覺甚麼不一樣的表情來。

他只是說下去。「那人通知我們：上甜山來的人，至少有四個，並且是那四個。只不過，那人也不肯定……元十三限在甜山還是鹹湖，就算他在一處，會不會突然掉頭到另一處，那是完全無法『預料』的。」

無夢女一笑道：「所以你們知道了，便推測到他們如何佈陣，於是便先佈下局來等他們了？」

蔡水擇又側了側耳，像他的耳裏給倒灌了水似的，但那種幾乎神不知，鬼不覺的神情已然消失了。

「我們要從趙畫四入手。」

無夢女同意，「他常年臉戴面具，裝神扮鬼，反而最易爲人冒認，何況，張炭扮甚麼像甚麼！」

蔡水擇這回連耳都不側了。

「張飯王以前跟趙畫四照過面，朝過相，說過話，所以先行扮成趙畫四，候在溪邊，果然使司馬、司徒上當，以爲是他，而那時候，妳又恰在溪邊……」

說到這裏，蔡水擇就打住沒說下去了。

由於張炭和無夢女之間站得極爲貼近，無夢女的手扣住了張炭的咽喉，但張炭的一雙手也扳住了無夢女的粉臂，他們的姿勢彷彿十分纏綿，相當繾綣銷魂似的。

其實，也許打鬥和造愛都是一樣，那是另一種不同方式的親熱。

無夢女似乎也有些神遊物外。

張炭正大口大口的喘着氣，他的口氣直噴到他的對手的嫩臉上來。

無夢女頭側的一綹髮鈎，也給他的口氣噴得招招曳曳。

無夢女眉心蹙了蹙，問道：「怎麼不說下去？」

蔡水擇道：「接下去的妳都知道了。」

無夢女道：「接下去是司馬、司徒發現了我，叫張炭扮的趙畫四抓住我當人質，然後就是他們死了，還有發生了而且現在還發生着的事。」

蔡水擇說道：「現在的事未完。」

無夢女道：「是未完。」

蔡水擇道：「飯王一向是個沒完沒了的人。」

無夢女道：「我也是一個不達到目的也沒完沒了的女子。」

蔡水擇正色道：「不過，接下來的事，我卻一點也不明白。」

無夢女只一笑道：「這也難怪。」

蔡水擇道：「假如妳跟元十三限同一夥的，那麼，我們算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着了妳的計。可是，妳明知道他是冒充的趙畫四，爲甚麼還要讓我們殺了司徒殘和司馬廢呢？」

無夢女展顏一笑。

也不知怎的，此際她笑來有點吃力。

雖然她的笑仍帶着杏仁味。

——但已像從甜杏轉成了略澀的北杏仁。

蔡水擇繼續道：「如果妳不是元十三限的同路人，妳又何必抓着張飯王不放？而且，以妳的身手，更不必要給抓住，受那殘、廢兩人的凌辱？妳這樣做爲的是甚麼？妳到底是局裏人？還是人在局外？是妳佈局？還是妳誤踩入這局中？」

無夢女笑了。

她的笑是有顏色的。

緋色。

但眼裏的顏色則帶着約略的驚。

駭。

「你猜不透，是因爲只懂佈局，不懂得超乎其上，抽身而出，我是先行出了局，才再來擺佈大局的，一個高明的人，最好能先懂得如何出局，才來佈局。」

* * *

蔡水擇頓時回復他的好學不倦、不恥下問精神。「願聞其詳，敬請指教。」

無夢女道：「你們有人潛在我們那處，我們那兒自然也可以有你們的人。」

蔡水擇摯誠的道：「這個當然。」

無夢女笑問：「你不問我是誰？」

蔡水擇道：「妳也沒問我。」

「問了也沒用，是不是？」

「是。問了，不說的，仍是不會說，要說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故佈疑陣，讓我們錯殺自己人。」

「所以，就算你說有人在我們那兒臥底，一如我說我們早有棋子伏在那兒一樣，都不知眞假，得要自己判斷。」

「但我們殺了司馬、司徒，卻是千眞萬確的事，你大可以出手阻止的。」

「因爲他們跟我無關。」

「無關？」

「很簡單。元十三限也懷疑你們有人佈在我們的陣容裏，所以，他另留有兩道殺手鐧是完全已爲人所知的。」

「其中一道就是妳？」

「他們也不知道是我。我一向都在局外。」

「妳先留在這兒，扮作村姑，卻恰巧給司徒神鞭、司馬金鞭選上了。」

「我也不認得他們，但從元老口中知道有兩個『自己人』。」

「所以他們死活，與妳無關。」

「他們這樣對我，我豈會關心他們的死？我要達成的任務是破壞你們的佈局，迫出天衣居士，他們死生都不重要。」

「因此妳只知道有個趙畫四，但並不認識他。」

「我起先也眞以爲他是趙畫四，不過，他雖劫持着我，也封了穴道，但都沒用過重手，對我很好。」

「這跟傳聞不一樣，反讓妳生疑了，是吧？」

「這還不疑，倒是白痴了。」

「所以他一動手，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我從他封我穴道的手法中知道他決不會是趙畫四。」

「不過妳也不打算救這使鞭的兩人。」

「我一向不打算讓隨隨便便就看見我身子的人可以隨隨便便的活下去。」

蔡水擇彷彿很有遺憾：「可是，我也看到了。」

無夢女也接得很快：「所以，我也沒打算讓你們可以安安樂樂的活着。」

蔡水擇的黑臉孔棕瞳仁却閃過一絲狡猾之色：「不過，你說了那麼多的話，問了那末多的事情，我看都是暗渡陳倉，別有用心。」

無夢女望了他一眼。

這眼色裏就算沒有恨意，也肯定會有忿意。

「哦？」

蔡水擇這才朗聲道：「因為看來張飯王是為你所制，可是，他的『反反神功』已然發動，現在的局面已漸漸倒轉了過來：妳已為他所牽制住了！」

* * *

「私房山」的「葯野」上。

唐寶牛與來人對峙。

唐寶牛高大、神武、厲烈、豪勇，看去就像是一尊不動明王。

他很有自知之明。

他的「自知之明」是知道自己長處，明白自己的好處。

所以他先長吸一口氣。

一吸氣，他的胸膛就挺了起來，而且面積也似漲大了，自信，當然也就緊隨着膨脹了起來。

然後他用很有力的眼睛望着對方。

只要眼神一用力，彷彿從拳頭到信心都有力了起來，打一個噴嚏都直似可以使地底震動、月亮傾斜。

接着他用手撥了撥亂髮。

不是梳理好它，而是撥得更亂，這樣看起來才更有性格，更有氣概，更難纏難鬥！

一切的「架式」都「齊全」了，他才用一種滾滾燙燙浩浩蕩蕩的聲勢、聲調、聲威：「閣下是誰，鬼鬼祟祟的想幹什麼？要幹什麼？」

那人目光振了一振，看了一看。

唐寶牛只覺自己眼瞳視線如遭痛擊，震了一震，搐了一搐。

那人開口，還未說話，唐寶牛已經搶着說話。

「明人不做暗事，我先報上大名，讓你洗耳恭聽：我就是神勇威武天下無敵宇內第一寂寞高手海外無雙活佛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前輩寶牛巨俠——記住，是巨俠，而不是大俠，巨俠就是大大俠的意思，明白了沒有？你是誰？快快報上名來，唐巨俠可不殺無名之輩。」

那人雙目中的凌厲神采終於縮成了一大半。

不但他傻了眼，連在旁的朱大塊兒也為之咋舌。

那人雙袖一捲，在夜空中「霍」地一聲，好像至少有兩個人的脖子折在他袖中了。

「我是來殺你們的，用不着通姓報名……」

話未說完，唐寶牛已發出霹靂雷霆似的一聲大叱：「這算什麼？你行過江湖沒有？未動拳脚，先通姓名！這規矩你都不懂！你老爹沒給你取名字不成？我四川蜀中唐家堡養條魚，也有名字，其中一條叫朱大金，一尾叫金大朱，還有一尾叫豬狗不如，魚都有個名字！你却連名兒都沒有，不是宵小之輩是什麼？」

那人給他一番搶白，倒是噎了氣，氣勢也不如先前浩壯了。

唐寶牛這才肅下了臉，問他：

「你是『狠心死士』藍虎虎？」

那人直搖手。

唐寶牛嗯了一聲又問：「你是『一言不合』言句句？」

那人也搖首。

「你是『逼虎跳牆』錢窮窮？」

那人擺手兼搖頭。

唐寶牛怒吼一聲，震得荊棘處處滿天昏鴉震起。

「那你這畏首藏尾之輩，到底是誰，報上名來！」

他故意胡謅了幾個人名，為的是要一挫再挫對方的銳氣。

這一下，那人氣勢確已全為唐寶牛所奪，急忙着回答：「我……我姓劉……劉……」

「劉什麼？」唐寶牛眼瞳放大，鼻翼張大吹鬍髭咆哮道：「劉邦？劉備？劉阿斗？」

那人給嚇退了一步，突然，仰首望月。

他的臉洒上一片月色。

眼睛也突然冷了下來。

利了起來。

然後他用一種深沉的語音道：「我是來殺人的，用不着告訴你什麼。」

還是那句話。

但這次他說的時候，彷似已下了決心。

下定決心動手，不再多說什麼。

唐寶牛看得心中一凉。

因為他知道來人是誰。

他一早已經知道。

——來人是「風派」掌門劉全我。

他只是故意激怒對方。

對方一旦懊惱，他就有機可趁。

可是對方突然不生氣了。

唐寶牛馬上覺得有點不妙。

他在動手前喜歡激怒對手。

對手一旦動怒，一旦失去理智，便容易犯下錯誤，他就輕易取之。

他最怕有兩種反應：

一是激而不怒。

一是反而利用了怒火來發揮更大的潛力。

現在眼前的殺手顯然就是前者。

他用冰涼的月色來冷却自己怒意。

唐寶牛聽過蔡京手上有「十六奇派」為他效命。

其中「風派」的頭子叫劉全我，是個十分出色的好手。

他的絕招叫做「單袖清風」。

他的絕招中的絕招叫做「雙袖金風」。

唐寶牛的手突然探進了鏢囊。

他的手一旦伸進了鏢囊之際，他臉上的神情，立刻像是勝券在握、大局已定似的，而且充滿了狂熱。

劉全我本來已恢復了他的冷漠。

殺人本來就是件冷酷的事。

可是他一見唐寶牛狂熱的精神，立即動了容，再瞥見對方的鏢囊，更是變了色。

「你……你眞的是蜀中唐門的人？」的確，川西唐家，暗器無雙，除了神州大俠蕭秋水之外，誰敢招惹？

唐寶牛於是開始吟詩。

詩吟漫漫，悲歌縱放：

「……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劉全我額上開始滲着汗。

他的眼神彷已凝固。

他發現自己失去了把握。

失去了縱控大局的信心。

他本來正要發出「單袖清風」。

但他却怕惹來了蜀中唐門的暗器。

——聽說蜀中唐門的暗器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們能在烟花中炸出根本無可躲避的暗器，據說在唐家堡裏，連一場雨中下的也不是雨滴，而是暗器，一個眞正的唐我好手，就連身上的一條毛巾也是一流的暗器。

他正疑慮。

這時，朱大塊兒忽低聲叫道：

「唐哥哥你的褲子怎麼濕了？」

濕了？

唐寶牛乍聞，臉色遽變。

劉全我一聽，大喜過望，馬上出手。

「單袖清風」。

他一袖子就打出去，號稱「鉄塔凌雲」的余也直，就給這一袖打成了十七、十八截——余也直是唐寶牛的師兄，只不過，唐寶牛什麼武功都練不完就放棄，所以他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師父、師叔、師伯甚至師侄都很多很多，但他的武功却沒幾個肯認他作同門。

* * *

老林寺內，燭火晃閃。

無夢女的甜靨已不甜了。

反而是一張厭怒的臉。

張炭的一張臉，又紅又黑，也更紅更黑了。

無夢女發現已給蔡水擇瞧破，就不再裝作了。

她在掙動。

也在掙扎。

（不是她控制着張炭要穴的嗎？）

張炭也在掙動。

拚力掙動。

（他不是給無夢女箝制住要害的嗎？）

無夢女掙紅了臉，嗔惱叱道：

「你……放手！」

張炭也喘着氣道：「是是妳抓抓我的……妳放手才是！」

「我……放不了啊！」

「我……我現在也沒辦法！」

「你這人，你練的是什麼死鬼武功？」

「我……」

蔡水擇這才恍然大悟。

他忍不住笑。

「你笑什麼？」

張炭和無夢女一齊叱喝他。

「張飯王練的是『反反神功』……」蔡水擇笑得窒了氣，就差還沒斷了氣。「妳制住他，他就用妳的功力來反制妳。妳硬要强撐，現在兩種內力已纏結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了，你們要自分開、拆解，也不容易了，這叫兩位一體，哈哈哈……你們兩個，可眞有緣，天造地設。」

無夢女終於掙脫了手，罵道：「這是甚麼陰損功力，你還不快放。」

張炭喘息申辯。「我這功力不陰損，是你先暗算陰損我，我的功力才會反撲……現在鬧成這樣子，我也一時撤功不了了……」

「你不要臉！」

「臉我可以不要，但我要飯！」

「你還貧嘴！」無夢女惱羞成怒，「看我不殺了你！」

無夢女當然不是什麼菩薩仙子，說她是個羅刹姹女，也是輕了。

她要殺人，就殺人，決不輕恕

，更不輕饒。

但她現在只光說殺不下手。

主要是因爲：她和他已眞的「連成一體」。

——「反反神功」已把兩人的身體四肢連成一道，她要制住張炭，無疑也等於制住自己，她要打殺張炭，也得先要打殺自己！

無夢女當然不會殺自己。

可是局面十分尷尬。

這時張炭已摘下了面具。

他除了臉略圓了一點、身材略胖一點、臉上痘子略多一點、膚色略黑一點之外，的確是個看來英偉可愛的男子。

無夢女雖然是個有名的女殺手，但她自九幽神君調訓以來，行事乖張毒辣，但對那羣如狠似虎的同門師兄，却是一向避而遠之，而且一向以來都潔身自愛，守身如玉。雖然這些前事，對她而言，已不復記憶，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她的性格却仍是沒有變。

而今，却讓這樣一個男子，貼得那麼近。

而且，那男子的功力，已與她血脈相連了。

可是，那男子却並沒有因而要佔她的便宜，而且還儘量節制、縮開。

對於這點，女子一向都是敏感的，無夢女更不會判斷錯誤。

不過，她現在動手，很容易便造成對方動脚……同樣的，她往後退，反而致使對方前進。

這一來，可眞糟糕。

——如果糟糕只是一種「糕」，那只不過食之可也。

但現在是亂七八糟。

糟透了。

話說回來，一個男子，臉圓一些，比較親切，略胖一些，較有福氣，痘子多些，更加青春；膚黑一些，更有男子氣概。

無夢女到了此時此境，也眞是失去了主意，沒了辦法。

無計可施。

她只恨自己爲何不早些放手。

早些放了對手就不致給對方古怪功力所纏了。

可是人總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這時候，她想收手，也有所不能了。

她以爲這男子雖非輕薄之徒，但仍貧嘴，她却有所不知：張炭說要「吃飯」，那倒是眞的。

——只要「飯王」張炭吃夠了飯，他的「反反神功」自然功力大增，那時候要掙脫這尷尬的糾纏便決非難事了。

所以，蔡水擇便好意爲張炭辯白：「他沒有貧嘴，他說的是眞話，這位飯王張，只要張口吃了飯，那麼功力自能收發自如，你們就不會再這麼抵死纏綿了。」

張炭和無夢女一起臉色大變。

張炭說：「你笑！你已自身難保。」那是女音。

無夢女說：「小心你後面！」竟成男音。

蔡水擇楞了一楞。

如果是張炭叫他小心背後，他就一定能夠及時反應過來。

但說的是無夢女。

反而是張炭在罵他。

這使他一時意會不過來。

況且，張炭成了女聲，無夢女作男聲音，此事反而困擾了他。

使他怔了一怔。

這一怔幾乎要了他的命。

——而且害了幾條性命。

其實原因很簡單。

——都是爲了「反反神功」。

這功力一旦發作，又化不開，所以張炭說出了無夢女的話，無夢女說了張炭的聲音。

也就是說，無夢女的話，其實是張炭說的，張炭的話，就是無夢女的話。

蔡水擇如果能及時弄清楚，那麼，就不會發生這樣子的不幸了。

＊　＊　＊

有一幅畫。

江山萬里，蒼松白雲，盡在底下。

飛在蒼穹旭日間的，不是鵰，不是鵬，竟是一隻鷄。

是這樣一幅畫，就在蔡水擇眼前閃亮了一下。

一晃而過。

＊　＊　＊

人猝遭意外之前一剎那，在想些什麼？有沒有預兆？

也許，有的人剛唱起一首舊歌，有的人忽然想起以前戀人的容顏，有的人恰恰才反省到：啊！我眞是幸福……

這時，就遭到了意外。

說不定，就這樣逝去。

因爲意外永遠是在意外之外。

＊　＊　＊

不管別人在遭逢意外之前想到什麼，在蔡水擇眼前閃過的，却是這些。

這樣一幅畫。

這樣的一個畫面。

蔡水擇雖然怔了一怔，但他的反應並沒有慢下來。

儘管張炭和無夢女的話令他大爲錯愕，但他還是提高了戒備。

他及時發覺了一種風聲。

勁風。

——定必有一種極其銳利、迅疾、細小的兵器向他背腰襲至。

所以他翻身。

騰起。

揮掌。

硬接一記。

他已在這電光石火間套上了一對「黑面蔡家」的「黑手」。

——黑手一抹便黑。

套上了這抹黑的手，便可以硬接一切兵器、暗器和武器。

它不怕利刃。

不怕銳鋒。

更不怕毒。

他反應快，翻騰速，出手準確！

——可惜。

可惜對它來襲的不是兵器。

也不是暗器。

甚至一點也不銳利。

——你幾曾聽過人的脚也算得上是「利」器？

＊　＊　＊

可是這一脚確是發出銳利破風之聲，猶如一把劍，一柄刀，一支長針！

這「銳利的」風聲使蔡水擇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大錯特錯。

「蓬」！

蔡水擇硬接了一記。

他接是接下了。

但他以擒拿接擋一劍，大力來受這其實雷霆千鈞石破驚天的一腿。

所以他縮着身子、躬着背、屈着腰、整個人都飛了起來。

當他落下來的時候，已老半天，而且眼睛、耳朵、鼻孔都湧出了血。

鮮血。

血自人的身體淌流出來的時候，是生命裏最動人的顏色。

至少在趙畫四眼光之中，是這麼看，在他心目之中，也是這麼想。

＊　＊　＊

來人戴着面具，手裏拏着一支畫筆，還滴着血似的墨汁。

面具上畫了一朵花，只畫三分，令人感覺那是一朵花，但不眞切。

令人感覺那是一朵花，永遠比那眞的是一朵花更花。

美女也是這樣。

來的不是趙畫四還會是誰？

——他絕對是個一出手就能令人感覺到是高手的高手。

＊　＊　＊

他一來就重創了蔡水擇。

局勢大變。

——對蔡水擇和張炭而言，是大局不妙，大勢不好了！

＊　＊　＊

蔡水擇捱了一脚。

他在咯血。

也在笑。

他彷彿在笑自己咯血。

或者笑得吐血。

張炭和無夢女一個想要衝過去，對付來敵；一個想要退走，不想再混在這兒，但「反反神功」交纏住兩人，難捨難分，反而動彈不得，越掙越苦。

趙畫四在面具中一對精光閃閃的眼，橫了兩人一眼，就不再看。

那彷彿是說：「這兩人已不足患。」

然後他問蔡水擇。「你笑甚麼？」

蔡水擇艱辛的笑着，正要說話，然而趙畫四就發動了攻勢。

他的筆疾揮。

潑墨之筆。

他「潑」的卻是血。

別人的血。

他的筆法雖怪而快，但可怕的不是他的筆，而是他的脚！

——這一個畫家，一身武功，竟不是他的手、他的筆，而是他的一對脚！

他一向主張：手是拿來完成藝術的，脚却是用來殺人的！

他先以脚出襲，發出的脚是利器破風之聲，讓蔡水擇甫一交手就吃了一大虧。

但這一輪他的出擊，銳風沒有了，改爲捲天鋪地驚濤裂岸的腿影如山，不過，這脚功所踢所踹所蹴所蹬，卻盡像一把極具鋒利的刀、戟、矛、槍，凌厲無匹，無物可攖。

這樣一雙腿，這樣的腿法，令人嘆爲觀止，當今之世，除二三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人在腿功上能與他相提並論！

蔡水擇拆解這輪攻襲，用了七種武器。

也壞了六件兵器。

然後趙畫四才稍緩一緩，說：「你知道我爲甚麼要沒等你回答就先對你搶攻？」

這次他仍沒等對方的回答就自己答了：「因爲你一面咯血一面笑，爲的就是使我奇怪，要我問你，那你可以趁機回一口氣，或者可以拖延時間，但我才不上這個當，多少江湖名戰的好手都是毀在這關口上。明明可以取勝，卻不動手，改而動口，而致敗，我就偏偏要破除這個。我這一輪搶攻，虧你接得下，但內傷已及肺腑，一旬半月，是決恢復不了的了。」

然後他才問：「不過，我還是好奇：你笑甚麼？」

他佔盡了上風，才來發問。

之後才好整以暇的說：「你現在可以回答我了。」

蔡水擇喘息着。

他的鼻腔已給血水嗆住。

「我確是以笑來引誘你的發問，爭取恢復元氣的機會。」他慘笑道：「你猜對了，當戰局不利於我

的時候，我就拖；當戰局大利之際，你就不放過。你確是個好敵手。」

趙畫四望定他道：「你也可能是個好敵手，可惜却已受了重傷，而且還快要死了。」

蔡水擇抹去嘴邊的血，卻因而抹得臉上一片血汚。「我說你是個好敵手，但你的畫卻決上不了大雅之堂，進不了絕頂境界！」

趙畫四怒道：「你懂個屁！」

蔡水擇帶血的黑面卻發着光，一時看去，也不知是黑亮還是血光。

「因爲你的人格太卑劣了。一個卑鄙的人，怎畫得出高明的畫？一個只會施加暗算的小人，怎描繪得出光明遙遠的境界來！」

趙畫四哈哈大笑。

他用毛筆在空中信寫逸飛，破空銳嘯，勁氣縱橫，一面運筆一面笑道：「說你不懂藝術，就是不懂！藝術家本來就是虛假的東西，詩人用文字來僞飾，文士用學識來僞飾，畫家以彩墨來僞飾！天下人格鄙下者多矣，但他們一樣寫得出好詩、好詞、好字、好畫來！以人格論藝術，殆矣！」

蔡水擇仍在奮力閃躲，但腿上、身上、臂上，又多了幾道血痕。

忽聽張炭向蔡水擇大喝一聲：「你走，這兒讓我來！」

突聞無夢女叱道：「你甭想過去！」

原來兩人正糾纏不已之時，張炭見蔡水擇遇襲負傷，情急之下，振起「反反神功」，居然能縱提住元氣，想要掙過去對付趙畫四。

但他只喊出了那一聲。

無夢女的功力回挫，兩人又夾纏不休起來。

不過，兩人在掙動之間，居然可以恢復了本來聲調。

趙畫四揮筆向蔡水擇桀桀笑道：「他們已救不了你，你還是受死吧！」

話一說完，驟然騰身而起，右足急蹴而出！

他踢的不是蔡水擇。

而是張炭！

* * *

張炭和無夢女還在糾纏中，難分難解！

無夢女尖叫了一聲：「別下手，這樣會把我也……」

兩人糾葛一起，趙畫四若出手殺張炭，很可能也一樣會傷了無夢女。

所以無夢女急。

驚叫。

她要趙畫四住「足」留「情」。

趙畫四聽了之後的反應是：左足同時踢出。

因爲他給提醒了。

踢殺張炭，殺的不一定是張炭，所以不如兩人一齊格殺，一了百了，以策安全。

是以他右足取張炭，左脚蹴無夢女。

他要把兩人一併格殺！

* * *

無夢女和張炭兩人功力倒流，互相牽制，這一下，兩人眼看都躲不過去了。

忽聽一人喝道：「呸！自己人都不容情，不但沒有格局，簡直禽獸不如！眞正的藝術，境界要高，品格鄙下的人還是僞飾不來的！就算你覺得再好，這種糟事我也瞧不入眼！」

喝罵的人是蔡水擇。

身負重傷的蔡水擇。

他不止斥喝。

他還動手攔截。

他手上有一把刀。

火刀。

他的刀是一把火。

火刀。

可是他負了傷。

可惜他受了傷。

任何人都認爲他決非趙畫四之敵，所以張炭叫道：「黑面，你快走！」

連無夢女也叫道：「快逃！」

但他們全制止不了他。

他衝過去。

趙畫四的腿攻向那兒，他的刀就砍向那兒。

他手上有了一把這樣刀，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這刀砍到奇處，蔡水擇整個人都像是着了火。

他的眼睛也像噴出火來。

趙畫四身上的衣衫有四處竟着火。

着了火就是捱了刀。

趙畫四的腿法至此也完全發揮了，他見着這樣怖厲的火刀，非但沒有躲開，還全力攻取。

他的脚到那兒，刀就斬向那兒。

刀砍到那裏，他的脚也蹴到那裡去！

刀！刀！刀！刀！刀！刀！刀！

脚！脚！脚！脚！脚！脚？脚！脚！

蔡水擇手上的刀越燒越烈。

他的鬥志也越戰越旺。

鬥志本來就是一種可燃物，你不點燃它，便不會知道它熾烈地焚燒起來的時候，是怎麼箇燦爛奪目法！

蔡水擇的鬥志便像他手中的刀。

刀上的火。

火刀。

——上天之火。

天火之刀。

* * *

趙畫四本來以腿猛攻，「天火神刀」。

他要逼住它。

他要捂住它。

他要扼住它。

就像那是山洞中的一隻猛獸，他要封住洞口，才能保平安。

又像一條毒蛇仍在甕裏，他要蓋住罈口，才能保住自己。

他的脚法如風。

風是看不到的。

風的力量是無盡的。

風的可怕在於快，無形而有力，但又不可捉摸。

但你可曾聽過「煽風撥火」這句話？

* * *

脚所去處，火只有更熾更烈。

張炭大喜過望。

沒想到負傷的蔡水擇，還這麼勇悍……

連無夢女這時也希望蔡水擇能取勝。

因爲趙畫四絕對不是她的「自己人」！

* * *

熱。

那種熱。

這不是對敵。

而是對付火。

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火是無敵的。

因爲火能發光。

人人都需要光。

熄滅世上的火，就是滅絕了自己生命裡的光。

他突然覺得自己像一幅畫。

一幅自焚的畫。

他從來沒畫過這樣的一幅畫。

這是畫得最差，也是最美的畫。

原來世上最美麗和至美的事物，必須是要以生命才能獲取的！

知道了這點和領悟了這點之後，他怕。

他生怕自己會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的去自焚。

——爲追求美而焚身！

那不是慾火，而是欲火。

——追求至美的欲求之火！

這把火足以把他心中的冰山都燒起整天的燦亮來！

* * *

戰局持續。

無夢女和張炭同時發現，趙畫四的雙腿已着了火。

但他仍雙腿急舞如鞭，那不像是人的脚，而是像拿在雙手的兩把脚形的武器！

不知當年桀傲不馴、怒犯天條的哪吒的「風火輪」，是不是就像這個樣子呢？

* * *

風。

風如果穿過你的腋窩，你會感覺到涼，風如果掠過你的衣衫，你會感覺到冷，風揚起你的髮你只能按住你亂髮，風如果吹起花葉和樹，你只能看風如何肆恣，風要是刮倒了房子捲起了你，你也只能說：啊吔好大的風……

但你卻無法制止風。

風是無影的。

風是無形的。

風更是無情的。

風愛俏的時候，只使平靜的湖水掠出一點點漣漪來。

那就像美麗少女愛笑的皺紋。

風暴怒的時候，可以把汪洋大海刮起波濤萬丈，每一丈都炸出千次雷震，萬道龍騰來！

風就活在你的四週，你不能防患，只能接受。

它隨時無形無迹，無聲無息。

但它又隨時能使得宇宙也爲之折骨呻吟，發出把你鞭撻得碎屍三萬回的力量。

對付風，好像對付成功。

——你就算能贏得了，也不過是換來一場失敗。

窒息，不能呼吸，沒有辦法再活下去，都是生命裏的失敗。

因爲沒有風。

他就是要來對付風的。

他以火來祭風。

要把風燒成憤怒的海。

他已負傷。

傷得甚重。

他已不能再敗。

如果風是敵人，他就要燒殺這敵人。

要是這風是那一雙神出鬼沒的脚，他就得要焚掉這一雙脚。

他快要成功了。

火勢已沾上了那一雙脚。

火助風威，風長火勢。

他決以火來焚風。

* * *

戰局遽然急變！

趙畫四攻勢驟然一頓！

他的筆突然蓬地噴潑出一蓬墨汁。

驀然間，蔡水擇專心集志對付他一雙腿，竟爲其所趁，臉上一片墨汚。

墨汁打在他衣衫上，裂帛而入，穿衣而出，可以想像這蓬墨汁潑射在他顏臉上之苦之痛！

蔡水擇卻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捂住臉，卻一張口。

張口噴出了一把火。

(他手上的武器，不但成了火器，也把握此兵刃的主子，烘焙成一個火物。)

這一把火疾捲趙畫四臉上。

(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在隧道內首先發現燈心和尚和姓祝的青年，其次是玄衣敎的金老二、陰世秀才、巴哈先生等，他們將姓祝的點穴才離去，梅三公子便將姓祝的救回洞中，用截脈手法療傷。玄衣敎分兩撥人找尋梅等下落，金老二等四人和巴哈分頭搜索。巴哈搜出了燈心和尚，先將他下了蠱，後聽說有兩件至寶在梅三公子身上，便同燈心和尚一起去找尋……

梅公子截脈療傷　勾魂令嚇走魔徒

火光一閃，巴哈先生和燈心和尚突然現身。

梅三公子不愧對佛門絕學下過十年苦功。在這緊要關頭，居然禪心鎮定，依然一手緊抵着姓祝青年的前胸，視若無覩。

燈心和尚已瞧清梅三公子對面之人，正是自己同伴泰山磐石堡雙龍一鷹的雲裏飛祝鷹揚。他不知梅三公子如何把人救來，又以本身眞氣，在替他療傷。要知一般內功療傷，不管施術之人，身手如何高强。但這時卻不能有人驚擾，否則只要人家舉手之勞，就可把他置之死地。是以遇上這種情形，旁邊一定須另有高手護法。

燈心和尚自然深知利弊，心中暗想此時自己只須出上一個指頭，姓梅的有十條命，也無可倖免。但那祝鷹揚乃泰山磐石堡的人，自己可惹不起！

時不我與，若等他療傷完畢，自己那是姓梅的對手，那豈非坐失良機？

爲了兩件寶物，說不得，先下手爲强。

在這同時巴哈先生也瞧清楚了，這石室之中，除了兩個坐着之外，還有兩個少女躺在地上。似乎睡得極沉，那正是服了「百毒散」。

方才求藥的四人，只不見了聞香敎主溫如風。

他奇怪梅三公子何以好得如此快法？按說六個時辰功力盡失，難道他沒吃解藥？

如果不服下「百毒散」，此時那能以內功替別人療傷？

「嘿嘿！小子你們原來躲在這裏！」

巴哈先生話音方落。

燈心和尚早已身形如飛，駢指如戟，對準梅三公子戳去。

梅三公子依然瞑目趺坐，默運神功，他好像對兩人的突然施襲，毫不理睬。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被巴哈先生大聲一喝，驀然驚醒。一眼瞧到燈心和尚的指風，已快要點上梅三公子的「臂臑」穴了。

梅哥哥呢？卻是一動不動，還在全心全意的替一個陌生青年療傷。

這情形，夠她們發急，崔慧掙扎了一下，綿軟的身子，半點氣力也沒有。手脚難擧，形同癱瘓。眼看他，就得傷在賊禿手下，不由驚駭得叫出聲來！

這段情形，說來話長，其實，差不多只是電光石火，十分快速之事。

崔慧驚叫方起，燈心和尚的雙指已經點到。

那知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只見梅三公子當胸直豎的左掌，業已

緩緩推出。

「砰！」燈心和尚一個肥胖身軀，宛若斷線風箏，依着撲入的原路，直向石室門外摔去！

肥胖的身軀，重重地撞上石壁，又是一聲砰然巨震。五台高僧，那裏禁得起這一拂一撞，連哼都哼不出來，人就閉氣昏了過去！

巴哈先生見機得快，閃身一躲，才堪堪避過。但覺掃過身前的暗勁，風聲颯颯，凌厲已極。

再一細瞧，梅三公子依然左掌直豎，右手前伸，在替人療傷，好似根本沒有發生過適才之事。

這可把巴哈先生驚駭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按照常情，在以內功替人療傷的過程中，如果有人稍微的碰他一下，內聚金丹，受了影響，眞氣岔散，不是走火入魔，也得身受重傷。這姓梅的分明運功正在緊要關頭，怎地還能出手傷人？眞是聞所未聞的怪事！

他那知一般的道家坐功，和佛家坐禪，做的都是「却魔」功夫，以抵制心魔爲主。如內魔未却，又來外敵，那自然只有束手待斃。

「般若神功」乃是佛門至高至上的絕學「大乘伏魔法藏」中所載。它不是却魔的功夫，而是伏魔的神功，左掌當胸，正是尅制外魔之用。是以雖在運功療傷之際，仍能却敵制頑。

巴哈先生驚楞之下，親見梅三公子在療傷之際，仍能把燈心和尚震飛，自己上去，也是白費。而且兩件異寶，只有燈心和尚知道下落，自己只要把此人制服，慢慢逼問，寶物不難到手。

其他的事，都與自己無涉，不如趁金老二一行尚未尋來，自己一走了之。心念轉動，立即一手挾起燈心和尚，迅速後退。

梅三公子一掌却敵，依然收回左掌，當胸豎立，閉目運功。但顯然這一掌耗去他不少功力，頭上汗水，業已滾滾而下。

巴哈先生一走，石室中沒有千里火筒照耀，立時又伸手不見五指。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身子不能動彈，張着眼，黑黝黝的又瞧不見東西。想問問梅哥哥呢？他正在替人療傷，又怕分了他的心。

是以只好乾耗着，默不作聲。

一會工夫，梅三公子已把祝鷹揚奇經八脈完全打通，他輕輕的吁了口氣，收回右掌。

祝鷹揚突然睜開眼來，「噫」了一聲道：「晚輩中了暗算，多蒙賜救，想來定是前輩高人。晚輩因洞中黑暗，無法得瞻尊顏，還請賜示名諱，以免失禮。」

梅三公子見他果然醒轉，心中大喜。

連忙說道：「兄台適才所中，乃是極其歹毒的『五陰截脈』，全身經絡雖經小生打通。但元氣大傷，此時不宜多說，趕快運氣調息，詳情過一會再說不遲。」

祝鷹揚一聽自己所中，竟是武林中最歹毒的「五陰截脈」，也不禁心驚肉跳。對方既然如此囑咐，那敢大意，當下應了聲：「晚輩遵命。」

就依言運起功來。

崔慧聽到梅三公子和祝鷹揚的對話，知道療傷完畢，忍不住問道：「梅哥哥，他是誰呀？」

「快別出聲，外面有人來了。」

梅三公子攔住崔慧話頭，接着自言自語的道：「唔！聲音還遠，這準是金老二他們。」

崔慧聽了好一陣，一點聲音也沒有，心中好奇，不禁又問道：「梅哥哥，金老二又是誰呀？」

「哼！他們果然往這裏來的。慧妹！妳們不要出聲，安心養息，我得出去擋上一陣。」

他不待崔慧回答，早已一飄身閃出洞去。

＊　＊　＊

「嘿嘿！老夫眞不相信他們會飛上天去！」

金老二敢情在隧道的許多岔路上，找不到梅三公子一行蹤影，有點不耐煩起來。

「金叔叔，看來那個什麼梅三公子，根本就沒有到這裏面來，試想這條秘道，從無人知，他們怎會進來？我說呀！準是還躲在九道彎的隱僻之處。」

三小姐于文嫻乘機插口，她一顆芳心，一直忐忑不安，不知爲了什麼？她老是替梅三公子躭心。

算來算去，服下「百毒散」到現在，還沒有六個時辰啊！

「反正九道彎只有一條出路，在沒有到明日中午之前，就是天大本領，也飛不過去。到時咱們把這條隧道搜索了，也還不遲！」

陰世秀才慢吞吞的接着口。

「金叔叔，方才巴哈先生不是說他僅有的一瓶『百毒散』已被老偷兒摸走？如今連老偷兒也一個不見，萬一他把解藥送給姓梅的，這時快過了四、五個時辰，等這條隧道找完，人家早已復了原啦！」

三小姐原是硬找理由，她希望大家別再往隧道中找下去。

金老二點頭道：「唔！妳說的也不無理由。但九道彎方才不是已經分頭搜索過了嗎？巴哈先生在此住了幾十年，地形熟悉。他方才說，隧道入口處的枯藤，似乎有人動過，可能姓梅的小子一行，已偷偷的進了隧道，當不致於錯。妳跑累了，就息憩一會罷！」

「誰說我累了？」

于文嫻話剛說出口。

只聽飄渺仙子聶玉嬌隨着問道：「金叔叔，我義父呢？他到那裏去了。」

金老二乾笑着道：「他就會回來了。」

一行人邊說邊走，已經到了岔路中間，兩邊石壁，逐漸逼窄，只有一人好通行了。

五陰手金老二左手擎着火摺子，右手蓄勢含勁，走在前面。

陰世秀才公孫慶也一手執着火摺子殿後。

他們已快走近巴哈先生和燈心和尚方才相互扭打之處了。

崔慧和上官燕排洩出來的蠱毒，經兩人你扔來，我扔去，濺得兩邊石壁，滿是污穢，臭腥味兒，早已瀰漫開來，十分刺鼻。

五陰手金老二江湖經驗老到，像這等深山荒洞，難免有蛇蟒之類等毒物潛藏，遇火就撲。

是以一聞到腥味，就突然把手上的火摺子熄滅！人也同時停下步來。

「啊！金叔叔，別進去啦！好腥！」

三小姐于文嫻掩住鼻子，身往後退。

「三妹，別大驚小怪！這腥穢之氣，乃是被百毒散打下來的蠱毒。哼！他們果然躲在這裏，金叔叔，我們快進去瞧瞧！」

飄渺仙子聶玉嬌聞到蠱毒氣味，連忙接口。

三小姐被二師姐這一喝斥，尤其聽到腥穢之氣，竟是百毒散打下來的蠱毒。

啊，他們準在這邊，不由心頭大急。

金老二禁不住老臉微微一紅，重新晃亮火摺子，嘿然冷哼，脚步加快。

「啊！」一聲驚呼，三小姐于文嫻嬌軀搖晃，突然向後倒去。

金老二不明就理，連忙回過身來，舉火一照。

只見她雙目緊閉，臉容慘白，渾身還有點打顫。

二小姐聶玉嬌一把扶住她身軀，恨恨的道：「這小妮子，眞是嬌生慣養，無端端的竟會昏迷。」

說着拍了她幾處大穴。

梅三公子隱身壁後，他們一路對話，聽得十分清楚。

三小姐于文嫻這一舉動，分明是在拖延時間，好讓自己幾人挨過六個時辰，心頭一陣感激。

只聽金老二的口音又道：「二小姐，妳陪三小姐在這裏先息憩一會，老夫和公孫老弟進去瞧瞧！」

「瞧」字方落，驀地不知從何處送來一聲極其輕微的陰森冷笑！

五陰手金老二，耳目何等敏銳，和陰世秀才打過手勢，兩人火摺子突然熄滅。

梅三公子也心頭感到十分怪異，這聲冷笑，不但來處無從捉摸，好像遠極，又好像近在身邊。而且聲音似乎是從石壁中發出，幽森無比。

難怪兩個黑道高手，剛要往裏面走來，也居然聞聲停步。

怪就怪在這聲音，只此一聲，就闃然無聞，不再有什麼聲響。

陰世秀才公孫慶，突然氣聚丹田，發出一聲長笑，然後陰惻惻的說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那一位道上朋友，何必裝神作鬼，請出來讓公孫慶見識見識！」

過了半晌，依然寂無回音。

要知越是如此，越感覺到氣氛神秘。

五陰手金老二嘿的冷笑一聲道：「公孫老弟，這種見不得人的玩意，別理他，咱們辦正經事兒要緊！」

他話聲未完，又是一聲陰森冷笑。

這回好像就在自己身邊，金老二驀然一驚。雙掌護胸，全神戒備，凝運目光向四處掃射。雖然洞中黝黑無比，但以他的內功火候，一二丈之內，還是無所遁形。

一陣打量，除了自己四人，那有半點可疑人物。心知遇上了高手，但從這聲音聽來，決非在歌樂山莊遇到過的梅三公子。

何況這腥穢之氣，據二小姐說：「乃是由百毒散打下來的穢物。」

由此推測，姓梅的一行，服下百毒散，尚未超過六個時辰，蠱毒雖清，功力全失。

那麼此人準是老偷兒鑽天飛鼠在暗中搗鬼。

哼！南乞北偷，雖然號稱雙奇，但憑自己身手，也不致輸到那裏，何況還有陰世秀才和六紹雙嬌。

心念一轉，膽氣驟壯，怒聲喝道：「你到底是人是鬼？有種！就亮亮萬兒！」

「閻……王……註……定……三……更……死，誰……」

一個極其陰森的聲音，似乎從四面石壁之中，透將出來。

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極其漫長。

金老二臉色驟變，渾身一個寒戰，等對方說完，就不迭催大家速退。

別看陰世秀才平日裏陰惻惻，慢吞吞。這回也嘴唇發白，一手挾起三小姐于文嫻，不出一聲，旋身而退。

這可把二小姐飄渺仙子聶玉嬌弄得一頭霧水，不由十分懷疑的問道：「金叔叔，怎麼啦？我們不是

要把姓梅的擒回去嗎？」

金老二急得直跺脚，口中輕聲說道：「快走！遲則來不及了，我回頭再告訴妳！」

他不由分說，一把握住二小姐玉臂，緊跟着陰世秀才公孫慶的身後，向外奔去。

聽聲音，似乎十分慌張，不但退出岔道，簡直沒命的向隧道出口飛奔。

梅三公子隱身壁後，心中更是驚奇。

金老二他們明明發現了蠱毒穢氣，向岔道裏面找來，雖然自己擱在石室入口，不怕他們闖入，但一場激戰，也在所難免。

那知人家才陰森森的冷笑了一聲，和說句什麼「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

就會使得兩個黑道高手喪魂落魄，急急後退。難道這兩句極其普通的俗語，竟有如此威力？

唔！敢情這發話的人，是一個足以使武林中聞聲喪膽的厲害人物。

金老二他們，想已聽出此人來歷，才不敢稍停，可惜自己對江湖上的情形，全都懵然不詳。否則，這種人物，自己倒眞要見識見識。

心中沉思，人却因爲金老二等人業已退去，自己毋須再守在石室外面，這就轉身退回石室。

那知才一回入石室，陡覺情形不對。

他目能夜視，瞧得十分清楚，這兩丈見方的一間石室之中，空洞洞地不見了崔慧、上官燕，和那姓祝的青年。

噫！這眞是奇事，自己守在石室門口，雖然背裏面外，但石室內動靜，怎會一點聲音都沒有聽到？

唔！敢情慧妹和上官妹子，過了六個時辰，功力已復，他們聽到岔道上的人聲之後，避到石室後面去了？

他想到石壁後面，頓時想起初來時自己曾發現這間石室盡頭，似乎還有複室。當時因忙於替兩人灌藥，沒有詳細察看。

不會錯！她們準是躲在複室裏運功去了。想到這裏，不由心頭一寬，就舉足向裏面走去。

果然這石壁盡頭，有着一條斜縫，可容一人側身而入。

裏面雖然稍寬，但兩邊石壁東凸西凹，左曲右轉，有若一條狹長夾弄。

地下也忽高忽低，崎嶇難行。

梅三公子縱目所及，那有三人的影子。

這條夾縫，充其量，也不過四五丈深，如果盡頭沒有轉彎，那麼三人到那裏去了呢？

他隨着高低不平的地勢，走到石室盡頭，果然別無通路。但發現緊依着石壁的地下，却露出一個水桶大小的洞穴，斜向地底而下。

梅三公子伏下身去，低頭往裏一望，這洞黑黝黝的深不見底。不由心中起疑，暗想：這洞蜿蜒而下，人如果要想進去，必須頭下脚上，匐伏爬行。

他們三人，又不發儍，怎會無端端的往地穴中爬去？想到這裏，不禁心頭一凜，深山大澤，實藏龍蛇，何況像這等蠻荒古洞？

他們三人之中，兩個身不能動，一個重傷初癒。莫非當眞被甚麼巨蟒之類的毒物，啣下洞去。

一念及此，心頭大急，即使果是巨蟒巢穴，自己也得冒險一探。

當下立即氣沉丹田，把「般若神功」運貫全體護住身子，仗着自己目能暗視，就伏身而入。

這個斜向地底伸延的洞穴，頂上山石甚低，除了匐伏蛇行，根本無法直起身來。一個人就是武功最好，但這等爬法，也感吃力。

梅三公子一面爬行，一面打量着山洞形勢。

只覺這洞又低又仄，十分潮濕，決非人住的地方，自己深入了幾十丈，仍然見不到底，心中不由漸起焦急。傾斜伸延的石道，坡度漸陡，細砂碎石，隨着自己滾滾而下，使人有滑不留手之感。

這樣又爬行了十來丈遠近，忽覺脚下一滑，石道中斷。自己一個身子懸空而下，落勢極速！趕緊一提眞氣，把急降之勢緩了一下。

這垂直而下，差不多也有十丈光景，脚才堪堪落地，身未站穩。驀覺一陣寒風，夾雜着一聲桀桀尖笑，突向自己左臂抓來。梅三公子下落之時，早已左掌當胸，氣貫全身。這時發現有人襲來，左掌本能的向左迎去！

掌勢才出，似乎和一隻冰冷的枯爪相接，砰然一聲，潛力奇大，自己幾乎被震得站不住樁。

「般若神功」乃是佛門降魔絕學，雖說只是隨手揮洒，也能從容却敵，即頑強如轎前四煞，和五陰手金老二，一等一的高手，也只被自己輕輕一揮，便震出老遠。

此時自己雖說只是倉猝應敵，但對方潛力之強，自己還是第一次遇上。

忽聽身前不遠，突然「噫」了一聲，響起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能抵得住我玄冰爪的，天下之大，爲數無幾，年輕人，好俊的功夫！」

聲音淒厲，聽得人毛髮悚然！

梅三公子依聲望去，只見離自己一丈開外，站着一個身形奇矮殭屍般的怪人。

此人髮長數尺，全身只是一副

黑皮包着的骨架。尤其是一顆骷髏頭上，除了一口白森森的利牙之外，只有一隻左眼閃爍出冷峻的光芒，緊盯着自己直瞧。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微感驚震之後，立時恢復了鎮靜。細一打量，只覺這個垂直而下的地穴之底，離頂竟有九丈高下，四壁嶙峋，十分寬曠。

石室中間，除了一塊長形的石榻之外，就別無一物。

長髮怪人，隻眼燐燐，擋在石榻之前。

青石榻上，依稀似乎橫放着三個人影，因相隔較遠，又有怪人擋住視線，瞧不眞切！但可斷定，這三人準是崔慧、上官燕、和泰山一鷹祝鷹揚無疑。梅三公子瞧到三人影子，心中反而大定。暗想看情形，他們敢情全被點了穴道，尚無性命之憂。那長髮怪人，武功雖然極爲厲害，但自問還足可對付。

他這一陣沉思，長髮怪人似是已瞧出梅三公子心意，突然臉露獰笑，後退了三尺，厲聲喝道：「年輕人，你想在我老婆子手裏把人救出，這是作夢！如再妄動一步，看我先震死他們。」

說着揚起枯瘦右爪，對準三人，作勢待擊。

梅三公子見她退時身法，快得出奇，說話又滿臉獰惡。此類怪人，性情兇殘，說得出，自然做得到。

心頭一急，驀地目射奇光，大喝一聲：「住手！他們三人身負重創，功力全失，妳劫持來此，意欲何爲？」

他凜若天神，大聲一喝，這股聲勢，居然使長髮怪人楞得一楞。

右爪緩慢的收了回去，忽然輕輕嘆息一聲，柔聲說道：「年輕人，別急！我老婆子因適才瞧出兩個女娃兒，似乎是中了金線桃花蠱毒，剛服下『百毒散』，功力盡失，另一個內創初癒，元氣未復，這才把他們一齊抱來，意在施救。」

梅三公子才下洞之初，即被對方驟起襲擊，出手歹毒，目覩她這副獰惡醜怪之狀，把三人抱來，說爲了施救治療，如何肯信？不由劍眉一軒，微哂着道：「如此說來，妳倒是一番好意，不過，我兩個妹子，確實中了金線桃花蠱毒，但服下『百毒散』已有四五個時辰，目前功力雖失，再有一兩個時辰，即可復原。至於這位祝兄弟，剛才身受五陰截脈，也經小生打過他全身經絡，傷勢已癒，只要靜心調元，也不難康復，那麼這三個人，就交小生帶出去罷！」

長髮怪人睜着一獨眼，聽後，突然獰笑一聲，忿忿的道：「難道是我老婆子騙了你不成？」

枯瘦雙爪，舉胸作勢，似欲突起發難。尤其目光之中，隱隱充滿了怨毒之色！梅三公子因對方喜怒無常，早已心存戒備。左手當胸直豎，右臂外圈，把「般若神功」暗暗運起。此時眼看對方發難在即，仍舊淵停嶽峙，夷然而立。

長髮怪人看了梅三公子一眼，忽然又是幽幽一歎，雙爪逐漸下垂，輕聲說道：「年輕人這也難怪，別說我老婆子這副兇殘醜惡面目，你不肯信我之言，即在十年前，只要你知道我的來歷，恐怕更難相信。其實，我所說的，却是眞話。不錯！我老婆子救他們，出發點原是爲了自己，但這是因爲我老婆子一生從不受人之惠啊！」

她似乎是勾起了凄涼往事，黯然長歎，又恨毒切齒！

一聲比鬼哭還要難聽的長笑之後，突然問道：「十年了，年輕人，這時間算不算短？我老婆子蟄伏地穴不見天日，我是如何指望我能夠幫助了這個人，然後人家也能夠幫助我出困而去……」

梅三公子心中暗暗奇怪，尋思根據方才自己曾接她一招而言，此人功力之高，斷斷不在紅燈夫人之下，而且也許尚有怪異手法，沒有使出。

按理，別說區區地穴，那裏困得住她？但偏偏被困了十年，聽她口氣，似乎出困又非有外人協助不可，這倒眞使自己大惑不解。

想到這裏，只聽長髮怪人續道：「這兩個女娃兒，你說得不錯，她們中了金線桃花蠱，已經服下『百毒散』，蠱毒業已瀉淸。六個時辰之後，身子恢復，不過是指手足身子能動而已，一個普通會武功的人，身子手足不是也會動嗎？是以六個時辰之後，可以說手足身子恢復了行動，但不是練武之人的恢復功力。『百毒散』配製之初，是爲了專瀉百種劇毒，其中一味主藥，瀉毒雖俱神效，但因藥性太猛，服下之後，對臟腑英精，尤其是內家眞氣，消損過鉅，是以六個時辰之內，身如癱瘓，要恢復功力，非百日之後莫辦。如果不使用這味主藥，則藥效又差得太遠。我老婆子爲了這一味藥，曾化了二十年心血，謀求補救，又配製了一種大補眞元的『補天髓』。在服下『百毒散』六個時辰之後，再服此藥，再有六個時辰，不僅儘復功力，而且更能勝過以前。練功之人，服上一丸，少說也抵得上一兩年功力。不過此藥配製，比『百毒散』更爲困難，而且當年老婆子極少使用『百毒散』。就是使用，也只是普通之人，用不到『補天髓』，是以連老鬼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梅三公子聽得心頭一動，急着問道：「妳……妳就是苗疆……」

他覺得「毒婦」這兩個字，不好意思說出來。

「苗疆毒婦！」長髮怪人接着他口氣，說了出來。

突然一聲桀桀怪笑，聲音冷峻得使人刺耳，異常難聽，似乎她有着無比的痛苦和無限的憤怒。

但大笑之後，口氣又和緩了下來，道：「我老婆子就是苗疆毒婦，十年了，苗疆毒婦與世相遺，已經十年。年輕人，你還知道這個名稱？唉！你是那一派高人門下？」

梅三公子覺得此人忽喜忽怒的性格，也許是受了某種重大的刺激。

不由心生憫憐，聞言含笑答道：「小生梅君璧是天台門下。」

「天台？」苗疆毒婦似乎微露不信，因爲她從沒聽過這個門派，但她點着頭道：「年輕人，你這身武學，着實驚人，能接得住我老婆子玄冰爪五成力道，當今武林，也屈指可數。如此看來，我老婆子今日當眞能夠脫困而出了？」說到這裏，奇醜無比的臉上，黑皺鷄皮，居然綻出喜容。

梅三公子忍不住問道：「憑老前輩的身手，目前武林，足可抗手無人，這十年歲月，潛隱在陰暗潮濕的地穴之中，難道眞是被人加害囚禁的嗎？如果確有用得着小生效力之處，自當略儘棉薄。」

苗疆毒婦聞言之後，似乎極爲感動，全身一陣痙攣，突然冷哼了一聲，道：「我老婆子雖然幽禁十年，渡過暗無天日的日子，但我老婆子生平不受人惠。年輕人，你就是有意相助，我也無法接受。」

梅三公子微微一怔，暗想這倒好，方才明明是妳口吻之中，暗有求助之意。怎地待自己說出口來，反而又被妳斷然拒絕，看來此人當眞怪癖得太以不通人情。

心頭雖然嘀咕，口中却道：「人類本有互助的天責，小生如能效勞，也算不得受惠，老前輩何用掛齒。」

長髮怪人意似不耐，冷笑道：「我老婆子從不知道什麼叫做互助，要我受人之惠，必要對方先受我之惠。我老婆子把他們三人抱來，正是此意。因爲那兩個女娃兒內臟眞元，消耗過多，要恢復功力，必要在百日之後。在此期間，就和不會武功的人一樣。而那個年輕人呢，也因身受重創，雖然被你打通經絡，保住性命，要想立即復原，確非我『補天髓』不可！是以我先替他們服下丹藥，恢復武功，然後替我去辦一件事，那就不算我白受恩惠了。」

梅三公子忽然想到石榻上三人，還被苗疆毒婦點着穴道，沒有解開，連忙說道：「老前輩既有用他們之處，還請先把穴道解了再說。」

苗疆毒婦冷冷的道：「你可是要我解開他們穴道，是麼？老實說，他們早已服下我的『補天髓』，又經我點了睡穴。此時藥力正在運行，只要一覺醒來，功力即可恢復了。」

她說到這裏，低頭沉思了一會，突然獨眼中一道冷電般目光，又緩緩地盯着梅三公子臉上，咧嘴笑道：「我老婆子十年黑暗光陰，也忍了過去，怎地今天却一刻耐不住起來？年輕人，我想你們也許另有要事，不能爲我躭擱得太久，何況對頭武功，也極爲高强。本來我老婆子預備等他們三人醒來，再化上幾天時間，傳他們幾手尅制對方的武功，再替我前去辦事。但經我仔細考慮，以你的身手，就不需多有躭擱，準能手到成功。是以想在他們未醒之前，請你代勞，等他們醒轉，你也正好替我辦完事情，就好一同上路。不過我前面說過，老婆子生平從未央求於人，誓不受人恩惠，是以遲疑不決。」

梅三公子不由暗暗好笑，方才自己說了，她又不願意，這回却自動提了出來。

對了，她自知功力並不能勝過自己，敢情要把三人留爲人質，待自己替她辦完了事，才肯放人。

那麼這件事定然十分棘手，不然，以她的武功，怎會幽居十年，還等待別人去替她辦呢！

「老前輩只管吩咐，除了喪天害理之事，小生無不遵命。至於從不受人恩惠，那麼妳替他們服下『補天髓』恢復功力，就是先賜了恩，小生就替他們代辦好了。」

梅三公子話剛出口，只聽苗疆毒婦重重地吐了一個「不」字，道：「你是你，他們是他們，怎能混爲一談？你替我老婆子辦事，就得先受我的惠。這樣罷！我老婆子在這裏十年幽居，無意之中，竟然發現了武林數百年來，夢寐難求的四句偈語……」

她十分珍惜地把話頭倏然停頓，但又歎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這該說和我老婆子無緣罷！否則又何必等到十年之後呢？說實在，這十年來，我老婆子已受惠良多了。」

苗疆毒婦這段話，似乎是心口相商之詞。

梅三公子聽得十分糊塗，但又不好追問。

只聽她突然堅決的道：「年輕人，你曾聽說過『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兩句的話罷？」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鎮西王、南陽王欲設宴誘擒小祖宗、賴皮、曾妮，三小發現不對，一面辯白，一面退走，從絕壁之下緣繩梯而上，崖上的崗哨早由太監陳弘志殲殺，三小才能安全脫險，便將黑衣教內幕和李思勾結六王七侯造反之事告之。密使的任務完成，三小便去藍田老龍居查問老掌櫃錢通，知道有個叫林忠的人，便向他打聽銅鑰匙的下落，願出價收購……

尼姑的女兒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銅鑰匙下回交易　破落屋當眞鬧鬼

曾妮道:「這事更難辦，只有魔頭的一句話，並無蛛絲馬跡可尋，既是被人私吞，說不定早已被侯三虎那一夥人瓜分後各奔前程，遠走高飛啦，只有傻蛋才會繼續留在藍田。」

賴皮道:「可是，記得閻五曾說過，至今仍派有專人在藍田繼續追查，這話必有深意，絕非推託之詞。」

「你認爲這話的含意是什麼?」

「鏢銀也許仍留在藍田。」

「不會吧，事隔十幾年，早已瓜分花用，那會留到現在。」

「白銀百萬兩，數不在少，處理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會發生黑吃黑自相殘殺的事，爲了避一避風聲，以及自身安全，有可能將鏢銀暫時藏了起來。」

阿寶聽到這裡，腦中星光一閃，驚呼道:「有道理，有道理，兩碼子事說不定本來就是一碼子事。」

曾妮聽得一呆，道:「寶哥的意思是說，那百萬兩白銀被人埋藏起來，古前輩得到的銅鑰匙正是啟門之鑰，兩筆財寶原來是一筆?」

大哥大正容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賴皮與沖沖地道:「我也同意師父的高見，兩筆鉅額財寶不會都埋在藍田，天下沒有這麼巧的事，兩件事作一件事來辦就輕鬆多了，走!」

在雜亂無章的情況下，總算理出一點頭緒來，三個人精神大振，立即起身上路，繼續搜尋。

然而，地勢要隱密，地方要夠大，交通又要方便，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地點實在少之又少，再馬不停蹄的苦尋了五七日，依然交了白卷，沒發現半處這樣的所在。

回到老龍居，錢掌櫃却笑容滿面的踱了進來，一進門就說:「有消息了。」

阿寶一怔神，道:「有什麼消息?」

錢通道:「林忠今天一早來過小店。」

「姓林的來老龍居作甚?」

「還不是打聽銅鑰匙有無着落。」

「掌櫃的怎麼說?」

「小老兒告訴他有人願意讓售。」

「林忠有何反應?」

「高興得不得了，立即表示願高價購買。」

曾妮道:「錢掌櫃可曾開價?」

「未得三位允准，小老兒怎敢開價。」

「姓林的有無出價?」

「亦未出價。」

「最重要的一點是，是否將我

們的一切告訴了姓林的?」

「隻字未提。」

「此事非同小可，姓林的不會不問吧。」

「當然會問，但三位交代的話言猶在耳，始終守口如瓶，未透露任何訊息給他。」

賴皮道:「沒走漏風聲就好，快說姓林的可有跟咱們見面的意思?」

「亟於一見。」

「時地約好了嗎?」

「約好了。」

「那裡?」

「藍田城南，終南山下，山神廟前。」

「遠不遠?」

「不遠，尚不足十里。」

「時間呢?」

「明日黃昏時分。」

* * *

好好的睡了一夜，養足了精神，吃過午飯，刻意的裝扮一番，這才離開老龍居。

阿寶扮成一個白髮白眉的古稀老人。

曾妮一身大紅衣裳，權充老人的孫女。

賴皮扮作小斷，天眞無邪，活潑可愛。

三人都將本來的面目掩去，戴上從欽差大人陳弘志那兒拿來的人皮面具，不知內情的人根本分不出眞僞來。

往南，有一條大路，直達終南山下，很快便順利的找到錢掌櫃口中所說的山神廟。

不大，總共只有三間神殿，許是年久失修，顯得破破爛爛的，神像表層亦有多處斑剝脫落，露出泥土，歪歪斜斜的一副自身難保的模樣。

賴皮望一下天色，太陽仍高掛西天，距黃昏尚早，道:「咱們來早啦!」

阿寶道:「不早，在林忠未到之前有些事須預先做好。」

「做甚麼?」

「瞭解一下此處的山形地勢，看有無埋伏。」

「不會吧，姓林的不是說要買嗎?」

「搶比買更便宜，百萬兩白銀足夠使君子變小人，烈女變蕩婦。」

是的，搶比買更便宜，金錢乃萬惡之源，爲了錢財甚麼卑鄙齷齪的事都有發生的可能。

於是，先仔仔細細的在山神廟內察看一遍。

接着，又在廟外十丈方圓之內展開地毯式的搜查。

結果，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這才放心大膽的進入廟內，靜待林忠的到來。

不久，太陽還很高，便見不遠處的小徑上出現五個人。

來人步履輕盈，步行如飛，一霎時便到了山神廟前，顯係身懷絕技的武林人物無疑。

爲首者個兒不高，一雙虎目烱烱有神，年約四旬上下，穿一件青色長袍，略微審視一下地勢，立命手下二人隱身廟側，另二人則藏在廟內，並道:「黃昏時分會有人前來踐約，你們須聽命行事，只要見我一招手，便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出來，將來人生擒活捉。」

「是!」

「是!」

四人齊聲應是，立作鳥獸散。

分配藏在廟內的兩個人，一進門便發現已有人在，其中一人吹鬍子瞪眼睛的道:「荒山野嶺，你們老的老，少的少，在此爲何?」

賴皮的聲音很冷:「在等人。」

那人不信，趾高氣揚的道:「在破山神廟裡等人?鬼才相信，老實告訴你們，我們老大要在此辦事，甚至要殺人，怕死就快滾吧。」

「抱歉，要等的人未到，我們現在還不想走。」

「媽的，不滾老子就把你們丟出去。」

「只怕你丟不動。」

「笑話，一條小毛蟲能有多重，十個也丟得動。」

「不信就試試看。」

「正有此意。」

「請!」

賴皮故意拿他尋開心，正想藉此給林忠來個下馬威，那人跨步而上，兩隻蒲團大的手捉住了賴皮的臂，原以爲定可輕而易舉的將他提起丟出去，不料，小弟小的兩隻脚彷彿入了地，生了根，休想動得分毫。

心裡暗道一聲:「糟!」一絲不祥之兆方自心田升起，賴皮突出奇招，已反手將那人的腕脈扣住，然後，先在山神廟裡猛掄三圈，接着全力擲向廟外。

一擲之力，勁道不小，落地之後打了幾個滾兒才停下來。

摔得七葷八素。

撞得鼻青臉腫。

早已驚動了那首領，怒沖沖地跑過來喝問道:「這是誰幹的?」

賴皮邁開大步，第一個走出廟門，拍着胸脯嚷嚷道:「是區區在下小爺爺我的傑作。」

「你是什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斷。」

「一個小斷居然能制服武功高手，這……」

「這只是牛刀小試，略施薄懲

，否則早就沒命啦。」

「哼，說你胖就喘起來了，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能有多大本事，少在這裡吹牛說大話。」

「你好像不服氣？」

「是想給你點顏色看看。」

「歡迎，歡迎，保証叫你摔得更重，撞得更慘。」

「好狂的雛兒，簡直目中無人，接招！」

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呼！地一聲，猛拍一掌，以一式「乘風破浪」挾風帶雷般捲向賴文龍。

被丟出來的那位仁兄已爬起，睹狀大喜，正好找到報復的機會，不管三七二十一，呼！呼！呼！就是三招快攻，而且是從身後偷襲，形成一個前後夾擊之勢。

好賴皮，腹背受敵，懼意全無，此刻已具備武林高手的身段，阿寶的本事已學得十之六七，疾展「穿針引線」功，橫移五步，退出鬥圈，作壁上觀。

說時遲，那時快，那二人哥倆好，寶一對，窩裡反，自己人捉對幹上了，彭！巨震之聲傳處，兩股暗力已撞在一起。首領身子一仰，退了一步半，那人更糟，震飛出丈八之外，摔了個四脚朝天。

可不是代理戰爭，全憑賴皮自己本人的眞本事，這小子可樂了，耀武揚威，眉開眼笑，大踏步的走上前去，神氣活現的道：「怎麼樣？老兄，服了沒有？要不要再比劃幾招？」

阿寶早與曾妮來到山神廟前，及時阻止道：「好了，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就到此爲止，免得人家說我老人家管教無方，縱僕欺人。」

語音一頓，白眉一軒，又老氣橫秋的對那首領道：「教人者人恆敬之，欺人者人恆欺之，怪只怪貴屬出言無狀，不該出口傷人，幸好出手者是功力尚淺的小斷，若是換成小老兒這位孫女就更加災情慘重啦。」

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却清清楚楚的把三人的功力修爲凸顯出來。

賴皮是一流高手。

曾妮是高手中的高手。

阿寶自然登峯造極，深不可測。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小斷的本事首領已經領教過了，祖孫二人修爲無疑更高更可怕，那還敢再有絲毫傲慢之心，連忙客客氣氣的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前輩尊姓大名？」

阿寶故意乾咳兩聲，裝出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慢吞吞的道：「山野之人，名不見經傳，說出來你也不知道，不提也吧！」

「天色將晚，三位該下山了。」

「還早，我老人家在等人。」

「等誰？」

「一個叫林忠的人。」

此話一出，首領馬上臉色大變，急聲道：「咱家正是林忠，閣下可是老龍居的錢掌櫃叫你來的？」

林忠的身份早在意料之中，所以才存心給他下馬威看，大哥大淡淡一笑，道：「沒錯，我老人家便是根據錢掌櫃的指點前來赴約的。」

「銅鑰匙眞的在前輩身上？」

「一點不假。」

「帶來了嗎？」

「不帶來怎敢赴約。」

「可否取出來看看？」

曾妮道：「不可以，此乃金庫之鑰，關係重大，在未查明你的身份來歷之前還不能給你看。」

林忠皺着眉頭道：「姑娘想知道那些事？」

「這條鑰匙可以打開一座埋藏金銀財寶的金庫，對不對？」

「事情本來就是如此。」

「總共有多少金銀財寶？」

「只知數目很大，確實數字則不甚了了。」

「聽你的口氣，似乎並未參與埋藏的工作？」

「完全正確。」

「實際埋藏者是那些人？」

「就是死在老龍居的那三個人。」

阿寶道：「林大俠是何門何派的？」

「無門無派。」

「跟那三個死者是何關係？」

「朋友。」

「聽說他們的死因是黑吃黑？」

「可以這樣說。」

「這些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事先便有所知悉。」

「原來你們是一夥的？」

「林某不否認。」

「既是同夥，爲何未參與實際工作？」

「林某另有任務，負責對外聯絡。」

「跟誰聯絡？」

「其他的朋友。」

「依小老兒看，大概是你的頂頭上司，掌門人或教主、幫主吧？」

林忠大搖其頭道：「不，林某說過，無門無派，是朋友，不是上司。」

賴皮道：「這筆錢是從那裏弄來的？」

「做買賣賺的。」

「從事那一種行業？」

「各行各業都有。」

「我看多一半是做殺人越貨的無本買賣。」

「小友說話請留口德，我們都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哼，生意人賺了錢大家分紅分掉就成啦，沒有偷偷摸摸埋藏起來的必要，更不會鬧出黑吃黑的醜事來。」

「主要是因爲錢數太多，爲了安全起見的權宜之計。」

小弟小報以一聲冷笑，開門見山的道：「我問你，長安太平鏢局的鏢銀可是你們這一羣王八兔崽子劫走的？」

「絕無此事。」

「既非鏢銀，你們那來那麼多錢？」

「剛才已經說過，是做生意賺來的。」

「仔細算算，你們埋藏財寶與太平鏢局失鏢的時間正好脗合。」

「許是純屬巧合。」

「地點都在藍田，未免太巧了吧。」

「天下巧事多得很，不足爲奇。」

三人輪着上陣，好似過堂問案一般，林忠大爲不耐，這時反守爲攻道：「三位問完了吧？」

曾妮跟阿寶、賴皮互換一道眼神，道：「馬馬虎虎，暫告一段落，等想到時再問。」

林忠目注小祖宗，道：「林某倒想問尊駕一個問題。」

阿寶清一下喉嚨，徐徐道：「有話請說。」

「我想知道銅鑰匙是如何到閣下手裡的？」

「撿的。」

「在那裡撿的？」

「老龍居的客房內。」

「你就是那天夜裡住在對面客房的老頭子？」

「不錯，我老人家曾親眼目睹那場自相殘殺的醜劇。」

林忠聽在耳中，欣喜莫名，一雙鼠目骨碌碌的打了幾個轉兒，道：「是你，果然是你，林某以及所有的朋友們已經找你找了十幾年，今天終於出現，請把那鑰匙拿出來吧。」

阿寶想了想，道：「鑰匙可以拿出來，但有幾句醜話我老人家願先說在前面。」

林忠錯愕一下，道：「前輩有話但請吩咐。」

大哥大的話簡短有力。「准看不准摸。」

曾妮的話更明確：「請退後五步，以策安全。」

林忠稍作遲疑，乖乖的向後退了五步。

賴皮展目四顧道：「你手下的另外三名嘍囉也請到明處來吧，免得在暗中作怪。」

林忠別無選擇，只有聽命的份兒，招招手，三名手下立即跨步而出，來到廟前。

賴皮不好侍候，意見眞多。

「叫你們站到明處，不必靠攏過來湊熱鬧，滾遠點，最少五丈以外，看到沒有，那邊，左前方，有一塊大石頭，站上去，面向外，不准回頭，誰要是胆敢輕舉妄動，企圖搶奪鑰匙，就叫誰人頭落地，粉身碎骨。」

殺一儆百，賴皮絕技驚魂，同伴已吃足苦頭，他們三人那還敢爭强鬥勝，在林忠的默許下，只好退到五丈以外，站上大石，面向外而立。

諸事料理妥當，阿寶這才將銅鑰匙取出來，高高的舉在手中，道：「林朋友，鑰匙在此，請仔細觀看，是否當年的那一把？」

日頭尚未落山，視線極佳，林忠一看，再看，三看，神色也隨之激動起來，道：「不錯，一點不錯，正是我們當年遺失之物，請物歸原主。」

賴皮大怒道：「你說什麼？物歸原主？」

「東西是我們遺失的，自當還給我們。」

「放屁，鑰匙是我家老爺子從地上撿的，甚至可以說是那個死人故意送的，你憑什麼要收回去？」

「憑林某與死者是朋友，這一筆財寶有我一份。」

「哼，這種死無對証的話最好少說，說了沒人相信。」

「你待怎地？」

「只賣不送。」

林忠原想以多爲勝，强行奪取，但見賴皮藝業驚人，那敢輕捋虎鬚，不得不打退堂鼓，退而求其次道：「好吧，請開個價錢，只要合情合理，林某願意贖回。」

阿寶不假思索，伸出來兩個手指頭。

林忠神色一聚，猜測道：「二百兩？」

「此乃金庫之鑰，請勿出之以玩笑。」

「二千兩？」

「胆子放大點，別太小兒科。」

「莫非要二萬兩？」

「還差一大截。」

「難不成獅子大開口，要二十萬兩？」

小祖宗提着銅鑰匙，抖一抖，笑呵呵的道：「答對了，林朋友只要付出二十萬兩銀子，金庫之鑰就歸你所有。」

二十萬兩，不是一個小數目，可把林忠給嚇着了，臉色一變再變道：「一把破鑰匙，能值幾何，這簡直是敲詐、勒索。」

賴皮瞪着眼珠子臭駡道：「媽的，少來這一套，打開金庫說不定

有百萬兩的財寶，等於白白的賺了八十萬兩，別得了便宜賣乖。」

曾妮亦冷言冷語道：「生意不成仁義在，沒人强迫你，嫌貴可以不買，也許別人的出價會更高。」

林忠思索一下，道：「二十萬兩太貴了，咱們打個商量，五萬兩怎樣？」

曾妮杏眼圓睜道：「不二價！」

「金庫在那兒還不知道，買到鑰匙也不一定能用得上，五萬兩已經冒了賠本的風險。」

「這話三歲孩童也騙不了，不知藏寶之處，買鑰匙何用？」

「信不信由你，十萬兩如何？」

「對不起，二十萬兩，少一兩也不行，買不買由你！」

詞鋒犀利，毫無商量的餘地，曾妮故作姿態，以退爲進，拉着小祖宗的手又道：「爺爺，這人沒有誠意，或者根本買不起，別再浪費時間，咱們走。」

這一着有效，林忠馬上態度大變，道：「前輩且慢，二十萬兩數目太大，區區做不了主，須與他人相商。」

阿寶道：「與誰相商？」

「另外幾位朋友。」

「要多久？」

「應該不會太久。」

「如何連絡？」

「請將三位的住處留下來，屆時林某會登門造訪。」

「不敢當，只要知會一聲錢掌櫃，言明時地就可以了。」

「也好，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 * *

與林忠相會，主要是想從他的口中探索財寶埋藏何處？數目多少？以及從何而來？

然而，謎題依然未解，一切仍在雲霧中，令人諱莫如深。

林忠究係何方神聖？

他的朋友又係何許人？

是黑衣教的魔頭？

還是其他的牛鬼蛇神？

這一筆財寶到底有多少？

太平鏢局的鏢銀落在何方？

會不會兩批財寶原是同一批？

爲了揭開這個謎底，只好繼續盲人騎瞎馬，四處找尋。

找啊找，尋啊尋，又白白的浪費了五六天，依舊毫無進展。

這一日，阿寶、曾妮、賴皮來到藍田城東的王順山下，忽見天空烏雲密佈，大雨將至，忙忙狂奔一陣，跑到近處的山崖下避雨。

才喘了幾口氣，大雨便傾盆而下，天色也爲之一黯。

過沒多久，頭上便滴滴答答的掉下水珠來，微風過處，還會飄進雨絲，顯然選錯了地方，並非避雨的好所在。

偶然發現，右前方，數十丈外，一片翠竹林中有一座白色的房舍，甚是精巧雅緻。

賴皮懊惱道：「剛才沒注意，咱們該到那裡去避雨才對，主人如果好客，也許會弄一頓午餐給我們吃。」

話未落地，從白屋那邊奔來一個農夫，他是來避雨，跟曾妮他們站在一起。

阿寶看得一呆，道：「老鄉何必捨近求遠，該到那白屋去躲雨才是。」

農夫已老，約在五十開外，聞言臉色大變道：「不可以，那個地方誰都不敢去。」

「這是爲何？」

「是鬼屋。」

「鬼屋？鬧鬼？」

「是啊，還鬧得很兇哩。」

曾妮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可否請老丈說清楚一些？」

老農夫遙望着那白屋，邊想邊道：「白屋的主人曾在朝中爲官，富甲一方，告老還鄉後，在此建下這座別墅，打算安享天年，不料，遷入還不到一年，便發生一連串禍事。」

賴皮道：「是何禍事？」

「先是小老婆上吊自殺。」

「自殺事件時有所聞，不足爲奇。」

「接着兒子服了毒，媳婦也投了井。」

「此乃家庭悲劇，與鬼怪何干？」

老農夫誠恐誠惶的道：「這不是家庭悲劇，而是有妖魔鬼怪作祟，據白屋主人的傭人傳出來的消息，常在夜晚聽到有鬼哭之聲，有時還會看到有模糊不清的鬼影子飄來飄去。」

阿寶道：「後來的情形怎麼樣？」

「白屋主人不敢再住下去，把房子賣掉搬走了。」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大約十五六年前吧。」

「新主人是那位？」

「這是一個謎，至今無人知曉，據說還沒有搬進來便死掉了。」

曾妮道：「現在還鬧嗎？」

「鬧得更兇，更厲害。」

「怎麼個鬧法？」

「以前只有晚上才有鬼哭之聲，現在白天也有。」

「可曾看見什麼？」

「許久以前，有那胆大之人，曾進入白屋之內，結果被活活嚇死了。」

「看見了妖魔鬼怪？」

「大概是吧，反正人已經死了，誰也無法証實，據說屍體至今仍留在鬼屋內，沒人敢去收屍。」

賴皮道：「你進去過嗎？」

老農夫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臉都嚇白了，惶恐萬狀的道：「打死我也不敢去，十幾年來無一人敢在那白屋附近走動。」

山雨來得急，去得也快，這時，大雨已歇，烏雲漸散，老農夫荷着鋤頭下田工作去了，大哥大、小弟小與曾妮則直奔鬼屋而去。

越接近鬼屋，越覺出情形有異，樹上鳥雀羣集，地上蟲鼠橫行，荒草沒脛，雜物叢生，一看即知久已無人居住整理，一副破落戶模樣。

屋內的情況更糟，蛛網遍佈，積塵盈寸，空氣中瀰漫着一股濃濃的惡臭味道。

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地上果然有屍體。

而且，還不止一具，橫七豎八的少說也有七八個。

許是時間已久，肉已腐，血已乾，衣裳已碎，變成一堆完整的骷髏白骨。

直看得賴皮頭皮發炸，心裡發毛，畏畏縮縮的倒退了好幾步，顫聲道：「哎呀我的媽，這裡眞有鬼。」

阿寶冷哼一聲，道：「你怎麼曉得這裡有鬼？」

「這些人都是嚇死的呀。」

「你見過鬼？」

「沒有。」

「相信世上有鬼嗎？」

「半信半疑。」

「認爲這些人眞是被鬼嚇死的？」

「不然這些人是怎麼死的？」

大哥大雙眉一挑，道：「退一萬步講，就算世上有鬼，也不可能嚇死這麼多人，咱家懷疑另有內情。」

曾妮一本正經的道：「寶哥說的對，小妹也不信鬼怪之說，其中必有重重內幕。」

賴皮道：「會有什麼內幕？」

阿寶一字一句的道：「如果那位農夫沒有記錯，那麼，十五六年前，當這裡鬧鬼之時，也正是那一羣狐羣狗黨埋藏金銀財寶的時候，若是說這兩碼子事有所牽連，應非空穴來風。」

「怎樣牽連？」

「譬如所謂鬧鬼，很可能是有心人故意製造出來的。」

「誰會幹這種缺德事？」

「八成是林忠已死的那幾個合夥人。」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曾妮嬌笑道：「這還用問，事情已經清清楚楚的攤開來，這一夥人製造了一些事端，逼走了白屋主人，或者賤價買下來，作爲藏寶之用，爲防外人入侵，又編了一個鬼故事，甚至殺了幾個入侵者，於是，鬼屋之名便傳揚開來，誰也不敢接近這棟房子。」

阿寶道：「妮妹冰雪聰明，與咱家的想法不謀而合。」

賴皮疑雲滿面道：「金銀財寶眞的會藏在這裡？」

「只是研判，是否如此尚有待進一步查証，不過……」

「不過怎樣？」

「倒與咱們前此所說三條件中的其中二條相脗合。」

「那兩條？」

「交通方便，地方夠大。」

「但却不夠隱密啊。」

「這正是他們高明的地方，出人意表，所以十幾年來，竟無一人尋到此處來。」

說歸說，事實如何，尚在未定之天，三人不再坐而言，立即起而行，開始搜尋。

然而，樓上樓下，每一個房間，每一個角落都找遍了，却無任何發現，亦未見有地窖之類的通路。

這下，阿寶可儍眼了，喃喃自語道：「奇怪，莫非是咱家判斷有誤，或者世間當眞有鬼……」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有一個怪異的聲音傳入耳中。

的確很詫異，飄飄忽忽，隱隱約約的，似遠在天邊，又似近在眼前，像在低聲泣訴，又像在放聲號哭，聽得人毛骨悚然，全身直冒鷄皮疙瘩。

賴皮嚇壞了，捂着雙耳喳呼道：「有鬼，眞的有鬼，咱們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吧。」

話說一半時，人已慌慌張張的溜到屋外去。

阿寶、曾妮也跟了出來，小祖宗望着當空烈日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有鬼魂出沒。」

賴皮反駁道：「怎麼不可能，那老農夫就說過，白天也會鬧鬼哩。」

事情透着古怪，阿寶、曾妮相視愕然，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仰望天際，滿頭霧水。

異聲持續不斷，偶而還會有別的雜音傳來，彷彿是物器撞擊聲。

在屋外，比在屋內時聽得更清楚一些。

却依然飄忽不定，方向不明，不知究竟來自何方。

也弄不清到底是人？是鬼？是獸？或魑魅魍魎？

緊閉雙眼，寧神靜氣，全神貫注地傾聽了好一會工夫，方始覺出聲音似是來自屋後。

屋後是山，未見有何異樣之處。

屋旁雜草叢生，足有一人多高，亦無路可通。（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殺手蘇東二受三王爺夫婦所託，帶着他們的兒子朱全遠離人們的追殺，來到長白山區，蘇東二放下屠刀，忍辱於烏拉西的强權之下，爲着教養朱全，蘇東二勤奮狩獵和打魚，但必須將獲得的十分之七上繳給烏拉西王爺。蘇東二對朱全照顧得無微不至，還教他學功夫，蘇東二除了使刀之外，還能吹得一手好笛子……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笛音驚動珍珠女　歌聲伴隨釣魚郎

這一帶的漁人們都知道有一個心地善良又勤勞，吃苦英俊的小伙子蘇東二，帶着一個娃兒住在山洞中過日子，蘇東二的笛子迷人的，不只是人們愛聽他的笛子，便鳥獸也一樣會入神。

但蘇東二心中也明白，他吹笛子是運內功，氣由百穴生神，吹出的聲音就通天了。

果然，這一晚蘇東二只釣得兩條湖中魚，他提了魚便走向山洞中，兩條魚快三斤重，一天的生活夠吃了。

但蘇東二忘了，他應有十分之七是要交到王府的，他不能忘了這件事。

蘇東二不打獵了，他釣魚。

蘇東二發覺釣魚也有一定的樂趣，他把釣竿踩在足下，邊吹笛子邊釣魚，奇怪的是湖中魚兒不驚慌，十分照顧蘇東二，然而蘇東二不貪心，釣上三五條不下釣了。

蘇東二有一回在山洞中正在烤魚吶，洞口忽然來了兩個大個子，兩個人還背着布袋。

「喂，姓蘇的走出來。」

蘇東二走到洞口笑笑，道：「是王爺府的家將呀，找我有事?」

一個大漢走近蘇東二，他拍着蘇東二胸口，沉聲道：「怎麼了，你忘了?」

「我忘了甚麼?」

「你忘了把東西送王府呀，三七分帳你不幹?」

笑笑，蘇東二道：「二位大哥，是這樣的，這些天在湖西釣魚，我是個生手，釣上半天也不過三兩條，僅夠我兩個人溫飽，所以也就沒把東西送過王府……」

「渾帳，便是釣三條吧，兩條應該送王府！」

蘇東二道：「我們還不夠吃呀！」

「叭！」好一個巴掌打在蘇東二臉上，那漢子冷叱一聲，道：「可惡！」

「你打人吶！」

「打你那是叫你記住，以後別忘了送東西去王府。」

蘇東二撫摸着兩頰，點點頭，道：「是，是，我記住，釣了魚三七分帳送過去。」

兩個大漢彼此一瞪眼，忽然那大漢一把推開蘇東二，立刻歪身衝進山洞裡。

朱全坐在火堆邊烤魚吶，見衝進一個大漢來，忙閃身退一邊。

那大漢在洞中仔細搜一遍，果然只有五條魚，他還眞的不客氣，把烤熟的兩條魚拿了就走。

他出得洞外，把其中一條交在另一大漢手上，兩人邊吃邊往山下走去。

蘇東二面無表情，他看着兩人走遠，便對朱全道：「把剩的魚烤了你先吃，我到湖邊走走。」

朱全道：「叔叔，先吃一條魚再去吧！」

蘇東二道：「叔叔不餓，你多吃點，吃了去練功！」

蘇東二去了，他吹着笛子走到湖邊，這時候他肚子裡懋着一股子怨氣。

他吹的笛聲就好像是萬馬奔騰，沒多久，灰暗的天空中飄來大片烏雲，好像又要下雪了。

蘇東二面對着湖面吹起笛來不稍停，從笛音中他由激昂而轉爲憂傷，然後又是暢快行雲流水的調子。

於是，湖面上傳來打漁人的歡樂笑聲與喊叫。

「蘇家兄弟好笛聲，老人聽了也年輕，山中猛獸不咬人，天上的鳥兒也唱嗚，哈……」

「蘇家兄弟呀，吹得好，吹得妙，吹得大伙哈哈笑，大伙的精神可大了。」

蘇東二吹笛更加起勁了。

蘇東二的笛聲是凝聚內力吹奏的，到現在，一般人吹他手中的笛子是吹不響的。

蘇東二不必對別人解釋甚麼，心中明白，這些淳樸的打漁人是不會知道他的眞功夫的。

只不過蘇東二吹奏出美妙動聽的樂曲，他那悠揚的笛聲不僅爲苦難的漁民帶來了歡樂，便飛鳥聽了也會附和着大叫幾聲，兇惡的猛獸幾乎在笛聲中馴服得宛似家畜一般，令人稱奇。

* * *

有一天夜晚，蘇東二坐在湖畔吹笛子。

他已經吹上了兩個時辰了，看上去他吹得更起勁。

蘇東二爲甚麼如此嗜愛吹笛子?

其實說穿了，蘇東二是在氣功上下功夫，如果有人能看到他在吹笛子之後的抖然暴伸右臂，一道寒芒幾乎一丈那麼長，然後在瞬間消失，便會嚇一跳。

傳言有人會馭劍，那麼蘇東二幾乎快要馭笛了。

* * *

世上有許多神奇事情，有些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此刻蘇東二便遇上一件十分怪異的事情。

蘇東二吹的笛聲悠揚的飄蕩在鏡泊湖面上歷久不散，就快三更天了，忽見湖水中一片光芒出現，照得湖水上下通明，便湖中水草與游動的魚兒也清晰可見。

蘇東二却不爲這一幅奇景而停下笛子不吹，相反的，他吹得更加有勁了。

於是，有的漁民發現了這件怪事，紛紛奔到湖邊去觀看這難得的奇景。

漁民們還未奔到蘇東二坐的地方，迎面出現一位長髯老者，他對這些漁民們吼叱道：「你們看甚麼?這是湖仙把湖燈點亮了，還不趁機會去打魚呀！」

漁民們幾乎快迷糊了。

老人家再一聲雷吼：「還不快下湖撒網?」

大伙如夢初醒，立刻往回奔走，沒多久又奔回來。

漁船搖動了，大伙自四面八方往最亮的地方撒網，果然大伙滿載而歸，盡是活蹦蹦的鮮魚。

* * *

蘇東二不須釣魚了，他不是不釣魚，乃是漁民們都不叫他釣魚，大伙要他天天坐在湖畔吹笛子。

至於往烏拉西府中送魚，也由漁民們代他交了。

蘇東二的笛聲出神入化了。

蘇東二出刀的功夫也已到了收發自如心刀合一的境界，這才是蘇東二的眞正目的。

他在氣功上不知高到甚麼境界，但他曾出掌擊向湖面，相距兩丈打得湖水飛濺。

* * *

一天深夜，湖面上已不見有漁民了，人人滿載而歸，笑聲消失在漁村，而蘇東二却仍然在吹他的笛子。

蘇東二吹完一段令人神采飛揚的「洛陽調」時候，忽然發現湖面發光地方飄然有個十分俏麗的姑娘往他這邊過來了，那姑娘只飄了一小段水程，忽然往湖底沉去。

蘇東二大吃一驚，他急得一聲喊叫：「有人落水了。」

蘇東二叫着立刻投入水中，湖水冰涼也不管了，他抓住姑娘的衣裳拖住就往岸上游回來。

姑娘被救上岸，笑嘻嘻的對蘇東二，道：「你的心眼眞好，你是個熱心爲別人的好人。」

蘇東二道：「姑娘怎麼會在湖面上……妳！」

姑娘一笑，道：「你是不會知道的，我是不會被淹死的，因爲我的家住在湖底呀！」

蘇東二吃一驚，因爲當他救姑娘上岸以後，湖面已不再明亮了，倒是這位姑娘頭上大放光彩，好大的一顆珍珠就在姑娘的頭上鑲着。

太過神奇了，也令人難以相信。

蘇東二就心中疑雲頓生，只不過他藝高人膽大，便是鬼狐之類，他也不放在心上。

然而，蘇東二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發生這件事情，尤其姑娘頭上戴的那顆珍珠。

蘇東二不得不相信姑娘說的

話。

姑娘說她的家住在湖底，這可能是他的笛聲才把這位姑娘引到水面來了。

蘇東二仔細看這位姑娘，唔，姑娘生得太美了，他從未見過這麼美的姑娘。

蘇東二就以爲，姑娘非人吶，她是仙女。

＊　＊　＊

咱們中國人都知道，長白山上怪事多，神仙狐仙常遇見，蘇東二遇上的姑娘是什麼樣的人物？這光景由得蘇東二去尋找答案了。

蘇東二心中雖然疑雲重重，但他對這位姑娘的出現依然是滿面從容而又愉快，當然，蘇東二並非一般凡人庸俗之流，他在武功上的修爲，已到了出刀如電地步，他吹出的笛聲是震撼雲霄的。

奇事雖發生在蘇東二的身上，蘇東二却以平常心態視之，他也把姑娘視爲常人對待。

＊　＊　＊

扶着姑娘輕盈的身子坐下來，蘇東二開門見山的道：「姑娘，這幾天多虧妳夜夜照亮湖水，引得魚蝦大量出現，令這一方的鄉親窮苦之人有了豐收，我蘇東二代表他們向你致謝了。」

姑娘露齒一笑，道：「不用謝我！」

蘇東二驚呆似的睜大眼睛，他爲姑娘的美齒而驚嘆。

蘇東二從未見過如此雪白的貝齒，一顆顆閃閃發着光亮可愛極了。

「妳……」

姑娘再一笑，道：「希望不會嚇怕你……」

蘇東二道：「姑娘，妳太美了。」

姑娘却並不高興蘇東二的這句讚美，她淡淡的道：「美，就好了，加上一個『太』字就過份了，天下事都不宜過份的，你說我太美就會遭天忌。」

蘇東二一怔，姑娘的話有道理，凡事不要太，適可就爲止。

蘇東二一笑，道：「我說的是心中要說的，姑娘，妳是來自……」

他遙看湖面，不見有小舟，以懷疑的眼神看着姑娘。

姑娘一笑，道：「我名叫珍珠，我家就在湖中，我不是仙女，只不過一個舞奴而已……」

她大方的看着蘇東二，又道：「我聽到十分動聽的笛聲才走出來的，想不到你能吹得那麼好聽。」

蘇東二笑了。

珍珠又道：「我們那裡也有樂師，但他們的吹奏比之你的來，功力上便差了許多。」

蘇東二道：「珍珠姑娘，如果你喜歡，我會天天在此爲妳吹奏。」

他撫摸着笛子又道：「我現在就爲你吹奏一曲『霓裳仙子』。」

珍珠撫掌，道：「太好了！」

她露出十分喜歡的樣子，把身子更靠近蘇東二坐着。

於是那悠揚的笛聲帶着令人陶醉的雲波揚調，慢悠悠的往湖上飄去，飄去在不知處的煙波浩渺中。

珍珠似也沉醉在樂聲裡，這兒已沒有殺伐，這裡只有歡樂。

珍珠忍不住的飄然而起，她蓮步輕舞，柳腰閃轉，一種賞心悅目的舞姿就在這動聽的笛聲中現露出來。

蘇東二見珍珠姑娘如此配合着他的笛音，心中更是歡喜，使他更加的運力吹奏，兩個人已進入忘我之境，不知身在何處的都笑了。

＊　＊　＊

有一種十分奇怪的聲音傳來，只見珍珠姑娘立刻站起身子不再閃轉而舞了。

她對蘇東二說道：「今夜我太高興了。」

蘇東二道：「我也一樣快樂。」

珍珠姑娘大方的伸手拉住蘇東二的手，笑笑道：「我要走了，天快亮。」

蘇東二道：「我不送，我只想看到姑娘，我不想知道太多有關姑娘的身世。」

珍珠姑娘道：「我更放心。」

蘇東二道：「如果姑娘喜歡我吹奏笛子，我會天天吹給妳聽的，不論妳來與不來。」

珍珠姑娘愉快的笑了。

她緩緩的轉過身，那麼輕盈的往黑暗中走去，沒多久便消失不見了。

蘇東二果然不去查看珍珠姑娘來自什麼地方，他甚至不看姑娘去的方向。

於是，蘇東二便天天夜晚在鏡泊湖畔吹奏笛子，當然他更不會忘了傳授朱全的功夫。

＊　＊　＊

日子就在春去夏來的流逝中過了大半年，蘇東二果然天天在鏡泊湖畔吹奏笛子，也天天與珍珠姑娘相處一起，他二人已產生了感情，因爲當蘇東二吹奏笛子的時候，珍珠姑娘常常把一張嫩面貼在蘇東二的手背上，露出一副滿足的微笑。

她乃自稱舞奴，她爲何人起舞？

有時候蘇東二以爲珍珠會不會是烏拉西王爺的王府舞奴而深思着。

蘇東二是不會追問這些的，因爲他曾說過，他不想知道太多珍珠姑娘的身世。

其實他是怕知道得太多了反而會嚇到珍珠姑娘不再前來與他相會。

當然，他並不擔心珍珠姑娘眞的是烏拉西的舞奴，如果烏拉西找他麻煩，如果他知道珍珠姑娘受到烏拉西的虐待，他會爲珍珠姑娘而出刀的。

蘇東二早就有這樣的想法了。

＊　＊　＊

有一回，蘇東二與珍珠姑娘傾談得十分投機，那珍珠姑娘投入蘇東二有力的臂彎裡，二人默默無聲音，却不知不覺的天快亮了，便在這時候，忽然自岸邊閃出個老太婆，這老太婆雙手舉杖便打過來。

珍珠姑娘見了這老太婆，立刻錯身往湖中躍去，只一閃之間便不見了。

蘇東二吃一驚，他錯肩閃過老太婆的一杖，急急的旋身欲出招，他却又猶豫一下。

蘇東二的猶豫是有原因的，自己不該抱住人家的姑娘，如果姑娘的家人找來，他無理由對人家出刀！

他只應對人說聲「對不起」才對。

只不過當蘇東二定下神看過去，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却走了，沿着湖岸水草叢，越去越遠，直到老太婆的影子消失不見。

當蘇東二也發覺有條細影閃動在遠處草叢中，他急急忙忙的奔騰過去。

於是他發現兩隻比面盆還大的蛤蜊往湖底滾去。

蘇東二怔住了，他看着這位老太婆的影子，也奇怪眼前的發現！

蘇東二想着這也許是巧合。

＊　＊　＊

人吶，在苦難中最易成長，而苦難中成長的人才眞正體會出人生的苦難必需要努力去克服。

朱全年紀雖小，他心中可比同年紀的成熟多了。

蘇東二不是朱全的師父，但他却十分認眞的教導朱全，他原本只是保護着朱全的，但當他經過五台山萬愚和尚的點化，便也擔當教導朱全的任務。

端坐在山洞口，蘇東二指着地上石板對朱全吩咐，道：「七步奪命法，你練一遍給我看看。」

朱全十分認眞的踩在石板上，他不動。

朱全在等什麼？

只見蘇東二取出笛子湊近嘴唇，他吹起「躍馬殺場」那首充滿殺戮的曲子，朱全忽然盤腿而動，他隨着笛聲就在那方圓不過兩丈內的十二塊石塊上來回的旋轉身子左移右挪，動到快處，幾乎已分不清他的兩脚是否點地。

也不知蘇東二在什麼地方弄來一枝粗鐵棒，那棒子只不過二尺長，上面還生了銹，他交在朱全手中。

「朱全吶，叔叔只教你兩招刀法，因爲叔叔也只會兩招刀法，一爲殺人，一爲自保。」

朱全道：「兩招？」

「是的，兩招。」

「兩招太少了吧，叔叔。」

「兩招太多了，應該一招。」

蘇東二頓了一下，他站起來，又道：「眞正動刀的高手，一招就夠了。」

「叔叔，阿全不太懂。」

蘇東二道：「很簡單，眞正的殺手只會出刀殺人，一旦這高手還需出刀爲自己求自保，就不入流了，也可憐了，知道嗎？」

朱全道：「是叔叔的刀法？」

一笑，蘇東二道：「你可曾記得叔叔出刀？」

朱全立刻精神的道：「記得，叔叔出刀殺那些東廠番子的時候只殺人……好快……」

蘇東二道：「那只是對付幾個番子，如是眞正高手較量，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舉着手中鐵棒，又道：「此棒比之眞刀重多了，爲的是要你修練腕力，你……今年多大了？」

「十歲，叔叔。」

蘇東二笑了。

他奇怪，朱全初來時細皮白肉的，與一般孩子差不多的身段，然而這些日子下來，他在粗茶淡飯中還要苦苦的習武，反而長得壯健，比從前又見高大，倒像個十三四歲的大孩子了。

蘇東二舉着鐵棒，踩上石頭，道：「看清楚我的棒子，你把此棒當刀使用。」

朱全果然全神貫注，他發現蘇東二出棒不轉動，宛似鳳凰三點頭。

他以爲這太容易了。

那蘇東二把鐵棒交在朱全手中，他退後三大步在地上十二塊石頭一邊，把右掌豎起來。

「阿全，你踩動龍行步出棒點我手掌。」

朱全當然照做，但他拚力的出棒，却很難點中蘇東二手掌。

蘇東二笑笑，道：「阿全，別氣餒，你來伸掌，看叔叔如何點中你的手掌。」

朱全心中早有此想，立刻跳下石頭，並把鐵棒交在蘇東二手中。

朱全也如同蘇東二一樣的把手掌豎起來，就聽蘇東二道：「阿全，注意了。」

朱全只見眼前忽的一暗，手掌頓覺一痛。

蘇東二面皮一緊，道：「你已

死過一次了。」

朱全道：「叔叔，可否再試？」

蘇東二道：「好，你小心了。」

朱全閃動手掌去躲蘇東二的點擊，但他無論如何也閃不過蘇東二的一擊。

蘇東二出棒宛似他知道對方要把手閃往何處似的，而他，早就先把棒子等候在那兒了。

蘇東二收棒下了石頭，他對朱全道：「出刀的人，不只是熟能生巧，重要的是要把敵人的心與之連結起來，也就是把自己設想是敵人而如何出招是一樣的，當你準確的猜透敵人的企圖，再出刀便容易了。」

朱全很受教，他學着出「棒」。

朱全就踩着石頭出棒，只這麼幾下子步法與出「棒」，一共苦練了一年。

蘇東二只把招式教導朱全，餘下的他只是查驗朱全的成果如何。

蘇東二把大部份時間耗在鏡泊湖畔。

蘇東二更加用力的吹奏着笛子，但自上一回老太婆出現而嚇走珍珠姑娘以後，不論他怎麼吹笛子，湖中再未現出銀光來。

湖中無光亮，魚兒不集中，漁人們大失所望了。

蘇東二再也等不到珍珠姑娘以後，他猜測珍珠姑娘必定出了什麼事了。

於是蘇東二仗着水性奇佳，武功高絕，他往湖中潛去，他一心想找到湖中的珍珠姑娘。

他以爲珍珠姑娘必來自湖底。

只不過蘇東二找了大半天，也找了上百回，那裡有什麼珍珠姑娘在湖中。

他失望極了。

＊　＊　＊

蘇東二變得憂心忡忡，他無奈的每晚來到湖畔，於是，蘇東二吹的笛子聲也變得悲悲切切，聽得人們不住的搖頭嘆息，便飛鳥野獸也似在嗚咽了。

就這樣，蘇東二似乎消瘦了，他也不再太關心朱全的練功，把笛子吹得令人們全無生氣。

蘇東二好像幾乎要落淚了，他思念珍珠姑娘啊！

有一晚蘇東二吹笛之後便跌靠林邊睡着了，於是……

就是這一晚二更天剛過不久，天上忽的滾動着烏雲掩去那片美麗的湖面，就在這時，附近突然轉出個老太婆。

蘇東二立刻發覺這老太婆正往他面前走過來，他馬上迎上去。

老太婆站在蘇東二面前，她先是上上下下的看看蘇東二，緩緩點點頭，道：「你就是姓蘇的青年人？」

「我叫蘇東二。」

「很好，我是珍珠的養母，唉！」

蘇東二立即走上去，他熱切的伸手握着老太婆的雙手，問道：「珍珠姑娘發生什麼事了？」

老太婆聽了直搖頭，她似乎滿肚子的苦水。

蘇東二急得直搖着老太婆的手，道：「老媽媽，妳快說，珍珠姑娘怎麼了？」

老太婆道：「珍珠好苦，她被囚起來了。」

蘇東二道：「爲什麼？誰囚她呀？她那麼善良。」

老太婆道：「對你們她是好的，但咱們王爺却不以爲，她不該把湖水照亮，害死了那麼多魚兒。」

蘇東二吃一驚，道：「她害死許多魚兒？」

「不錯，所以她犯了法，被囚起來了。」

蘇東二道：「湖中魚兒乃蒼天爲活人而生，魚兒怎會是那個王爺的？」

老太婆搖搖頭，道：「你呀，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蘇東二楞住了。

蘇東二聽得珍珠姑娘被什麼王爺囚起來，那份焦急就別提了。

他急中帶忿怒，道：「老媽媽，只爲了湖中魚兒就把珍珠姑娘關起來，太不像話了，方圓這麼大的鏡泊湖，難道是他王爺一人的？那麼，住在湖岸靠打魚爲生的庶民百姓又怎麼過日子？難道你們的王爺不喜歡漁民多打魚而改善他們的生活？」

他忿然的咬咬唇，又道：「眞如此，你們王爺便也與烏拉西王爺是一丘之貉了。」

老太太忙搖手，道：「蘇小子你休弄錯了，我們王爺怎與那烏拉西比呀？」

蘇東二道：「我以爲他們差不多。」

老太太道：「蘇小子，你關愛珍珠我十分感激，你也是個不貪心的青年，你打魚只爲過日子，每天三幾條就滿足，所以我才願意來會會你的。」

她指着湖面，又道：「我們王爺是愛護他們的子民，才生氣地把珍珠囚起來的。」

蘇東二怔住了。

蘇東二心中琢磨，難道她們都是水中妖物？

蘇東二在此住了兩年，他當然也聽了不少鏡泊湖有許多的怪譚，但他一直不放在心上。

蘇東二也想親眼遇上人們所說的故事，但他夜夜湖邊吹笛，並未發覺什麼不對勁。

蘇東二聽人們對他說過的鏡泊

湖中水妖的故事，而且言之鑿鑿，好像眞有那麼一回事似的。

有一戶漁人家死了人，他們便在湖邊挖了個土坑把死人埋在那兒，不料沒多久，有人聽到那地方有淒厲的慘嘷聲傳來，灰濛濛的湖岸上有七八個黑影在打人。

有人以爲來了响馬在打架，有的却說根本不是人在打架，於是，大伙商定之後，結夥走去看究竟，豈料大家遠遠的往墳堆處望去，就聽幾聲「咻咻」叫，刹時間七八條人影投入湖中消失不見，唯有一條影子在那新墳上消失掉。

誰也未看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件事過了十幾天，又有人發現自湖中跳上十多人，盡在那新墳上又踩又罵，大伙嚇壞了，此事傳到喪家，急忙要把墳墓換地方，這才發現墳下埋的死人棺中盡是湖水，還有小魚吶。

＊　＊　＊

蘇東二還聽過另一件怪事。

近他住的山洞下方，前幾年沒有人敢由那段湖邊走過，蘇東二住在那兒半年多，仍然無人經過那裏，有人認爲蘇東二是好人，便把發現的事告訴了蘇東二。

石洞下方的湖岸邊有兩塊大石頭，兩塊石頭是用做砍人頭的。

有人半夜經過那段路，忽然發現大石邊有人在搏鬥，而且刀聲叉聲帶殺聲，還眞帶着血淋淋的大場面。

什麼叫大場面？

只見如有人被砍倒，立刻就有幾個人按倒受傷的人在大石頭上，鋼刀砍在這人脖子上，然後拋入湖中。

這種事天天半夜都發生，人們只能白天結夥去看，發現還有一灘一灘的鮮血在石頭上，便附近也有腥羶味，令人怵目驚心。

只不過等人們下湖去撈屍體，哪兒有呀，湖面清清的風平浪靜，那些死人哪裏去了？

謎呀，這世上就充滿了神秘。

蘇東二聽後只是一笑，因爲他知道江湖上有許多人會無中生有地編造故事。

蘇東二只相信刀，蘇東二常對漁人們說，什麼事情只有他親眼看見他才會相信。

蘇東二的信念就是「耳聽爲虛，眼見爲實」。

＊　＊　＊

現在，蘇東二在這老太太的話中怔住了。

蘇東二心中在想：「邪呀，難道還眞有這怪事兒嗎？」

一個不信邪的人，突然遇到怪事，那是令人既驚且奇的事情，蘇東二絕不會放棄他的探幽尋奇機會。

蘇東二直視老太太，道：「老媽媽，蘇東二想在妳老面前請教。」

「你說！」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救出珍珠姑娘？」

「辦法是有，只怕你辦不到。」

蘇東二的精神來了。

蘇東二把雙眉一挑，道：「老媽媽，妳既出現，我就以爲必有辦法，妳快告訴我，我必依妳老的話，拚命去救出珍珠姑娘。」

那老婆婆就在蘇東二的耳畔嘀嘀咕咕的說了一陣子，末尾還叮嚀蘇東二道：「千萬別說是我說的。」

蘇東二十分感謝老媽媽的妙計，謝道：「老媽媽，蘇東二終生感謝妳老的協助。」

老太太道：「不用謝了，你是個好青年，又不貪婪，我很高興珍珠能認識你。」

蘇東二彎腰施禮，頓覺面前刮起一陣旋風，刹時間老婆婆不見了。

蘇東二立刻紮好衣衫，腰上插着笛子，便投入湖水中往湖心游去了。

他游着，而且用盡力氣的往水中潛游，直到月正圓也是月當頭，他爬上了湖中的一堆礁石上，他果然依照了老太太的話躲在礁石上不露面。

這時候湖水平靜，原是泛舟賞月好時光，蘇東二就以爲，此刻他如果與珍珠姑娘在一起划着小舟，在湖中飄盪，他吹笛子，珍珠姑娘唱着歌，那是多麼令人陶醉的妙事呀。

蘇東二正在思忖着，那平靜的湖面上，忽然水花翻滾，就見幾條人影竄到這片礁石上四下觀察，然後又投入水中消失不見。

蘇東二藏身在暗處石縫，果然未被發現。

蘇東二正自慶幸着，臉上一片笑意。

猛古丁湖面上又傳來水花聲，就見一羣宮女相繼走上礁石來，又把酒筵往附近水面之上擺設，就見有一隻閃閃發光的九龍夜光杯特別放置在酒席的正位上。

蘇東二見時機已到，忽的一個騰空而起，一把抓住這隻九龍夜光杯投身湖中，然後很快的游回礁石上來。

他舉杯哈哈笑了。

要知這九龍夜光杯乃水宮鎮湖之寶，若是失了此杯，鏡泊湖的狂風巨浪便難以控制了。

＊　＊　＊

事出突然，水面宮女失聲叫，衆兵將紛紛追向蘇東二，就聽蘇東二厲吼如虎，道：「那個上來我就

摔碎這隻夜光杯子。」

果然，兵將只能把礁石團團圍住不敢上前出手。

立刻就有人奔去見他們的王爺，那王爺聽了竟有人敢來盜他的寶，火大了，立刻率領一批殺手過來。

那王爺指着蘇東二沉聲喝道：「我是老龍王，你是什麼人，膽敢闖筵盜寶，你不要命了？」

蘇東二道：「我乃湖邊窮光蛋，只不過我這個人窮得有骨氣，誰稀罕你這什麼夜光杯呀！」

龍王大怒，叱道：「不稀罕為什麼要偷盜？」

蘇東二道：「龍王呀，聽說你把珍珠姑娘囚起來了，哼，你馬上放了珍珠姑娘，我便把這夜光杯還你，你看怎麼樣？」

不料龍王一聽火了。

這龍王面色赤紅，大袖猛的一揮又拂，就聽得轟隆隆傳音起自湖底，湖面水立刻浪濤滾滾直把這大片礁石吞噬在浪濤裡，只餘下蘇東二的頭在水面。

蘇東二仰天大笑，毫不畏懼，他把手中夜光杯往空連揮三次，湖中浪濤反而捲向龍王。

蘇東二發覺夜光杯的妙用，立刻再揮夜光杯，刹那間湖水陡落，又恢復原樣，直把那些兵將嚇得把龍王團團的緊圍住！

龍王似已無奈，便由他身邊走出一人來到蘇東二的面前，他向蘇東二道：「珍珠姑娘已觸犯戒律，現已治罪，你若把九龍夜光杯交還，願給以重金。」

這人說完，便見另外兩人走過來，每人手上托着金盤，上面盡是珍奇異寶，光景要蘇東二挑選了。

蘇東二只看，便知寶物件件價值連城，他卻輕輕的搖搖頭，一點也不動心地把手一揮，道：「我不要。」

那龍王一見，便召來一個婦人，這婦人能言善道，走向蘇東二微笑地道：「年輕人，你也別死心眼了，咱們這兒有的是美人兒，只要你放棄珍珠，我立刻帶你去挑你喜歡的，如何？」

她說完便把手一拍，果然附近出現一羣美女，這些美女個個色冠香國，美若天仙，且在蘇東二附近還載歌載舞，揮香拋媚呢。

豈料蘇東二看也不看一眼，他發怒地叱道：「我已不耐煩了。」

說着，他把九龍夜光鎮湖杯好一陣狂揮，嚄，這一下可不得了啦，就見湖水發出嘩嘩啦啦聲中水位直往下降，湖底多處已乾涸的露出來了。

蘇東二站的礁石幾已變成小山丘了。

那龍王一看，嚇得大聲呼叫：

「快放人，快呀！」

放人，當然是放出珍珠姑娘了。

果然有幾個人奔向水牢，把珍珠姑娘放出來了。

珍珠姑娘到了龍王面前，跪下來，龍王仍然餘怒未息，道：「妳願下人間凡塵？」

珍珠格格道：「我願意！」

「那要脫去仙衣，革去仙籍，千年苦修變成泡影，妳仍願意？」

珍珠格格毫不考慮地道：「我情願拋下這一切。」

於是，那龍王施起法來為珍珠姑娘先脫外衣。

那是剝下她的外殼，疼得她咬牙咧嘴強忍痛苦，她暗中拚盡一切的保護住她頭上的那顆夜明珠。

珍珠姑娘昏厥了，由兩個大將把珍珠姑娘拖到蘇東二的面前。

蘇東二一看，心中一痛，立刻把手上的九龍夜光杯交還了龍王。

這湖上的酒筵也免了，龍王不悅的轉回湖中去了。

*　*　*

蘇東二抱起珍珠姑娘回到湖岸上，他把珍珠姑娘放在身邊，立刻吹起他的笛子來，於是……

於是那美妙的樂曲便使得昏厥的珍珠姑娘又清醒了，這眞令蘇東二高興得大叫起來。

「珍珠姑娘……」

蘇東二猛可裡自樹下彈跳而起，他，原來做了個好長的夢，但夢中的情景依然記得十分清楚。

原來夢也不一定成空呀！

*　*　*

蘇東二凝望鏡泊湖，什麼龍王，什麼夜光九龍杯全是夢，甚至那老太太也只是夢，但珍珠姑娘呢？

蘇東二太想念珍珠姑娘了，他睡在樹下做夢，此刻醒來，身邊沒有珍珠姑娘，失望之餘，他對着湖面大聲吼叫：「珍珠姑娘……」

蘇東二的吼聲十分的鏗鏘，可以自湖面風傳數里不散，那全是一股吹笛的眞力使然。

也許這鏡泊湖眞有怪事，附近草叢中傳來一聲低泣，道：「蘇公子。」

蘇東二聽得十分眞切，那聲音一聽就知道是珍珠的聲音，立刻拔身撲過去。

蘇東二還口中大叫：「珍珠……」

目光中忽見一片深草中有銀光閃爍，蘇東二忙伸手去拉，於是，他自一片水草中把一位滿身傷痕的珍珠姑娘拉上岸來了！

蘇東二忙脫去自己外罩，把珍珠姑娘裹起來便往山洞轉回去。

蘇東二太激動也太高興了，他抱着珍珠姑娘很快地奔回山洞中，倒把朱全嚇了一跳。

蘇東二把珍珠姑娘放在舖着鹿皮的板床上，更為珍珠姑娘蓋上棉被，再把火升得旺旺的，這才把朱全叫到珍珠姑娘面前。

蘇東二尚未開口，珍珠姑娘已笑道：「朱兄弟，我早就認識你了。」

她此言一出，不只是朱全吃一驚，便蘇東二也怔住了，因為她是頭一回見朱全。

朱全甚至很少與外人接觸，這是因為蘇東二不想有太多的人知道朱全，人多嘴雜，一旦消息傳開，很難說京裡不會有人知道。

*　*　*

蘇東二把珍珠姑娘接在山洞中，沒多久便傳到了鏡泊湖的漁村中。

先是漁村中二娃三娃兄弟找來山洞道賀，隨之整個漁村男女老少全來了，大伙好奇地一心要看看這位身懷夜光杯珠寶的神秘姑娘是個什麼模樣。

當大伙得知蘇東二說的話以後，便決定為這一對年輕男女籌辦結婚之事。

蘇東二心中高興，精神可也更大了，當然朱全也高興，山洞中多了個人，他把珍珠姑娘當成最親的人。

蘇東二與珍珠姑娘就在漁村人們的祝福中結婚了。

*　*　*

蘇東二原是打算在關外的長白山下鏡泊湖畔隱居三年，然後帶着朱全再回關內的。

蘇東二相信到了那時候，朱全的武功應已有成，如再在江湖歷練，將來必是出刀高手。

然而如今有了珍珠姑娘，蘇東二幾乎忘了再過一年就是歸期了。

*　*　*

蘇東二每日除了督促朱全練習武功之外，便是坐小舟在湖面上與美妻遊湖，尤其在夜晚，他二人一個吹奏笛子，一個用寶珠照亮湖面，漁民們可樂了，隨着他們撒網捕漁，無不是網網皆魚蝦，船船滿載而歸。

於是，鏡泊湖岸的漁村豐富了，只不過很快的消息到烏拉西王爺那裡，使得烏拉西獨自騎馬悄悄的來到漁村，黑暗中他發現遠處湖畔一團極光在閃亮着，便急忙的跟了過去，他發現那是蘇東二帶着一位美人兒捕魚歸來。

蘇東二捕的魚不多，五七條魚而已，但那美人的一顆寶珠亮光刺痛了烏拉西的雙目。

烏拉西更被那美人的姿色幾乎奪去魂魄。

*　*　*

有了這次發現，烏拉西立刻回轉他的王爺府，心中那份貪婪與急燥，使他坐立難安。

於是，他身邊的管事為他出主意了。

在烏拉西王爺地盤上，人們有為王爺辦事的規定，那是在必要之時才會被征召的！

烏拉西就用這個規定，他把蘇東二夫妻兩人召到王爺府中！

烏拉西很會擺場面，酒席十分豐富，但只有他一人在座上，却對蘇東二道：「本王聽說你們夫妻兩人，一個喜歡笛子，一個又會跳舞，是嗎？」

蘇東二却淡淡地道：「吹笛跳舞不犯王爺禁忌吧？」

烏拉西哈哈一笑，道：「當然不犯禁忌，只不過住在本王屬地的人民，有為王爺做事的義務，本王就叫你兩人一個吹笛，一個跳舞！」

一邊守衛的大漢中，有人吼叱：「還不快吹奏，莫非不想活了！」

蘇東二心中想着朱全，因為朱全的功夫尚差一年便有成就，此刻一旦離開此地，又不知何處才適合朱全練功！

最令蘇東二擔心的，就是怕被關內的人查知朱全與他的下落，那就不太平了。

心念間，蘇東二對烏拉西王爺，道：「王爺，我妻不會跳舞，我可以為王爺吹奏笛子！」

蘇東二說完之後，立刻舉着笛子吹奏起來！

他吹的笛聲十分令人不快，那種如黑風過嶺狂濤拍岸的聲音中，加雜着黃沙滾滾，鳥聲泣鳴的哀痛，知音的人便知道蘇東二吹的是「秦王出巡與刺客」、「霸王烏江自斷喉」的詞曲，但由蘇東二吹來更是絕响！

烏拉西聽不懂，但笛音却令其面對豐盛的食酒而不知酒香，食菜又不知菜味的感覺。

這時候便一邊守衛的家將們也見愁眉不展。

烏拉西猛拍桌子，吼叱道：「這種曲調能跳甚麼舞？媽巴子的，換個輕快些，叫你女人也跳！」

蘇東二道：「我說過，我妻不會跳！」

烏拉西火大了。

「來人吶，拖住揍他！」

只見幾個家將一擁而上，便把蘇東二給綑住了。

這光景珍珠姑娘並未驚慌失措，蘇東二急叫，道：「為甚麼綑我？」

「叭！」

蘇東二挨了一掌，那打他的大漢叱道：「小子，老實對你說，你們這些自關內來開荒的傢伙，都是咱們王爺的奴才，嘿嘿嘿，奴才，你知道嗎？」

他又是一腿踢過來，叱吒道：「打從現在起，你的老婆王爺接收了，至於你小子，這兩年你交來的魚呀，合起來不出百斤，要你何用？」

他回身對烏拉西王爺一禮，道：「王爺，把這小子拉到墳場砍了！」

烏拉西把手一揮，道：「賜他一副棺木吧！」

嚄，這就把一條人命宣判了！

蘇東二看看一邊的珍珠姑娘，道：「娘子呀，這是甚麼天吶！」

珍珠姑娘道：「相公，你做甚麼事我都會支持你的，你說甚麼，或做甚麼，放大膽的做吧！」

她好像早已知道蘇東二必會有辦法解決當前困難似的。

幾個家將一擁而上，有個大漢抓住蘇東二的右肘打算先把蘇東二牢牢抓緊往大廳外推去了，但他突然驚訝的大叫：「這是甚麼東西！」

原來蘇東二的那把殺過許多人的尖刀就在他的袖中右肘下方！

於是，蘇東二猛的全身一震，便聽得「砰砰」之聲起處，身上的繩子已被他震得寸寸斷落地上。

幾個抓住他的家將也被他震得往地上摔去！

事出突然，便烏拉西也吃驚了！

珍珠姑娘不驚！

珍珠姑娘還對蘇東二笑笑，道：「我往家去，這兒的事你辦吧！」

唷，烏拉西見珍珠要走，還大叫：「攔住她，不許她走回去。」

珍珠姑娘露齒一笑，烏拉西更看呆了！

烏拉西不能讓蘇東二造他的反，他更想在珍珠姑娘面前威風他的王爺之尊，就聽他「嗆」的一聲拔出寶劍，指着蘇東二，吼道：「本王要親手殺了你！」

他也叱吒要家將們閃開。

蘇東二手中只是一管笛子，他冷冷地道：「這正是官逼民反，烏拉西，你在找死！」

大廳以外包圍了近六十名衛士家將，便也擋住了珍珠姑娘的去路。

珍珠姑娘不動了，她笑容滿面的看向蘇東二！

就在這時候，烏拉西突然一聲斷喝：「殺！」

他出劍十分辛辣，直朝向蘇東二的脖子砍過去。

蘇東二原是手上拿着笛，却忽然一道冷電激射，他的人已站在烏拉西的身後面。

就聽得「轟」的一聲，烏拉西已往地上倒下去了。

烏拉西只叫了一個字：「殺！」

空氣似乎窒息了人們的呼吸！

半晌，才有一人大吼罵：「兔崽子的好大膽呀，竟敢殺了咱們王爺呀！」

「殺呀！」

七個守在廳上的家將舉刀便往蘇東二殺過去，蘇東二露出本來面目了。

他的本來面目便是殺手的冷面孔。

蘇東二已憋了兩年當成老實人，他甚至挨皮鞭被揍也忍下了氣，也吞了聲。

今天，如果烏拉西不是過分，定要殺了他再奪他的妻子，蘇東二便受些委曲也算了。

只是烏拉西一心要他死，因爲他死，珍珠就是烏拉西的女人了。

這就叫士可忍孰不可忍，火星老君不放光以爲神不靈光呀！

蘇東二以爲，既然出刀，那就殺吧！

七個家將圍上來，蘇東二一聲冷笑，幽靈也似的一個暴旋身，就見一道流光驟現又失，七個家將就那麼如飛蛾撲火般的死在地上了。

蘇東二躍近珍珠姑娘，道：「珍珠，我們走！」

「走？把命留下來！」

院子裡忽然站着一灰髮老人，只見他手上抓着一把長柄砍刀，直往蘇東二走過去！

蘇東二立刻發現這老人不是一般玩刀之人，這老人的內功也不弱，因爲只看他一步一個足印，便知道此老是個會家子！

老人端刀站在蘇東二面前，他看看蘇東二，再看看蘇東二身後的珍珠姑娘，沉聲道：「老夫烏長山在此！」

蘇東二道：「我叫蘇東二！」

老人烏長山道：「老夫早聽說湖邊山洞住了個會吹笛子的年輕人，但老夫却是萬萬想不到你還會用刀！」

蘇東二道：「烏老不以爲這是被逼的嗎？」

烏長山冷笑道：「再是被逼，也不該出刀殺了王爺，你小子便是逃過今天，關外已無你容身之地了。」

淡淡的，蘇東二道：「沒甚麼，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可留爺，娘的，爺再回關內去！」

忽聽一聲大叫，只見王爺府的大侍衛和金山奔來了。

和金山先是奔到死在地上的烏拉西，抹淚道：「王爺，是我不在王爺身邊，竟然發生麼天大的禍事！」

他猛的抬頭，隨之一皮鞭抽向蘇東二。

蘇東二這時候還能忍受他的鞭打？

就見蘇東二握笛的左手猛一纏，就力使力的把和金山皮鞭纏住猛一帶。

他把和金山拉到他懷中來，也不見刀光，但和金山張着大嘴萎倒下去了……

和大侍衛倒在地，人們才發現他肚子上面在冒血。

烏長山一頓手中長刀，大吼：「老夫砍了你這殺人的魔王。」

「轟」的一聲刀出，一片光焰直往蘇東二的頭上砍去。

蘇東二賣個身法不出刀，他閃過迎面一刀後，冷冷道：「威猛有餘，技巧不足。」

他這是逗弄烏長山了，就聽烏長山一聲厲叱：「你小子別閃。」

蘇東二冷笑，道：「這是你說的！」

他的話聲猶在，整個人如同急流中的游魚往上水流衝一般，一下子撞向烏長山的懷中而去。

烏長山是個大個子，標準的關東大漢，他見蘇東二往自己的懷中撞來，立刻圈臂收刀回殺，而且準備抱牢了殺。

豈料事情有變，變得大出人意外。

蘇東二看是撞進烏長山的懷中，但就在雙方身體即將接觸的刹那間，蘇東二突然矮身兩尺，人已平飛自烏長山的左胯而到了後面一丈處。

烏長山的後背上出血了。

烏長山知道今天不對勁，他往前衝的身子不稍停，一路往二門院中奔去，口中大叫：「用箭射死他們。」

果然，前面五名箭手對着大廳上放箭了。

這令蘇東二火大了，他先把珍珠背在身上，拔身而自後面的二道門直往二院躍去，就在一道院牆下，蘇東二騰空而起，便躍到牆外。

蘇東二爲了珍珠姑娘，他只有往回狂奔，身後有人大喊：「追呀，別叫他逃了。」

珍珠姑娘在蘇東二的背上，她在蘇東二的耳畔道：「我的好人吶，你出刀很有技巧，是刀的昇華呀！」

蘇東二道：「珍珠，我以爲你早已知道我的功夫了。」

珍珠姑娘道：「若非武功高絕，是不會吹奏出那麼雄厚的笛聲的。」

蘇東二明白了，珍珠是被他的笛聲引出來的，那麼，珍珠又是什麼地方的人？難道她眞的是夢中的湖中龍王的舞奴嗎？

蘇東二心中嘀咕着，背上珍珠姑娘到了山洞，他大叫：「阿全！阿全！」

阿全乃是朱三王爺的兒子朱全。

就聽附近大樹上傳來一聲回應：「叔叔，阿全來了。」

蘇東二抬頭看，嚄，半空中一條人影飛過來，約略數一數，七個空翻還眞好看。

朱全落在地上，跑到蘇東二面前急道：「叔叔，珍珠阿姨怎麼啦？」

蘇東二道：「已經來不及對你說了，回洞去稍作整理，咱們立刻上路。」

朱全道：「叔叔，阿姨也與我們一起嗎？」

蘇東二已背着珍珠往洞中走，聽得珍珠姑娘笑道：「我當然要同你叔叔一起走啦，我是你叔叔妻子啦。」

她掙扎着下來，伸手拉過朱全又道：「再不走壞人就殺來了。」

「壞人？烏拉西那批人？」

蘇東二已在洞中包了一包衣服與吃的走出來了。

看到叔叔如此匆忙，朱全臉上有冷笑，他對蘇東二道：「叔叔，你不用擔心我與阿姨，你把阿姨交給我保護，叔叔，你出刀，別再受他們的欺侮了。」

蘇東二道：「阿全，我已殺了烏拉西，也殺了他的衛士不少人，咱們想過太平日子，這關外便軏不下去了。」

朱全一聽叔叔動刀，他笑了。

他對珍珠笑道：「阿姨，我告訴你，我叔叔是大俠，關內有個長白山，神笛殺手便是他呀！」

珍珠笑了。

她看看蘇東二，道：「小阿全，我早就知道了。」

蘇東二忽的豎起耳朵聽，他指着山道說道：「聽，他們追上山來，眞快呀！」

珍珠道：「我們快走吧！」

阿全道：「叔叔，你快背了阿姨走，我來爲你們斷後，放心啦！」

珍珠却對蘇東二道：「不用斷後，咱們三人去那兒，我知道那兒是個好地方。」

蘇東二抬頭瞧過去，笑道：「山隘口呀，好，咱們就去那兒守一陣子，等追的人退了，咱們再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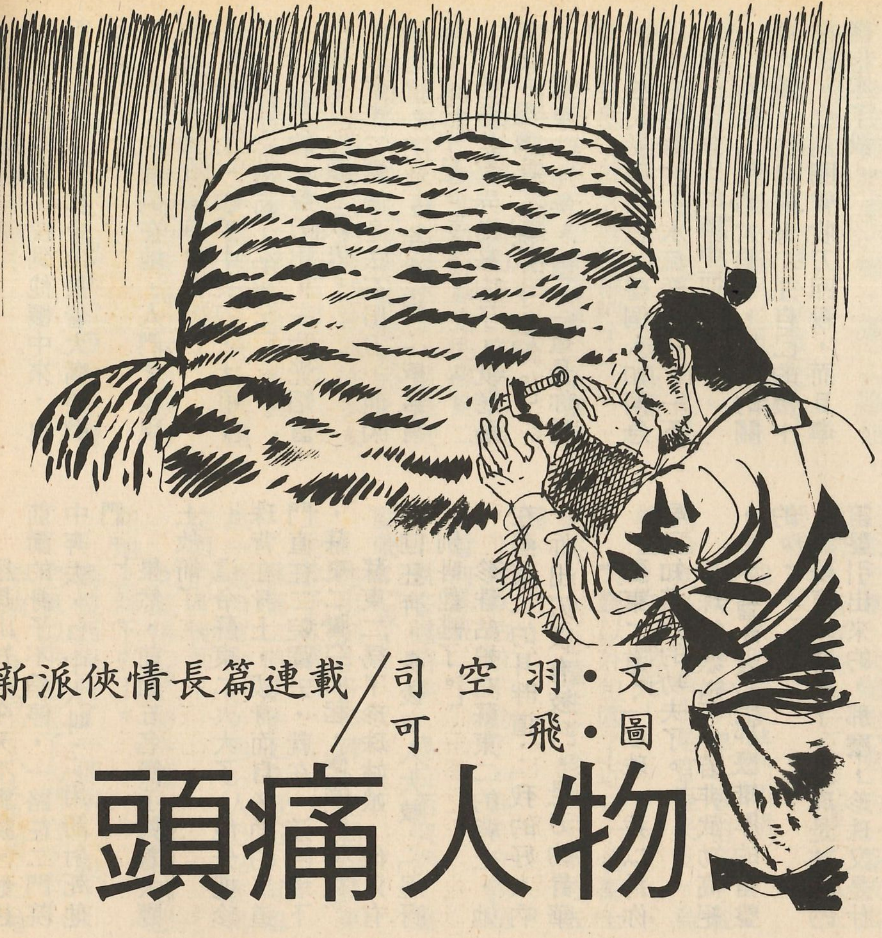
三個人立刻往山峯走去，三個人還未上得那個兩處斷崖形成的隘口處，遠處的人馬有人大叫：「快追，他們往山上逃去了。」

這一帶山道能騎馬，這些人似乎馬術也不差，沒多久便快追到這段狹長的隘口前面了。

只見來的人還眞不少，少說也有一百多。

一百多人追蘇東二三人，看起來聲勢大，也有些小題大做，然而烏拉西的人馬都明白，抓不到蘇東二，他們就沒法子交代。(未完‧三)

上文提要：蕭思冰痛恨上官淸的窩囊，只好跟着何志欽走，他似有一方霸主之風範，並對蕭備極愛護，表白他絕對沒有砍她的手，可能是上官，至於向八荒散人施襲的也可能是上官，蕭思冰認爲有道理。何搏得她的好感，偕同接收海天幫，恩威並施，樹立了好形象，現在只差黎玄未征服。此時，郎雲前來要帶走徒孫畢熙，他不能橫加阻攔，訂明以競招的勝負決定……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頭痛人物

這制錢正面是「光緒通寶」四字。

反面是一條龍。

何志欽道：「郎前輩以爲如何？」

郎雲也不禁暗暗折服，他苦練五六十年，不如人家一個四十多歲的人。

眞正是：「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了。」

郎雲道：「就這麼辦！」於是郎要正面何要反面。

呼延覺一擲，那枚制錢在空中翻了幾個身掉在地上。

結果正面朝上，算郎雲贏了。

何志欽喟然道：「畢熙，我是想設法留下你，但擲輸了又不能食言……」

畢熙是什麼人！他豈不知是呼延覺弄鬼！

故意擲出正面要何志欽輸，以便讓郎雲把他帶走。

這麼多的人，只有兩個女人捨不得畢熙走，一是「漁娘子」，另一個是本幫中的護法「散花手」張蕾。

老實說她偷偷放了畢熙，正是暗中欣賞了他那奇大的東西，而產生好奇。

郎雲帶走畢熙之後，呼延覺帶頭歡呼：「太上帮主何大俠萬歲，萬歲，萬萬歲。」

何志欽作夢也未想到，有一天他能作帮主，甚至是太上帮主。

作了太上帮主，即可號令天下，因爲一些頂尖人物都被他折服了。

白翎道：「今天就是黃道吉日，何不立刻舉行帮主就位大典，然後犒賞部屬，狂歡幾天？」

呼延覺道：「白兄說得對，今天是好日子，而太上帮主又折服了郎雲，天下一統局面已經形成，今日就大位再好不過了！」

於是大家擁簇着何志欽來到大廳。

這兒有張虎皮金交椅，就是帮主的寶座。

兩側有副帮主之位，左右各有一張。

因爲當初預定只有兩位副帮主。

以下人員無固定座位，可以臨時加座。

何志欽在掌聲及樂聲中走向寶座，往虎皮交椅上一坐，突然尖叫一聲跳了起來。

他一撩虎皮，發現金交椅座上有一柄小匕首刀尖向上，是由交椅木板下穿刺上來的。

「是誰？誰作此惡作劇？」

何志欽的武功再高也未能提防這一手。

他的屁股上流出血來。

可能來這一手的人想使這柄小匕首戳入他的肛門中。

這當然是找不出來的。

呼延覺很沒有面子。

他以爲這是和他過不去。

稍後他們發現這椅對面牆上寫了「奴才帮」三個大字。

這當然也是針對何志欽而寫的。

他當年是奴僕，畢熙也是。

另外一些人不是行爲失檢，就是身敗名裂。

如「漁娘子」韓琳、「勾漏三寡」以及幾個「老祖」之流人物等等。

白翎道：「太上帮主請別介意，任何一個帮會之中，都會有這種小人的。」

「對對！」何志欽道：「所以本座不在乎這種小人，但座下藏刀的人，要設法查出來！」

「當然，這就嚴密偵察。」

＊ ＊ ＊

狂歡三日已過。要整頓帮隊，查點人數了。

查點人數之下少了兩個重要人物。

一個是蕭思冰，一個是畢熙，畢熙本已被師祖郎雲帶走，但他又逃了回來，如今又失踪了。

蕭思冰走了，這是必然的。

她不會眞的看上何志欽吧！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未看上他。

就算上官淸是個窩囊廢，儒夫，或者對她不是眞情，她也看不上何志欽！

這倒不是因爲何是僕人，事實上何的出身也許比一般人都高些，他作僕人是爲了接近蕭思冰。

單就這一點來說，何志欽也算是有心人了。

他有沒有砍蕭之手？

他有未向「八荒散人」施襲？

按當時何的身手，相差太懸殊了。他實在不具備向「八荒散人」施襲的能力及資格。

而蕭思冰聽他解釋之下，也以爲他不是兇手。

當然，在目前誰也不能武斷。

自己的師兄們就沒有一個像外人(如上官淸及何志欽)一樣，對她那麼積極、認眞，甚至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決心。

女人是非常重視這一點的。

昔年要不是這樣，她不大可能倒向上官淸的。

一步錯誤的選擇，使她遺憾終生。

就在這時，「武林一家」收到一張戰書。

下戰書的人竟是上官淸。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沒有人相信，上官淸有此資格。

又是一次惡作劇吧？

戰書上淸淸楚楚寫明十五月圓之夜，在括蒼頂峯上，和何志欽一決雄雌。

一決雄雌也就是決定誰是「武林一家」的眞正家長。

原來上官淸也想當家長。

在已被何志欽挫敗的衆多高手中，如夏愚、蕭思冰、呼延覺、白翎、「漁娘子」、呂敖、及至「蟾怪」及「太上忘情公子」柳上惠等等。

任何一個，幾乎都比上官淸高些。

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當「武林一家」家長。

只不過這件事出乎意料，却也是千眞萬確的。

而現在，上官淸已在作奪取家長之位的熱身運動了。

第一個目標是呂敖，二十五招內敗之。

失去武功的人，都早已在友輩協助下恢復了。

第二個目標是黎玄。

這是要稱霸武林之前必須打倒的偶像。

如果擊不敗黎玄，就沒有資格稱霸武林。

黎玄是一塊試金石。

上官淸找上黎玄時，只有他一個人，黎玄也是一個人出面接待。

上官淸道：「黎玄，你應該知道我的來意。」

「知道，敝師弟已派人來通知了我，說是敗在你的手下。」

「黎大俠有何感想？」

「僞裝的功夫到家，如此而已。」

「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黎玄喝道：「你不配用這幾句古言形容之。」

「爲什麼？」

「你是一個薄情之人，以你對師妹思冰即可看出……」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何況她還不是我的妻子，未免小題大作！」

黎玄一字字地道：「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上官淸道：「知道得晚了些吧！」

「上官淸你有把握嗎？」

上官淸敞笑數聲道：「黎玄，這問題要你自己來回答。」

「怎麼說？」

「我都已經向『武林一家』何志欽下了戰書了。如果連對你都沒有把握，那不是和自己開玩笑了？」

「向『武林一家』下了戰書？」

上官淸笑笑道：「大多數人都不信。」

「何時何地？」

「本月十五午夜括蒼山之巔……」

黎玄看他鄭重其事的樣子，似

又不能不信。

「其實這很簡單。」上官清道：「動過手之後，你大概就明白了！」

「對！」

「只不過在未動手之前，你也能猜個十之八九。」

「怎見得？」

「人人都知道我殘了對不？」

「對！所以才以蹦跳作爲輕功的標誌！」

「你現在看看，我殘了嗎？自來此以後，我蹦跳過嗎？」

黎玄恍然大悟，道：「莫非你殘了根本就是假的？」

「不錯！」

「爲什麼要這樣？」

「有了一個大目標，就不能不預有安排，使自己變成一個不足輕重的小人物。」

黎玄道：「我眞爲師妹抱屈！」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當然，那要在我擊敗何志欽之後才能說，你一定會大吃一驚的，現在可以動手了！」

黎玄深深以爲人心的可怕。

像上官清這個人，居心不善，藏拙到了這步田地，這些年來一直以哀兵姿態出現。

本來嘛，只知他殘了，却無人知道他是如何殘的？是誰把他殘的？

上官清出了手。

狡詐、詭譎而又犀利。

更使黎玄吃驚的是，他發現上官清的路子極似何志欽。

可以說他們用的絕學同出一源。

這是怎麼回事？黎玄想不通，事實上，他也用同一絕學，只不過也用他本門的武功。

五十招後，黎玄不支。

才六十五招，他被蹴了一脚也被掃了一掌。

雖然都不重，但敗得沒有話說。

上官清收手敞笑。他是應該高興的。

他估計，黎的身手和何差不多，六十招敗黎，對何也絕不會超過七十招。

甚至他剛才還不是卯上全力，也只用了八成五左右。

他爲何不高興，這証明擊敗何志欽只是時間問題。黎玄幾乎是武林至尊。

他居然並未難爲黎玄，大笑而去。

這工夫屋中走出二人，竟是小林和何小七。

「師父，您未竟全力？」

黎玄點點頭道：「雖未全力以赴，但百招內可能還是會輸！」

「師父以爲和何志欽誰强誰弱？」

黎玄不假思索，道：「上官清。」

何小七道：「上官清這人太可怕了！」

黎玄道：「十五月圓之夜，括蒼山之行一定要去。」

何小七道：「『武林一家』會不會以多爲勝？」

黎玄道：「何志欽不是君子，但要比上官清正派多多，以前說這話只怕無人相信，現在就有人信了！」

小林道：「師父，這麼說是不是當今武林中已經沒有人能擊敗上官清了？」

「也許還有，但這人必須忍人所不能忍的痛苦，矢志苦練……」

＊　＊　＊

「天山雪鵰」郎雲正在和徒弟談畢熙之事。

「狐叟」很頹喪，道：「恩師，是弟子有眼無珠，當年收他爲徒，使師門蒙羞，弟子該死！」

郎雲道：「你眞的該死！畢熙的行爲，傳遍了整個武林，遺臭萬年！」

「狐叟」道：「徒兒願在恩師面前以死謝罪。」

「爲師沒有死，你怎可談個『死』字。」

「是的，師父，那小賊大概又逃回『武林一家』去了。」

「這畜牲活在世上，還會製造事端，下次遇上，就地清理門戶……」

「是的，師父……」

這工夫有人敲門，「狐叟」開了門，他當然認識上官清了，道：「上官清，你……」

「怎麼，想不到我會來？」

「有甚麼事？」

「當然有事，你師父在嗎？」

郎雲道：「是哪一位？」

「上官清……」他大搖大擺地進入內院。

郎雲身份極高，見多識廣。他打量上官清的氣度，不由心中一動。

這工夫「狐叟」失聲道：「上官清……你……你不是雙腿殘了嗎？怎麼和好人一樣呢？」

上官清敞笑了一陣，道：「殘了可以治好呀！」

「狐叟」道：「莫非你根本未殘？」

上官清道：「郎雲，我可以告訴你，我只把你當作一塊試金石，也可以說是一塊磨刀石！」

郎雲道：「我看得出來，你絕非泛泛之輩。」

「由此可見，你也不是泛泛之輩。」上官清道：「本月十五之夜，在括蒼山極峯上有一項盛會……」

「誰和誰？」

「在下和何志欽。」

「爲甚麼要找我？」

「除了最後的『武林一家』家長何志欽，在我的心目中也只有你和黎玄有資格和我拚，而五天前，我已折服了黎玄。」

「多少招？」

「六十左右。」

郎雲心頭一凜。

如果他不是吹噓，郎雲以爲他也接不下此人。

可能嗎？就算上官清之師「蟾怪」出手吧，勝負也很難說啊。

郎雲道：「世道變了，眞叫人難過……」

「難過甚麼？」

「不該成氣候的都出人頭地了！」

「誰該出頭？誰不該出頭？」

郎雲不出聲。

上官清道：「你用甚麼兵刃？」

郎雲道：「老夫一生不用兵刃。」

「正好我也打算不用兵刃……」

上官清只攻出一招，郎雲就心頭一沉，怎麼會呢？是怎麼練的？

作任何事都要有過程。

練武習文都是一樣，上官清似乎缺乏這種過程。

其實上官清一點也不缺乏過程，只是他僞裝得很好，以哀兵姿態博得不少人的同情憐憫。

一看就知道，不是上官清天資過人，也未必是他下過苦功，而是他學過絕世罕見的武學。

膚淺的武學，怎麼下苦功也不成。

才不過十七八招，郎雲就漸感壓力沉重了。

就像只能挑百斤的人，已經超過了百斤的重量。

他此刻完全相信了上官清的話，他有能力在六十招內擊敗黎玄。

郎雲自忖，自己比之黎玄尚有所不及。

壓力越來越大，有幾掌都差點掃中他。

郎雲一生中從未有此刻的悲觀感受。

就像被玩耍一樣，四十招時，就不支了。

悲哀統御了他，而他居然曾有過一個念頭——他幾乎是武林第一高手。

這是多麼殘酷而可笑的諷刺。

五十二招時，他卯上全力，差點擊中對方。但是正因爲如此，他反而中了對方一掌。

中了一掌，心中難過，稍稍一滯，又中了第二及第三掌。

中了第三掌時他退了五大步，因爲他已受內傷。

上官清道：「在我的估計中，你也僅能接下四五十招左右，要比黎玄差上一兩籌，果然沒錯。」

郎雲被「狐叟」扶住，口角淌下血漬道：「上官清，你可以殺了我。」

「不！也許你會爲我所用！」

「永遠不會！」

「這話說得太早，不久我就會把何志欽趕出『武林一家』。到那時候，你們都是副家長的職位！」

「永遠也不可能！」

上官清帶着敞笑而去，郎雲師徒，佇立在院中，許久不曾說一句話。

時代眞的變了。「狐叟」絕對想不到師父會敗在上官清手中。

過去他也曾經想過，一旦師父和何志欽比，結果如何？

他的結論是——師父全勝，但必然勝得十分艱苦。

這結果和他想的相差太遠了。

在郊外林中「蟾怪」在等上官清，道：「如何？」

「勝了！」

「當然會勝，多少招？」

「五十二招。」

「其實你可以在四十招左右得手的。」

「師父看到了？」

「對，我在暗中看到。我想你可能是想造成一個印象，那就是比他高出不太多。」

「是的，師父。」

「這樣也好，唯其如此才會造成他們的輕敵，也就能造成大震撼。」

＊　＊　＊

括蒼山極峯之上。

十五月圓之夜，只不過天陰無月，却有很多武林中人自傍晚就陸續到達，等着這次盛會。

三更正，上官清先到，何志欽不久也由「漁娘子」及「海天幫」以前的三個副幫主，現在已改爲副家長的馮稼昌、金滔和于大信等陪着到達。

何志欽的消息很靈，道：「上官清，你已擊敗了黎玄？」

「對！還有『天山雲鵰』郎雲。」

「這麼說，你已征服了所有夠斤兩的對手了？」

「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一個，那就是你！」

何志欽道：「你有幾成把握？」

「九成半。」

「爲什麼不是十成？」

「如你們以多爲勝，埋伏人手羣毆，我就沒有把握了。」

「不會，我只帶來三人，那是提防別人的暗算。」

「我也沒有帶任何人來。」

「但却有人看到你師父『蟾怪』來了。」

「師父爲徒弟打氣，誰說不可？」

「好！怎比法？」

上官清道：「用不用兵刃由你決定。」

何志欽絕對不敢輕敵，因爲此人在六十招上擊敗了黎玄，在五十招上擊敗了郎雲，如果托大，那才是天下至蠢了。

兩人都不用兵刃，而且兩人的武功類似。

這樣拚搏，全靠招式的配搭，因爲甲會的乙也會。

甲出某招，乙也能出某招破解，只是變招要快，選招也要精準。

二人的精微招術，使觀者屏息，好像峯上只有對決的二人，再也沒有第三者了。

一百招過去了，勝負難分。

一百五十招也過去了。

小林和何小七也在場，何小七道：「小林，誰行誰不行？」

小林搖搖頭，道：「還要三十招以上才能看出端倪。」

果然，一百八十多招時，上官清攻多守少。

何志欽顯然已落頹勢。

這眞是一個殘酷的事實。

近來武林中，一個個站起又倒下，正是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何志欽崛起武林，就有點戲劇性，震驚了整個武林。

只不過上官清更絕，以一個殘廢之身，擊敗數大絕頂高手，他的武功也像是吹泡泡一樣膨脹起來的。

一百八十九招上，何志欽一招用老，變招夠快，但仍然挨了一脚。

這一脚可以說只是踢在胯骨上，一點也不重，但是，高手就不能有此失招。

尤其這是公開對決，有幾百隻眼睛看到，失招就是敗了。

上官清立刻撤退三步，道：「勝敗已分。」

峯上這時才爆起一陣掌聲。

何志欽很夠場面，抱拳道：「何某失招，敗得無話可說，『武林一家』家長之職，就此讓出。」

「家長……」馮稼昌道：「部下還是擁護您。再說，在一百八十多招上一點小疏忽，這算不了什麼。」

「不，高手之所以爲高手，是不能出半點岔子的，今夜何某當衆聲明退出『武林之家』。」

上官清道：「何大俠不必如此，在下雖然僥倖小勝，相差的確不多。」

他居然能有此胸襟和涵養，頗出人意料。

何志欽道：「在下有言在先，怎可食言！」

上官清道：「『武林一家』首席副家長之職虛位以待，留給何兄。」

表面上客氣，骨子裡則輕視甚至陰險刻薄。

何志欽怎肯屈就副家長之職，說畢抱拳作了個羅圈揖，掉頭掠下峯去。

這人名聲不佳，今夜所予人的印象却並不低下，也可以說十分爽俐乾脆。

於是峯上傳來了歡呼，「上官家長萬歲……」

夜風傳來，何志欽不勝感慨。

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旋踵間就變成「上官家長萬歲」了，這是多麼現實的場面。

何志欽仰天長嘯數聲，喃喃地道：「這對我何志欽，眞的算不了什麼。只可惜，我費了半生歲月所追求的人也離我而去了。」

此話剛說了不久，忽然發現岔路走出一人。

凝目望去，正是蕭思冰。

她離開何之後，思量了很久，她體會到被愛的幸福。

固然，師兄們如黎、呂，乃至於夏等過去追逐過她，但現在都已經消褪了那份熱情，只有一個人沒有消褪，那就是何志欽。

就連得到她的上官清都沒有何志欽熱情而專一。

女人所在乎的就是這種男人。

「思冰……是妳？」

「是的……」

何志欽飛撲上去，怔怔地望着她。

「你怎麼這樣看我？」

「我不是在作夢？」

「爲什麼要這麼想？」

「第一，我是個鬥敗的公鷄，滿頭是血，其次，以前我只不過是妳的僕人。」

「何志欽！近日來我多方觀察，你並不如傳說中之壞之邪，甚至你還是一個很好的人，至少你敢作敢爲也敢承當過錯。現在我敢相信，昔年砍我手的人不是你，向師父施襲的人也不是你！」

「思冰……」何志欽語音顫抖地道：「妳知道……妳這些話會使我感激一輩子……甚至兩輩子。」

「志欽，上官清怎會突然變成了絕世的高手？在過去，他不是我幾位師兄的敵手，甚至還在我之下？」

何志欽道：「我有個想法，不過言之過早。」

「不，你一定要說。」

「思冰，妳難道還沒有想到，砍妳那隻手，以及向令師施襲的人是誰？」

「是上官清？」

「不妨仔細思索一下。」

「可是，他敢向家師施襲嗎？」

「思冰，你有無想到『蟾怪』這人。」

「他……他會和徒弟共謀聯手？」

「妳不妨閉上眼想一下，一個在前引令師注意，一個自後面下手，妳有無注意，人人都以爲『蟾怪』一蹦一蹦地，是由於他殘了，這是不可能，他和上官清完全一樣，根本未殘。」

「未……未殘？」

「是的，甚至被我擊敗也是裝的。」

「爲什麼要裝？」

「他要他的徒兒先擊敗所有的高手，直到未遇上一個高手，到最後才要徒兒出手擊敗我。」

「你是說他們師徒早已練成了那手上的武功？」

「至少要比我早些。」

「思冰，我幾乎以爲妳猜得全對……」他抱住了蕭思冰。

在上官清被發現本不是眞對她有情，蹉跎了數十年青春之下，她當然需要一個眞心誠意的人來塡補空虛。

何志欽正是最最適當的人選。

他視她爲神聖，他願爲她死。

就在這天晚上，她就給了他，因爲他們印証了一些往事，第一，砍手之人，身材頗高，但手很小，眼球白多黑少。

這本是凌米二女發現的。

她們告訴了蕭思冰，在括蒼山巔之上，上官清和何動手時，蕭思冰就十分注意這些特徵。

這正是她相信上官清是昔年的兇手之一，當然，一定有她師父相助。

＊　＊　＊

現在凌珈和米珠逮住了畢熙。

當「武林一家」狂歡之時，戒備鬆懈，二女化裝潛入，把已失去武功的畢熙逮了出來。

她們永不會放過此賊。

她們墮落，主要是由於失身於他之故。

「畢熙。」米珠道：「你似乎已經可以人道了。」

「嗨……嗨……也許差不多了……」

畢熙天眞地以爲，兩女也看上了他的尺寸。

凌珈道：「能用嗎？」

「也許不大行，也許湊合……」

凌珈道：「試試成不成？」

「這……和誰試呀！」

「當然是母的囉……」不久，米珠弄來一頭母狗，不久前生過一窩小狗。

畢熙面色大變，吶吶道：「二位是淑女，可千萬別做出太過火的事來。」

凌珈道：「我們早就不是淑女了。」

畢熙道：「侮辱在下，也和侮辱兩位自己一樣！」

「對，當初你玷污我們，你却沒有想到也等於汚辱你自己對不？」

米珠道：「你要表演一手給我們看看。」

「人類有起碼的尊嚴，我也不例外。」

凌珈道：「誰都有，只是你沒有！」

畢熙連連作揖，道：「兩位姑奶奶，放我一馬吧！」

「你作的孽太多了，尤其是當了『海天幫』幫主之後，乖乖，你那份折騰勁……」

米珠道：「快點呀！要不就宰了你！」

凌珈道：「也許讓我們看過了癮，可以網開一面，留你一條生路。」

畢熙一聽，兩女要殺他，立刻慌了手脚。已經沒有尊嚴了，可以說要幹甚麼都成。

人與狗作這種事，在人海中有過這種例子。

甚至還有人與雞、鵝玩的。

要不人類怎知「狗X帶鎖，羊X帶火」呢。

只不過以畢熙的尺寸，無法進行。況且目前爲止還不能完全勃起。

結果一頭大汗未能完成使命。

米珠道：「你要認命！」

畢熙道：「兩位一定不屑殺我的，今後我願爲兩位姑娘之奴之僕，作永久不二之臣！」

結果會如何呢，以兩女的作風，這是可以猜個十之八九的。

＊　＊　＊

蕭思冰和何志欽聯袂去找黎玄，這使黎玄十分意外。

無論如何，何志欽昔年只是個僕人。

「大師兄，您聽我說，事實上，何志欽坦承向您施襲過，那是妬忌，却絕未砍我之手，也未向師父施襲。」

黎玄道：「師妹既然信任他就算了，又何必向我解釋？」

「這是因爲還有師父被襲之事。」

「怎麼？向師父施襲妳敢保証不是他？」

「不是，在那時候，無論是膽子及武功，還都不夠，但另一個人却夠了。」

「甚麼人？」

「上官清！」

黎玄目光一凝，道：「他？」

「是的，黎大俠！」何志欽道：「那時我雖是僕人，家世却不差，家伯父是位候補道，家父經營糧貨

，是百里內的首富。我在貴門爲僕，主要是爲了思冰……」

黎玄一聽這稱呼，再看看蕭思冰的表情，已經心裡有數了。

黎玄喟然道：「如果師妹的確能証明昔年的事不是何志欽所爲，向我施襲的事也就算了！」

何志欽道：「昔年上官清的形象不錯，和思冰常常來往，出事那天，我在貴派後院中看到他在後門外林中徘徊。」

黎玄默然苦思。

事到如今，上官清作了「武林一家」的家長，這是任何一個人所無法想像的事。

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們師徒以殘廢蹦跳出名，自連連折服數大高手，擊敗何志欽時起，他們就不再蹦跳了。

非但上官清如此，連「蟾怪」也是如此。

這一對師徒之深沉可怕，眞正是駭人聽聞。

因爲他們騙了武林中人近四十年。

現在他們師徒兩人主持「武林一家」，而「蟾怪」只是「太上家長」，上官清才是家長，這就証明何志欽的話可信。

以前呼延覺的班底，大多數留下。

有骨氣的人畢竟是少數，因爲他們認爲，武林中再也無人能推翻這師徒兩人了。也正因爲如此，他們師徒要大搞一番。

他們開始向各大門派抽稅收捐。

在個人方面，只要是武林中人，只要用兵刃用暗器，都要列册每年分兩期繳納兵刃稅。

爲了使部下外出嫖妓，幾乎以綁架方式，到處强拉婦女到該幫作爲「營妓」。

現在已知道的，有柳儀芝、眞一、喬琪、凌珈及米珠等人。

即使爲了拯救這些人，白道中人也不能就此屈服。

就在這時，藍夜不速而至。

對証之下，果然他也以爲最有嫌疑的是上官清而非何志欽。

他說昔年可能是上官清砍下蕭的那隻手之後逃走。

「八荒散人」去追緝搶回，但是大概被人施襲，才把那隻手放在他的枕下，不久「八荒散人」傷重去世。

由於蕭被人救走，藍夜怎麼都找不到她。

蕭思冰道：「那是上官清把我救走的。」

「他砍了妳的手再救妳？」

「對，因爲他砍了我的手，又失去了那隻手，只好回過頭來向我示恩討好，一邊套問我的話。」

何志欽道：「他以爲妳那手上刺了字，妳一定認識些番文？」

「是的，後來他知道我確不知道，似很失望。」

黎玄道：「何志欽，我希望再和你動手一次。」

「黎大俠，莫非你還不信任我？」

「不，我信了十之八九，我只是想試試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潛力。」

「那天不是試過？」

小林正色道：「以前試過，家師都藏了拙，最後一次和上官清也是如此，沒有眞正全力以赴。」

何志欽道：「黎大俠要是全力以赴，在下絕非敵手。」

黎玄道：「請勿保留任何一點餘力，這對掃蕩魔幫關係至大！」

何志欽勉爲其難，只好應命。

就連蕭思冰都叮囑他，不要保留，這樣才能作精確的評估。

兩人動上了手。

在雙方都沒有任何保留之下，戰況十分激烈，令人目不暇給，何志欽也算是新銳，黎玄被認爲是武林祭酒，最具有實力的一位。

在九十招左右，黎玄奇招乍出，揪住了何志欽的衣領一甩，何栽出七步以外。

何志欽楞了一下，抱拳道：「黎大俠果然非同小可，這一招以前未用過。」

黎玄道：「老實說，這一招就是爲你譯番文留了一手的。」

「黎大俠留了幾手？」

「只有三手半，也可以說上有三招半。」

何志欽道：「這三招半的用處可大了！」

藍夜道：「何兄眞的全力以赴了嗎？」

「事關武林存亡絕續，怎可藏拙！」

黎玄向小林點點頭。小林臉上有十分堅毅而篤定之色，他們師徒似乎也有了默契。

「何志欽，你們有何打算？」黎玄道：「你們似有歸隱之意。」

蕭思冰道：「如果無人起來領導掃平此幫，我們灰了心，正打算遠去邊陲找個地方……」

黎玄道：「不可有遁世之想，想想看，這武林中的擾攘，不正是你們引起來的？怎可逃避！」

蕭、何兩人想想，的確如此。一切糾紛都是他們引起的。

黎玄道：「如果我來號召發動，你們兩位參不參加？」

蕭、何齊聲道：「當然參加，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很好，我們這邊也沒有太多的人，包括在場諸位，加上呂敖師弟、柳大元、『白馬山莊』米氏兄弟

及護院三十餘人。當然還有『天山雪鵰』師徒。」

何志欽道：「這一股實力已經不可輕侮了！」

＊　＊　＊

掃蕩邪幫的戰火在該幫中引燃。

上官清師徒一看來勢，就知道非同小可。

不過重頭戲還是他們師徒兩人。

「蟾怪」道：「黎玄，你浪得聲名數十年，還敢來自討沒趣嗎？」

黎玄道：「你師徒作僞數十年，爲的是統御武林，我們師徒藏拙一年餘，却是爲了平魔。」

「別吹了……」在「蟾怪」斥聲中，黎玄已經撲上。

上官清要接下，因爲他認爲這邊是以黎玄爲主力，只要擊倒黎玄，即羣龍無首了。

那知小林接下了他。上官清道：「小子你成？」

小林一字字地道：「這要你以血來証明這一點！」

其餘諸人不久就和對方接上了手。

對方的人固多，但這面的人是正邪不兩立，對方却都是貪生怕死，一看不好就不玩，眞的想開溜。

所以混戰開始不到半個時辰，「武林一家」數百之衆只剩下了一半。

黎玄和「蟾怪」打了百十招，仍是平手。

小林和上官清打了七八十招也都看不出强弱，這使上官清大爲驚異。

現在上官清師徒才眞正體會到黎玄師徒剛說的話了。原來壓軸戲要小林來唱。

小林本就是練武的奇葩。自黎玄譯了番文，把精粹的和徒兒合研之後，不久他發現，徒兒比他吸收得更多更精也更强，他把本門的武學改良了不少。

黎玄大喜，也不用感慨萬分，天才是上天賜予的，一點勉强不得。

於是他更積極地造就小林，師徒練武，常常爲他餵招，作他的拳靶子。

小林的進步一日千里，但却藏了拙，他裝得消極頹廢，不堪一擊。

百招之後小林還是稍走了下風。

一百一十招他開始拚打了。

黎玄邊打邊注意，只是微微皺眉而已。

可是別人不能不躭憂，萬一小林倒下，這一場掃魔之戰可能功敗垂成。

小林挨了六七下之後，口角血漬殷然。

何小七邊打邊流淚，但她又不能呼叫及援手，她被三個人纏住。

到了一百六十招左右，這悲觀的局面忽然又逐漸改變，挨打的是上官清了，於是有人瘋狂叫「好」！

但到了兩百招時，小林又開始守多攻少，甚至還挨了兩脚，也被擊倒一次，但又躍起奮戰。

大多數人都以爲即使他們所學的是一樣的武功，上官清畢竟淬練了二三十年之久，小林才十來歲，這怎麼比？

眼看小林挨打的次數越來越多，黎玄和「蟾怪」也沒分出勝負，其餘諸人的勝負，可能要看小林和上官清之戰的結局如何。

上官清師徒和小林師徒一樣，都是徒比師强。

過了兩百五十招，也許是體力之故，上官清又顯疲態，挨打的小林在被重擊了十七八下之下，突然大喝一聲，反守爲攻，有如天神下降，怒虎反噬，在三四招內，砸了上官清九掌零三脚，這怎麼可能？

上官清退到石柱邊，小林凌空一脚踩到，上官清勉强閃過，石柱却轟然倒下。

上官清閃避時用力過度坐在地上，試了兩次未能站起，這工夫「蟾怪」見此情況，心神一分，瞬間被黎玄砸了兩掌。

其餘諸人像打足了氣，不知那來的神勇，個個拚命，對方不敢面對這股銳氣，大多溜走。

「蟾怪」師徒見大事已去，雙雙自絕現場。

就在這時出現了兩個女蒙面人，把個大瓶子向何志欽頭上猛砸。

何志欽正在和蕭思冰互相關切慰問有未受傷，未防這一手，「啪」地一聲瓶子砸破，瓶中有烈酒氣味，弄了何、蕭兩人一頭一臉及一身，何志欽昏倒地上。

而瓶中還有一樣東西，長一尺多，粗比鴨卵，掉落在地上。

兩頭狗見了這東西大概也像見了大灌腸一樣，幾乎同時各咬一端猛拉。

在場中人無不稱快，也許只有兩人例外。

那就是「漁娘子」韓琳及張蕾，她們心中大叫「暴殄天物」！這麼寶貴的東西，不一會竟然進入了狗腹。世界之最，從此消失無踪了。

在混亂中，昏倒的何志欽失踪，蕭思冰也不見了。蕭思冰以爲夏愚是自絕的，也不能全怪何志欽，當然，她要不是和何志欽有了某種關係，只怕也不會袒護他了吧！

兩個蒙面少女立刻追去，她們另外帶了個瓶子，準備裝何志欽的……

（全文完）



當歸北芪酒

送禮佳品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